

8 - MAh 1935

辛酉年參月六日 收到

一九三四年十月

松林文萃



第四期

山東省立益都初級中學

松
林
文
萃
第 四 期

前言

松林文萃第四期行將付印，我把這四期的成績，展在面前，自行衡量，覺得在質量兩方面都是一期進步一期，半年來師生努力的結果，總算還沒有落空！

文藝是情緒的表現，這一些十五歲上下的學生，他們對於天下國家的大事，市井陋巷的瑣聞，個人過去的追懷，自己前途的憧憬，以及什麼讀書的心得，名勝的遨遊，興之所至，信手拈來。或議論，或記敘，或抒情，或寫景，或諷刺，或批評，想到什麼就寫什麼，絕無「矯揉造作」的痕跡。即此一端，亦自可取！至於那長篇鉅製的「鴻文」，詰屈聱牙的「高論」，在這功課忙碌，多方發展的初中內，當然是不會儘量產生的。

現在，三年級的學生既已畢業了；我盼着他們能夠抱定目標，向前邁進，以達到光明康莊的坦道！同時，我還望着二二年級未畢業的學生，更要提起朝氣，孜孜矻矻，發憤努力，等到第五期出版時，能有更「美」「妙」的文字，供獻給愛護本刊人士之前！

校長朱適孝敘於省立益都初級中學二三年，七月，一日。

松林文萃目錄

前言

理想的中國

理想的中國

掃墓

故鄉的景物

一個貧苦學生的自述

我的新生活觀

故鄉的景物

掃墓

掃墓

掃墓

我的新生活觀

從闔王廟歸來

印花檢查委員

新生活與初中學生

校長 朱遜孝

三年級生 張統文

三年級生 趙守都

三年級生 趙守都

三年級生 陳慶貴

三年級生 王其祿

三年級生 劉蘭香

三年級生 張興喆

三年級生 張興喆

三年級生 劉佩璋

三年級生 張統佑

三年級生 趙銀

三年級生 時德聚

三年級生 馬忠興

三年級生 傅德長

青州的遊春佳節

三年級生 李基寶

春假讀書計劃

三年級生 李 鉅

春雨

三年級生 楊爾裕

希望

三年級生 楊爾裕

九一八

三年級生 李大中

清夜記

三年級生 李大中

自救與救國

三年級生 韓其瑞

人治乎柳法治乎

三年級生 韓其瑞

昔有駢散文之分今有文言與語體之別試各就所見陳其利弊

三年級生 鄭慶年

海闊天空

三年級生 鄭慶年

海闊天空

三年級生 劉 敏

遊雲門山記

三年級生 劉 敏

試述詩之性質與其功用

三年級生 張子民

清夜記

三年級生 張子民

清夜記

三年級生 鄭東和

清夜記

三年級生 李崇巽

清夜記

三年級生 張慎德

海闊天空

三年級生 劉福五

昔有駢散文之分今有文言與語體之別試各就所見陳其利弊

三年級生 李萬祜

昔有駢散文之分今有文言與語體之別試各就所見陳其利弊

三年級生 榮衍經

昔有駢散文之分今有文言與語體之別試各就所見陳其利弊

三年級生 高著儀

中國民族之出路

三年級生 賈寅中

旅途

三年級生 周嘉璋

讀茅盾的霧

三年級生 周嘉璋

曉行

三年級生 周嘉璋

九一八

三年級生 張奉唐

旅途

三年級生 張奉唐

故鄉

三年級生 李翼民

所思

三年級生 李翼民

淒風苦雨中的八月節

三年級生 賈廷瑞

遊雲門山記

三年級生 賈廷瑞

淒風苦雨中的八月節

三年級女生 王佩貞

蟋蟀

荒蕪了的花園

春雨之夜

中國民族之出路

遊雲門山記 附詩

一個亡省同胞的悲哀

慘別

曉行

清夜記

淒風苦雨中的八月節

五三紀念

刺客的行爲

五三紀念

春日雜感

迷信

「密士忒與密士」與摩登化

三年級女生王佩貞

三年級生

年十六歲

三年級生

年十六歲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三年級生

劉毓璽

王奉天

王奉天

王奉天

杜寶田

杜寶田

齊毓棠

劉成年

袁貽璠

李守貞

岳崇增

劉象文

劉象文

王邦俊

王邦俊

王邦俊

五三紀念
 春日的一個早晨
 迷信之害
 刺客的行爲
 「不在乎」與中國人
 老百姓的冤苦
 刺客的行爲
 喜雨
 五三紀念
 「不在乎」與中國人
 五三紀念
 識字的煩惱
 五三紀念
 盆中的春色
 錢能通神
 春日風光

二年級生 張 鉗
 二年級生 張 鉗
 二年級生 徐紹孟
 二年級生 徐紹孟
 二年級生 徐紹孟
 二年級生 薛紹秋
 二年級生 薛紹秋
 二年級生 侯興德
 二年級生 侯興德
 二年級生 王子庚
 二年級生 侯興德
 二年級生 侯興德
 二年級生 浦瑞陸
 二年級生 浦瑞陸
 二年級生 浦瑞陸
 二年級生 孫光學
 年十五歲 孫光學
 二年級生 孫光學
 二年級生 王思慎
 二年級生 王思慎
 二年級生 王光宗
 二年級生 李光宗

晚秋的菊花	二年級生 李光宗
「不在乎」與中國人	二年級生 于長軸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 于長軸
春日風光	二年級生 李道傳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 孫鳳坦
馮玉祥口中之馮玉祥	二年級生 孫鳳坦
馮玉祥口中之馮玉祥	二年級生 王之燿
識字的煩惱	二年級生 王之燿
雪天的寂寞	二年級生 王桂秀
老百姓的冤苦	二年級生 孫德國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 劉金庫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 張德華
馮玉祥口中之馮玉祥	二年級生 張德華
春日的早晨	年十五歲 張德華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 陸象平
清明節的感想	二年級生 陸象平
	二年級生 李永武

蒼蠅又出現了
 教務處門旁的一顆紫荊
 初夏的早晨
 說勤
 清明節的感想
 初夏的早晨
 蒼蠅又出現了
 蒼蠅又出現了
 不倒翁
 刈麥
 咱們的道兒
 暴風之夜
 春假讀書報告
 我的新生活觀
 我曉得了
 播種時節

二年級生 李永武
 二年級生 王業芳
 二年級生 王業芳
 二年級生 苑耀星
 二年級生 苑耀星
 二年級生 周曉先
 二年級生 劉永奎
 二年級生 鄭淑儉
 二年級生 姜遠棠
 二年級生 姜遠棠
 二年級生 姜遠棠
 二年級生 胡騰聰
 二年級生 崔秀養
 二年級生 崔秀養
 二年級生 崔秀養
 二年級生 邱坤基
 二年級生 邱坤基

初夏的庭院	二年級生 邱坤基
海棠花	二年級生 崔菊園
春日雜感	二年級生 崔菊園
春日遊記	二年級生 畢永福
七級畢業給我們的感想	二年級生 畢永福
雲裏的太陽	二年級生 李樹德
初夏的庭院	二年級生 張述言
收穫	二年級生 祁星堂
觀刈麥	二年級生 楊廣禮
掃墓	一年級生 胡騰駒
穩不住的心	一年級生 胡騰駒
張順的犯罪	一年級生 胡騰駒
一個被耍笑的人	一年級生 劉忠榮
張順的犯罪	一年級生 劉忠榮
穩不住的心	一年級生 劉忠榮
腦人的春色	一年級生 李光武

掃墓

掃墓

惱人的春色

立志禁酒的蘇欽

張順的犯罪

穩不住的心

寄寓古寺廡下的史可法

人叢中的鞦韆

人情薄的同紙一樣呵

立志禁酒的蘇欽

爲了幾棵麥子

鑼鼓聲中

惱人的春色

又下雪了

在本校講演時之馮玉祥

立志禁酒的蘇欽

一年級生 李光武

一年級生 劉善新

一年級生 劉善新

一年級生 王振鏞

一年級生 王宗瀚

一年級生 王宗瀚

一年級生 王宗瀚

一年級生 王振鏞

一年級生 王 鉞

一年級生 王 鉞

一年級生 劉 麓

一年級生 張文郁

一年級生 張文郁

一年級生 桑復昌

一年級生 桑復昌

一年級生 邱振麟

立志禁酒的蘇欽	一年級生	劉福泰
立志禁酒的蘇欽	一年級生	傅賢貴
張順的犯罪	一年級生	李漢文
陽河之春	年十三歲	李治文
春	一年級生	修元珍
一個被耍笑的人	一年級生	霍樹椿
除夕回憶	一年級生	趙淦
又下雪了	一年級生	梁培元
我們的學校生活	一年級生	馮益禮
麥田中的驚擾	一年級生	牛允亮
打出睡魔去	一年級生	牛允亮
打出睡魔去	一年級生	林玉峻
春雨中	一年級生	王振經
麥浪	年十四歲	張殿才
暴風中的故鄉	一年級生	徐天祥
春花與寒花	一年級生	李守本
	年十三歲	

麥田中的驚擾
 春雨中
 春雨中
 春雨中
 桃花園
 春花與寒花
 春花與寒花
 黎明
 母與子
 放風爭
 放風爭
 期待
 夜深了
 夜深了
 西北風吹起來了
 黎明

一年級生 李守本
 年十三歲
 一年級生 顧建素
 一年級生 孫同順
 一年級生 王嗣統
 一年級生 接換日
 一年級生 劉書傳
 年十三歲
 一年級生 于景程
 年十四歲
 一年級生 張祖柄
 年十五歲
 一年級生 張祖柄
 一年級生 張祖柄
 一年級生 張祖柄
 一年級生 張祖柄
 年十四歲
 一年級生 馬忠建
 一年級生 馬忠建
 一年級生 馬忠建
 一年級生 馬忠建
 年十四歲
 一年級生 趙宜昌
 一年級生 趙宜昌
 一年級生 趙宜昌
 一年級生 趙宜昌

一個農夫的死

蒼蠅

蒼蠅

生之路

苦熱

苦熱

暴風中的故鄉

黎明

黎明

我理想中的樂園

一幕悲劇

看報的好處

春雨之夜

一個農夫的死

編者的話

一年級生 馬厚仁

一年級生 馬厚仁

一年級女生 石曼美

一年級生 陳恭臨

一年級生 孫祖望

一年級女生 張秀芝

一年級女生 張秀芝

一年級生 房崇輝

一年級生 徐東漢

一年級生 魯厚基

一年級生 孫廷暉

一年級生 郭道行

一年級生 曹克恕

一年級生 曹克恕

一年級生 張子靜

理想的中國

三年級生張統文

我是個平常庸俗的人，當然也沒有什麼高尚超羣的理想；況且我又是個愛孤獨而不與涉世者交，這更與時事不相聞，與社會隔閡萬分，那裏還有理想可言？不過我在這安靜的，清閒的日子裏過活，陡然對於中國也做了個夢，這個夢是好是歹，全不管他，只是將他重述出來就算罷了。

我們中國的領土，於東亞佔了廣大的一片，人口的數量，於世界上佔了第一，物產的豐富也是首席，所以，以廣大的領土，豐富的物產，而滿足人口衆多的需要，那當然能建設個很好的國家，但是中國不是那樣的；無處而不是表現他的劣點的，無處而不是表現幼稚的，所以這裏面的人民，目視於此，懷恨已極，於是各個人都帶了勇幹的精神，去重建他們的新國家去了。

他們首先討論的事項，就是關於政治的問題。他們有的說：中國過去所以那樣的弱，全是由於執政者的意見不合，以致誤國如此。有的說：那全是滿清帝制時代種下的禍根，後者無法應付，以致如此。所以他們人口衆多，意見頗繁，見解當然也就不同了，但是他們到了最後，用了表決的方法，將中國歸定為人民共和政體了。

在這個政體之下的人民，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受任何人的拘束，雖父子之親，亦是爾為爾，我為我，毫無關係，彼此不相干，只是父母盡其育養之責，為子者盡其為人之道，至於財產則歸於社會。如此以來，一則可使人民有獨立性，一則亦能使之自強。而為父母者，亦不至於思無衣，哀子受寒；而為子者，亦不至於感到困難，致失人生。安安靜靜的各盡其為人之道，這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嗎？

至於婚姻問題，更是自由的，父母是絲毫不能過問，不用說給為主了。夫婦之間，全是感情而具有理性的結合，如

朋友之交；情合則聚，不合則散，那裏還有離婚不離婚之說呢。

教育方面，當然改了宗旨，注重了實際。雖然不是閉門教育，但是不能如現在這樣的教育，造就了無數的流氓，只有消費，別無事情了。

衣食住行，由我們國家來供給，國家的事務，由我們民衆來担任。這樣以來，欲其不強，豈能得哉？

理想的中國

三年級生趙守都

「事齊乎？事楚乎？」是滕文公在國家危亡之秋，覓尋出路的辦法。我想在風雲變幻，禍在眉睫的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班人物，也一定存着「聯俄乎？親日乎？」的觀念。不錯，當道者也曾倡言過「絕不將任何權力讓與他國，更不與任何國家結辱國的條約」。但是塘沽協定，滬戰的結束，實在的說，她們愛國的戲法，弄得真有露縫破綻的形勢了！

的確，親日聯俄也是現在比較容易找到的兩條出路，只令幾個能擺尾乞憐的走狗跑一跑，就會得着朝夕之安的，然而總是一種「捨皮留毛」的觀念，棄盾護齒的理想，自上滅亡的階梯罷了！

就以學生的資格，鄙夫的成見，認定中國要想在這虎視鷹瞵的環境裏，掙扎的存着，必須有下列諸項的準備：

a. 自己要有一定的目標

中國人無一定的成見，無一定的目標，有時被資本主義支配，有時被社會主義牽引，遇資本主義弱點，即感社會主義之神聖，見社會主義之壞處，即覺資本主義之萬能，無有探討的工夫，無有選擇的本能，弄得現在悞入歧途，無人問津，整個國家，墜入土炭，假使照着目標做去，國家還可以救濟。

b. 注意軍事教育

我們現在的軍隊，肯定的說是軍閥的專有物，私用品。爲軍閥無聊的戰爭犧牲，似乎是光榮的事情，爲國家爭權似乎對自己無什關係。不客氣的說，張學良的軍隊，如以直奉戰爭的精神來應付日本，恐怕現今的東三省，絕不會變成滿洲國的稱號。

c. 喚起民衆

國家怎樣被人視，難民怎樣被人欺凌，在未嘗受着的愚民，還是帶着那樣的死氣，至於什麼是民族？什麼是國家？他們似乎都不懂，這樣的民族，必須喚醒後才有辦法。

以上諸端，如能照樣的作下去，敢斷定的說，人民能做法蘭西城下之盟事蹟，不能演張松獻地圖的故事，能受勾踐臥薪嘗膽之苦，不能享鄭孝胥拜仇爲主之福，這樣中國的地圖將能永遠的在亞洲圖上擺佈。

掃墓

三年級生趙守都

崇祥嫂現已入龍鍾時期了！可是她的身體仍是像壯年時那樣的強壯，逛會遊集的工作還是像壯年時那樣的幹着，至於張太太驅身行步的樣子，她終是沒模仿過，就是「五十非肩不煖，七十非肉不飽」的幸福，她始終也不敢存着嘗試的奢望！

她曾在她丈夫死掉一年以內，生育了一次，據她談：是一個又伶俐又活潑的胖娃娃名叫後生，可是不久就被流行的天災斷送了，自此每到清明節的時候，她總是照例跑至後生的墓傍很用力嗚嗚的哭一次。

禮拜四的早上，崇祥嫂很頹靡的提着楸楸，攜着竹籃，徐徐的步至後生的墓傍。在將到的時候就說道：

「後生！你安穩嗎？沒被清明節的遊子酒客驚醒你的美夢啲！」

她隨便也就掘幾墩新鮮的土，慢慢的放在後生的墓上，乾燥的眼皮隨着也便成淡紅色了！

「後生！你忍耐些，原諒些，我實在沒有氣力將你的墳墓築好了！」

崇祥嫂的眼淚很快的奪眶而出，可是她仍是傾心的爲她兒子的墳墓下工夫。

「後生！娘這樣的爲你努力，這樣的爲你傾心，你怎樣老是不對娘說一字呢？難道娘應該嗎？娘應該嗎？」

這時四面的野草正忙着滋長，樹梢上的烏鴉也哇哇的悲叫，崇祥嫂也抬起自己頭對着後生的墳墓喊着：

「後生！我覺悟了，你是一攤白骨，你是一堆廢土，你絕不是僧侶們說的那樣渺茫的鬼怪，你絕沒有基督教徒說的那樣的靈魂，娘爲你不知費了多少氣力，用了多少金錢，更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咳！宗教是害人的東西，掃墓是無聊的事情！」

故鄉的景物

三年級生 陳慶貴

幾個月已經沒有回到家鄉裏了。我的故鄉我不知道現在在甚麼景况裏。但在我住俗了的這異地，現在却是加倍的有些生氣了。我雖沒有詩人的那樣感覺靈敏，但乍出門的我，總有些觸物生情起了鄉井的意識。這意識在我忙于功課的閒暇裏，便無頭緒的湧到我的狹窄的腦海裏，狂想，追憶，都使我回憶起故鄉的景物。

童年剝菜的同伴：我的故鄉多半住一些自祖輩傳下來的儉樸農戶。當每年春年麥隴芄青和小草萌生的時候，田野裏長出許多肥美而且潤綠的可食的野菜來。各閭里的孩子們，便結羣約隊的提着竹籃，在田野裏剝菜。個個黃髮垂髫，怡然自樂的童年，實在比着甚麼都自由逍遙開心。

洱南河畔：說起來此處，更使我愛牠，和眷戀牠。洱河是益都的第一大河，河水並不算小。洱南這個地方，是洱河

轉彎的地方，河面更加寬廣遼闊。傍在兩旁的是古老的倒垂柳，河崖上是蔓生的紫藤蘿，下面是褐色的細粒沙。延長的細沙邱，栽着環繞的荊棘柴扉，都是瓜夫護瓜的屏障。莖生在地上，綠而羅列的，是羣生在地下的落花生，河水汨汨淙淙的流着，鴛鴦浮了上面，水鴨呱呱的叫着，水魚時常的高興的濺跳了起了，惹起來了水的萬朵銀花。旁邊工作的，是勞苦功高的農夫。哞！哞！的叫的，是拉犁的牛。噉尤！噉尤！的響的，是瓜夫挑着的汲水桶。這個地方，是我的避暑地，是我的牧羊和牧牛場，是我躺下來忘却人間的地。

村東官陵 官陵是我村東的一條山嶺。嶺雖不大，但也有些風景。峻崖深壑，都使我威懼了自然。叢荆荒莽，都使我爬過了幾千萬遍。山禽的淒鳴，使我感到了人生的無味。松濤的澎湃，使我增加了無限的感慨。我坐在雜色的石上，露宿在天的穹廡底下，遙望了平原，多數的景物，我都辨識了多遍。就在這裏，我曾想到了辭却萬惡的中國社會，但是啊！如今，依舊寄居在神聖的人間。

一個貧苦學生的自述

三年級生王其祿

八月間的確和往日大不相同，傍晚的風，送來了無限底秋意，人們貯藏了一整夏天的熱毒，被它一掃兒洗掉了。最討人厭的是秋天下雨——浙浙瀝瀝地，偏又下不大，可總下不完——因為夏天的霉雨，已經下得足夠了，在這秋高氣爽的時候，正好乘涼，雨再一下，反倒有點兒冷了。本來末！人，總沒有知足的時候……

今天，晌午的時候，隨便到一個朋友家去閒談，回來的路上，恰巧就碰上了點滴滴的細雨，起初，雨點兒掉在頭上還覺着涼森森的怪自在。漸漸地，雨滴重了起來，被打着的地方感覺有些微疼，我只有跑起來。雨，難道是單單和我作對嗎？牛毛雨，變成了麻線雨，又變成桿草雨，又變成了傾盆大雨。千軍萬馬似的，直把我趕到路旁的廊下去。我不相

信秋天會有這麼大的雨，也許一會兒就停止吧？……

唉！秋雨！

睜着眼睛看街上蜿蜒流着的水，簷上掛下來的水，地溝裏積下的水……水，水，水……慢慢地抬起頭，看着前邊，漸漸地，在茫茫的雨絲裏發現了一個灰色的小點，微微地向這邊移動着，近了——是一個十幾歲的青年，他的衣服都粘在身上，長的頭髮成了一塊塗上油漆的木板，在向下的尖端滴着油也似的水，蒼白的面頰露出了兩個高的顴骨，眼，發着黯灰的光，一望而知是個失意的可憐人兒——雨還在毫不放鬆的壓着他的孱弱的身體和靈魂。

他跑過來了，一低頭跳進了這較安全的廊下。「免死狐悲」，「同病相憐」。我，和他，都是在這霸道的急雨底壓迫下自然要互相的招呼一下的，於是：

「好大雨呵！」

「唔——」

「下了快兩個鐘頭了吧？」

「唔——」

「三點多鐘下起，現在大概快五點啦！」

「唔——」

「……」

「……」

這樣簡單的對話談了有十幾個來回，他的問答從沒超過三個字。「這麼緘默的人！」肚子裏說。其實也好，兩天，強似當啞叭，於是談話又繼續下去啦。

「貴姓？……」

「張！」

「府上是……？」

「通州。」

「在京裏是……讀書吧？」

「唔！」

「那學校？」

「育英！」

「那兒聽說辦的還不錯，是吧？」

「談不到……」

「學費——每學期是，多少呢？」

這句話算勾着他的心尖兒啦，他先不出聲，接着臉一黃，淚早滿了眼眶子。又待了一會兒，他節纂了許久的話便一衝而出：

「學費，說起來倒也不多，每學期連宿膳費在內才僅僅四十五元。可是，我的父親只是一個小小油鹽店的管帳員，

一年才五十塊錢，家裏還有母親和弟弟，是人，不得吃嗎？五十元，夠作什麼？論理，我儘可以就此輟學，可是，我的父親在前清會中過進士，放過知縣，現在還只是一個區區的小管帳。他老人家的志氣很高，絕不甘心看着自己兒子將來比旁人下一等，他的老年的精力和希望都貫注在我身上。記得他常說：「我的晚年沒想到會如此蕭條，將來替我掙這口氣全憑你呢！」又說：「在你尚未成就以前我是不願死啊！」……

「你想，我的担子是如此的重，我，真的，不能不努力幹！絕不能，絕不能啊！……話雖說的這末着，可是每到一學期的開始我的臉前便好似築上了一道絕高的圍牆，再也扒不過去。現在，開學已經十三天了，錢却只有三十塊——裏頭有一小部分父親的薪水和平日積蓄，還有幾元是母親替人洗做衣服的工资，其餘，一半是變賣的傢俱，一半是從親戚朋友們那裏哀求着挪借來的，唉！世態是這樣的炎涼，人心是如此的無常，咱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再說，明天若再交不上費却只有被除名，那時父親的希望，母親的苦心，豈不都成了鏡花泡影？我的前途恐怕也不免要變作一個漆黑冰冷的死窟吧！」

「想起昨天，我也曾徘徊於什刹海畔，想到迷迷茫茫的將來，唉！好幾次打算湧身跳下去，可是偏偏在淚光裏看見父親白髮的頭，打着皺紋的臉，我的勇氣立刻被攔回去了。於是又多活了一晚上，夜裏，躺在牀上睡不着，偶然想到一個姓楊的表姨父，現在在社會局當科長，找他，或者可以通融幾元，於是今早上十點鐘去找，門房惡狠狠的說：「還沒起來！你下午三點鐘再來吧！」現在，天公偏不作美，又下起雨來了。大概現在去找他已經到跳舞場去了吧？……」

「……」我無言。

雨聲。

沉默——

沉默——

沉默中，他一低頭，跳進了密密的雨幕，回頭望了我一眼，直向北跑了去。我眼睜睜看着他瘦長的身影，漸漸地在茫茫的雨中消滅。

天快黑了，寂靜裏，一個披麻袋包的小孩子，背着口袋賣着豌豆和「半空兒」。

「什利海裏的水也許又深了一尺吧？……」心裏想。

我的新生活觀

三年級生劉蘭香

新生活是對着過去舊生活而言的，就是要把枯燥的無味的舊生活改變為愉快的新生活。污穢使之清潔，奢侈使之樸素，沈悶萎靡，畏首畏尾，不求上進的劣性根，改為活潑振發有為前進的精神。使處處表現出有希望有作為的神氣來，這纔是新生活的根本意義。

實行新生活的重要前提，必須先改變各個人的思想：使好逸惡勞，損人利己，升官賣爵等的思想完全拋開，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原則，養成按時工作，按時休息，按時娛樂的習慣。

舊禮教束縛下的媒妁定婚制，須澈底剷除，使各個人自由結婚。這樣一來，小家庭裏熙熙治洽，各人精神自然煥發，無論作何事，一定是事半功倍，敏捷迅速。同時社會上的一切必因之而推進，由惡劣而趨于文明。

新生活的人，必須都能自立，都能有工作，不苟且偷生，不鑿穴自安。

新生活的人要不貪財利己，論人長短，要不自暴自棄，盡地自限。

新生活的人要不追念往昔陳事，須計劃將來的策略。要不貪婪，不趨炎附勢；作事要探討其究竟，不可視之爲過眼雲煙。

新生活的人要不以「文質彬彬」，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擔担爲榮。要以體魄魁梧，筋肉強健爲榮。不要翻到日上三竿，更不要染成左挾嬌妾，右擁美姬的惡習。

總之，新生活的人要以「禮，義，廉，恥，勤，樸，公，勇」爲準繩，努力作去，就是一個新生活的人。

故鄉的景物

三年級生張興誥

舊曆除夕的前一日，北風簌簌的吹着，陽光也非常的暗淡。我便於此時奔向我的故鄉去了。及至到了莊西的小河岸上時，太陽已經落了，北風也一陣緊似一陣，河岸禿樹的長條不住的禿禿作響，河間的流水，已是很堅固的結成了冰，步行其上，滑的要使人不能立足，幾個野鴿在巢附近的枝上，見人來了，吱喳了幾聲便塞進窩裏，再也沒有聽到任何的聲音。

進了村子，便見各家大門上的對聯和門錢。因爲時在黃昏，不看不清楚，只聽得被風刮的門錢嘩嘩的作響，村子裏的聽見人的脚步聲，便出來吠了幾聲，這時我已到了自己的門口，小狗依然出來向着我吠，但似乎有些認的。我大膽的踏進了門口，牠也就低下頭去向我嗅了一嗅，就搖頭擺尾的進去了，這時我的母親已經站在我的臉前，拿過了我肩上被的一個小包裹，接着便問你走的怎麼這樣晚？路上受冷沒有？放學了嗎？一套慰問，到了屋裏已是點燈的時候，伯父和父親正盤算賬項。小弟弟和小妹妹都睡了，所以聽不到響聲，伯母和母親在廚屋裏預備年下用的食品，鍋子不住的發起吱吱吱的煎物聲，菜刀和砧板的接觸聲，也不時傳到耳鼓裏。

第二天的早晨，便是除夕。大家起來更是忙忙碌碌的不住，到了午間的時候，工人在院子裏用芎圍了一個小棚，內容方桌一張。我便照例的去寫了一張用黃表紙摺成的上端爲三角形的牌位，放在裏面。工人也要回家去過年，所以今年忙碌的特別厲害。午飯時便在平日吃飯的桌上，煮了一壺自己做的黃酒，炒上兩碗肴菜，這算是下工酒，飯後便去了。下午須要上墳，晚上又要請家堂，拍拍翻翻的鞭爆聲，直到中夜。接着又是大家起過來了。鞭爆聲的特別激烈，但說話時却要低聲些。狗也不敢吠一聲，雞也不聽的叫，照例須要換次向着工人圍成的小棚磕頭，一歲也就在這時候增加了。

天將近黎明的時候，村子裏老少男女就都出來了，新媳婦着了滿頭首飾，塗粉擦脂，叮叮噹噹，穿上嫁女時的衣裳。老嫗們也洗去了臉上素日帶着的泥垢。少男們都套上了娶媳婦時做的大褂。東張西望見了長輩都要問好。這天因爲是元旦，大家都沒有一個忙碌的了。小孩子們也有四磕頭錢，到賭錢場裏去逛一逛，這是一個特例。但是牲畜們今天要特別的糟糕；「狗沒寒食豬沒年」，豬一定要忍上天的餓。初二初三情形，大概的也差不多。這是記故鄉景物的一段。

掃墓

三年級生張興話

學校放了春假以後，我過的便是家庭生計了。

這天是清明的前四天，次日便是一百五了，我跨進了屋門，便見母親同蓮妹，在桌上裁些雜色的紙條。我莫明其妙是做甚麼用。所以很是驚訝，以爲是不吉之物。母親說：「這是給你三伯母做的衣服，因爲你三伯母是患產病死的，他的靈魂不能到任何的地方。今年過了三年，給他換上衣服，他便可以隨便到別的地方去。這是你蓮妹聽的人家說」。我聽了很是不滿意的，又是好笑，但是又不敢十分的違拗，只得陪笑道：「這誰見來，是十分靠不住的，何必狂費這番無

効的心力」，母親聽了，立刻變了他慈善的面龐，有些不樂意了。立刻訓責我道：「這孩子，你忘了你三伯母待你的情分了。他臨死的時候，還時時刻刻的想念你，你却忘了他了。我本想明天以早人靜的時候，同你和蓮蓮兒去的，你却這樣令人洶氣，上了幾天學，就習這些不近人情的習氣，不用你去了，我同蓮蓮兒自去」。我被訓責了一頓，再也不敢回答一句了。設若父親知道，他一定要說我違背母親的命令，加我個不孝的罪名。受責當然更甚了。只有忍氣吞聲了。

次日早上，天還沒有亮，母親已經早起來了，同張媽蓮妹要到墳上去。我本來想不去的，但是我想天亮還早，她們三人都是些膽小的，尤其是在墓田裏，像他們這樣充滿迷信思想的人，更是心虛膽戰了。我只得披衣起來趕上他們，他們用一根粗大的麻繩，將墳墓圍了半周，意思是圍牆，要防備惡鬼的劫奪。他們自言自語的說了一些的話，真是令人可笑。但是我却不敢再做聲了。只是在旁邊站着默默的看着天空，一片一片的白雲，在空中紛紛的動着，但發不出一些微的聲息。一顆顆的曉星，明晃晃的高掛在蔚藍的天空上，不住的閃閃爍爍的發光。只有微微的曉風，吹成了松濤，打破了空中的寂寞，推轉了我的疑視，換成了默想。中國人講迷信，女人們更厲害。他們一點也不動心思，聽了人說長，他們便道長。人說短他們便道短，我的母親也受了這種惡習的薰染而牢不可破，所以聽了我的話，反使他很生氣呢！用紙裁的衣服燒了鬼便可穿了，這是何等的不可靠呢！假設真的有靈魂，可穿燒去的紙衣。又何必等陽間人給他換呢？三年的功夫，他只穿一件衣服嗎？春夏秋冬，時令各不相同。他只穿死時的衣服，又怎樣度過寒暑呢？陰城既同陽城他自己就不會買製嗎？這樣明顯的事，就想不到。只是聽風是雨，這是何等的可笑呢！由此更想到男女的不平等，女人活着生產了子女是不潔淨的，不可出門，不可拿任何的東西。不然就沖壞了。死後也不能脫離這種惡劣風俗的束縛，真是越想越覺得可笑了。但是女人又自甘卑賤，這有何法呢！這時已將紙衣燒完了，在他們的意思是魂靈已穿好了。

一輪明月由天空中轉到了樹梢，曉雞早已唱了幾遍，曉星更覺稀疏了，暗淡了，村子裏的狗也吠起來了，竦竦的松濤更激烈了，這時大地上已不是那樣寂寞了，村子裏的人都來到墓田裏添土（築墳），母親同他們回去，我只得往下幫忙，每一個墓上添一些土，家裏人多的，要用筐擡土去築，就這樣的鬧了一早晨，但以不出太陽爲限。

次日便是寒食，大家更要舉行隆重的祭禮，工人捧着食盒，由族長領着大大小小都要去拜墓的，墓田上紙灰飛揚，煙氣環繞，供台上滿列祭，大家都要挨次行跪拜禮，鬧過半天不止。這真是無意思的舉動了，人要孝順，要在祖先活着的時候，儘可盡心盡力的去孝順，死後只是一堆枯骨，更有甚麼孝順的必要，他能夠享受嗎？中國人不求進步，保守陋俗，所以遠不如歐美人文明進步之速，亡國滅種之禍就在目前，一把枯骨能救嗎？！

掃墓

三年級生劉佩璋

清明的前一天，段村莊的莊頭，早已呈現着清明的氣象。

男男女女的笑聲，從鞦韆架旁傳來，清明的天空中飛起了幾個風箏。叫人們一看着便感到一種清明快臨的愉快。段村莊的舊俗，在這一天各家一定要掃墓的，當時我也奉了父母之命同着我的兩個小妹妹掃墓去了。一路上男男女女都提着竹筐慢慢的走進了松林裏自己祖先的坟前，燒紙叩頭去了。男人們燒紙叩頭以後便提起了竹筐回家去了，而那些塗着滿臉脂粉，穿着舊式服裝的婦女們，還坐在墓前用了一長一短的聲調在哭着她們的祖先，聽來實在可笑，同時也覺得她們都俗得可憐！

清明的天空，不知怎的浮上了幾片白雲；溫和可愛的太陽又銜住了西山的山頂。遠處的松林迎着晚陽看去，也有點模糊，綠野上那些少女們的聲調，也只剩了一兩處在迎送着太陽的落山。我率領着兩個妹妹已走到了我那長眠地下祖父

的墓前。

微風吹過墓旁的蒼松，拂過了墓旁的春草，習習的響了一陣，我不禁麻木了！「啊，長眠墓中的祖父啊！人生的結果就是這樣麼？！祖父，你辭別了我不已經二十年了麼！照這樣數下去，不到幾年你的孫兒不也是和你一樣的長眠地下麼！唉，唉……」想到這裏，我的眼淚潸潸的奪眶而出了。遍身好似失了知覺似的呆視着祖父的墳墓。

「哥哥，這是我祖父的墓麼？」我的那個七歲的妹妹這樣問。

我聽到這一問，猛的抬起頭來，「啊，原來是掃墓啊！」我也就沒會回答妹妹的那一問，慌忙燒了紙叩了頭提起竹筐同着妹妹踏着殘陽一步一步的走上回家的故道了。

掃墓

三年級生 張統佑

坦蕩的平原，和崎嶇的山谷，被蒼松碧柏籠罩着，裏面不知包藏着多少古塚朽骨，當今的白頭，青年，很恭敬的到那裏頂禮膜拜，哈！這不是我國幾千年來就如是掃墓盛舉嗎。

我國的掃墓，我不知始於何時，也不知是何意義，大約是後代子孫，痛念祖宗的恩澤，不期然的發出來的一種表現。

但是我覺到當今年的塚中朽骨，為善為惡，各自不同，現在却不問善惡，都錮蔽在天然的地獄中，同享他後代子孫這種掃墓的祭奠，我想毫無知識的朽骨，後人何必對牠有這樣隆重的紀念，假使死後有知識的話，那麼現在不分善惡的同樣紀念，恐怕當年為善死後所轉變的死鬼，羞與當年為惡死後所變的死鬼為伍，而當年為惡死後所變的死鬼，也不敢和當年為善的死鬼相接，再想請他們來同享祭奠膜拜，和人情就有點矛盾了。最後我希望掃墓在中國可以聽不到這個名

詞，中國的鬼神，也可不受這種祭祀。

我的新生活觀

三年級生趙 觀

在前幾天的時候，報紙上特別有些緊張的，有生氣的，而且最先映進我們眼裏的，便是蔣委員長提倡的新生活運動了。啊！我還記得我當時看見這個新奇的名詞的時候，如青天裏打了一個霹靂似的，使我吃了一驚，認為中國可有點光明了，將來或者人民受了新生活運動的刺激，而振起精神，認定了目標，發奮圖強呢——我幻想到這裏不覺沉默了，恍惚間一個清新的圖地展在了我的面前。

新生活這個名詞當然是對舊生活而言的，有了腐敗的舊生活，才產生了新生活的萌芽，有了黑暗的背景，才產生了光明的前途，啊！我想到這裏我不得不把以前的舊生活的黑暗略述一遍，以啓新生活運動的價值。

中國自從與西洋各國通商以來，國內一般青年男女們，都只知道學時髦學摩登，反正是新奇的樣式都要試一試，不管他的環境怎樣？顧不得什麼禮義廉恥，只知道高唱什麼自由啦，平等啦，戀愛啦，又是什麼打倒帝國主義啦……等等的亂吵叫一陣，啊！親愛的青年同胞們！回頭看看自由平等是真正的得到了沒有？帝國主義打倒了沒有？唉！不過這些唱高調子的人們，令人太傷心了，不但沒有得到自由平等打倒帝國主義，而且弄得國家四分五裂霧烟瘴氣的不成樣子，唉！照這樣下去恐怕連立權之地也沒有了！啊！所以我以為新生活運動，要有儉樸耐勞的前進精神，要平民化。

九一八案件發生了以後，國人爲之一振。啊！你看多麼有生氣，一羣羣青年男女學生們擁前集後的，一團蜜蜂似的向中央政府奔去，雖然他們都碰了個硬釘子悵然而歸，但生氣勃勃的精神是不可磨滅的！只可惜軍政當局，抱了不抵抗的旗幟蹲在鎗林彈雨之中去求救於國聯，結果失去了土地，白瞪着眼睛沒有辦法。接着隨請願而起的便是一陣募捐，什

麼抗日捐啦，飛機捐啦，等等的名詞一湧而起，結果政客們可滿載而歸，募了一筆娛樂費。啊！同胞們看看現在的執政式人，想一想這一個政治不就軌道，工商業落後的國家，農村破產，民不聊生，軍閥割據，內憂外患相繼而起，還有什麼希望呢？所以我們提倡新生活運動，要有自衛的精神，要實地打倒賣國的政客們，要建一個富強的中國。

啊！同胞們醒來吧！認定我們的目標，張起我們的旗幟，抱定了仁愛信義廉恥的宗旨，衝上前去！和惡勢力戰一場，拚一個死活。啊！衝上去，衝上去！

從閻王廟歸來

三年級生時德棠

舊曆三月初八日，閻王廟上喧喧嚷嚷的是一天不能停止的。聽說今天是什麼十閻羅呀，八閻羅呀的誕辰。到底是那個的呢？可真是「瞎子看星辰」，一點也分不清了。但是我可知道今天閻王廟上總是有這個轟轟烈烈的大佛事。

蔚藍的天空，高懸着一輪光明的太陽，雖然陽光十分暖和，但是幸有春風吹着，所以在這通閻王廟的西方大路上行走的燒香的老媽媽們，雖然急急忙忙的走着，可是每個人的面容上，並沒有一點熱的表現。

剛走到了廟門，就是一片「大娘呀！奶奶呀！老太太呀……」的求乞聲。他們個個肌黃面瘦，赤着肩膀，坐在廟裏廟外，各人都守着個矮籬子，請掛，叩頭，身子如搗蒜似的，朝着進廟的善人們哀乞。

一進了二門，就聽得「叮叮」，「噹噹」的道士的鑼鼓聲了。越走越近大殿了，樂聲更聽得清晰了。而且道士擊的「莫羅，莫羅！」的木魚聲，「彌陀，彌陀！」的誦經聲，「佛呀吽吽！」善人的號佛聲，都一發聽到了。此時那乞丐的長吁短嘆的乞憐聲，都被牠們戰勝了。耳膜上絕沒有「大娘，奶奶」的音波擊動了。

到了正殿，只見那正面牆上寫着「森羅殿」三字，其餘的那些小扁寫的字，什麼那「普渡衆生」哪！「神恩遠大」

哪……○許許多多的字形，只看着些長的方的大的小的，可真是全記不清的了。

向殿裏一瞧，呀！污煙瘴氣的，對身也不能見人面，簡直被香紙的煙火將這整個莊嚴偉大的森羅殿，完全充滿了。所以牆上的壁畫，是看不清的了。那些善人們，慌慌張張，板着臉，流着汗，叩頭的，燒香的，點紙的，獻菜的，動手動脚，走東到西，一刻也不停。四個道士，穿着道衣，手敲木魚。「彌陀！彌陀！」不停的念一陣經，就「痛痛，噯噯！」一揮一翻鑼鼓，隨接就是那些跪着的善人，搗蒜似的叩一翻頭，緊跟着又是「佛呀呀呀」的一片號佛聲。那兩邊的神像，在煙霧中能看到的，就是正面上，面朝正南的那個金面金身偉大的神像了。這神像大概就是十閻羅了。不！決不是！聽說十閻羅的面容並不像這像和氣。啊！到底是誰呢？因為咱並不會敬拜他，而且這些玩意兒咱又不懂，所以是不知道這些閻羅們的生平了。究竟誰是誰呢？可真是更不知的了。

這神像越看越像，越看越明晃晃的，怪好看，怪迷人，畢竟是走過去摸一摸才好。剛向裏走，不好！香煙怪迷的眼難受。忍耐些，他們怎麼不覺煙呢？管他媽的。兩眼貪不住的看金神，卻沒提防腳下哩。「花查」一響，被一枝拐杖，絆了一下，險些兒摔倒。真是八分倒霉！

「唉！先生，請出去！這裏不是鬧玩兒的……」一個老道士，黑臉襯着白牙，不耐煩的對我說。「他不值得答話」，我想：「真是十分倒霉，我不找你，反倒惹我，不采呢。」仍是看我的。突然一位老媽媽又擠了一下，她身上太瘦，所以被她臂骨擠的背上很是發疼。剛要發作，說幾句話。突然又想起幼時教祖母的無字經上的話來了。「森羅殿，十閻羅，他可不容。」不！或者閻羅這傢伙不容呢？啊！躲掉你們，走！最妙的方法就是走。

來到院中，見東廊下，正是火焰烈烈的燒紙。「哼！再到這裏走一走。」心想。

這裏是兩個道士，一個手捧黃紙，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呆呆的注視着他，張着無門牙的嘴，蒼蠅蚊子氣的顫顫念道：「南郡部洲，青郡，信女口口在閣君面前，用白銀一千，求壽……」那一個手敲木魚，「莫羅，莫羅！」的給他打着拍，同時眼巴巴的不住的也瞧那張黃紙，看他的神氣，似乎是「等不的」的樣子，因為旁邊還有很多很多的等着求壽的人們哩！那些老媽媽們呢？也是似得了搖頭瘋是的，將腦袋瓜子沒死沒活的如搗蒜一樣的叩。彷彿是多叩一個頭，就多活一歲呀！聽說這位閻羅主抱生死簿，所以都來求壽，凡是世上一切壽命將終的生靈，都可以到這裏來叩頭，燒紙求壽。我也是生靈之一，又恰好來在這裏，我雖然不求壽，但是我可得看看這位閻羅，以備死後見面熟悉呀！

這位閻羅，不是金做的，乃是泥把堆的，五色顏料畫的，手捧一張紙樣的泥塊，脚下有一個大泥鍋，裏面滿堆着些似骨格一般的泥把塊，兩旁站着兩個牛頭馬面的神像，各人手持木棒一條。閻門間赤裸裸蹲着個頭上長角的小鬼，瞪着藍眼珠，刺着長白牙，一手拿着塊骨頭，一手拉着風箱。喲，實在威風！原來你們是開肉舖嗎？你們是用人肉代替陽世的豬肉嗎？啊！好傢伙！這生意倒一本萬利！是大發財源。陽間有的是人，我想你這肉舖倒沒有賣盡肉的那一天，因為你有生死簿啊！可隨隨便便的就將人治死啊！

這廂房共有五六間，反正皆是這肉舖一樣的設備，有火柱，可以吃烤的。有錘，可以吃碎的。而且那牆上畫着壁畫，也都是些油鍋，刀山一類的東西。啊！真「了不得」，你們這條伙比桀紂還歹哩！他們那無非是以人取樂而已。你們這又吃人的肉，又用人的錢，又令人作樂給你們看！

西廂裏，也是設備的和這邊無二。磨上磨的是人，鍋裏煮的也是人。閻王吃肉，小鬼就啃骨頭，閻王喝磨上的肉漿，小狗就喝地上的。呸！傻子！真是傻子！活着的是傻子，死了的也是傻子。反正都是些傻子。你們這時還叩頭作揖，

燒香燒紙，獻菜獻酒，以求當時的不死。但是你們想一想，看一看，這雖不死，將來終有死的那一天，死後恐怕還是閻王的肉，小鬼的骨，餓狗的血漿骨髓了。反正脫不了這肉舖裏逛一逛。死者也是太壞了，你們就白白的受縛待斃嗎？俯首貼耳的聽其宰割嗎？哎！你們還不將這些泥塊推倒，留他做甚啊！來！來！來！大家齊來，不怕死的那計們呀，求生的伴侶們呀，咱們一發動員吧！集中咱們的力量，和這貪賊賣法的閻王爺拚一下子吧！反正我們活要自自由由的活！死要平平安安的死！

「哎！老時！呆了嗎？還不走！」M君用手拍了我肩一下，對我喊。

「啊——你嗎？真嚇的我不輕！哎！走！你怎麼也來了呢？」我用手擦着額上的汗珠對他說。

「我來了多時了，你沒有理會嗎？啊，看臉上的汗珠吧，你還不知在想什麼哩！」

「哼！沒想什麼！我正在做夢呢！所以沒有理會得你，嘿嘿！」

我倆並肩而出，此時那正殿裏的木魚聲，鐘鼓聲，誦經聲，號佛聲，以及門裏門外的求乞聲，一概慢慢的聽不清了。

紅日西沉了，烏鴉呱呱的歸宿去了。遠處的房屋都浸在炊煙中了。一輪明月也顛顛巍巍的蹲在樹枝杈上了。歸途中的老嫗們，看起她們的神氣來，各人回家後，至少也得安安樂樂的活到一百歲！

印花檢查委員

三年級生馬忠興

日子過得很快，我們所喜歡的星期日又到了。早上起來照例的吃過飯。

這一天的天氣特別好，晚秋的大陽，射着牆頭上的紅葉，格外顯得鮮豔；操場上的球聲，踴躍的直響；游藝室裏也

有了笑聲，不似往日的寂寞；我看見各位同學閒散的樣子，心裏也感着愉快，因為月考剛考過呀！

「老李咱可到街上買點東西？好久沒上街了。」飯後同學老劉這樣的要求我。

「好吧，我也正要買東西呢。」我就答應了他，接着取了錢鎖好門便出去了。

我倆走到街上，看見商店裏擺着的各色菊花，又遇見了好些同學，便和他們點點頭。最後走到一家商店的門口，黨國旗在兩旁交叉的懸着，裏面的留聲機「伊呀哦呀」的直唱，大減價的金字大照牌，閃亮的放光，人們走出走進的很多，俺倆也被吸進去了。

一個臉兒黃黃的店夥，兩嘴角向上挑着，造成了不自然微笑，一面打着照呼，一面問道：「先生買什麼？冬季貨品樣樣俱全，新到的絨衣，背心，運動鞋……都很合先生們的用。」樣子很殷勤，說着又一面指着玻璃盒裏的貨物。

「俺倆要兩件絨衣吧。多少錢？」我問。

「先生儘管拿着用去，不貴。絨衣每件一元二角，少錢是夠本的。」店夥很和氣的答，意思好像是少錢真不賣，使我真不知道怎樣還價才好。還是老劉說每件給他九毛，他不賣，最後費了許多口舌，才每件一元講好了。兩件一共付了兩元，我拿着，店夥點着頭，嘴裏哼了兩聲，我倆邁步出了店門。

剛走不多遠，迎頭便直撞來了一人，小官吏的打扮，胸前還佩着縣政府的徽章。一把便扯住了我，我立時便感着一種恐怖，心忖忖的直跳，同時老劉也怔住了。

「拿的什麼？」那人厲聲的問。

「買的絨……絨衣啊。」我和犯了罪一樣，顫顫的答。

「多少錢？貼印花沒有？」

老劉不耐煩了說：「兩元錢！貼不貼不知道。」那人看了看，說是要我們陪他到這裏去查查，至此我才知道是查印花的老爺。

俺倆只得領他到這家商店裏，店老板一看是帶徽章的老爺，便趕緊來迎着，並且點着頭說：「先生有何貴幹？」那人毫不客氣的將我倆的貨物，向樓上一擲：「兩元錢怎麼不貼印花？跟我到縣裏去！」

這很懂事的老板一點也不慌，並且滿臉堆下笑來說：「徒弟不懂章程，請先生擔當一二，裏面坐坐，喝杯茶慢慢的商量。」這人很快的即便走了進去。停不多會，他一面喝着腰從裏面出來，一面臉向着老板低聲說：「不要緊的，但印花係國稅，老板不貼印花，我不得不通知，這是給國家盡的責任。」

事完了，我倆像被救似的又重新走出，在走到十餘步的光景，便聽到裏面掌櫃的叫罵起來：

「你又不是不懂，故意和我作對，這白白的送掉了三元，走，你立刻就走……」

新生活與初中學生

三年級生傅德長

種種的救國運動，烟雲般的消失了，於是來了一個新生活運動。

唉！目前的中國，到處呈顯着，頹唐，昏迷，糊糊塗塗鬼混日子。農村的荒涼，商業的倒閉，工人的呼號，遍地的流氓，蜂擁在世上的同胞們，好像靈魂被洋鬼子捉了去，麻木已經到了程度。「哀莫大於心死。」這樣死氣沉沉，還敢希望日進不息嗎？

老人，像腐草，無可救藥了；兒童，像新芽，只可保護着；年青少壯的青年，像綺麗的花散着芬芳郁香；尤其是我

們初中學生，責任是如何重大！如想將來得結實的果，現非埋首苦幹，實行簡單而有秩序的新生活不可，渡着合理的生

活，培養着有良好的品行，豐富的智識，強健的體力，勇毅的精神，以便異日來應付這「人吃人」的社會。

「新生活」對於我們，是這樣的需要，不過在實行新生活以前，最低限度不要再犯了下面兩條毛病：

一、五分鐘的熱度。

二、坐能言之不能起而行之。

據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毛病好像是我們民族獨有的劣根性，要想實行新生活，非能說能作不可，不作紙上談

兵的胡謔，還要有始有終。如能這樣，才配談新生活，然後再想去實行。

我的新生活觀有下列八項：

一、按時作息，不在自修室裏放屁，赤足，亂言，引起人家的討厭。

二、一個錢也不妄費，錢是父兄的血汗，應當節省，但同時還要儉而不吝，買質壞而貴的國貨不算浪費，生活越簡單越

好。

三、書桌床衣，保持清潔，有秩序，講衛生，衣服要潔淨，不在院子內小便，愛護公共器用。

四、讀書的時候讀書，遊戲的時候遊戲。

五、不自欺不欺人，不驕傲，不卑陋，不談戀愛，不甘墮落，要苦幹，功課要實在。

六、對同學親善合作，不妒忌功課好的；同時也不排斥功課壞的，一視同仁，不存彼此敵對之心，替人做事要忠實。

七、不做賣國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對於國家，盡上自己的天職——救國。

八、生活要科學化：不吃零食，不吸烟喝酒，愛惜時間，食不過飽……以防疾病發生，鍊得身體像獅子般的壯。

我的新生活觀，最低限度就這八項，說得多了更沒用處，只要能實地照辦，那就好極了。

至於農工商自有他們的新生活，用不着我多嘴，我對於中國的死氣沉沉，委實有些痛心，幸而，我們的新生活實現了。啊，多好的救星，如果國內同胞，都肯實行合理的新生活，才是國家走上正當的途徑，我正在默默的祝着鼓着掌，會心的狂笑着呢？！

青州的遊春佳節

三年級生李基寶

我到青州以來，已經過了三個春節了。但我親臨其境的，只有今年。但除去清明這天以外，也沒有什麼特風異俗，惟有西隍城，便是當地人的俱樂部。可是清明這天，就和他處迥乎不同了；他們把那娛樂的場所，移到西門外河灘那裏去了。並且把那範圍擴大了許多，幾乎城內以及附近鄉村裏的居民，都爭先恐後的到場。所以我也不是例外，一到這天便老早的和幾個同學跑去了。

我們一出校門，便見那種非常稀奇的現象。——就是那些種種不同的人們，不論是男女老少，都打扮得耀眼奪目的朝那目的地跑。甚至於那個整天在糞場裏作工的王二傻子，也穿上了一件新大褂，夾雜在羣人當中。最不要臉的是那位以補襪子爲生的滿人（以我看來）。這天也在黑而粗糙的臉上搽上了半斤多粉，並且把她那要飯的筐子棍子也不帶着了，只是飛也似的跑。或許是因爲她常在校門旁邊作活認的我們，一見面便扭着頭笑。可是我們除去無意識的嘲笑以外，並沒有注意到她。一面走着一面談笑，不知不覺的已經到了目的地了。

一出西門，便見人山人海似的在河灘裏蠕動，我們不自主的也就加入了他們的團體。但是有個同學說也是有點疲倦

，便和他歇在一個高崗上，因為這裏高些，向下看得特別的清楚。所以我們發現遊人裏邊，穿紅帶綠的十八世紀時裝女郎仍佔十之七八。最可笑的是在這正嚷着放足的聲中，還有幾個不到十歲的女兒，在半隱半露中從我們面前閃過，見到她們正想開始裹自己的脚哩！從這裏看來，中國人的固執可見一般了。又碰見了一位老頭，漸漸湊近我們，開口問道：「你們是那學堂裏的洋學生呵！還不上那廟裏去看燒香的去呢？」我裝着幾分糊塗對他答道：「俺是城裏中學堂裏呢？那是什麼廟，怎樣還得去燒香呢！」惹得他用一種瞧不起的樣子嘲笑道：「那不是咱青州的府城隍廟嗎？今天若是不去燒香，便失了來的意義了。」還沒有和他談數，同學們硬叫我走了。又到那些人堆裏，隨着無意識的亂逛了一回，幾乎全場無處沒有我們的蹤跡了。但是我雖然走着，可總是不住的思想：不燒香便失了來的意義，無疑的今天來的人都是爲神了。可是究竟是爲什麼神？爲神的什麼？直到現在我的腦海裏，還沒有驅除了這種幻想呢？

春假讀書計劃

三年級生李 鉅

春假這個良好的假期，本來可以回到故鄉，去領略領略那故鄉的風景，去享受享受那家庭的快樂的。但是因爲畢業，會考，以及升學種種難關，就在眼前，所以不得不硬着頭皮，強留在校裏，預備預備功課。免得過難關的時候出汗和着急。

春天是一年之中最好的時候，氣候既是不冷不熱，又無蚊蠅的騷擾。假設你用功用得太疲倦了，你可以跑到院子裏聽着樹上的黃鶯歌唱，看着樹林中的小鳥跳舞；或者到那遼闊的城頭上去眺望那杏花村的煙景。

我以爲研究功課而沒有規定好了的時間，忽而想演演數學，忽而想讀讀英語，對於所得的結果，一定不大。清晨的光陰極佳，對於誦讀英語十分相宜。所以我規定的是早些起牀，盥漱之後距離早飯時間，最低限度要有一個多鐘頭的工

夫來讀英語。頭午的腦力較之下午的清楚，所以頭午是宜於溫習數學的。至於下午呢？可以盡量的看點不用腦力的文學書籍，來補救補救我國文成績的薄弱。至於晚間呢？那時候更是清靜了，可以隨便溫習溫習不熟悉的功課。就是這樣很簡單的局部計畫，如果施以毅力堅持到底，推倒「五分鐘熱度」的惡例。那麼。春假後的收穫，一定不會少的。

春雨

三年級生楊爾裕

嚴厲偉大冷酷的冬日，無形中退却了他的殘威，一切的生物們及無生物們，同樣的有知覺的感到釋去了羈絆的輕鬆與欣慰，他們都互相耳語着：「春來了，春來了！」

是的，春來了！——冬去春來，這是自然的規律——但是，春是指一個溫和寬厚光明燦爛的時代，而現在何曾是那樣的呢。這時萬物們的耳語，不過是一種經驗的推測和盼望的預料而已，他們那裏意識到在這冬去春來之間，尚有十幾天的冬已棄，春不管的平淡無聊的苦日子呢。

不過天不冷了，嚴風已息了，殘雪化盡了；天空着，地靜着；這是他們盼望的結果，然而這却不是他們乞求的目的。他們覺悟了這簡直不是春，他們厭惡着這一個空虛的無聲無色的日子：山怨怒的裸着胸，海不平的蕩決着，溪水默默的徘徊着，樹木忘掉了羞恥而赤禿禿的立着；鳥蟲魚是同樣的出來望望，見不到春的影子仍復悄悄的回窠裏去。他們這些無力的動作，越法顯得神情的荒涼，他們仍振不破大地的平靜。

——苦呀！時候已該是春天了，怎麼始終沒有春天的滋味呢？這時就是來一陣春雨，也足以潤一潤萬物的枯燥的神經，表示是春天已來的音信呵！

幾天後果然來了一陣小雨，把一切的焦灼氣象，沉着的加了一番洗滌，帶來了大宗的春的氣息和春的情緒充實了這

空虛，並且帶來了萬物的靈魂使他們復活了來，草木重新穿起牠們的青葱的新衣，小鳥們也盡力的唱起頌揚的歌曲來……總之一切受到了春雨的啓示，都在發榮滋長了！

啊！原來春這嫵媚的時候的到來，是需要一番春雨的洗滌嗎？

希望

三年級生 楊爾裕

她從此不再爲她丈夫流淚了，仍舊安分守己的做她的女紅；雖然消失了的青春，不會再重新轉來。但在她面容上却添了無限溫存和悅的笑意呢！

因此人們對她這種情形就大大的起了懷疑，由懷疑而發生誤解，以至於謠言傳得全村都滿了。

「誰不知道上大嫂的牀前常有男子的足蹟呢！」，這個慘酷卑鄙的流言，她也幾會親自聽到，但是她却毫不在意；因爲她整個心被那希望捉去了——她等待着她那死去半載的丈夫能夠再從墳墓裏走了回來。

本來她們夫婦是十分要好的，她丈夫一生是個勤苦的農人，可憐早年失去了父母，隻身孤立的受了半世苦楚，好歹把所積蓄下的錢作爲聘禮，纔能得到這樣一個嬌妻，可惜於去年的冬季竟又將她拋下而與世長辭了。當那時候她看到痛愛她的丈夫死了，孤孀的生活是何等難堪，怎不使她爲自己的命運悲哀，爲死去的苦命的丈夫而傷心呢。所以纔只是哭，終日的哭，然而她心境中的若大的悲哀，就是幾千里的清流也難洗得去載得動啊！

這樣渡過了半載的流淚生活，偶而在一個初夏的晚間，痛哭流涕之後，燈光淚影，映成滿目的曇花，這時她看見她的丈夫來了，她確切的看見他了，他穿着藍布的長衫，圓面，闊背，依舊是生前的模樣，並且很喜歡的對她說：「不要再哭了，我們以後還是在一塊的，我將從墳墓裏復活走回來呢。」

從此她不再爲他流淚了，仍舊安分守己的做她的女紅。因爲她有了希望，所以只得安心的等待着這唯一的希望的到來。

幾十年之後，她也走入墳墓中了；誰能相信他們在這時候可以見面呢？——希望不過是無可奈何中的一種幻想而已。然而她的殘餘的生命受到了「希望」的安慰，也竟得漠然的混過去了。

九一八

三年級生李大中

在這一個小小的村鎮上，表現出兩種感情衝突的現象來。太陽剛剛離了水平綫，便映照着飄揚在天空的幾面國旗，白色的邊映成了淡紅，赤色的心更變成了血紅，東搖西擺，時時的同太陽的光芒吻着，逐散了天空中一縷縷的彩雲，在驕笑自然的一切，沒過於牠的美，牠的尊嚴，牠的雄壯，牠的宏大。太陽慢慢的昇高了，這幾面旗映照着更近了，在下面的幾枝小旗，從屋角的旁邊，也受了太陽的映照，但這旗的四邊，原來是美麗的紅色，現在却成了暗淡的、灰黑的紅色，中心是蔚藍的，並放出耀眼的光芒，而這時光芒已消失了，蔚藍已變成了暗藍了，牠們難以抬起頭來，可說是不敢抬起頭，受點太陽的恩惠；天空的雲來來去去，皆恥笑于牠，使牠永是低了頭，太陽慢慢的前進着，光已被屋角遮了起來，幾面小小的旗，又轉入了黑暗的世界了。

今天是九一八國恥紀念，也可以說是另外一種人的國慶紀念，在早晨的時候，就有幾位好管閑事的人，高喊着、打着鑼，叫懸掛國旗，並且是懸半旗。幾家商店的老板，並不知何謂半旗，只令幾個小夥計，把已作了五年之久的紅旗，掛在門口，就算完了公事，但意外又多用了夥計的氣力，不免使他們，咕嚕着罵這幾位，多管閑事的人渾蛋呢！

今天的街道上，仍是冷清清的，各家商店的門口，除了懸掛上陳舊的國旗以外，到的也沒有什麼「今天是國恥」的

表現。老板坐在門口，吸着烟筒，看來往的人們。另外有幾家某某洋行，和駐本鎮大日本第三聯隊的門口，都紮了高高的松坊，用美麗的花襯點起來，非常壯觀，那幾杆高的旗，就是懸在這幾家門口，出進的人，個個臉上帶着喜悅的顏色，驕傲的光彩，許多小孩婦女，皆穿上花的衣服，裝飾的很美麗，嫩紅的臉上，都是笑靨迎人，歡天喜地，跑滿了全鎮。

早飯後，淒涼的街道上，增加了光彩，空着的牆壁上添了裝飾，紅綠色紙，寫着擊窩大字，貼滿了這小小的城鎮。此外在街口上，另貼着一種，小小幾張白紙，寫着：「大日本駐華第三聯隊……于今日正午，在東門演野操……此佈……」幾句文法不通的漢文，作了本鎮一般人的談話資料。

在正午，各機關，各團體，聚集在一塊，正在聽某某要人沈痛演說的時候，而城外邊，連連不絕的砲聲，亦按拍子在演奏！

高高的旗，仍在飄揚着，表現出兩種感情的衝突的現象來，而九一八的第三週年紀念日，也就在這風吹旗動中過去了！

清夜記

三年級生李大中

輾轉回復，礙難入夢，神思倦怠，倍切思親；遊子情懷，炎涼季節，楊側秋蟲，更助人悲。

余自入校，既舊友之未逢，復功課之無進，曲徑路旁，亂生雜草，牆角屋隅，塵垢滿積，窗牖猶懸蛛網，空梁只落燕泥；恨秋雨之連綿，悲舒懷之無地，埋頭窗下，憂悶房中，其無聊賴，亦已甚矣！

况復，深宵輾轉，內炙神明，夙昔經歷，幕幕演出，恍惚家鄉，依然臥榻，舉頭四望，風月依人，風吹窗動，燈影

漂忽，載念故鄉，能不悲哉？

披衣出外，徐步中庭，一輪明月，懸于天空，鍍世界爲銀白，篩碎影如粉墨，風來影動，舞態嫋嫋，松濤澎湃，寒鴉常驚，縷縷寒暖之氣，侵入吾懷。脚下草間，蟋蟀悲鳴，遠處巷中，羣犬狂吠，蕭條景象，淒涼情調，何莫非遊子之所觸目傷心者也。

嗟夫、親年已老，我志未酬，對此清夜，有忝明月，而今而後，敢不勉旃。

自救與救國

三年級生 韓其瑞

「救國」本來是一件正大光榮的事，而且是任何國民對於其祖國的危亡，應負的責任。尤其生在現在這樣的中國國度裏的人們，更須作此壯舉。

這救國的呼聲不是鎮日在喊着而且在實行着嗎？什麼經濟絕交，航空救國，「鎮靜」救國……差不多每件事物都可以添上「救國」兩個字似的，致令人說不上怎麼去救才對。雖然也會有些人爲救國流了血，更有不少的人們爲救國而得到地位而發了財，結果，「國」還是「國」，不見得救好了多少！

這樣說來，「國」並不是隨便就可救的，更不是任何人都能救的，自有它的方法和條件在。像根本連自己都救不來的人去救國，那簡直是不配。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救國必先自救」，這論調是很合乎孔子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的。

記得在日軍光臨東北的時候，政府曾以「鎮靜救國」訓示過我們。所謂「鎮靜救國」者，一面固在維持當國要人們的寶座，免得使那些瞎叫亂嚷的救國呼聲擾亂了他們的救國大綱；同時也正暗示我們以先將自己救好了之後，再去救國的根

本精神。

那麼，怎樣才能自救呢？這方法很簡單：

第一，要充實自己的學識：因為一個人若沒有學識的修養，他的思想和行動一定是幼稚，盲動的。這樣的人，還不能濟自己於迷津，又叫他去救什麼國呢？所以要充實自己的學識。

第二，要健強自己的體力。這原因更簡單，就因為體格不健全的人，不能忍苦耐勞，更無毅心堅志。

此外，還要使自身從各方面得到修養，訓練成功。如是，在思想，體力以及各方面上，自己已經是個完人了，再去誠心救國，或者就無甚遺憾了！

話雖是這樣說，然而在我們中國人中是很少有這樣作去的，就因為中國人的劣根性大，凡事總要倚賴人。試想，在現在這整個中國社會裏，有什麼人可倚賴呢？政府嗎？根本就靠不住，政府有能耐是對人民發威風，至于為我們謀福利，說說玩罷了，只要不多施與我們以痛苦就萬幸了！

然而，仔細一想，我們和國家是不可脫離的，國亡了，我們何所寄託呢？此誠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國家有難，我們必須盡所能以救之，我們要為救國而自救，為自己還要生存而救國呵！

人治乎抑法治乎

三年級生 韓其瑞

自來經國大綱，不外二途，即人治與法治是也。上古時代，本無所謂法，人民唯首領是從。迨法家出，倡言法治，於是法治始萌。然治國者又何嘗依法而治？徒張法治之羶以愚感壓榨人民，結果，治或治矣，於法何有？

時至今日，社會進化，歐風東漸，潮流所趨，於是所謂新法——五權憲法——者產生矣，新法原非不善，然當局諸

公，竟擅以爲恨，濫行無阻，遂令民權徒有虛名，而無實際，社會黑暗，弊端百出，可勝嘆哉！

蓋法爲國家經緯，國之無法，猶舟之無舵，其能行乎？先王不以法治，擅施人治，而遭滅亡之患者，不勝枚舉；人治之不足恃也明矣！更何論時而至于今日乎？

然施法多端，殊難一議。以愚見，當政諸公，今後應將鉤心鬥角，自相爲患之心，暫置諸脅下；抽出秉公守法爲羣衆謀福利之一綫誠心，依法治國，以擴充民權，興利除弊，庶國可復振，而小民等亦安矣！

昔有駢散文之分今有文言與語體之別試各就所見陳其利弊 三年級生鄭慶年

A. 駢文上下句對稱，體涉重複，而辭句巧麗，亦有使人心醉之處。

散文辭句參差不齊，氣勢豪放，無拘無束，使人讀之，有目見大江奔放之感。

總駢文散文而言之，自當以散文爲上，因駢文有重複呆板之弊，而散文有放逸之美也。

B. 文言文渾厚，簡明，雋美，而弊在費解，非平民之文學。

語體文單薄撈叨，而善在文卽是話，較文言文言之，可爲平民文學。

海闊天空

三年級生鄭慶年

蔚藍一色的天，

吞吐着幽淵無垠的海，

除去太陽的默照，

若無的微風，

一切都在靜着——

好像初出母腹的嬰兒的腦袋，

坦蕩清白。

啊！好一幅偉美的圖畫，

海闊天空。

海闊天空

三年級生劉敏

一聲尖而且響的汽笛，衝破了嘈雜人亂的集團，船緩緩的開動了，不知是船離開了岸，還是岸離開了船，只見岸一直的向後退去。剎時間對岸的景物，從煙霧中消失了。

被船擊動的水波展開，展開，展到很遠的地方。碧綠起伏的浪花上飄着幾隻樹葉大的小舟，遠望白雲錯綜似和水打成一片。蔚藍的天空平蓋了整個的海面。站在船欄裏觀望四周的海景，海風拂拂，吹捲衣角，如登仙界，如歸故鄉。啊！我躺在海的懷抱裏了，世上什麼聲色貨利，種種慾望都被海水洗蕩淨盡了！

夕陽慢慢的躲向山後，幾道金光直射水面，三三兩兩的白鷗出沒水間，時捉海裏的小魚。燈塔放光了，羣星擁擠擠的露出頭來，都爭先恐後的來享受海闊天空的夜景。月兒也靜悄悄來默賞，無邊的大海，寬闊的天空，我的身體是怎樣的渺小啊！

回頭轉到倉裏，被旅客擁擠的沒有空隙，從暗灰色的燈光裏可以看出他們的輪廓，有失意還鄉的落魄青年，有衣履不整的窮漢，各種不滿足生活慾望的典型人物，都可以鑑別出來，使你去探索其中的波浪，領悟到人生各方面的意義，

我愈想愈惆悵了。

遊雲門山記

三年級生劉敏

癸酉重陽，吾校整隊作一短足之旅行，向雲門山出發焉。

出南門，麥如馬鬆，碧綠遍野，道路崎嶇難行，越兩小山，而直達山麓，仰首視之，而巍巍之翠峯迎面迎來。

石磴曲折，依山石鑿成，行其上心惴惴，望山上小樹皆斜俯如迎人狀，至王靈關少息，邦人士女，聯袂嬉遊，五光十色，往來不絕。

再登，道旁松柏林立，蔽日成蔭，天風頗急。無數乞丐身披單衣，瑟縮道旁，呼號不止。片刻至一明洞，路轉平坦，有二水池排列洞前，深不可測。池西有大壽字刻於峭壁之上，相傳爲雪蕤之墨跡。穿洞而至山陽，回首東西相望，石佛頗多，惜爲風吹日曬，剝蝕過半。折而東行，石級鱗次，沿崖壁直上而至山頂，其上廟宇建築壯麗，香火頗盛。

東有一峯，爲望海樓之故址，登樓北眺，益都城歷歷皆在目前，城外小村錯落，點綴其間，而秋風拂面，寒侵肌骨，東望遙見瀾河如帶，白雲冉冉。南爲羣山屏列，山腰之田有若梯者然。西爲駝山諸脈，蜿蜒起伏，翠與天接，四周爲大自然所包圍，如深入畫境。

繞山腰草徑而行，於萬綠叢中，間雜幾枝紅葉，夾道松杉崢嶸，翠濤喧天，乃至陳搏洞，洞口高約六尺，寬半之，入內一石人臥石床上，蓋所謂陳搏者也，而腥臊之氣，頗不堪聞。

時斜陽殘照，暮色蒼然，相約下山。

試述詩之性質與其功用

三年級生張子民

詩這種東西，牠的歷史已是很長久了，在中國最早最成功的作品，就要算詩經了，牠的性質和功用；據詩大序中說：就是情之發於言者，帶有刺激性，形容性，和贊美性，故人民作出：利用其刺激性，以權正王政之衰，政治之壞；利用其形容性，以表出當時風俗的美惡；利用其贊美性，以贊揚過去的或當時的王政之美，功德之深，君主則用其性質，以改革民間之惡風，以教化人民，以追懷先王之遺澤。

不過這樣說來，也未免太窄狹了，我以為牠的性質，除以上所述幾條外，還有興奮性，以振發人人的精神；陶冶性，以陶冶人人的感情；有麻醉性，以迷惑人人的心境……：

至於所謂詩的外形，有諧和的音韻，整齊的格律等性質，乃是詩之進展中一種格式，並談不到什麼真意義和性質呢！

清夜記

三年級生 張子民

紅日已落，明月初升，斯時也萬籟具寂，吾獨於松籬月影之下，往來漫遊，因心境雜亂，故現有躊躇之狀，仰視天空，則只見若青板者然，一片靜宇，更爲無聊，此時欲尋清爽可玩之地，不可得也。

無何，乃沿石徑而行，忽至一處，清水如小湖然，水澄，且帶冽意，映明月小星及天河於內，金光與雲相逐，頗爲樂目，得明珠銀河於脚步間作玩，天地之造化，其仙乎？

忽然牆角蔭草之間，聞有唧唧然幽揚婉轉之蟋蟀鳴，始聽頗爲樂耳，靜思則於其內索出哀啼之音韻，頗含涼意，靜夜之際，感念身世，不免與蟋蟀表同情耳！

清夜記

三年級生 鄭東和

松林院者，古之遺跡也；雖非名勝，亦可使人樂而不欲棄也。

內有合抱之蒼松，搖曳於微風中，明月之下，碎影篩於地上，或蔭，或蔽，或移，或動，百萬之態，出于其間，令人觀之，嘆爲奇蹟。

余趁此良夜，讀於孤燈之下，斗室之中，四壁悄然，如入無人之境；只有寒蟬伴月鳴之，少倦，不寢，則步于室外，傾耳聞蟬聲，若斷，若續，悲歡合離之音，使人聽之，莫不思歸。

噫！余異鄉客也。

余步月光之中，明月徘徊地上，余動月亦動，余舞影亦舞，四周鳴虫以樂和之，而余之悲哀乃隨聲飛去。

微風和月，遠處吹來，過余側，並付耳語曰：「汝家寒苦，奈何行於樂，不知臨赴青時，困於經濟，汝臥床上，展轉不能成寐，父母在側，訴家庭艱苦狀況，汝含淚吞聲，默默無語，昨日之事，而竟忘耶」。

聽之，愕然！此時余胸中似塞泥土，手足無措。

須臾，復坐於孤燈之下。

明月漸漸西沈。

清夜記

三年級生李崇巽

某日序屬初秋涼風淒淒使人瑟瑟時校中同學寥寥聚友談心勢所難許然默坐屋中四壁寂寞懷家之情不時動盪心坎於此蕭索中不得不訪樂以暢所懷於是與張君移步院中默察天運。

至則空氣清爽蒼松亭立幾樹洋槐間廁其間仰望一輪皓月斜掛蒼松光輝冷淡低視則碎影滿地嫵娜可愛俄而明月當空潔

白異常疏星圍繞益增光媚念昔人把酒對月良有趣也忽數隻寒鴉啞啞東過似欲向明月訴其失羣之苦無宿之悲者斯時庭院悄然蒼松無聲亦似爲之悲也余嘆惜久之乃謂張君曰「月明星稀烏雀南飛」誠然張大笑促余歸寢。

清夜記

三年級生張慎德

夜來風氣清爽，是最適于人生的；然而每當夜間，一切的動物都去睡眠，都去休息，就是那世稱最高等動物的人，也要在這漫漫的長夜裏，自由的睡去，關於夜的秘密，及夜之宇宙的浩茫，是沒有人探索和享受的。

腦筋疲乏的我，是好在這夜間生活，夜來沒有煩惱，沒有悲哀，一切人世的惡習都要停止，我這靈魂的孤獨者，在這夜間，少少的休息，脫離了那污濁的人羣，免得被人家所暗算，我所以說夜是一切被社會欺騙者，壓迫者，殘害者的安樂的國度。

雖然打了睡點，我是怎麼也睡不着，覺得心中一股的悶氣，湧上我的腦海，直接的叫我起來，不容我再得遲延，無可奈何只得起來，一直的跑在屋外，啊！好一個清夜，天上一片雲也沒有，只有閃灼的星兒，雜陳在無際的天空，四周的寧靜，寂寥，能令人喜悅，喜悅牠這朦朧的長空，把我置身樂境，我覺得今夜此時，一切的愁絲焦慮，都要結局，讓我安心的無慮的，消受這清夜。

啊！月！你也來了嗎？你用那無限的電燈，來同我作伴，大約你是恐怕我這癡狂者，走失了道途，來照着我，同我一塊兒走，走……走……走上那清朗的光明的所在，別架茅屋，以渡此身，解脫煩惱，掃蕩利慾，就是你的使命，你是一個光明的使者，你不要遲延，快來吧！

月光上升了，地上篩滿了碎影，黑影的中間，又有手持電燈的螢火虫，不時在那裏巡遊，也好似在找光明的所在，

這時的清氣，無形的流動而成了風聲，昂首四望的我，也好像爲這當前的美景所陶醉，心中一縷縷的愁絲，剎那時間，化成了幻想。我將趁着這夜靜人稀的當兒，奔上那羊腸小道，穿棘過澗，尋一個武陵桃園，把此身永葬在這千古的絕境，雖然人家罵怪僻，其實那又有何妨，只要把今生的債務完全忘掉，從此斬絕萬慮，永別塵世，或者獨架一舟，順流大洋，便牠永不近岸，直至此舟腐毀，那時與牠俱休，還落個清白的身體，不更好嗎？

我的思想漂流到這裏的時候，我的身體全不自主，眼前只是朦朧的月色，遠處的一起一伏，也不辨是甚麼東西，後來我的腦海少清了一點，也不知道是早是晚，只聽到各屋的睡聲，我也就到屋裏睡了，晨起記之

海闊天空

三年級生劉福五

蔚藍色的海水，很自然的波起了無數的波浪——皎潔無比的波浪——很自由的，很平等的，毫無畏懼的向前奔馳，波濤澎湃的殺殺響聲，好似兵士們戰爭衝鋒的呼聲；有時更好似戰勝的歡呼聲。這海水的波浪聲，真是威風得令人可喜可賀可愛到萬分！天空也是蔚藍色，比海水還要皎潔，一點雲彩也沒有。我沈醉了，只見海水連天，紛紛然沒有邊際，真是海闊天空，奧妙得很，偉大得很，我感謝造物者的恩惠和神妙，我陶醉了，被這不可名狀的奧妙所陶醉了！

這時除了幾隻漁船在這一望無際的海天外，只有我最羨慕的小燕子。有的很安適的落在海面上憩息着，有的很活潑的高飛在空中，很天真的呢喃的叫着，牠們毫無嫉妬毫無界限，相親相愛的飛舞着休息着，我羨慕牠們，牠們有那樣的家園——甜蜜快活的樂園，天真的小燕子！我願作個燕子，在這海闊天空間，自由的飛翔徘徊，燕子！我最羨慕的小燕子！海闊天空間，我們有見面的機會嗎？！

昔有駢散文之分今有文言與語體之別試各就所見陳其利弊

三年級生李萬祜

喜歡駢文的人，必然這樣的說：「我們讀駢體文，使我們感着美化，像在藝術之宮內的舒適，牠能引起我們一切的快感。」

在我覺得這實在有點不對，人類畢竟是高等的動物，誰也具有點愛好自由的天性，那麼一件藝術品你感覺怎樣，你便由其天性自然而然的活潑潑的表露罷了，更何必再強關上些五花八門——什麼典故啦；音韻啦……的虛套呢！

這那能談到美呢！就是被一般人認為「美」的那一些，那未免是貴族的呻吟文學，這種「美」在人類半點都不需要，何況在我們這熱情的潮流之下呢！

駢體文強湊整齊，湊典故，由不得我們自主地發表自己的思想，表露意志，所以這種體裁，還不如伸手就來的散文好些。

X X X X X X X X X X

在任何時代，任何環境之下，都自有牠反映出的產物。我們讀文章，只要保持着個人有自主的意志與態度，那麼讀文言文和語體文的感覺，就純然的有兩種不同的滋味：不但是生活；就是在意識上，怎樣也要不由得使人難堪，彷彿繩絆中像是有無限裝腔作勢的大肚子紳士，一面在欺世盜名，一面在吟哦風花雪月哩！

誰希罕這些奴隸性的苟安的東西，我們要積極的建設語體文，因為：語體文是時代化，進步化，革命化，民衆化的藝術。

昔有駢散文之分今有文言與語體之別試各就所見陳其利弊 三年級生榮衍經

駢體文，字句整齊，多爲對偶排句，讀之音調響亮，氣勢充暢；但往往作者爲求字句的整齊，物色美麗字句，不免有詞句雖異而意思完全相同之弊。散文不求字句的整齊詞藻之美麗。沒有駢體文之美，也正是她所以較駢體勝似一籌的原因，自然也沒有犯重複的毛病，消耗讀者的時光，以及作者爲籌措材料的無益的占工。

文言，是因循了古人的一套筆調，運用着幾個「且夫之乎者也」起頭結尾組成的文章，而謂之文言，爲了這幾個語詞的用法不知費上多少的時光；才能夠作一點的文言，還恐有一通的所謂詞不達意的弊病。不過現在一般維持風化的老前輩咀嚼什麼詩詞的意味奧妙幽遠，在這裏我不能說他們是錯誤。但是語體文是人生最切近的文學，寫來人人可以領會到文字的意義——雖然不能說盡是這樣，最低限度是比文言收效大的——要知文學離不了人生，於此二者相較，勝負於焉判矣。在這裏可以說文言是封建的難懂的貴族式的少數人的文學，語體是易了解的現代的普遍的多數人的文學。至於所謂咀嚼詞句的幽妙，在現代的語體小品文新體詩……何嘗沒有令人誦讀不厭津津有味呢。

昔有駢散文之分今有文言與語體之別試各就所見陳其利弊 三年級生高著儀

駢文是一種美麗的體裁，用了一些意思相同的「對句」堆成的，爲了嚴格的限制，處處顧及着美的條件，內容恐怕不能不爲空洞；而散文就比較隨便的發表感情，說所要說的話了。應用恐怕要廣泛一點，內容也恐怕要比較充實一點罷。

至於文言與語體，那恐怕是絕對衝突的。文言是用了古人的口吻，表達我們的思想與感情，而語體只是用我們自己的話表達我們自己的思想感情。籠統的說，文言是貴族紳僚的，語體是平民大眾的。文言是受束縛的，語體當然是沒有那個弊病發生的，作者與閱者是毫無隔閡的，因爲我們說我們自己的話，表達我們自己的感情，當然作者與閱者是互相

了解的。看來，這種體裁是怎樣的需要呢，尤其是在「大衆文藝」之潮流中，這種語體之體裁尤其是需要的，那是不待言的了。

中國民族之路

三年級生賈寅中

談到中國民族之出路，是很不容易解決的一個問題，於是一般怯弱者，他以為中國是絕無出路的，真是不可救藥，將來非受淘汰不可。這種思想是錯誤的，中國民族之出路，雖然前途是充滿了黑暗，是有難以解決的問題在，可是只要努力革命維新，總有找到出路的那一天。

第一先就中國民族的精神方面講，中國民族的精神是散漫的，怯弱的，服從的，像一盤散沙似的。但是只要有相當的手段，來改變他們的性情，振作他們的精神，仍然能變爲富有勇敢進取的精神的民族。譬如在那科學未發達時，沒有發明水泥以前，認爲這散漫的散沙是無用的。但近來用他加在水泥裏面，再加上鋼條成爲筋鋼混凝土，爲現代偉大建築物中的重要原料。於是我相信，像一盤散沙的中國民族，如果能以有一種方法，使他們團結起來，再加上真正的革命領袖人才領導着，也會變爲建造世界大同的重要分子，所以中國民族不是絕對沒有出路的。

第二就中國民族思想方面講，大多數的人民的腦海裏還保存着幾百年前那種封建思想，是迷信的很——聽見打雷便說是龍王爺在天上行大車，生病便說是天神降災——可是這種思想是容易改變的，思想是跟着事實而發生，隨着時代而轉動的。如果有了養老院，老有所歸了，則就沒人再到若干尺高的山頂上去燒香求兒的了。人人都平等自由，富貴貧賤不分了，誰還肯跪到神前求富求貴呢？日本的民族更是迷信，而他們的國勢日強；俄國未革命以前也是封建迷信，但革命以後，一切的封建迷信的舉動，都被革命思想征服了，成爲行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國家。所以這封建迷信的思想，對於

中國民族之出路雖有莫大之障礙，絕不能使中國民族絕無出路。

第三就中國現狀講，國內受軍閥壓迫，盡量剝削人民，總攬一切政權。於是人民生計日難，經濟破產。那麼現在這一般軍閥，當然是中國整個民族的出路的障礙物。欲謀中國民族之出路當然得先剷除軍閥。外受帝國主義的包圍，帝國主義都用政治和經濟的手段來侵佔我們土地剝奪我們金錢，那麼帝國主義當然是中國民族求出路的障礙物了，至於國聯更是他們共同侵略弱小民族的一個共同機關，是不可靠的。故欲求中國民族之出路，必須對內剷除軍閥及為害於中國民族之出路之一切障礙，對外要打倒帝國主義。

旅途

三年級生
年十五歲 周嘉瑋

夜幕慢慢的拉下了。碧藍的蒼穹已變成了一片死灰色，但我們還可以在黑沉沉的模糊的天空中的極盡處，在那裏，看見有幾顆微微的閃爍着的疏朗朗的小星，那也許就是在這黑暗的人類的世界中唯一的光明吧？！

遠處的青山，由青變紫，由紫變灰，已經如睡獅似的倦倦的伏在那天涯的極盡處了。睡吧，睡吧，但不知何時能醒？就在這山的前面，一座陰森森的樹林，豎立地面上，羣羣的倦鴉，「怕啊，怕啊，」發出黃昏時的陣陣的亂喊，動盪在晚風的空氣裏，似在戰慄着畏懼一種可怕的東西的襲擊，爭着向這鳥類的聚棲所——人跡不能到的地方——避開這昏黑的世界，安靜的睡去了。

這是一個在夜裏黑暗的坡野，夜中的風，已偷偷的侵襲到這裏了。在模糊中，就在這坡野裏——天盡頭的坡野裏，蠕動着一個人影。他——一個老人，在走他的旅程，從他那枯黃的臉上的深深的皺紋中，已經就證明出他已受盡了人生的悲苦，心中的愁悶，更在那無光的微微的只有一線空隙的眼中呈顯出來了！

人生的命運，人生的旅途，就是這樣啊，他的成績呢？就是這一把殘廢的骨體嗎？

夜氣包圍了他的四身，蹣跚的仍在黑暗中奔馳。但他慢慢的抬起頭來，用枯乾的眼向着這灼灼的疏疏的小星。這時，這老人的心思啊？！

大概是太陵亂了，或者已經停閉，他的心並沒有想到什麼。沒有事情他想嗎？是不容他想，是因為他不願想了！這老人的心是怎樣的怦怦的跳動呵，他那唯一的希望是什麼呢？在這灰色籠罩的地球上？

夜緊緊的追在他的四週，天氣是這樣的暗了啊，世界上再也聽不到什麼了！除了這還在坡野中奔馳的老人的雜碎的足音外。

到了這座樹林了。老人略站了一站，看看這昏黑的樹林。不可名狀的事情佔據了他的心頭。但他又看了看他身上的負擔，什麼經歷他沒有嘗過啊！然而他終於遲疑的坐下了！

「啞·啞·怕啊……」的鴉聲，猛的打破了這剎時的鎮靜，在當着這老人的咳嗽以後。他猛的抬起了頭。「這裏也有嗎？怎麼咳嗽一聲還不允許嗎？」

鴉兒們又漸漸的入睡去了。

老人用兩隻枯乾的手捧住了頭，極力的鎮靜了頭腦，在想他那過去的旅程。

他回想，回想這長遠的道途，他曾渡過怒濤的急流，越盡了萬峯刺天的山嶺，但他也曾慢慢的走過不安的平原，可是他呀！已走完了無人跡的荒坡。

「過去的讓它去了，未來的，啊！未來的啊，我已經夠了！這樣的道途呵，唉！你們這些剛要走上這道途的人們啊

！辛苦的代價，就是這樣呵！」

遠處的山模糊了，模糊了，似在告訴人們這道途的將來。

這老人，他也曾作過他的甜美的夢，但，現在呢？現在呢？

忽然，這老人站了起來，用力向樹林中望去，穿過了黑暗，看看那道途的盡頭，黑暗啊！仍是黑暗！

但，終於這衰老的老人，蹣跚的進了樹林，摸索索的向前進，想到他那最後的歸宿——墳墓去！

地面上完全暗了，暗了！什麼東西也暗了。老人呢？仍舊在暗中摸索着前進，求他那最後的希望——墳墓去！

夜——

讀茅盾的霧

三年級生
年十五歲 周嘉璋

在灰色的濃霧裏追逐着的時候，是最容易使人想起「夕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遠孤村」的超人的境界呵！

詩人的理智，在洶濤澎湃的洪流裏，總是起強烈的反應呢！何況又是「霧遮沒了正對着後窗的一帶山峯」的時候！

所以我們這位超人詩人「詛咒這抹殺一切的霧」了！

看罷，「白茫茫的濃霧吞噬了一切，包圍了大地」無怪乎茅盾先生詛咒了！

因此茅盾先生用比較而帶有所求的神情說：「寒風和冰雪的天氣能夠殺人，但也刺激人們活動起來奮鬥」，於是乎

「漸漸地太陽光從濃霧中鑽出來了」。可是「光是那樣的薄弱」終於讓「白茫茫的濃霧吞噬了一切包圍了大地」了。那是多麼

樣的可憐呢！常希望總是希望，永久是希望的時候！所以茅盾才說「非人間的縹緲思想」，「非人間」呵！是的，在世界上

是找不出來了！

到了不可耐的極點，終於「池中的殘荷梗急劇的動搖起來，接着便有紅鯉魚的活潑地跳躍劃破了死一般平靜的水面」，讓「活潑潑地跳躍劃破了死一般平靜的水面」，永久的存在吧，使「平靜的水面」作成洶湧澎湃的河流，奔流到全世界湧到全宇宙！

誰是「活潑潑地跳躍劃破了死一樣的水面」的後盾呢？起來吧，驅除了「包圍着大地的濃霧」使該弱的光變成熱炎，普遍了全世界全宇宙！

曉行

三年級生
年十五歲 周嘉瑋

東方破曉了，

射出了燦爛的閃爍的光輝！

走吧！

黎明在向你炫耀呢？！

× × ×

芳的草，

香的花，

又沁到你沈默的——

心的深處了！

.....

在晨曉的空氣裏！

× × ×

黑夜走了，

還會回來啲！

幽挹的心呢？

光明可會重歸？！

但，

走吧！

黎明在向你眩耀哩！

× × ×

楊柳依依了，

披不開沈鬱的胸懷？！

春風拂拂了，

吹不醒心中的沈悶？！

可有呢！

燦爛的光輝！

× × ×

東方破曉了，

照出了春的啓示！

走吧！

黎明在向你眩耀呢！

仲春于古青

九一八

三年級生張奉唐

他和他同一個不滿週歲的小孩，住在距瀋陽二里的一個村中，他往城裏去作工，每日可以得到幾角錢，來維持他一家的生活。

在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的夜裏，當他們幸福的睡着的時候，忽然一陣槍彈的聲音，把他們驚醒了；接着便是一陣馬蹄聲；接着又是一陣從來沒有聽到的號令聲，這些足以引起他們的驚疑。

「什麼？幾年來沒有聞到的！」她說。

「不知張副司令的兵在做什麼？他真夠受了，弄些兵，只唬嚇人民，遠鄉的紅鬍子，他們便不打，真令人莫名其妙」他說。

小孩子醒了，「哇哇」的哭，她用乳房把他的小口塞住，他才不哭了。

不夜，種種聲音把他們的驚疑心托出，也就睡不着了。直到天明。

天明了，他着了衣出門，想到城裏去的時候，正好一排巡察隊從他大門前經過，他出也不好，退也不好，他站住了。夜間的驚疑，可以得到一個解答了。

「八哥亞路，幹麼的有？」

「老總……我……做工……的。」他戰戰兢兢的答。

「拍」一槍打到他的腿上，他倒在地上，鮮血流出來了。她聽見槍聲，儼着向大門看了一眼，她的心碎了。她把她丈夫拖到屋子裏。

「怎麼……一回……事？」她問。

「日本……日……本……日……本……」他沒氣力的斷斷續續的答，「日本……打槍……我……」

她看見血流不住，也不再問下去，想去買點綳帶，止血藥，拿着錢走了，孩子躺在牀上哭起來。他疼得呻吟不止；這間小屋內，只有這兩種聲音，悲痛的迴旋着。

她在路上，眼圈紅着，低着頭只管走，什麼也看不到。

「開路」她抬頭看時，槍托打在胸上，她被打倒在地上，不住的喊：「饒、饒！」

她躺了多時，起來要走，見對面來了日本大隊，她回頭便跑，但槍子總比她跑得快。脚步停了，向前倒了，背上生一個小孔，胸前流一窪鮮血。

那間小屋裏，是他的呻吟和小兒的哭聲；屋外是一片片蕭索的秋色，映着一片片的鮮血。他們的「九一八」算過去了！

旅途

三年級生張奉唐

某日，余謂王君曰：「今日入校，可乎？」曰：「可。」早飯罷，齊動身上車。還座坐定，奄奄欲睡，遂置臂於窗沿，曲肱托頰而眠，未幾夢成：

「至校，行畢業試，三千人中獨有余，省廳封余為一校之主；復晉省中試知縣，知益都縣，成績優良，越級而昇，職任大帥。時日侵我滬，余率兵南下，戰數日後，見敵軍驍退，追之，齊陷重圍；萬衆皆降，吾將與刀吻矣！……」

聞：「醒來耶！醒來也！」之聲，王君呼也。觀窗外，已至青矣。王君以呼喚之聲，收刃下之余，實感激之至！

人之一生，猶如一夢，此時，為在旅途之間，夢將成之時也！

故鄉

三年級生李翼民

這次暑假我的目的算達到，在炎日炙光之下，竟欣然回到我的故鄉來。

我的故鄉在魯西的小村裏。村裏沒有合抱不交的大樹，更無曲折清幽的溪流，只有些平頂的小土屋，頹唐荒涼之氣，實在無法形容。

像這樣暮氣沉沉的土村，更兼有滿地砂土，毫無幽靜之味的故鄉，實無可留戀的必要，但在我的心裏，却深深的印了痕迹，不願輕易捨掉它。

故鄉的土村雖是頹唐荒涼，但在村外有個周圍幾十丈大的水坑，裏面淤留了人深的雨水，更有紅紅的魚在裏面游蕩着。沿坑邊又栽有碗口粗的樹，倒也可以坐地乘涼，在這樣的村裏找不到雞公山或雁蕩山那樣的美景佳地，來避炎日的炙光，只有這坑邊樹下，做了我避暑之地。

在每天這坑邊樹蔭之下，總少不了我的影子。村裏的那些小兄弟們，也常要擁到這裏來；因為我是一個洋學生，這村裏是少有的。我更是這村裏初來的客人，所以他們每天總要與我聚在一處，拿我做他們的消遣品，而我呢，也把這一片回青之念，完全消失在坑邊樹下了。

傍午的時候，一對對的農人們，都哭喪着臉兒，像當不過炎日的殘酷，從田裏肩了他們的武器，不住的流着汗水，到這坑邊來。脫掉他們的破了的衣服，露出他那油滋滋而帶有黑紫色的身體，便一個個的跳下坑去，這時他們的汗水與坑中的雨水是溶化了；都將頭伸在水面上，呼吸着空氣，那幾十副哭喪着的臉，會合在一起，霎時間變成微笑的面孔了。

同時，他們做着水中的遊戲——一個在頭裏，其餘的都在後面，像要追捉的樣子，第一個不住的鑽下水去躲藏着，後面的也緊跟着，在他們露出水面時，位置已是大換了，這樣一竄一躲的追逐着，以前者被捉後為止——他們這個遊戲，每天總要做一次或兩次，有時他們還開水戰，或用手掘出坑底的黑泥，拋泥作戰，或由數個擒住一個，將他渾身塗滿黑泥像一個黑鬼是的，又像水中的夜叉；他們也常要比賽——都站在坑的一邊，浮在水面上，比較到那邊的速度，或從這邊鑽下水去，看誰從那邊出來。這是他們每天必要的把戲；也是我每天的光陰所犧牲在這裏的理由。

有時熱得難過的時候，我也跳下水去，但是我動也不敢動——在水坑裏，因為我不會游泳。

有時我也想學他們這套把戲，但是我笨極的身軀又如何能得到呢！

在我高興的時候，也常同了我的弟兄到田間來，沐浴在日光裏，看那些農夫的勞作，他們每人帶了一個尖頂的草帽，造成一點小小的陰涼，護住他們的頭部，在他那衣服未遮到的腿及肘間，都現出幾條粗壯的血管暴露着，舉着那難抬

的鋤頭，一步步的前進着，在帽沿的下面，現着他那愁苦的臉，和幾條受盡苦悶的縐紋，肩着炎日的炙光，踏着鬆的土塊，流着泉湧似的汗水，不時抬起他那憂鬱的臉，仰望着天涯，好像在盼望一片薄雲和一陣細雨。

但是就有幾塊浮雲出現，也是當不住這炎日的毒光，而亦會被毒光炙散吧——我想。

光陰不是人能留住的東西，一天天的過去，我終於挨不過這毫不憐人的暑氣，只好離開這頑唐的土村，離開這村外的坑邊樹下，重回青州了。

所思

三年級生李翼民

一輪寒淒淒的月亮，懸在碧綠的天空，

我伴着我的黑影依道而行，穿過一處小園門；

門裏的道旁栽種着叢叢的異花，更有芳草相映，

經過一座小橋，橋下溪水現出萬點金光。

又有一座小山迎面立，山角上的芭蕉被風吹的搖着牠的身，

我正在東張西望，忽見山頂的松樹黑森森的嚇人；

猛然一條長蛇從山而下，月的寒光圍繞着牠的身，

一陣冷風吹的我打了個寒噤，把我驚醒於夢中。

淒風苦雨中的八月節

三年級女生
年十五歲 賈庭瑞

一條清澈的小河，潺潺的流着，奏着悲哀的歌曲。河裏似雲樣的細綠的草，隨着河水波動着。柳枝兒彎彎的垂到河

邊窺視他自身灰白的樹皮。灰暗而沉重的氣塊，像要壓碎了河邊的石子，壓碎了一切的淒涼和肅殺的景象。

這是淒涼的八月節的下午，小鳳呆呆的坐在河沿上，兩隻白嫩的小脚，伸在水裏。河水好像很可憐她似的，流到她的脚邊輕輕的撫摩着她，打幾個旋轉，仍舊帶着乾黃的柳葉慢慢的流。

她想起了去年的今天的晚上，正是最愛她的慈母與她永別的一天，她受到她慈母的撫摩最後的一次，是她悲哀的生命的開始。她的弱小的心靈裏，刻上了深深的淒苦的痕蹟。她雖然常常用苦淚洗她的心，但這條深痕一點也沒減輕。她已經被人間丟棄，她只有對小河哭訴她的悲哀，也只有小河給他一點安慰。現在她的玫瑰色的臉，已變成蒼白而枯瘦。她的母親要知道她現在的一切，不知要怎樣的悲傷呢？！

眼淚充滿了她的眼睛，一滴一滴的落到水裏，同水漂流着。

淒風吹着她的亂髮，一直吹到她的怯弱的心靈深處。苦雨落在她的衣襟上，落在她的臉上，和她的眼淚一同落下。什麼都模糊的看不清了，忽然；她看見她可憐的慈母，從空中落下。她倒在她的懷中，微笑着，快樂的同她慈母，到那快樂的沒有饑苦的國度中，去過那快樂的八月節。

小鳳就在這淒風苦雨的八月節裏，微笑着的去世了。

遊雲門山記

三年級女生
年十五歲 賈廷瑞

遠遠的天上湧着幾片朝霞，已由青紫變成淡紫色。陽光從雲隙中射出，露出朦朧的臉兒，這早上的模糊的陽光，使人感到無限的快樂。

這時我們全校的同學，都排着整齊的隊，在彎曲不平的小道上，向着雲門山進行。每人的心中浮滿了快樂與新的希

望，踏着枯草和落葉，低唱着從心的深處發出的快樂的歌曲。我們轉過了滿鋪黃草和樹木半凋落的黃土山坡，便到了偉大與奇異的雲門山下。澹澹的幾朵白雲，一半鑲在天空，一半粘在山峯上。

我們在呼喊努力的聲中，已上到山的雲門地方。這是由青灰的大石積成的石壁上的門。門的前面有兩個圓池，滿盛着渾濁的水。一個白鬚的和藹的老頭說：這圓池是通到山底的。門的右邊石壁上刻有一大壽字，顯的岩石縫裏長出的松樹，非常矮小。

最後一直上到最高峯「望海樓」，可以看見城內煙霧籠罩中天主堂的紅尖塔，我和雲，佩，秦四人，在這平滑的青岩石上，高唱，跳着，幾日間鬱積的煩悶與快樂完全發洩出來了。在重峯疊嶂的山後面遠遠的綠叢裏，現出了一線發光亮的江河。在那裏祖父孤獨的臥在一堆黃土裏，聽河水悲哀的流聲，荒草和荆棘遮滿墳在上，我不禁低聲念着說：「你的漂泊的兒子，不能替你除了這凶暴的荊棘，只能在這裏遠遠的眺望，然而這可恨的煙霧却遮住了你的墳，只看見一片渺茫的荒野，象徵着人生命運的前途」。

山坡下的雜樹，已都變成紅色，有時飛出兩三羣麻雀來。

天氣很陰暗，太陽的影子已躲得無影無蹤了，我們已經下山了。偉大又奇異的山峯，偉壯的岩壁，紅的可愛的樹葉，彎曲不平的小山道，給人怎樣慰悅與留戀的印象呢！但最後都與我們離遠了。同時我們的憂悶心情，也丟棄在山上，而帶回來偉大的，光明的，新的生命。

淒風苦雨中的八月節

三年級女生王佩貞

灰色的天空中瀰漫着黑雲，被秋風吹得緩緩的走着，微風中帶着淒涼的細雨，濛濛的下着，秋虫們唧唧的在牆隙間

哀鳴。在這中秋節的黃昏裏，更覺陰森淒慘，給旅人們加了不少的鄉思，天漸漸黑了。雨還是淅淅瀝瀝的下着，雖然各家都希望着月兒出現，月兒却躲在雲裏不肯出來，天是愈黑了。

這時D的屋中充滿了寂寞與悲哀，他是一個富于感觸的青年，偏又碰到這淒風苦雨中的中秋節，更增加了他的傷感，他靠在桌上默想。他是一個孤苦者，是一個漂泊者，想到去年的今夜：灰白色的空中掛着一輪銅鏡似的月亮，照遍了大地，母親父親忙碌着過節，小弟弟吵鬧着要月餅，小妹跳着唱：「月亮月亮下來吧！」的歌，她的歌聲打破了夜的沈寂。○那時因為月光很好，他們便到河邊賞月，河水潺潺的流着，被月光照得亮晶晶的，秋風微微吹着，從對岸帶來悠揚婉轉的歌聲，喝酒的喊聲，岸邊野菊的清香，夾雜在微風中撲面吹來，遠處淡黑的起伏的連山，野獸似的遠遠的站着，月色便朦朧在這美麗的田野裏，他們也陶醉在這清香的夜氣裏，直到母親來叫怕他們受了涼，才懶懶的回去，啊！這是多麼可愛而可紀念的一個中秋的晚上。現在父親死了，弟妹妹都到別處求學去了，他也漂泊到生疏的B地，嘗夠了人生的意味，受盡了異鄉的苦酸與侮辱，受盡了別人的諷刺與輕視；人們奇異的眼光，像針般的直往臉上刺，這是多麼可怕的眼光呵！他從前覺得人是慈愛的，有感情的，而其實呢？人們却是殘忍的，無情的呀！

窗外的秋雨還是淅淅瀝瀝的下着，枯葉被風吹得嘩喇嘩喇作響，他感到他的命運，像秋風裏的落葉，沒一定的棲息處。○同時又像看到家中的母親，孤單單的一人在淒風苦雨的壓迫下過着中秋節，想起了外面的子女，她今晚的生活不知是如何的淒涼悲傷呢！故鄉的一景一物，是怎樣的可愛可留戀啊！

雨愈大了，夜是靜靜的，只有風雨聲打破了夜的沈寂，這時人們都過完節，已走入甜蜜的夢鄉，而D却用悲奮傷心來消磨這一年一度的八月節。淒風苦雨，點點滴滴，把遊子的心情，都打碎了。

蟋蟀

三年級女生王佩貞

清冷的月光，衝破了黑暗，照滿了院內，射在窗上，好像偷偷的窺探着屋內的秘密一樣，夜色靜靜的，有時聽到一聲雨聲斷續的狗吠，和牆腳下唧唧的蟲聲，打破了夜的沈寂，現在已是夜深了。但我還未入睡，却深深的回憶着往事，尤其聽到了蟋蟀的鳴聲以後。

記得是一個月光皎潔的晚上，月兒高高的掛在樹梢上，發出了散漫的白光，經過殘葉，斑點的臨在地上，各處的蟋蟀都在唧唧的奏着天然的音樂，陣陣的微風，夾雜在樂聲裏，送到人們的耳鼓內，使人覺得清閒與快慰。

此時父親坐在籐椅上的籐椅上，對我們談着各種的事，我正聽得高興時，忽的在腳下起了一陣唧唧的叫聲，我是多麼驚喜啊！很快的站了起來，喊着「蟋蟀呢？！快拿燈來！」

一會兒，牠已在我的手裏了，我小心的放在一個瓶裏，但牠在瓶裏不時的跳躍着，黑黝黝的翅不時的翹着，發出悲泣的唧唧的鳴聲，露出銳利的牙兒，預備戰鬥似的來回的旋轉，我在呆呆的看着牠。

「來，我與你闖一闖。」表姊拿了一個盛蟋蟀的筒說，她便把牠的放在瓶裏，用細草慢慢的撥着，牠的較大些，叫聲很洪亮，雄偉偉的，這時我的小蟋蟀却不叫了，怕牠的威勢似的，覺得不適於生存了，只起勁的往瓶外跳，終于被牠逃走了。啊，真掃興，藉天盼望的蟋蟀到手又使牠跑了，我不禁哭了，並怨恨着表姊的好事，此時她在默默的，臉上露着羞愧的表情，父親見了說：「不要哭了，明天再找一個好的，好嗎？」我愈哭得厲害了，便說明天一定捉不到，直到父親生氣了，才住聲。父親雖然生氣，但看了我那可憐的樣兒，却把我抱在懷裏，撫摩着，柔聲的安慰着，允許買一個頂好的賠我，還說着有趣的故事，我便在這溫柔的懷裏朦朧的睡去了。

唉！那時的夜晚是再不能回來了，表姊與父親已藏在淒涼的荒野裏的墳墓中了。我是多麼對不起我的表姊，若她還活着時，我一定要在她而前任她責罰，再不使她難過了。

月兒已不像剛才的明亮，由青白變成灰暗，蟲聲漸稀了，遠處的狗吠也寂然了，夜是更深了，屋內是寂靜得怕人，只有清析的滴答的鐘聲，和鼻息聲衝破了寂靜的空氣，我此時的精神已模糊了，四圍除了窗外的月色，盡是黑漆漆的，我不禁悚然，緊閉着眼睛，竭力的睡去。

荒蕪了的花園

三年級生 王邦俊

這一座荒蕪了的花園裏，只有有毒的惡草與刺人的荊棘生長着，除了蟋蟀在草叢中悲鳴以外，再也聽不到別的聲響了，這是座荒蕪了的花園！

美麗的池水從前是淙淙流過石橋的，現在因為無人管理漸漸的乾了——乾得看見底了。

美麗的花木從前是燦爛微笑地盛開着，現在也因沒人管理，沒人灌溉，也漸漸的萎枯盡了。

就是從前天天飛到園裏來的夜鶯，也因為他的花姐姐玫瑰死了，好久再沒有飛來了。

有一天，我和桂姐來到園裏。

我們看見這座美麗的花園的淒涼情況，幾乎要痛哭哭了。桂姐坐在快要倒塌的草亭破椅上，談起這座荒蕪的花園，以前的美景，桂姐臉上顯出追慕惋惜的神色。

我倆在這討論改造的方法時，青蛙帶着滿肚的喜歡，從乾池的石罅中跳出來了。

終夜悲鳴的蟋蟀，也暫時停止了牠的哭聲，由草叢中露出半個頭來，細聽我倆討論。

但是，我們討論的結果只有失敗而沒有勝利成功。

青蛙等得不耐煩了，哭喪着臉，不高興的，一步一步仍舊走進石罅中去。

蟋蟀的希望也漸漸的減少了；他再不願看我倆的失敗，終於把頭縮回草叢中，跑到牆角下，拖長牠的聲調，重復的悲鳴起來。

荒園是依舊荒蕪着，而桂姐也永遠歸到安寂之地了，

一日一日的過去，無論那一日差不多都是空虛，無聊，苦惱，最後也不留什麼痕跡。

「明日，明日，」大家都是希冀着。

唉，桂姐，如果可以允許我這樣到墓中去，我再也不願活了。

這花園也許將來變成最美麗的花園——

也許——？

春雨之夜

王邦俊

斗室間的生活，人們被剝奪了一切的享受，連和藹的陽光，素潔的月光，也被專利享用，而照不到貧者的窗前。

我獨對着這春雨之夜，思潮如野馬一般的在奔騰。

夜是寂靜的，寂靜的，門外依舊是一片雨聲。

這夢幻的生活，已夢幻般的逝去了。這浩浩的一片大水，這白茫茫無邊際的長天，正象徵我心靈的空虛，過去的已被埋葬在我生命的墳墓中了，我只是拖着這半腐的尸體，在這漂泊的世界中飄零而已。

不要戰抖，不要絕望，更不要害怕孤獨。

我還是青年，要活下去，給我力量來活下去，來忍受痛苦，繼續掙扎，現在還不是應該放棄一切的時候。

我要強健起來，勇敢起來，應該忍受一切苦難而存在，不要讓苦痛來埋葬了我。

要改造環境，支配環境，不要叫環境改造了我，支配了我。

窗外的雨聲，一時緊似一時，簷上如走馬一般的在響着。

夜長了，我的痛苦也隨着這春雨之夜拉長了。

中國民族之出路

三年級生劉象文

處今日之世界，際現在之潮流，社會騷擾，世俗滄汰，尤以目前之中國為甚。軍閥割據，經濟破產，連年內戰，民不聊生，工業莫由發達，文化更無可言，社會黑暗之甚，誠有口不忍言，目不忍視者矣，我中華國人因感生計之日蹙，經濟之束縛也。莫不想覓一補救之捷徑，然在此農業破產，工商停頓之際，實無從着手，故人牛出路問題，遂成人人之一大難關矣，嗚呼！豈個人出路之難關而已，誠全部中國民族，生死存亡關鍵之所繫也，可不明瞭其顛覆之原因，而急謀拯救之也，茲更謹述於左：

(一) 民族性之墮落。中國民族之傳統思想，較別民族尤甚，故論事物之是非，不查其宜否，皆引古人之言語，以判斷之，積弊日深，遂養成頹廢之惡習，無論事之急緩，類皆敷衍塞責，苟延殘喘。並無澈底之認識，故一旦禍至，則無適宜解決之經緯，政綱錯亂，交相欺飾，故釀成此昏迷之局面，此其原因一也。

(二) 賊盜執政。自門戶洞開，商戰失利，經濟不能自主，災禍又復連綿，故人民生計無從謀起，強梁者挺而走險，

敗則死歿，勝則王侯。苛斂奇捐，摧殘百姓，焚燒屠市，毀滅文化，以及種種之暴民政治，於是則國窮財盡，兵民交疲，故一旦寇警頻傳，則窮于應付，此其原因二也。

(三) 清朝之愚民政策：滿族爲關外蠻夷，滅明而代主中國，因防漢人之反動，不但設兵鎮壓，且施行其愚民政策，將漢族之博學志士，盡行網羅，以鞏固其帝位；但因清末諸帝，皆昏淫無道，不問國政，因之政治腐敗，國勢日蹙。及至門戶開放，又輒與外人起釁，而以軍器甚劣，常爲外人所敗，則割地賠款，訂喪權辱國之條約，因之政令不行，社會紊亂，種今日之禍根，而不易振拔，此其原因三也。

(四) 中國民族自私自利之劣根性：中國民族自私自利之劣根性，較他民族爲甚。故凡事物進行與否，皆以利害爲原則，絕無公益公德之可言。因之執政者皆持利害得失之心，吸取民脂。充實私囊，以備將來之享用，軍閥則爭奪地盤，殺人放火，以給其一己之需求。於是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幾不可以量計。嗚呼國家無信仰以維繫人心，無能力以保障民命，致令愛國之心日消，苟且之情日長，國家焉有不亡者乎？此其原因四也。

要而言之，民族性墮落則思想鄙劣，行爲污濁，無精密之觀察，無積極之精神，故作任何事業，必終歸失敗。盜賊執政，則摧殘文化，延民禍患，因之則國窮財盡，建設無成，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矣。又因清廷與列強訂立不平等條約，因之國政施行，動受條約之限制，而不能獨立，足以致中國民族之死命。且中國民族富有自私自利之劣根性，爭權奪利，不顧大局。有斯四者，中國民族之無出路也宜矣。雖然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民族有如壘卵之候，凡我國民，豈可坐視民族之淪亡，而不救乎？嘗試言之。在此科學發達期間，外人之軍器靈敏，我之軍械則遠不逮焉，若與戰爭，則必致失敗，况有爲虎作倀之軍閥，認賊作父之漢奸乎。故欲救此目前之中國民族，使脫離於水火，必須正本清源，圖謀

再造，除補苴罅漏之惡牌，奠治國興邦之大計，然後民族之出路始有可期，而華夏子孫庶不至淪爲奴隸也。敢憑所見，借著一籌。

甲 政治方面

第一養成高上之人格：凡我國民，必先養成高上之人格，始不致隨波逐流，助紂爲虐，且進而投降夷族，如阮大鍼洪承疇者流，雖文經武緯，超越羣倫，而廉恥頓喪，爲世詬病，若熙洽鄭孝胥輩，更卑卑不足道矣。故欲救今日之危亡，必自提倡節義，砥礪廉隅始。

第二養成團結精神，及守紀律之國民性。外人恆笑我民族之無團結。如一盤散沙，中山先生於此，曾反復而言之。誠以中國之大，而內戰永無寧息之日，尙遑論民族之出路耶。故必須首先養成團結精神，及守紀律之習慣，然後政令可行，法律有準，始能團結禦侮，以漸躋大同之域。如一家度日，弟兄同心，合力支撐，門第始能永久，外侮亦不敢乘，否則閱牆不已，各營私利，未有不家產蕩析，見辱強鄰者，國猶家也，可不於此警惕之乎。

乙 文化方面

第一發展有用之學問。要用科學方法，將茫無緒緒之學問，及泛濫無際之書籍，加以考證，分類，註解，刪削，審訂，整理諸種手續，其有用之學問，發揮而光大之，分別部居，以便讀者，將無用之書籍，強力沒收，使之殲滅，以免貽害青年。

第二出版自由：自滿清以來，迭興文字之獄，今民國肇造，名爲自由，但爲一字一章，而喪命者，比比皆是，嗚呼！人權何由而獨立耶。因言論之不得自由，故文化幾盡消滅，民氣全然消沈，欲求免於外族文化之侵略，豈可得哉。且聞

放言論出版之自由，於政府實有莫大之利益，蓋政府施政，未必盡利於民，間有爲民所詬病者，政府亦無從知之，若開放言論出版自由後，人民即可爲政府之監督，而政府亦能察納善言，以爲借鏡，若能興利除弊，爲民造福，則上下一心，國家未有不治者也。○非但此也，言論出版自由後，學者之思想可自由發表，成一新鮮之民族原動力，如先秦諸子之影響於中國社會者，至深且鉅，外族文化則無由而輸入矣，此誠建國勸學之要着也。

丙經濟方面

第一發達實業：欲救中國之經濟破產，首須發達實業，凡人民能自興辦者，由人民辦理之，而國家加以資助及保護，人民不能興辦者，由國家辦理之，以本國所出原料，製作器物，以給民用，提倡國貨，以抵洋貨之輸入，而免金錢之外溢，庶幾國民經濟，能獨立也。

第二便利交通：交通便利，以運有無，調經過剩與饑荒，和緩市面之經濟，農民欣喜，商賈騰歡，省時節力，無逾此者。○况夫交通便利，則語言易於統一，文化易於傳播，而民情之隔閡，南北之敵視，亦可藉以消除，又不僅發展經濟而已也。

總而言之，養成高上之人格，及有團體精神與守紀律之國民性，則政治上軌道矣。○發達有用之學問，及言論出版自由，則文化輝煌而光大矣。○發達實業及便利交通，則經濟有着落矣。○政治文化經濟皆有相當成績，則內亂不生，外侮自息，而中國民族之出路現於目前矣。○中國民族有出路後，個人之出路，亦相與而來矣。○治國者幸勿河漢斯言！

遊雲門山記

三年級生劉象文

雲門山者，青州八大景之一也，余耳其名久矣，而以瑣屑自索，茫無經緒，不得隨其志。○妙逢學校放假，又適值重

陽佳日，遂招故友數人，往遊焉。

出南門，則爲山麓矣，邱嶺相赴，深谷峭壁，塵徑崎嶇，怪石林立，頗難行。

又行二三里，山益險，谷益深，路石滑足也愈甚，更進數十武，則磴級如梯，轉折而上，較前爲易，但因山勢漸高，人皆偃僂伏行，類駝背者然，更五十餘級。至王靈關，古松張覆，驕陽不炙。寺塔嵌空，圍牆周石。童女老嫗填塞門戶，雜聲貫耳，庭內紛然。又或淪茗置飲，以節遊者之勞，桌上茶杯，亦隨鏘鳴，香客纍纍，滿塞閣殿，焚香誦經，莫拜諾諾，以祈其終身之福利，唇吻翕關，俯首祝詞，默默然而表誠心，嗚呼！其誰知之耶？鼎煙縷縷，灰氣襲人，實不可久留；而小僧敲鐘，餘音繞耳，琤琮動人，余因憊甚，遂席地而憩焉，當斯時也，雖心曠神怡，然亦不勝其悲：蓋社會進展，時代變遷，非人力所能挽留者，故世界各國，皆從事科學，備與潮流並駕，恐尙不及，而中國則倒行而逆施，不知進化，迷信鬼神，及種種之不良習俗，中國之亡國也宜矣，瞻顧左右，則皆折臂斷膝之殘丐，呼憐之聲，隨處聞之，則東亞病夫之譏笑也，亦宜矣，嗚呼！中國之文化低，而外國之文化高，執政者苟不設法補救，若干年後，恐不喪一槍一彈，中華卽亡於外族矣，元清之入主中原，豈非目前之先鑑也歟！思至此處，不勝愴然。

居頃，衆皆扶掖而行，石階滑膩，雜草觸足，余偶不慎，身仆石上，衆友皆驚，旁觀者鼓掌嘩然，幸有諸兄挽救，未傷及膚，但吾心振慄者久之，更歷四十餘級，至雲門，門爲石鑿而成，寬丈餘，旁多碑誌，因年久日深，字跡不見，前有二池，滿貯黑水，土謠云：「此爲神水井，飲之可以治疾。」嗚呼！汚臭黑水，言能治病，不亦愚哉！復穿雲門幽徑南行，荆棘叢生，雜草蔓延，瞻望前途，渺無徑路，遂東折，隨香客後，又登級數十，穿小門，則爲山極頂矣。寺殿叢立，神像纍纍，故遊者益衆：粉白之女子，曳笻之老人，接踵而來，余因憊膩，相賞大景，就盤石而憩焉，俯視雲門，

已落釜底，而王靈關直如井口然。

俄而涼風驟起，涼意侵人，精神爲之一振，乃起；東躡小坵，至望海樓而憩焉，其地縱橫五丈餘，怪石疊疊，人可坐，可臥，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筆硯，可沽酒置飲，以人之逸，玩賞萬景，不禁顧而樂之，遠望白光一道。沿岸而來者，洱水也，聲音宏壯，動盪於山谷中者，樵子之高歌也，連影翻空，高飛而啾啾者，山禽自呼名也，景之勝大抵如此。

有頃，日西山矣，霞光掩映，暮色暗淡，半山居霧，疑若帶然，遂逕歷陳搏洞而下山，路滑失足，仆者凡三次。牧童呼嘯，牛羊哀鳴，寒鴉噪晚，與諸友音聲相和，且談且笑，行不孤寂，及抵校已燈火萬家時矣。於是作登雲門山詩，雲門山頂寄情歌，並爲之記，以誌不忘云。

登雲門山詩

峻嶒雲門路，叢荆以手攀，思窮千里目，更上一層山，洱水長流去，駝峯對抱圓，青齊稱勝郡，海岱列雄班，晴晝尋仙晚，聽經遇道閒，崗風吹凜凜，澗雨響潺潺，鐘嶺栖飛雁，雙城扣二環，非登霄漢界，宛如斗牛間。

雲門山頂寄情歌

秋日郊遊兮，涉彼南山，南山險峻兮，萬峯刺天，寒風發發兮，撼余心肝，塵徑崎嶇兮，荆棘蔓延，手攀青藤兮，足抵磴岩，及至最高峯兮，幽徑平坦，景色美妙入仙境兮，任汝而道閒，吁兮，嗟兮，我神已倦。

松林叢叢兮，爲山羅裳，雜草渺茫兮，爲山素粧，山禽獨鳴兮，鳴聲悽愴，惟其悽愴兮，能使遊子而懷鄉。

登高而聊望兮，壓倒羣坵，洱水蜿蜒兮，如銀河長流，村樹點點兮，界爲萬頃田疇，張目北眺兮，轉思江山之憂。

夕陽落山兮，大地冥漫，餘光反照兮，萬山染丹，雲霞如崗巒兮，我目不能辨，鐘聲響青松兮，驚醒茅蘆中之孤雁，孤雁哀鳴兮，能使遊子而心傷。

轉眸回顧兮，全山昏暗，天色亦暮兮，四野蒼茫，煙樹相啣兮，牛羊歸焉。

回首北望兮，滿眼蒼涼，茅蘆萎黃兮，暮色頹唐，遠望紅塔兮，愈顯堂皇，炊煙縷縷兮，誠爲樂鄉，唯其蒼涼兮，愈顯此山之古曠，唯其古曠兮，能使遊子而悵徨。

一個亡省同胞的悲哀

三年級生 岳崇增

黑暗戰退了日光，獨有了世界；同時又像恨世物似地，也將他們驅逐到了夢鄉，這時只有高懸的寒月，和遙遠的大吠，伴着孤燈下懷念着北國的三郎。

陣陣的秋風，哀痛的吹了過去，消耗人生的鐘聲，也追隨了去，而孤燈下的青年，好像什麼也沒感到似地，仍俯着頭，作他那漫無秩序的冥想——什麼愛胞弟，愛祖國家鄉，……什麼父仇不報，何以生爲，……——他的心爲焦愁炙枯了，他的眼爲熱淚沖花了，苦痛鎖緊了他的眉頭，煩悶，迫近了他的週身，他好像癡却了似地，忽起忽坐，忽俯忽仰，竟不知怎樣才好，後來因抗不住環境，不願再做那所謂英雄健兒，遂用力的呼了一聲，吐了一句不清的話：「母親！現在……世……界上該……只有我……我自己沒醒吧！母親！」噙着眼淚，嗚咽的倒上了床去。

風仍然忽忽地吹着，時鐘仍答答的叫着，而他依然睡不下去，身體的熱度比前增加了許多，氣管也更爲蔽塞，在無法之中，更使他爬了起來，兩門齊開，他茫然地跑了出去。

風的速度，比前更有增加，怒吼之聲，更使人寒慄，然而他所注意的，並不在此，而是那暗無月色的松陰下，站着

他那慈愛的母親；但又像怕什麼似地，時現時沒，使他的愛兒生了驚奇，很命的用力跳了過去，啊！原來是枝斜生的蔦松，經不起寒風的吹蕩，在那裏來回的招展。

母親！你爲什麼？你爲什麼立刻即消沒了？你恨你的兒是個無志的青年？你恨你的兒子沒有給你復仇？真的，我該沒有猜錯吧！母親，慈愛的母親，爲什麼立刻即消沒了。

「母親！我的心是肉生的，我的腦是髓集成的，我豈肯忍看着我們七萬餘方里的平原，被人佔據，三千萬親愛的同胞，受人宰割；更豈肯忍得父母之骨殖，暴露于郊野；不過也得爲我自己想想，我現在是怎樣的一個環境啊！」

「母親！你知道你的愛兒，比你都悲傷的恨，着急的恨，不過我是得不到機會吧了。」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因爲出外到異鄉求學，幸得脫身，在現在回想起來，竟不如與國家父母一塊死去，免得受人家的凌辱與壓迫，作人家的譏笑品，當時我所以不死的原因，本以爲祖國有靠，能爲我們復仇，那時我可以同一般的兵士，收藏起我父母的骨殖，迎回流亡的愛弟，誰知祖國竟會欺騙了我」。

母親我悲傷極了，痛苦極了！一切的一切，我都忍住了；而他們那一種陋視和譏刺，却使我難過起來了，我現在痛苦的對象，也即是這一種，——亡國奴——我看她們這種舉動，怕愈變愈利害吧？真的？我並不是特向你訴苦，有事實作證明，試看我們國內的情形，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那時全國人是一個什麼樣子，當時的義勇軍啊，青年學生，農工商等界狂熱的表情，呼聲可振天地，所謂「多難興邦，其此時歟」！那時我該怎樣的高興，怎樣的歡喜，但是現在呢？我呼斷聲帶，沒有人來響應，我哭盡眼淚，也沒有人來安慰我，有時稍微冒犯他人，他們即以「亡國奴」自我，言語稍有激刺，他們即以亡國奴罵我，唉！他們已認爲東三省亡定了，唉！我怕，我怕他們也同我一樣！

陣陣的秋風，仍同從前一樣，不過悲慘些罷了，遠處的犬吠，雖還是斷續的叫着，然而也帶有了傷感！

「母親！我……我……」他哭不出來了！

慘別

三年級生 李守貞

彷彿不久似的，當着一個昏濛濛的春天早晨，我曾在故鄉的一條彎曲的街路上，慢慢的走着。時候還很早，幾縷暗淡的炊煙，模糊的纏繞着蠶簇似的荒村，料峭的春風，依然籠罩了這暮春早晨的全部，令人感到溫柔的撫摩裏似乎帶着嚴肅而淒慘的苦笑。

忽然在這寂靜的空氣裏，襲來一陣淒清的哭聲，乾皺的沙音，夾雜着散布開來。什麼事呀！我驚異的加緊了腳步，向前走去。

遠遠的前面街的轉角處，很清楚的衝出了一個孩子的悲痛的哭聲。啊！我的跳動的心坎中，不由得引起淒酸的清懷，當我臨近這哭聲的出發地的時候。

一家似乎倒塌了的茅屋的破門前，圍着幾個女人和孩子們，都像爲這哭聲呆住了，張大了口，動也不動一動的半仰了露出疑惑的神色的臉，凝視着這個嗚啞痛哭的女孩子。她穿着污垢的破衣，年約十來歲，頭髮蓬鬆着亂亂的遮蓋了她的半臉，聲聲悲楚的哀叫，哽咽而顫抖着。啊！她，假設不是封建流毒給她雙足留下證印的時候，我絕不會認得她是平日那個可憐的孩子——小月

「媽……媽我……不去……」她呻吟着已經是氣絕聲吞，她拚命的掙扎，好像要逃到母親的懷裏去。可是，她的兩手，早已被兩個陌生的中年男子緊緊的握住了。那裏能夠脫逃呢；不一刻，一個把她背起，向着站在門邊的一個憂

鬱而臉色憔悴的婦人告別。「陳嫂，唉，真的，你是沒有力量養活這孩子了；可是，我也是衣食都沒有呀！……這……這年頭兒，兵災旱災，租稅又緊緊的逼催！……」孩子的哭叫，截斷了他的話語，他沈思了一會。

「……唉！不過零受罪罷了！……放心，陳嫂，我們回去了……」

「媽——媽——我不……」她兩手瘋狂了般的亂撕，悲慘的臉色，變成又青又紫。母親的蒼白的瘦臉上，眼淚已滴滴的滾下來，發出哽咽的喉聲。

「月兒——我——親愛——的月……不要哭，跟你伯伯去吧，他會好好的看待你的……你還哭什麼呢？唉，從你爹死去了，我一個無力的寡婦……靠誰吃飯呢？幾畝租田，自己不能耕種，人家早已要去了……啊！月兒，我忍得你在家活活地餓死嗎？好孩子，你聽說，跟你伯伯去吧……我……」她悲痛的哭起來了。

「媽——媽……」哭聲隱約的去遠了，她，永遠離別了慈善的母親，她不得像別的孩子在母親的面前嬌養着，她是永遠做那牛馬不如的童養媳去了，殘酷可怕非人類的罪刑，已經宣佈了她的歸程，她是無形的被黑暗的社會吞沒了。

這時我不能再停留了，一面想着，一面從將要倒塌的茅屋的破門前，輕輕地踱了回去。

曉行

三年級生 袁貽珊

那時，天氣尚早，就是素以「勤」著名的太陽，也還在蒙頭濃睡。空中則薄雲滿佈，星光尚依稀可辨。只是這山一帶，却不像前日的荒涼了。雖然是被朝霧蒙蓋着；但從遠方望去，尚可見到上面那叢叢的萬綠，緊緊的繞了青山，裝飾得簡直像個看不清的綠綉球一般。

微風雖帶料峭；却是飽含了春光的明媚，輕柔。路上行人絕少，我一個人在此散步，只覺得又寂寞，又暢快。寂寞

的是無人作伴；暢快的是看了這幅野景，便覺飄飄欲仙，將些凡務俗情，盡被這陣春風洗滌一清，一切的思慮，都給春風帶飛了！

一路走着，遙望雖然茫茫；近視則頗歷歷：附近的幾樹楊柳，只是搖曳作態；田畦中的麥苗，不時伸出頭來，向我點頭微笑。我覺得牠這種微笑，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慶祝牠們的新春的來臨；再一方面便是歡迎我的意思。再看其餘的一切什物，都是滿面春光，莫不與時共樂的，於是我也在這歡樂的景象中微笑了。

回憶七八年前，也是這樣的一個快樂的清晨，那時，大伯不是還曾拉了我的手，作了一次快樂的散步嗎？但是現在的大伯呢，說起來已是古人了！而我的童年，也就這樣化成一陣清風長逝了。回想以往，直如一夢，——可是到現在，夢還未醒。我想假設有日這夢一醒，那末，土便埋到我的頸項了，想至此。不免有一番傷感……

清夜記

三年級生劉成年

五月既望，余與光兄訪張君於桃花村，路盡石山焉。山上深溝懸崖，荆棘載道，小徑時現時沒，實不堪行。然吾等之欲心殊大，雖涉滄海，亦不爲艱，於是奮勇前進，越溝穿嶺，流汗沾襟，約時許，始入平原。又行十餘里，至桃花村。適張君在家閒坐，遂至其南園。園內廣植奇花異草，茂樹修竹，北角傍水池有茅屋三間，雖不甚華麗，然極清潔。張君云：「此吾伯父閒居地也，彼性好花卉竹樹，故自避居於此，亦吾暑期間之樂園也。」余顧光兄曰：「善哉，此真有桃源之風焉。」

已而夕陽墜山，月掛樹梢，余等即於傍池樹下，鋪以草席，秉燭圍坐。時園中麗花香草，在明月之下，皆含露而睡，如羞帶倦，疑嬌若舞，令人觀之，不禁欲醉。花草之下，昆蟲高歌，樹梢小雀，時作驚夢。池中月影，如玉盤跳動，

忽左忽右。微風吹來，榻影婆娑，如錦如繡，千態萬狀，不可言喻。於是余等高嘯長吟，談論今古，忽叫忽笑，毫無羞懼，舉杯暢飲，其喜洋洋，一日之疲乏，不自知馳於何所矣。

古人云：「浮生若夢，為歡幾何。」信斯言也！今遠者集，想者會，略得古人秉燭夜遊之逸趣，能不樂乎？

忽村犬亂吠，街上如有人行然，誠恐匪徒之將至也，輒滅燭斂氣而臥。既而犬吠漸息，細聽亦無舉動，始揩汗歎曰：「當此亂世……」言時心猶跳動不已也。比月移屋頂，銀河在天，四野具靜，惟聞遠村之犬猶吠。余等在驚惶之中，恐生他故，乃寢。

淒風苦雨中的八月節

三年級生齊毓棠

又是一年八月節了！在淒風苦雨的交迫中，不覺使我引起兩段兒時的回憶來。

記得是一個月光如畫的八月節的夜，我坐在祖母的身旁，細細的聽我祖母用那和藹的聲調，來告訴我謎語和笑話。時時的記着，屋頂那邊是有猴子的，淘氣的孩子，就會被咬的，並且還有許多例：如：阿毛的鼻子的缺陷，英兒的大拇指……等，那樹葉的顫動和響聲，都是那可怕的猴子作怪，那時我是永不敢淘氣，就是弟弟也是這樣，這大概也是祖母告訴的吧！一直等到宴會散了，我和祖母還留戀着那皎潔的月光和幽靜的大地，不肯早早的睡去，我在這月下跑一會，就鑽在祖母的懷裏，唱那知雋的娃娃歌給我祖母聽，一直到月光將要落下屋頂的時候，我們纔安眠去，那時是怎樣的快樂怎樣的有趣呢！然而我的童年是消失了，我又從何處能細聆祖母的慈言？

另外關於中秋節使我最難忘記的是我的小朋友英兒，在中秋節的前一天，他忽然生了病，到中秋節晚上，竟一病而長逝了。我的唯一的最好的小友，和我永久的長別了！他死了！他埋在荒野的草地上，是怎樣的孤單而恐懼呢！他，他

死後給我的贈品，怕只有悲哀，和痛苦了。此後，再沒有第二個人和我那樣的好，這真痛苦，我的侶伴，最要好的侶伴，就這樣的結束了。咳！眼淚這東西真怪，時或想起來，牠就止不住的很快的來了，此後，每到了中秋節，就要記憶起他來，都是流淚和祈禱，咳！只要我腦海中還保留着一點理性，恐怕就不會忘記那一段真摯的友情了。

風是悲哀哭號似的呼嘯的吹着，雨是淅淅瀝瀝眼淚似的下着，二十二年的中秋節又降臨了。愁思纏綿的我，孤獨的坐在門前，看那半天的雲兒的奔馳往復，雨滴從屋檐上滴滴落下，落在門前的石上，浪花四濺，將我的鞋都沒溼了，我還沒有覺到，雨是愈下愈大，風是愈吹愈緊，門外的水愈積愈深，光線漸漸的弱極了，門前左旁的梨樹，也時時被風吹得一陣陣的雨滴落下，發出噹噹的聲音，麻雀兒淋溼了他的毛大衣，在顫顫的抖着，急展翅飛向窠邊去，發出吱吱的叫聲；牆角根裏，常鳴的蟋蟀，這時節也不知道逃到什麼地域去好，都只有偷偷的叫哭。自早至晚，直是風雨齊作，苦苦的將我壓在獄式的寢室裏，我真急燥了，悲哀極了，觸景生情，在這淒慘、悲哀，痛苦交集的時際，腦海中總記憶起這片斷的回憶來。

在這國難聲中的這個中秋節，是這樣的淒慘痛苦的算了嗎？在往日不是痛快而高興的中秋節嗎？因了環境的壓迫，而漂泊在他鄉，而得不到以往的一切快樂，快樂我不要，只要把我的淒慘悲傷除掉，那就是我再生的祈求和期望了。咳，我的眼淚來了，我的眼淚忍不住了，勢必等到我那眼淚的枯竭，纔能終止我的回憶。

風是繼續的吹，雨是繼續的流，流到何時纔是盡頭？往年的中秋節是月明星稀，今年的中秋節是淒風苦雨，而贈人悲哀和痛苦，咳！我的一生，愁苦的日子爲什麼這樣多？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 杜寶田

只要是紀念日，就不外乎「喜歡」和「悲傷」兩樣：像日本九一八佔據了東北，真是值得叫他喜歡的，所以每到「九一八」這天，必須有盛大的舉動，紀念這個日子；同時，在我國呢？到了這天也要紀念，可是不是一個「歡喜」的紀念日了，是「悲痛」的一個紀念日了。所以說凡是一個紀念日總不外乎這兩方面。

一個國家裏面，任何一個國家裏面，都有紀念日的，不過紀念的事情不同罷了。都是有很可驚異的事的。

紀念既然是紀念的了不得的事情，所以一個國家之內，這種紀念日是不會常有的。然而，我們中國是例外，那重大的駭人聽聞的紀念日真是不可枚舉了；且大都是一種恥極痛極的紀念日：什麼「五三」「五四」「五卅」「九一八」「一二八」……等，完全是一些慘劇的表演日，悲劇的展開日。

中國爲什麼這樣的紀念日這麼多呢？這與國家的強弱有密切的關係的，像英、美、法、日、意等強國，有這樣的紀念日嗎？沒有的。所以我們中國有這麼多的不堪設想的紀念日，完全因爲自己軟弱所致。

古人有句話說「多難足以興邦」。從前我很相信，可是現在有點懷疑了，因爲什麼呢？人既是熱血動物，都知道羞恥的，只要一碰到了什麼難，就應當激起憤發有爲的心來，想去打破難關。假設，難關打不破，便遺笑於人，愈打不破，愈遺笑於人，這兒所謂笑就是恥辱；所以難關越多，越能促起自己的憤發心來，故這樣的思想，在我腦海裏，老是不停的旋轉着。

現在呢？我對於那句話，幾乎完全失了信仰力，因爲有事實可以證明。像我們中國自清末至今，何時，不在難中呢？什麼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攻北京，甲午之戰，這慘案那慘案，不是割地，便是賠款，國難不爲不多矣。然而爲什麼中國還鎮天價在難中過活？這是一點強盛的氣象沒有呢？所以說：「多難足以興邦」這句話，在我有點不很相信了。可是，

這也只限於在中國是這樣，在其他國家尚應作別論。因為外國的人心還正在活躍着，而中國的人心已是死去了。

爲什麼我敢斷然的說中國人心死了呢？是有根據的，試看每到紀念日，各機關各團體，都停止辦公，舉行紀念儀式時，何會有真正的紀念的表示呢？不過藉着這樣的日子，懸懸國旗，貼貼標語，馬馬虎虎的玩一天就算了。雖紀念等於不紀念。

昨天是「五三紀念」，照例學校放假一天，以資紀念。在平常的時候，晚上，都鴉雀無聲的預備功課，早晨，早起的起牀，預備功課，可是，這天晚上呢？自習也不上了，同學們都喧嘩起來了，什麼胡琴聲笛聲……也都先後的吹彈起來。早晨呢？已經打早飯點了，同學們還有好多人纔起牀。我也不是例外。我起來時已八點了。但是我們學校是這樣，恐怕無論那學校那機關都是這樣。

今天——五三——是如何的重要！如何的淒慘！如何的令人痛心！人們爲什麼還都呈現出一種頹廢的樣子呢？我們都是比較有知識的，還這樣，其餘就可想而知了。

吃過早飯後，我到街上去，經過一個×××機關的門口時，只見大門上懸着國旗，門還沒有開，我想，大概是因爲今天不辦公了，所以門還是閉着，及到了大街上的時候，街上仍是熱熱鬧鬧，各種樂器聲，嘈雜聲，依然的和平常一樣，無論有知識者，無知識者，臉色也依然如故，毫沒表示出嚴重的樣子來，這是中國人在紀念日的情形！及又到了×××教堂去，看見有幾個紅臉皮綠眼睛黃頭髮的人，在那裏守着一架留聲機，正在作樂，當我走進門時，他們忽給了我個白眼，似乎蔑視着說：「你這心死了的中國人，配到這裏來嗎？……」他們好似得了什麼大的勝利似的轉過臉來，不再稍一相顧。這時的我呢？覺着身子頓時低了許多，心裏腦裏，好似水沸了似的，渾身燃燒起來了。在這樣情況

之下，我覺着羞慚極了，卑賤極了，身上的熱度像火車的氣鍋下加了煤似地越發大起來了。

外國人老在小看中國人，說中國人什麼都不能幹，實在的。「五三」這樣的一個奇恥大辱的紀念日，都滿不在乎，對於較小的沒臉的事，就可想而知了。也或者是人們因為中國的紀念日太多了的原故。

誠使大家仍然這樣不在乎下去，恐怕不久還有更大的危險發生。叫你再紀念也沒有法子紀念了。唉！同胞們，趕快醒來吧，趕快奮起吧，國家已到了萬分危險的時候了！

刺客的行爲

二年級生杜寶田

「刺」就是殺的意思，爲什麼有一種殺人的不說他是殺客，而說刺客呢？因為刺客皆是乘人家不防備的時候，而殺人的。這種殺人的行爲，我們爲什麼不說他們是土匪一流的人物，而稱之以「客」呢？土匪不也是乘人不備的時候而殺人嗎？從這裏看來，便顯示出他們的行爲與匪盜不同。匪盜的殺人完全是爲的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爲大家的。完全是一種惡劣的行爲。刺客固然也有一些不爲大衆；或爲自己的私仇，或被別人利用的，然總不是爲的財貨。除了這兩種以外，還有一種是抱着一種爲大衆的利益而行刺的。無論他們是爲自己或爲其他一二人之私恨或爲大衆的，他們都不是爲爭財物的，他們對於事理的觀察，都是很細密的。他們那種堅忍不拔的志向是很可令人欽佩的，絕不像土匪那樣的自私自利，那樣的荒謬的行動。所以「刺客」總是叫人景仰的地方多。

這三樣刺客，其中最光榮最有價值的，最值得我們欽佩的，就是爲大衆而行刺的：像朝鮮的安重根刺日本的伊藤博文便是。因爲自從朝鮮爲日本滅了以後，常用種種苦辣殘忍的手段，不遺餘力的去壓迫朝鮮，安重根目親身受這種非人道的痛後，便憤憤在心，因爲沒有力量去和日本戰爭，於是只得拿這種弱而無力的辦法——行刺，以爲大衆聊洩心頭之

恨。無論這樣的行刺成功和不成功，他們那樣為民族而犧牲的精神是高尙的。假設一個國家之內的國民都具着這樣偉大的魄力共理國事，那麼，這個國家一定會好起來的。總之，他們為大衆的利益，不稍顧惜自己的性命，這種毅力，這種精神是偉大的，是最可寶貴的，最可令人欽慕的。

為自己的私仇而犧牲的，照狹義的說法，也是很好的。因為很羞恥。也還是有血性的。然而，人之生，是否是為自己而生，我想，不是的。人是不是能單獨的在一個社會中生活？不能的，必須互相依賴而纔組織成了一個社會，大家纔能夠生活。所以人們生下來便都負着為共衆負責的責任；並不是生下我們來馬馬虎虎的，了結一生就算完事的。必須盡了自己的義務纔算完事。否則便是違了人生的意義。

其中最沒有意義，最不值得的，便是受一二人的嗾使，去犧牲自己的性命。像聶政，豫讓……等，便是無謂的犧牲。真太可惜了，太不值得了，可是，他們的義氣魄力不能說沒有價值的。

概括一句話說：為自己或為一二人的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也可說是一些傻瓜。然而，也不能說沒有他們好處。他們的精神是可令人敬仰的，值得令人十二分敬佩的。

人的犧牲，固然算不了一回事，只是白白的犧牲了，是很可惜的。為真理而犧牲，那纔是一種偉大光榮的犧牲哩！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王奉天

現在又是五月三日了，又該懸半旗，開追悼大會，來紀念民國十七年在濟南被日本所殺戮的同胞，街上貼「臥薪嘗膽誓雪國恥。」這樣的標語，各機關各學校裏的人員，整隊遊行，各處宣傳：「五三」是如何淒慘，應該如何紀念，如何

雪恥。

在以往的五三紀念，如民國十八九年的時候，當我在初級小學的時候，就不會知道「五三紀念」是怎麼樣的嚴重！看那時開追悼會的先景，愛國熱度是如何的激烈，開會的形式是如何的鄭重，講演人的態度是如何的悲壯，言詞是如何的慷慨，使人聽能了，是發生一種什麼感想？

臥薪嘗膽，誓雪國恥！

看這種愛國熱度，民族精神，不久就可把國恥洗淨了，國際地位恢復了。

可惜這種愛國熱度，只有五分鐘。

中國人的特性，一遇事故，待到五分鐘的熱度過去了，便把國恥拋到九霄以外了。

諸列強們，看我們中國把「五三」「五九」「五卅」等國恥忘掉了，他們心中很難為情，所以用慈愛的態度又送給我國「一二八」「九一八」等國恥，再叫我們紀念紀念。

可是我們中國人的個性老是這樣，親眼前事如浮雲，老是抱着「不在乎」主義，常常把這些國恥忘了。

可也是的，這種「不在乎」的態度，也令我們有點佩服。否則國恥一天天的多起來，還能天天的過紀念日麼？天天宣傳，天天傷心麼？

因此，我也不願意再有國恥紀念日！

春日雜感

二年級生王奉天

春天到了，花木散采，鳥雀亂飛，步步芳草，處處鶯歌；又有那和藹的春風，滋潤萬物的細雨。啊！春呀！可愛的

春呀。

在這柳暗花明，光明燦爛的春天，那漂流的燕子，「呢呢，喃喃」的唱着甜蜜的歌回來了。

這無意識的我也起了懷鄉之意。就是天天爲着求學而漂流在外，不能看到大自然中的故鄉風景，不能奉養慈愛的老母，以盡人子之道，這有什麼人生樂趣呢？

春天到了，子規也唱着悲調的歌子出現了。

我那懷鄉之念，不禁更緊張了，想起故鄉春日的光景來：園中菜花已發金黃色了吧，桃花已落了吧，杜鵑花已紅遍了屋後的山上了吧……：……只想着這些，怕去想到人事，因爲農村的破產，我是知道的；故鄉人們的困苦情形，我再也不想詳細的回想了。

春到人間已經好久了——據這幾天還可以這樣說，但是前四五天的時候，天氣還是依然的那樣冷，好像隆冬的天氣，我被冷得跑到一個有錢的同鄉家裏去；因爲是已經放春假了，正該就是玩的日子，閒談中就說出彼此的情況來。那同鄉就問道：

「這已是放春假了，又是正好玩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回家呢？天氣這麼冷，又不痛快。」

我無言可答，只紅了紅臉。當差的雙手端着一碗水，對我說道：

「先生請飲茶？」

我今年春天所感到的，不過如是。

「一年之計在於春」。這是誰也知道的。譬如農人春天種下禾苗，一後只要收穫，便可以飽食一年，如此看來，春是

一種寶貴的東西，確是值得歡迎的。

可是事情不是絕對的，不是偏于這方面，就是偏于那方面，決不能兩全其美。如古文辭中于「惜春」「迎春」等類題材以外，還有「傷春」「春怨」等題目。

譬如「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風雨。」這就是寫春的感傷的。其感傷的原因，全在人事之不如意。社會愈複雜，人事的不如意愈多；結果對於春的美感少，傷感加多。

唉！春色呀！我不願意在這傷感的時候見您。

迷信

二年級生步春涵

在我故鄉的附近，有所新建的廟宇，據說是住着什麼「胡三太爺」。因為廟牆是紅色，樣子非常莊嚴，所以人民對於這廟的信仰，都抱有「靈莫能比」的心理。因為牠建築在一個很高的邱陵上，遂名這邱陵為紅靈山。自有了這廟宇之後，當地之人民，的確得了不少的安慰與幸福，無論遭了什麼不幸和大禍的發生，都要跑到那裏去禱告。因了心理的作用，總覺這樣就可免了他們的痛苦，而且可求得將來之幸福。以此，紅靈山儼然是一位救命的菩薩了。因此當地就發生了一個通行的規則，即無論何人作了惡事，總得要在那裏去贖罪；如果不去，只要說到紅靈山去告他，便要嚇的了不得，比上政府去告狀，更有效的多，可見當地人民對於牠的信仰之極了。

在這年冬天，一個八十多歲的老頭了，忽然走進這廟裏來，在他剛到神的門口時，就有一隻黑大的烏鴉，在他頭上「爪，爪，」的叫了兩聲，在他仰面去看時，恰好一攤灰白色的鴉糞，不歪不斜的落到他嘴裏。這老者平素本是迷信的健將，今天忽遭了這不吉之兆，他便以為這是得罪了神靈，故今天得了這惡罰，老者思之再三，總以為大禍的降臨，是免

不了的，在他回家的晚上，對他家中人一說，全家就好像晴天打了霹靂一樣，個個都默無一言，只有各人發現他人的戰抖，和灰黃色的臉上，恐怖的顏色。在第二天早晨，這老者便趕快到廟的幹事的家裏，對他詳細說了一番，幹事人當時也吃了一驚，許多時不發一言。在最後才說了這末一句：「這是怎麼了，將來的大禍，是免不了在你身上降臨的。」老者默默不發一語，約一點鐘光景，才戰戰恐恐的說：「我願將我全部家產，作為修廟之金……。」幹事的灰黃沈默的臉上，這時才由戰戰而轉到笑容，很莊重的說道：「少不得是這樣！不然，等到……那就……晚了……。」

這可歎的老頭子，自這以後，至今已是一週年了。在這三百餘日之中，只有每天穿着他那破爛的棉袍，手中拿了一根棍子，到各家門上，討那一星半點的飯吃。當他在人家門口討飯的時候，總免不了受那狗的狂吠的侮辱，張着大嘴，豎着尾巴，好像要吃人的樣子。但他卻一手用棍對付那狗的吠叫，一面很和謁的對人們說：「行好呀！可愛的年少的們，行好不見好，早晚脫不了，早晚有官償。」以此每到得一個莊時，總少不了前後跟着很多的人們。

在元旦的早晨，人們照例起得很早，打着燈籠，到各處去遊玩。在早飯時，忽然發現在一顆大樹底下，凍死了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有人認得：這就是常年在紅靈山將全家財產，作為修廟費的老頭子。在他乾枯憔悴帶霜的臉上，露着和謁的笑容，彷彿說：「行好呀，將來會作官的。」

唉，這是迷信的結果。

「密士忒與密士」與摩登化

二年級生 劉毓璽

我自入中學以來，便時常聽到「密士忒」某某和「密士」某某的稱呼；其初我祇是莫明其妙；想問人，又恐見笑；所以祇是懷疑着這個奧妙的名詞。呵！現在我明白了。這種玄妙神密的名詞，一變而為我的口頭禪了。

呵！學生們倒有點奇怪了，好好的放着劉先生他不叫，他偏要叫 Mister 劉，好好的放着王小姐他不叫，他偏要叫 Miss 王。哼，這裏更有一種玄妙，你若叫劉先生，或王小姐，人們便以為你腦筋太舊。你若叫 Mister 劉，或 Miss 王，人們不但以你為時髦人物，而且說，你有些摩登，說你是新人物。哈！中國人——學生們——真奇怪，怪不得列強都愛中國；大概因為中國太摩登了罷？

這幾個口頭禪，表面看來，倒沒有什麼，但實際上卻關係着國家的前途。你想人們只是一味要裝飾得摩登，國家前途是不是要危險？是不是要陷人墳墓？

試看現在的「密士忒」滿口說着洋文，全身穿着西裝，有的到外國吃幾年麵包，逛幾次公園，回國也會得了碩士博士的頭銜，你想造就些這樣的「密士忒」，國家怎不落伍呢？再看現在的「密士」，全身穿着綾羅綢緞的時髦衣服，一切的自然美，都顯明的表現着，不是賣臉子，便是寫情書，哼！這種儘管消費，無人格的「密士」，除了做姨太太，又有什麼用呢？

唉！這些儘管摩登的「密士忒與密士」，不但無官於國家，恐怕反成了做亡國勾當的主人翁吧。唉，真令我們切齒痛恨，唉！可憐的中國呀，你的生命便在他們的掌握中！假如你得罪了他們，他們一定要卡死你的。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張 鉗

幾片灰雲擁着個橙紅的太陽，走上地平線來，大地頓覺光明，東方天空瀰漫着的水霧，將被陽光戰敗了——象徵着中國的命運——清淡的河水潺潺的流着，彷彿是中國人的呻吟，河水被日光耀得泛出粼粼的紅色波紋，這是死者的血；唉，今天怎麼如此沈悶呢？遼闊的大地上一切的物體顯出苦惱悲哀喪氣的樣子來。

院子裏的紫荊花鮮紅如滴，在晨風中微微蕩搖，與校門上的國旗應映着，唉！中國人就是如此，掛一掛國旗就算作了紀念，這樣作紀念真容易啊！

今天是五三紀念，是日本在濟南施展獸性的紀念，我們閉眼一想，日本兵猙獰的臉孔；黑而神祕的槍砲口；中國人的紅血，頭顱，臂腿，腸胃，白腦；彷彿在眼前，砲槍聲，唉呀聲，罵聲，彷彿在耳邊；鼻子裏也彷彿充滿了血腥和槍藥味的氣味。唉！世界還成爲世界嗎？人類還爲人類嗎？這世界不過是個廣闊的戰場，你看，什麼地方是塊乾淨土？那一個人是誠實的，可親愛的！這人類不過是著着人皮的劊子手，只會殺人，唉！這世界簡直是個陰險，欺詐，凶惡，組成的地獄啊！什麼和平，什麼親愛，什麼互助，這都不過是劊子手引人向斷頭台的餅餌。唉！這世界啊，真不可小看它啊！將來還不知文明到如何程度哩！

中國人紀念國恥，好像是紀念國慶日似的，固然有一部分人是不這樣，可是大部分的人們確是很快活的。這真是中國文明的結晶；也就是中國的國粹。我在大街上走，看完了黨部裏貼的紅紅綠綠的耀眼的標語後，聽見一個提烏籠的四十餘歲的人說：「五三紀念，紀念什麼呢？反正中國土地是寬大的，死了，有地方掩埋算是了。那些傻子們，還貼標語呢！……」他說完就走了。

唉！中國人多視國恥爲快樂的日子，所以中國的國恥沒雪一個去，反而接二連三的增添上幾個，按理說，這是應該的，唉！中國人真沒有辦法，好像生花柳病人的子孫，鼻子已經沒有了，還泰然自若，怡然而樂呢。我想，中國要強盛，必須先去雪國恥；雪國恥，必先自己覺悟，好像治病必須先治內部；內部痊愈了，外部的病菌也就消滅了。這樣，強盛的目的，才能達到。不然，像生花柳病者，自己不覺悟本身有花柳病菌寄生着，還自以爲很清淨，他還去注射六〇六

嗎？

幾個小鳥站在紫荊花枝上，無力似的哼着「吱唧吱唧」悲傷的曲子，太陽不願看這世上文明的把戲似的躲在破絮似的灰雲後面了，大地上的一切呈現着茫茫的景像。

春日的一個早晨

二年級生張 鈞

多愁多病而神經過敏的甫，在城市裏居住了三年，已經看夠了完全外國貨的店鋪與凸着肚子的資產階級的兩腿的寄生蟲，這次他的姑母回鄉間去，甫也就跟着去了。

在夜裏，日本鬧鐘剛敲過五下，甫醒了，爬起來，一面扣衣釦，一面走着，往土圍牆（用土築的，圍繞着村子，以禦匪用）走去，他登上土圍牆，往東面天際一看，已泛着魚肚白色，遠處的村子似罩着一層薄霧，石橋好似個錫製的曲背人在河面橫着，這時，廟裏的鐘聲，嗡嗡……：緩柔而清婉的從輪廓模糊的楊柳隙孔裏傳了來，使人起一種快感；不像城中的鐘聲，帶有一種殘暴毒辣而淒厲的音調。這緩柔清婉的寺鐘聲與橋下流水的潺潺聲奏成了一種不和諧的交響樂。

春日的早晨的太陽完全紅紅的露出來了，四週圍着些橙，褐，灰白的細碎雲塊，好像是太陽的護兵，大地上的各物體的輪廓都顯明了，麥苗上的水珠，受了陽光的炙照，閃閃發光，好似些珠子；清淡的河水也受了陽光的射照，映出層層疊疊的金黃的波紋來，好像微笑時處女的緋紅頰，真迷人啊！

太陽的光綫盡量的向大地上射，毫不吝嗇的向外發射，它似要把全量的恩惠給與人們，生物，真與文明的人間的資產階級給於他們的奴隸的恩惠大大相反。

教堂的屋頂及壁上，罩滿了黃金色的陽光。大批的教徒拿着錢，念着聖經往教堂內去，甫好像看着個赤腳露臂的耶和華站在教堂的頂上，張着手，說：「上天堂吧，上天堂吧！」

甫在想時，被一種撲嗒的脚步聲拉出了幻想之域，中間有個騎着的人，四個農人抬着往河那邊走，甫看的清切，定是個病人，進城去醫治的，那四人止住了，甫爲好奇心所驅使，跑了過去，一看，那人胸上蓋塊破布，破布上看去溼溼的似血水，甫問了後，才知是夜來被土匪擊的，甫想：「城市常常鎗斃犯人，鄉下就常常農人被土匪擊着，唉！到處沒有乾淨土啊！在這和暖的春天，你們作什麼活不可以，非要作土匪不可嗎？喂！我明白了，你看，作什麼的人不是匪類？作商，作官，作教主……皆是，惟農人不是，可是農人吃虧了！」

太陽高高的照着，和煦的春風拂拂的吹着，河堤上的柳絲曼娜的曲腰彎肚的動蕩着，這碧藍的天空受着陽光的蒸染，輕輕的浮上一層淡紫的明霞，小鳥兒在柳枝上鼓起它的舌簧唱着有韻的「春之歌」，似贊助春日早晨之景緻。

迷信之害

二年級生 徐紹孟

世間的事，的確有些不可思議的。形形色色，無奇不有。頭腦簡單的上古人民，總覺得人間的事，或優或劣，或成功或失敗，絕不是人類所能預知的。在他們看來，祇有神鬼才知道未來之事。因此人類欲知道自己的吉凶福禍，必須問之于神鬼。神鬼之形，便無形中誕生了。從他們而來的迷信，也就慢慢的跑進了人間。再加以昧理之人的應和，他們便猖獗起來了。

一個人生了病，總懷疑這病根的來源。但是他們一點科學智識沒有，那能會探求出疾病的真正根源。他們無計可施了，便問之于神。神在什麼地方呢？聰明的人便把他們從天上請下來了。現在來到人間的神，有死的，有活的。死而不

動的有木偶泥胎畫像等。他們也住着高樓大廈，輝煌煌煌。也騎馬，也坐轎；一切人類間的舉動，他們是無一不會——但祇是爲善可不作惡。活而會行的，有巫婆老道算命先生等，他們託爲天使，誇爲先知，都是付了神體下生來的。人們有了病，便可問到他們。當然他們是無所不知了。他一定說：「你的病來自東南，一定是你祖塋上的風水不好；不然便是得罪了張天師城隍老爺。你的印堂上有些發暗，說不定是着了魔了。」他就背書般的說上一大套，在他好像替天老爺講了天書了。他的治病方法也很多：像什麼地方的神水呀，仙方呀，還有家傳妙法的某家的仙丹呀；諸如此類的神藥，真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結果病者如何呢？因爲在人間多害病，所以都歸天堂享福去了。

一家之中，也不得無神。像財神門神靈神井神磨神等，都供享在家裏。過年過節，紅白大事，都得請示他們的命令。迎着大門，必須蓋上「迎壁」，這樣夜間鬼來——神來無防——的時候就可碰死。衝着斷斷的牆上，必須嵌上一塊「泰山石敢當」的神石，這樣一家就可保平安。房屋的建造，更得按八卦陣陰陽圖。不然就會死人。結果鬧的奇形怪狀，房屋不合衛生，不死人怎的。

一村之中，遇到天災了，像酷暑旱水災火災巨風暴雷等，一村之中便起了恐慌，自然會集合起萬事迫身的農夫來，聚斂起他們用血汗換來的銅錢，什麼祈雨呀，唱戲呀，迎神呀，種種的平民運動便起來了。倘若遇着流行病的時候，他們會喝符脫身，吞紅避難。結果鬧的貧窮的人們，在田間得來的積蓄，都供享了神了，而神呢？好像沒有聽見，災禍仍然大批的發到人間。

整個的一個國家，倘若崇尚起迷信來，那是非滅亡不可的，像印度朝鮮就是一個殷鑑。人們吃了飯，便走進大森林裏面，盤膝打坐，念經求佛；懺悔已往的過失，追求將來的幸福。國家的生死存亡，都托付于上天。好像無須他們來多

心。我敢武斷的說一句，印度及朝鮮永遠不會強盛的。中國人民，倘若不及早破除國家的迷信，說不定要重蹈印度及朝鮮的故轍。

迷信能剝削貧民的金錢，能毒害人們的身家。能殺一人，能害一家，能滅亡一個國家。

刺客的行爲

二年級生徐紹孟

怎樣的一個人才算作一個刺客，這不待我來多言，大家都知道。凡是受了某人或某種觀念的主使，在乘人不備之下，暗暗的去刺殺某一個人；這樣的一個人，就可以「刺客」名之。至于刺客的行爲怎樣呢？這在既沒有歷史的常識又沒有飽經世故的我，恐怕去解釋也解釋不到好處的。

倘若以「引古作證」來作評論的話，那末我就拿戰國時的幾個刺客來亂說一下：

在戰國以前，沒有發見刺客的行徑；在戰國以後，又很少聽到刺客的出現；偏偏在戰國時候，轟的生出了一羣刺客。在這裏好像是出了什麼問題？那末現在我來作一個「似是而非」的解答吧。在戰國時候，有最強大的七國——秦楚齊趙魏韓燕，稱雄華夏，威震一時。其他薄弱無力的小國偏邦，莫不開風顛抖，望影驚惶。一見強國的使者至，就知有不測的大患要發生。然而強國征殺無厭，對於懦弱無能的小國，愈是進取不絕。因此便觸動了那「講勇敢，說義氣」的刺客了。刺客也就是從這個環境裏造出來的。

歷史上的刺客如曹沫豫讓專諸聶政荊軻等，大都產生在戰國時候的小國裏。他們行刺的背景，都在史記刺客列傳裏說明了。他們多是受了朋友感情的支配，和自己剛義之氣之促使的。他們行刺的動機，全是在圖報知己的重託。所以他們這種行爲，完全是站在個人立場上的。祇是爲了某一個人，並不是爲了國家爲了社會。我不希望再有這樣的刺客降生。

。因為他們把個人觀念看得太重，而把國家觀念看得太輕了，現在的中國不十分需要他們。可是他們的義氣和勇敢，是值得我們後輩讚美的。

由過去的歷史再談到現在的社會來。在近幾十年以來，朝鮮曾發生過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事；一二八上海戰後，又曾發生過韓人刺殺白川上將的事。為什麼現代又產生開了刺客呢？在我看來，他們又復出現的背景，可說與戰國時候相同。不過那時的一般刺客，是站在個人立場上的；現在的幾個刺客，卻是立在國家立場上的。這是今昔二者的不同。不過他們的出世，卻是從同樣的環境裏造出來的。也是爲了不平強者的殘殺和虐待，而挺身行刺的。他們情願拋棄了自己的幸福，別離了自己的父母，丟捨了自己的嬌妻愛子，而爲他方，去犧牲性命。我覺得這樣的刺客，其精神之勇烈，也很可欽敬，很可贊美。

現在看來，歷史上的刺客，多是爲了一個人——友人——而犧牲了自己，就義氣上來說，頗值得我們敬仰，值得我們尊崇。現在的幾個刺客呢，卻不是爲了某個人，而是爲了自記的國家犧牲的，更值得我們讚頌，值得我們紀念。我還期望着不論世界上的任何國家，更誕生幾個外乎二者的大刺客。也不是爲了某一個人，更不是爲了自己的國家；卻是爲了整個的世界，爲了整個的人類去犧牲。不知道我這奢望能否實現？更不知道何時實現？但我永遠的憧憬着，憧憬着這人類救星的誕生。

「不在乎」與中國人

二年級生 薛紉秋

「不在乎」這句話的意義，非常的圓通，似含有很大的遮醜性，而爲忍字的先鋒隊。爲弱者的了事者。尤其是在中國人們的氣質上，可說是極大；好像下生的時候，就向上帝要來的遮醜牌似的。可是真也奇怪，無論什麼事，只要有難出

來，表面一看，好像就可以轉弱為強似的，含有無限的英雄性。俗語所謂：「大腹能容天下難容之物，」什麼「百忍家風」，都好像來附合及贊揚這「不在乎」的。中國人受這「不在乎」的洗禮，大約是蓋有年矣，無論是受了什麼恥辱，和作了不應當的事，都好從口裏哼出這「不在乎」來，而面上的神色，也表示着特別滿意，好像是「世人皆濁而我獨清」似的；將自己的怯弱性，反而來遮蓋的非常嚴密似的。

孔老先生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反被這不在乎給他打倒了，而成爲卽在其位，也不謀其政了。當他老人家發表他那言論的時候，本是非常正大，誰知道這「不在乎」就來叫他下野了。

「身在其位，不謀其事」，好像是中國人的戀愛者，這「不在乎」就來作媒人，直鬧的什麼事情都不振作。當學生的，對於功課的好壞是「不在乎」，當教師的對於教的好壞，是「不在乎」，兵士們對於戰爭的勝敗，是「不在乎」，總而言之，一切的事，一加上個「不在乎」，則什麼也就過去了。

老百姓的冤苦

二年級生薛紉秋

春天到了，陽光也一天一天溫暖起來了。於是農村裏家家戶戶忙個不了。男人們負着耒耜到山野裏耕那由太陽晒過來的凍土，預備清明過後種穀。女人們也都在家裏忙着煮乾薯，到了午時，就提着籃子送到山裏，給他那勞苦的男人去充實肚子。老翁們和幼稚們也都做他們的副工作。各各都是很有頭序和機器似的活動着。忽然這裏的差役來到了，狐假虎威的索賦稅。這一個威嚇壓到他們的肩上，沒有一個敢說個痛苦的話的，只有忍氣吞聲的趕着交納。誰知道打發走了張三，又來了李四；拔人修道的命令，又下來了，說是：「道太窄了，跑不開汽車。」於是絲毫不敢反抗的他們，又放下了耒耜拾鋤鏟，——修道。

唉，忙，忙，忙，忙來忙去，忙個冤枉！

夏天是鄉間人們最忙的一個時候，所謂：「鄉村四月閒人少」是也。纔鋤過穀子，又須鋤高粱；鋤過高粱，又得灌溉玉蜀黍。每天早起晚臥，結果一家老少，還是往往就誤不了賺個肚子餓。今日雞稅纔交上，明日又來要狗捐。光陰如流水般的過去了。在這貧困掙扎中，不知不覺的麥子又黃了。好容易的把麥子收割完，老老少少都以為可吃頓飽飯，忽然叫辦給養的命令又下來了。

苦，苦，苦，勞來勞去，還是當不住肚子咕嚕！

一到秋天，高粱長得丈多高，穀子也有四五尺。在那平泊裏，遙瞻遠矚，完全是一片青綠，和茫茫的海洋一般；一受微風的吹動，勢如濤湧，着詩人看見了，不知又要作如何美麗感想。可是這些葱綠中間，差不多十之四五是土匪的大本營。一到日落的時候，他便出來，東掠西奪。他們過去了，官兵又來；名義上是打土匪，但是，還就誤不了步土匪的後塵。

兵，兵，兵，活嚇死了老百姓！

到了冬天，百姓們可安穩的過幾天吧？可是那納稅時借貸的錢，又到該還的時候了。總之，年年月月，得不到一點安穩的時候！而在他們所期望的救世的聖君賢相啊！終還沒有一點消息。

刺客的行爲

二年級生 侯興德

凡是乘人不備而謀殺受害者，是爲刺客。在愈昏暗愈不平的社會中，恐此等刺客更多吧！但他們的動機，很不相同；有的爲個人之私情的，有的爲公共之利害的，有的爲朋友的，有的爲人所利用的……

等。雖然他們的動機不同，而他們的氣概，却大都是慷慨的悲壯的爲人所欽佩的啊！

而他們的這種行爲的原動力，固然是由於心中憤懣所積，但這是表面上的原因，並不是內實的，內實上是因爲這一班人的性情剛勇，在他們的腦中深刻着正義公理諸觀念，對於一班欺騙奸詐的人，他們則視爲不共戴天的仇敵。所以每當他們行刺時，必是激起他們的肝火，直至忍無可忍時，才不顧一切去幹。

我們看看過去的歷史上的刺客的事跡，便明白了。例如曹沫之刺齊桓公，大半的意思固然由於魯莊公異常厚待他，他才憤然的想去刺齊桓公。但我想不只因此，恐還夾雜着點別的原因。就是因爲齊強魯弱，而齊只是盡力侵魯，曹沫看到這種情形，心中便不平起來，所以才有謀刺齊桓公之舉。在最近二十年前又曾發生一大刺殺案，即是日本的大臣伊藤博文被一朝鮮人安重根所刺殺。原因由於朝鮮本我國屬地，自日本侵佔後，日本常用種種毒辣手段來壓迫朝鮮，安重根深感不平，他以爲伊藤博文是滅朝鮮的主要人物，便毫不遲疑的把他刺殺了，藉以發洩他心中的怨憤。

我們看看他們這種行爲，是如何的悲壯勇烈啊！同時知道他們對於生死利害却視若鴻毛。並在他們腦海中却能永存着正義的印象。啊！這一班刺客，一班打報不平的天使們的行爲如何使人欽佩呀，更又如何使人羨慕啊！

我寫到這裏，我的心中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我覺得這些死文字是些廢物，惟有白刃七首才能雪平世上的不平啊！

喜雨

二年級生 王子庚

近幾天來，熱薰薰的東南風吹得很勤，把麥兒吹黃了，不似從前那般可愛的綠了；然而這倒沒有什麼，麥子不是來到收穫的時候了麼？

可是使田間隔畔的小草野花們受大委曲了，本來嫩小的花葉裏就含不了許多水分，經過陽光長時間的晒炙，薰熱的

東南風的儘吹，水分都蒸出去了；地下的水也自感缺乏，又無人肯施慈悲灌他們，可憐他們一個個都焦枯得不成樣子了。

田中三五寸長的高粱苗，不是同小草一樣的受苦麼？我們沒有了高粱，我們沒有了第一季糧食，我們不得挨餓麼？枯死了小花草，我們拿什麼去喂牛羊？我們將來用什麼作飯？啊！我爲大半植物的生命，我爲大半動物的生命，我更爲我自己的生命打算，我很盼望下雨。

今大清晨一醒來，那清脆的雨滴聲便從寂靜的空氣中傳入我的耳鼓中了，我的心中是如何的愉快呀！

披衣下牀，開門向外一瞥，一陣剛在小雨中洗過澡的微風撲到面上，爽快極了；院中的洋槐也歡喜出淚來了，淚珠攀在綠葉上不經微風的諄諄的勸慰，是輕易不忍割捨下的。

牆根下的小草像是特爲代表他們同類來安慰我似的，精神百倍起來了。

啊！現在雨還正在淅瀝淅瀝的下着，地下也浸得滑滑的，等一會雨止天晴後，我要跑到郊外去看看雨後的野色。我想一定使人精神十分爽快吧？同時也聽聽農人的談笑聲，大概也是很快樂很高興的。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 侯興德

當清早起床後，我獨自走至院中，猛舉首向遼闊的空中望了一下，見往日高懸空中的莊嚴燦爛的國旗，却降落了。這時我的雙目所看得見的，僅有一半仍在漂渺的蒼穹中飄盪着，並帶點悽愴的情況。這時我迴顧四圍的景況，也彷彿夾雜着一種嚴肅的淒涼的神情。咳！今天本是五三紀念！本是我們繁華的濟南市，被日寇的砲火轟炸成一片淒涼的廢墟之日呢！這時的我不禁觸景生慨，一種悲憤的感覺，便在我的腦中激烈的動盪着。

但不久，這種悲憤的強烈的火燄便漸漸消滅了。而怎樣渡過這個奇恥大辱的紀念日的念想，却佔有了我。

向來在我國每當紀念日到來時，各界人士皆集會演說，或貼標語等，在當時看來還很有點悲壯熱烈的氣象。但過後却往往淡然置之，好似與他無關痛癢了。這與縣府內的差役敷衍公事無異。我想這樣作紀念，還不如作一次沈靜的幻想呢。今日是五三紀念，我便這樣實行了。

在我聽到濟南被日寇佔據後，全身的熱血便沸騰起來，便憤慨起來，直憤慨到快要發狂的地步，於是便聯絡了數百人，手提着明晃晃的大刀同槍械，飛也似的奔向前敵，這時在我們腦海中只有殺滅仇敵的念頭。

當我們奔至前線時，見到我國民衆被屠殺的那種殘酷的情形。有的正在呻吟哀號，有的腦血塗地，有的身體被撕裂成碎塊。真如火上加油，便更憤激了。於是我們一直的殺向前方去了，同時那賊人的猙獰的面孔，明亮耀眼的刺刀，銳利的槍械，皆映入我的目中，同時那喊殺聲，槍砲聲打成一團，只震得大地發戰。這時我們的同志，前仆後繼，雖死的不少，但終因勇猛殺敵的精神勝過一切，仍是繼續前進，毫無畏縮之意。後來直殺至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而日賊也有點胆怯了。

喂！「我們出去玩一會吧。你樂意否？」B君把我從幻想中喚醒了。

咳！中國人太麻木了，太無勇氣了。若中國人能具有我幻想中的青年的那種勇氣，那種毫無畏懼的毅力，同時一班政治舞台上的人員，也具有不承認辱國的條約的精神，猛力前幹，能夠不強盛嗎？

「不在乎」與中國人

二年級生浦瑞陞

一個人無論怎麼蠢笨，總有點造就和用途；可是已有了不在乎的習慣，便一點造就都沒有了。

爲甚麼呢？因爲蠢笨的人他雖然蠢笨，但是他還有進取的精神，和怕羞的心。如果有人叫他去作一件事，或教給他一點技藝，他便很努力的去作，或去學。有時他若不願去作，便督促他點，或打罵他點，他便也能將這事作到。他雖笨，可是多教幾遍總能教會；他雖蠢，可是多費點力總能將事作成。所以我們說無論怎樣蠢笨的人總有點用途和造就。而那有「不在乎」習慣的人則不然了，他是什麼事情都「不在乎」的，終日只是馬馬虎虎的度日。如果有人叫他去作一件事或去學一件東西呢？他便拿出那種不在乎的態度來，馬馬虎虎的去應付，假設有人當面責罵他的時候，他或者能對着人家的面說一個「我根本不在乎這個。」你想這樣的人還有一點用途和造就嗎？

我們中國大多數的人具有不在乎的習慣的，大概已有了很長久的歷史了吧，至今我還常聽見有人說：「嘿！東三省才有多大的點地方，我們中國的地土廣大着哩！只這內部就儘夠我們用的了，那在乎那一點點地方呢！」唉，我們中國人既然是大多數都有「不在乎」的習慣，那麼我們中國豈不是成了一個有「不在乎」習慣的國家了嗎，一個不在乎習慣的國家豈能久存於現在進化如電馳般的世界呢！唉，想來真是可怕。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浦瑞陞

五月四日的下午，我因爲被回家心所鼓動，所以剛吃過午飯便不顧一切的直向車站上走去了。

當我在大街上走的時候，因爲回家心甚急，所以一切的形色也沒有看見；一切的聲音也沒有聽見；一直的便將一條輝輝煌煌的中山大街像走無人之境似的穿過去了。我正在急急的向走着，忽然一種聲音，將我一腹熱澎澎的歸思完全打斷了。這是一種甚麼聲音呢？這像是一個黨務機關的工友，手中拿着五五紀念的標語，微笑的回答一個鋪子中的人說：「嚇嚇！這是五三紀念的標語呢。」

我們要知道五月三日，是日本慘殺我們同胞的一天；是我們蔡公時被人家割鼻挖眼的一天；也就是我們整個的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受凌辱的一天。整個的中華民國受凌辱，也就是中國個個人的恥辱，那個拿五五紀念標語的人，他也是一個中國人，而他又是一個在黨務機關作事的黨的人，他竟連五三紀念都忘記了，是何等的可恥！笑顏而說出自己的奇恥大辱，是何等的令人可恨！我們再拿客觀的態度來看，一個人受了他人的凌辱便忘卻了，這就叫作「記吃不記打」的人，這種人是多麼可笑！我們要知道，他是一個在黨務機關作事的，竟然將五三國恥紀念忘卻了！你想中國人知道五三紀念是甚麼的還能少了嗎？唉！中國……

識字的煩惱

二年級生
年十五歲 孫光學

一書中有黃金。「這句話當我在初小的時候，的確是常拿着牠當作格言，尤其是老師更是反來覆去的一天不知要說幾十遍，但是直到現在，也沒有什麼好的事情發生。我想 如果把牠改成「書中有煩惱」，倒還覺着妥當。

現在中國讀書的青年，不是抱「悲觀」，就是喊「前途茫茫」，「黑暗」，「危險」……什麼「厭世」，又什麼「自殺」，……大都是由讀書識字得來的煩惱。

有的人說：「識字不是爲得智識嗎？爲什麼還會有煩惱呢？」一點也不錯，識字是能得智識的，但是人們有了智識以後，思想便銳利了，對於什麼事情，什麼問題，都想的到，所以煩惱也就生了出來，所以智識和煩惱恰成正比例。

譬如「死」這個字，我們不知道，那我們對於「死」一點也沒有煩惱的，如果我們得到「死」的智識以後，便生出了煩惱，就想怎樣防止這「死」，便會增加無限的痛苦，就會感到人生若夢；就覺得離死一天近的一天。

猶其是現在的書本，大都是發表他們作者個人的意思，大多數是抱不平，叫人們看了，易生煩惱，發牢騷。若是看

篇資本家壓迫無產階級的文字，他就會抱了不平，如果他正處在無產階級的地位，那就更厲害了。或者讀了「民權」，主義，看見「天賦民權」，立刻就以為自己不自由，就打算怎樣爭得「天賦民權」；我們的民權被誰剝削去了？我們要奪回來，就又生出了煩惱，所以知識多了，煩惱也就多。

從此看來，現在的青年的思想，是沒有一定的，志向也不堅決的，因為現在的書，意思均不相同，青年便易受很多的感動。人們常談說：「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人若時蒼時黃，意志不定，便是沒有一定的目的了，更能使青年煩惱，更能使青年喪志。

五二紀念

二年級生
年十五歲 孫光學

民國十七年的五月三日，濟南城裏正是血肉橫飛，鬼哭神號呢，頭顱滾滿了街衢，鮮血濺遍了土地，唉，回想一下，真令人傷心慘目呀！

那一年我正是十歲，剛過五月三日不幾天，鄰家住濟南的兩個人，空着手，穿的很破，從濟南跑來，在街上守着一些人（其中也有我）談起來了：「日本的大炮很厲害，打毀了城門；飛機飛一滿天，投炸彈，一炸就是一大片，殺洋學生，……；蔡公時削了耳朵，……；張宗昌逃出了城，……；日本鬼子雖然小，但是比我們厲害的多……。」
那時候什麼「愛國……」，我都不曉得，所得的印象，只是：日本人很有勁，一個小孩能打十個中國大人，足使我不寒而慄。

從此後二三年，再沒有提到這回事，並且也沒有聽見過。

上了高小沒有一年，又來了五月三日。放假、懸旗、貼標語、以示紀念，紅紙，綠紙……「聯合起來」打倒日本

……標語很多。同學們各處去貼，貼在掛着「禁止招貼」牌子的牆上，人家不讓，便說他不愛國，叫區公所抓起他來。

到了第二次，學校裏因為貼標語就要花錢，所以只放了一天假，暫且停止娛樂，從表面上看來，同學們也很悲傷。開大會的時候，也沒有笑的。聽了老師演說都哭了；就是光沒有掉淚。好拉胡琴的同學，都按卜筆桿，使他發聲很低，只能在本室內可以聽見。

到了中學裏，已經過了兩個「五三」噠，也都是放假，懸旗以志哀。我想紀念的目的，是叫國人不忘國恥，立志報仇的，不料現在的紀念日，都被學生利用了，只知道「五三」而不知道為什麼紀念的人也不少，光盼假期到臨，玩上一天；紀念日不怕多，那怕隔一天一個呢！

如果這下去，不到幾年，怕連「五三」都不知道了，不如早些雪恥。這時候我明白了，日本人並不是特別勁，也不能一個打我們十個，只是我們中國無團結力罷了！

我們悲傷也無用，紀念也無用，唯一的方法，就是：中國人聯合起來，踏着先烈的鮮血和白骨，整頓旗鼓，和日本拚一下，無論如何，也能勝他。我們要結合各弱小民族，用公理去打破強權，才是正規。

盆中的春色

二年級生王思慎

一陣清風拂了過去，似帶有芬芳的氣味；氳氳的大地，已變了牠的狀態；渺茫的宇宙間，也蘊藏了不少的羅曼的春色。

在這個當兒，野外的枯草，又重整牠的精神，露出嫩弱的頭來；含蕊欲笑的鮮花，也擺腰曼舞，招惹遊人；那秃枝

頹幹的老樹，以爲來了牠的恩神，於是生芽添葉，搖搖幌幌，與致勃勃，宴樂那溫麗的春天。

杜鵑的啼聲，黃鶯的鳴聲，都象徵了春神的和藹；蜂姊的優遊，蝶妹的舞蹈，也表現了春神的慈愛。於是那時髦女子，摩登少男們，在那柔美和籠罩的春光裏，不祝那朝陽的早升，不悲那夕照的遲滅，只是虔誠的，享樂那春之神賜給他們的福音。那芬芳馥郁的鮮花嫩草呀，都羽衣翩翩的鬥蜂舞蝶呀，那委曲婉囀的燕語鶯歌呀，都來慶祝他們那恣睢的黃金時代了。

啊，清風已是喚醒了春色；人世間已起了紛紜；但盆中總是靜靜地沈沈地沒有新鮮，沒有陳舊。

是的，雖院內也有芳香的花草，嫩綠的枝葉，是怎麼的依然醉夢在春困呢？總是頭兒低低地，不見你活潑之情致。

雲烟縷縷地，催人睡眠；春色薰薰地，使人鬱悶；無意地，漾起絲絲的遐想沈思——

不祈耶穌，不禱上帝，更不羨慕那錦繡繁華的人世。只感得這春光明媚的物色呀，似含蓄了空前的神秘，牠使你彷徨，徘徊，躊躇！

咳，春淺新嫩的原野，帶着潔白的蒼天，牠那風流狀態，不是不使你起留戀的心啊。只怎麼到了盆中之園裏，感不到春到了春色！

那末，你的兩眼迷糊了，神經麻醉了罷——也許，那瀟灑流動的春光，只覺得黯黯無味，僅僅地看到那淡黃蒼茫的洪荒的春的餘暉。

陶陶欲醉的春色啊！你那幽閒的深味，蘊着難言的深情一縷：不知將人喚醒，還是引人入寐？

錢能通神

二年級生王思慎

人類的歷史，太悠久了。金錢的使命，也隨着提高了。在這個時候，你若抱了古今中外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去，很能夠找到爲了牠——錢——犧牲了千萬人的熱血，千萬人的灰白骨骸，造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血肉當糜，金錢爲貴，給人世間增進紛紜。

是的，英雄豪傑們爲了金錢，常是把一些窮苦的同胞們，驅逐到戰場上送死，志在奏凱歸來，取得金錢的犒賞，享受他那咨睢的快樂運命。啊！金錢萬能！錢能通神！

那資本家呢？看準了金錢是唯一的寶貝，於是汲汲皇皇，且夕焦思，用上了他的心血，他的腦力，想出了一個不勞而獲方法，在他的範圍內，愚弄上些飢寒的人民，作了榨取金錢的捷徑。咳！金錢萬能！錢能通神！

那帝國主義們，也認識了牠的神聖；於是拖來了小鎗大砲；駛來了鐵甲車坦克車；飛來了航空機械，開始向弱小民族急進，搜索，好使他的國富兵強，好使弱小者們早早滅亡。他們呢？可就安適的生存了起來。呀！金錢萬能！錢能通神！

還有那飢餓寒冷的人們，也明白了他的出路，唯有取得金錢，才能享受物質的文明，於是連絡團結，標榜了人類平等，勞工神聖，開始向他的仇人鬥爭；努力攻擊。嘿！金錢萬能！錢能通神！

咳！像這樣的事蹟，不是爲了金錢，才鬧出這樣的無人道的行爲來嗎？金錢！我要咀咒你，咀咒你的萬能，咀咒你的神通太大。你使社會中變幻着酸甜苦辣，你使人類中演奏着悲歡離合，這生殺之權呵！只在你的掌握。然而怯懦的我，只希望着解脫了金錢的繩鎖，平息了特殊的社會，使這死者的白骨鮮血絕跡，使這天陰雨溼的世界中，消滅了新鬼類。

冤鬼泣嘶的啾啾之潑啼！

但是這虛無的空想呵，何時突兀的出現呵；舊社會的特殊階級啊，何時消滅呵，咳！在這種情況的我，只是怯懦的緘默的暗禱上蒼，迅速的泯滅了這萬惡的人間！

春日風光

二年級生 李光宗

嚴寒的冬日，剛剛的飛了過去，明媚的春光又到臨了。在這春之神治下的萬物，都脫去了嚴寒的痛苦，而表現着笑容可掬的神色。

和暖的春風，吹着縷縷的柳絲，搖擺出娉婷的姿態，好像是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敝着裙兒在那兒擺腰慢舞着。池中的堅冰也溶解了，靛青色的水，被微風吹起魚鱗般的漣漪兒，擺盪漫遊的魚，脫去了堅冰的窒息，好像是另到了一個天地裏，更自由自在了，都搖頭擺尾的各處覓食，見人來了，便都紛紛的沉到水底去了。如雲烟般的水蒸汽，受了太陽光的映照，從遠處望去，就好像是一幅絕妙的天然的水墨畫一般。

遠山上的白雪，也消盡了。被雪水刷洗過的石頭，更蒼翠了些，雀窠螻蛄的樣兒，更顯出了牠的偉大。成羣結隊的鳥兒，有時翱翔于天空，有時落在枝頭上，然而總是翹着翅兒，挺着喉嚨在唱着婉轉的悅耳的歌子，好像是歡迎這可愛的春天的來臨。蒙遍野坡的草，都冒出了嫩綠可愛的芽兒，頻頻的吻着這溫柔的春風。

園中的花，碧綠的枝頭上，開滿了緋紅美麗的花兒，發出芬芳的香味，誘引得蝴蝶兒在翩翩的飛舞着。橫騎在牛背上的牧童，唱着悠揚的歌兒，放牛去了。啊！總之，在明媚的春光之撫愛下的萬物們，無一不在活活潑潑的享受着大自然的快樂哩！

避寒南居的燕子，都伴着愛侶回來了，仍復找到了他們的原居，也過起安閒的日子來了，呢呢喃喃的仍舊唱過不停。○天真活潑的童子們，都三五成羣的各處遊玩，或手持着風箏，放風箏去了，弓絃被風吹得嚶嚶有聲，與童子眉飛色舞的歌聲，奏成了一曲和諧歌聲。啊！春天才是人間最快樂的時候呢！

圓頭方趾的農夫們，也在坡野中操作起來了，雖然使得筋疲力盡，汗如雨流，但亦並不以此為勞苦，在操作的時候，口中總是哼着歌，有時也提高嗓子在唱着：「春天到了！春天到了！燕子呢喃，歌聲悠揚，桃紅似火，柳綠如錦，呀！新春，……」啊！春天呀！美麗光輝的春天呀！人世間的一切，都在讚美你呢。

春日的風光，是多樣的美麗呀！是多樣的可愛呀！桃花開了，梨花白了，青青的麥苗兒，也芄芄的茂盛起來，在各表各的美麗，各表各的特長，啊！一切的一切呀！都迎着春風而抿嘴欲笑呢。

晚秋的菊花

二年級生 李光宗

悽慘的金風，蕭蕭的在吹着；枯黃的樹葉兒，都翩翩的落了下來，在這風掃的地上，都一堆一堆的聚集着；只有那赤條條的枝子，不時發出一種啾啾的聲音。間或在這枝子上，還有蟬的屍體存在着。呢呢喃喃的燕子，已飛向他們暖國去了。唧唧亂鳴的蟋蟀，他們那種強弱適中，長短合度而有節奏的調子，這幾日也似乎是聽不到了。啊！滿目都是荒涼的景況；這分明已是晚秋時節了。

從前爭妍奪媚，花氣芬芳的花畦中，現在早已紅香斷絕了。蜂兒已經冬眠了，蝶兒已經匿過了。啊！秋呀！可厭的秋呀！我們在咒罵你了，哎！大地上森森羅列的蕭條的景物呀，都是你摧殘下的微弱者呵！

花卉差不多都凋零了。滿畦枯梗的花圃中，只剩下了這幾棵亭亭玉立的菊花了。在這嫩綠的滿葉的枝頭上，襯托着

幾朵顏色美麗而花瓣層層疊疊的花，吐出幽香的氣味。啊！菊呀，可愛的菊呀，你這樣清逸傲寒的精神，我們是多樣欽佩你呢。

這幾棵鮮豔的菊花，天天爲我的伴侶了。他的花朵常常對着我微笑。我有時也對他呆笑，終於成了知己者了，我不時的便跑去看看牠。牠的葉子依然是那樣的綠，花朵終沒有改色，的確遠比從前美麗了些。然而天氣却一天一天的冷了下去！

當清早起來的時候，這菊花的葉子上，都蒙了一層薄薄的白色的如小雪樣的東西。啊！曉得了！已是嚴霜下降的時候了，然而太陽湧出來的時候，這嚴霜又溶解爲水了。水珠兒映着陽光，發出美麗的光彩來，菊花的葉子似乎並沒有因霜而枯黃了些，却更潤澤得鮮豔光亮了些。花朵中都含了點點水兒，有時被風吹得都滾滾的掉了下來。他根上的土，因此也溼潤了些。他更好像是藉着這水，灌溉自己的樣子。花朵含着微笑，更好像是自己來慶賀自己。他不怕嚴霜的精神的樣子，牠大無畏的態度，的確值得我們欽佩敬頌呀！

我好多天沒有到我可愛的菊花那兒去了。今天無意識的從他的旁邊走過的時候，兩隻眼睛又直射着他了。奇怪！看！他的葉兒怎麼還沒有枯黃呢？我真驚訝。別的花兒早就枯萎了。怎麼牠却開着鮮麗的花呢？噢！現在我明白「歲寒知松柏；板蕩識忠臣」的意義了。現在雖然還沒有到嚴冬的時候，但是其他的花卉已是凋零了，只有這菊花還是靜立着爭妍的放着。我們是認出那是大無畏者；那是庸懦無能者來了。從前這些菊花在花畦中，還不開放時，我們也曾輕討厭過牠，而現時却歡迎他了，我們再擴大點範圍來說，我們認識人，不要看這個人他的外貌不好，或態度不合現時的社會，而去討厭此人；毀謗此人。因爲各人有各人的性質；各人有各人的才識，我們未必能全然窺出他有多大的本領啊！可愛

的菊花呀！從前你不會開花時，我不是討厭你來嗎？但是，後來你表現你所長的時候，又受着我的歡迎了。唉，菊花呀！現在我們也要摹倣你，學你的勁節亮操呢。

「不在乎」與中國人

二年級生于長岫

我們中華民族的性情，素來就是能忍耐、大方、謙讓的。也可以說，無論做一件甚麼事，都是「不在乎」的。所謂「不在乎」，是有兩種意義的：在好的一方面，就含有忍耐謙讓的意義；在壞的一方面，可說是帶點「馬虎」的意味。凡是所謂「不在乎」，總跑不出這兩種意思的。但就我們中國人來說，各人所說的「不在乎」，大概是多對於「馬虎」一方面而言的。

譬如就日本侵奪滿洲這件事來說，這事的重要，可說很有關於國家的存亡，但是一般的人民，以為日本一個小國，他的人口只有我國的幾十分之幾，我國的土地又有他的幾倍，還能怕他不成？以為用不着怎樣預備就能勝他，所以人人並不以為和日本打仗是怎樣了不得的事，那時各人的心中所想的，口中所說的，只有一個「不在乎」就是了。在中央政府的一般當道者呢，更以為滿洲一塊小地方，而且又是在邊界上，離中央還遠着呢，所以對於日本侵奪滿洲這件事，也不會放在心上，心中所有的，也只是一個「不在乎」就算了。中國人有了這兩個「不在乎」，不但滿洲喪失了，就是其他各邊都危險了。

再譬如就土匪為害這件事說，人人都曉得做土匪是極殘忍極危險的事，人不逼得實在不能生活的時候，誰也不願幹這勾當的。那麼為甚麼現在中國竟能產生這許多土匪呢？這就是人們把「不在乎」用差了的原故。窮人們以為「不在乎」一條性命，破上命幹一下子，或者還可能生活着；富人們以為窮人的命是不值甚麼的，餓死多少也不要緊，只要滿足他自

己的慾望——多的財產金錢——就好。所以才鬧得遍地產生土匪。假若反過來，人人都「不在乎」自己的財產之多少，都存有爲別人謀幸福謀利益多少都「不在乎」的心，那自然土匪就不產生了。

由此看來，「不在乎」是有正當的和不正當二義的。至於中國人之所謂「不在乎」，是偏於不正當的一方面的。假若中國人再不知改革「不在乎」的用法，仍舊繼續着「不在乎」下去，恐怕將有國亡種滅的危險。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于長岫

在民國十七年時，日本無理的強佔我們山東。對於全省的民衆，任意殺戮搶掠，全省同胞沒有一天不遭其毒惡的搶掠的，猶以五月三日一天，全濟南的同胞更飽嘗了他的殺戮行爲了，無理的任意攻打濟南，我們同胞被殘殺的無數，把我繁華的城市打得亂七八糟，復向我要求無理的條件，又把我們的外交官蔡公時殺死，兇殘的日本就這樣的給我們演成了「五三慘案」。

五三慘案發生後，當時全國的同胞沒有一個不傷心的，沒有一個不痛恨的，誰也想爲死去的同胞報仇雪恨，誰也想即刻把日本人全都殺死，於是一般青年們，愛國的熱血沸騰了，日本人兇惡的形貌及同胞慘死的情形，深深的刻在每個人的腦海了。想報仇就得要奮鬥，要奮鬥就必須喚起民衆，於是全國人都一齊呼叫了，甚麼「同胞們快醒來！」「我們共同打倒日本！」「……………」等的口號。全國人都破口高喊了，到處都是宣傳隊，貼標語。看當時的情況，中國人真有愛國心，將來的希望真不知有多大呢？

呼喊了一陣子，漸漸的慢慢的，宣傳的沒有了，標語也不貼了，口號也不喊了，但「五三」可還是照舊紀念着，每逢這天，不論甚麼人都要休假一日，以表示紀念。但再也沒有一個人能記得「五三」的慘狀了，再也沒有一個人憤恨日本人

的了。

我對於中國人，很覺奇怪，就是每逢一慘案剛發生後，照例是喊口號貼標語。可是不久，總是又沒事似的甚麼動作也沒有了。好像喊過了口號，貼過了標語，就是把慘案取消了似的，也或者是中國人的記性太差的遠，過去的事接着就會忘掉的！照這樣說，恐怕「五三」早已是被人們忘掉的慘案了。現在的所謂「五三紀念」，才正是忘掉的表白。

春日風光

二年級生李道傳

酷毒的嚴冬終被可親愛的溫暖的太陽一天天的戰退了。舌壓着一切生物的堅冰，因失了後援，也無聲無息的消滅於白日的炙照中。於是溫和的東風又開始呼號着，要把這毫無生氣的淒涼的世界，重新造成一個美麗芬芳的花球。

於是被殘酷的朔風揭去了美衣的千林萬樹，都已開始努力着重行妝飾遮掩自己的恥辱了。有的已着上了新鮮的柔嫩的薄服；有的剛在織着燦爛的，芬芳的，預備要引誘歌舞的蜂蝶和遊鳥來贊賞的豔裝。牠們僅可用短期的辛苦的經營，便能把世間的寂寞和淒涼完全除却了。

滿山遍野的枯草，也露出了茁壯的綠芽，喜孜孜的在溫柔的陽光躍着，盡量來享受這風和日暖的春光了。

更有那活潑靈巧的小鳥，唱着清脆宛轉的春歌，不住的送到人們的耳膜來，使人聽了，真有說不出來的愉快。

到處風光，真欲使人沈醉，可愛的春日啊！你的風光是如何濃厚呢！我願永久在你的懷抱裏！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孫鳳坦

慘淡的太陽，照常的晒在平淡的街上，若沒有那貼在牆上的紅紅綠綠的紙條兒，我真以為今天是昨日的化身呢？啊，我未免太輕視這紙條兒了。牠的使命據說重大的很呢？那上面不是寫着「紀念五三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嗎？還有「紀

念五三要抵制日貨」的也不少。可是在我這簡單的頭腦中除了好看以外再有什麼用處。藉這個打倒日本嗎？那除非是日本變成比這紙條兒更軟弱的東西。藉這個抵制日貨嗎？這紅紅綠綠的紙條兒據說還是東洋貨。不！不！這些完全不是牠的目的，這或者是洋化的迷信罷？五三不是日本大發軍隊齊赴濟南殺戮我們同胞的一天嗎？這或者是聰明的先輩們，或者是多情善感之輩，在為同胞的慘死而流同情之淚的時候，寫了標語來安慰死者，因為民國以來，若再點火燒了，未免有些腐敗，倒不如貼在牆上，一面表示他們的眼淚尚未灑乾，一面可使死者的在天之靈又得了安慰，一舉兩得，這又是一個多麼聰明之舉呢？

除了這標語之外，在這五三紀念節中再也沒見到與往日不同地方。因此我也就為這些似乎萬能的標語擔憂，固然這是一種民族精神的表示，但可惜都建築在牆上了。

馮玉祥口中之馮玉祥

二年級生孫鳳坦

正是下第三班的時候，同學們一面嚷着「馮玉祥來了」一面往教務處前飛跑。我實在有點疑惑，我們校中，什麼督學，什麼官員，也來過幾次。但是在來前的幾日，總有消息報告給我們。使我們為整理那素日骯髒得真可以的寢室忙個不了，以備參觀檢查。可是這一次却十分突如其來了！何況他又是中央黨部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以及什麼……委員的馮玉祥呢？我雖如此懷疑，但好奇心的衝動，終於把我也擁到了教務處前。最先看着的是些老藍布軍衣的兵士，於是我使用心的想道：「馮玉祥果真來了」。

「馮玉祥」這幾個字，這幾年來不時的聽到，尤其是在時局變動厲害的時候，那更是震耳了，不是說「馮玉祥練兵的方法最好」，就是說「馮玉祥把天子趕出了金鑾寶殿」的事。但是要單靠這點點的傳說，對於時局分外模糊的我，實在也

摸不準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物。這一次我可能細窺一番了。」這時我想。

這時全校的同學都聚集在這貓額似的教務處前，俄而一部分的同學往校長室裏跑。問他們去做什麼，他們也怔怔的答道「不知道」，但我終於被這「不知道」牽到校長室中，一看，是寫的「還我山河」以及「救國安有息肩日」，「革命方是絕頂人」幾字，這自然是他所唱的高調了，我的心絃一時緊張起來，想道：「中國有這樣的一個偉人，怎麼還會到這種將要亡國的地步呢？」於是我又懷疑起來了。

及至我走出室外，擁擠的人羣又都聚在台下，台桌上前站着一個老藍色短裝的人，身體比我們肥大的校長要粗大着三分之一，「這便是馮玉祥」，接着便是他的演講。

演講的前半段，仍是在中國流傳的所謂「老生常談」的那一套：「現在國家存亡無日，……：……：……我們在這時要怎樣救國，……：……：……現在的執政者怎樣昏庸等，……：……：……」聲調言詞的沈痛，當然是和他的地位成正比例。後半段便是他的自白了；並且分做「過去」「現在」和「將來」三個時期來說，在「過去」一段裏（一）辯駁他那「倒戈將軍」的徽號之不合。我在這時想起了歷史班靳先生講的直奉戰爭，他倒吳佩孚的戈的一段，於是我特別的留神，而且想道：「他一定要講這一段了。」但他却不然。他所說的却是「他在軍隊中爲副目的，怎樣爲病着的兄弟抱不平而打正目」。「怎樣在秦皇島想倒戈而人先發制之，……：……：……」。「怎麼罵段祺瑞對德的宣而不戰……：……：……」等事，終於未曾談到我所想聽的倒戈。他爲什麼不談呢？不值一談嗎？這次的倒戈，很轟動全國，而且他談的却不過是些零星瑣事。爲什麼不談的原因，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二）解說他那「矯枉過正」的名聲之誤傳：在這裏他極力表示他的臥薪嘗胆，攻擊執政要人的奢華：非銅床錦帳不臥，非山珍海味不嘗的浪費，以及「他之所以如此的穿粗布衣戴草笠是與人民共甘苦……：……：……」我在這時

異常的爲他所激動，啊！中國呀，爲什麼便這樣的一位英雄無用武之地呢？

他的「現在」便是在泰山上閉門讀書，以爲「將來」革命的工具。「革命」這二字，被軍閥們利用得實在有些可怕了。我在此盼望馮先生「將來」的革命，不至令人可怕！

一陣「嘩嘩……」的掌聲把他送到教務處裏。接着是吃大盤的油條，通紅的蘿蔔。——這便是他的食料。

總之，按他的自述，看他所表示的精神，縱然是善於吹毛求疵的，也找不出他的缺點。看他的一切表示，似乎中國有這樣的一個偉人，就不會到這種將要亡國的地步。但事實上却正相反，這實在令我懷疑了。

馮玉祥口中之馮玉祥

二年級生王之燠

現在我的腦海中有兩個不同的馮玉祥的影子。

第一個，是在高小時聽老師們介紹的馮玉祥，第二個呢？就是馮玉祥口中的馮玉祥，——自白的馮玉祥，現在，我就從我僅知的這兩點上，來談一談馮玉祥罷。

人們的介紹馮玉祥，大略是可以分作兩類來說。一種，是譏刺的。一種，是恭維的。譏刺的說法呢，大概是說他是「倒戈將軍」「矯俗干名」等等；而恭維的說法呢，大概是說他「誠樸謙下」「抗日救國」等等。正是在爲這樣，所以在自白的馮玉祥呢，也是分作兩大類來應付。自然的，對於譏刺一方面，是堅決的否認，而對於恭維的一方面，是爽當的接受。

我們但先就否認「倒戈將軍」上來說：

人們的譏刺馮氏倒戈，大概是指着直奉二次戰爭，倒吳佩孚時而言，因爲除此以外，其他好像再也沒有什麼倒戈的

事蹟。然而馮氏的辯護呢，却講到逐清帝出宮，罵老段，……等等光榮的事蹟上去了。這大概是馮氏也自己覺着那齣有點不妙罷，誰也知道的，馮玉祥是直系與吳佩孚同屬曹錕麾下，然而他忽倒他的戈了，這於個人私德方面，不無污點。而且假若那時，隨同吳佩孚，逐出張作霖。那麼東北三省或者還能緩幾年再失，也未可知。如此說來，他的倒戈行爲，是對於國家一方面，也就不無干係了。這是馮氏一生的大錯誤，也就是他現在無法辯駁的去處。

其次我們再就否認「矯俗干名」上來說：

馮氏對於這一項，雖沒有明白的說出來，但大意却逃不出這個意思。他這樣的說「假如現在中國四萬萬人，都要和現在當局者的『穿洋服，吃西餐穿皮鞋，那末我也無妨要點好……』而且他還舉了范文正公的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來勉勵他自己，對於這點，我很有點佩服。我們且不要管他是該與不該。只要我們自己想一想。假如我們現在如果做了什麼國務委員，省長，主席，等等，是否也能穿着粗布衣、藍布襪、包頭鞋、提着一頂葦笠，在大衆之前演講着坦然而無愧色？我們讀過論語，孔子何所取，而贊美子路說：『衣敝褐袍，與衣狐褐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鮮。』呢？而且，名與不名，權在於人，難道馮玉祥就爲的是要得一個「矯俗干名」的名譽嗎？何況這種舉動，根本就是無損於人的。要照這樣說起來，那一般禍國殃民，喪權賣國的軍閥們，又當作何批評？！

馮氏於自割過去，以後，又附帶着介紹了現在與將來。他說：『他的現在呢？是讀書！將來呢？是革命！』我們試着，現在終日鑽營奔走於權者之門，以求一官半吏的，有多少人呢？更何況棄官而不坐，隱居以讀書的呢？

現在，讓我來總結的說幾句罷：馮玉祥就各方面看來，固不足爲完人，然而在現在的我國的當局者中，却也實在的找不出第二個的「馮玉祥」來！

識字的煩惱

二年級生王之煊

煩惱是怎樣發生的呢？

爲什麼識字要煩惱？

這是很簡單的，煩惱的發生，是由「無聊」得來。甚麼是「無聊」呢？無聊就是心無着落，沒有一定的目的，「要幹什麼」？徘徊於十字街頭。於是，煩惱就來了；

但是，我們知道，頭腦簡單的人，是不會發生「要幹什麼？」的問題的，因爲在他們的腦筋裏所想像所欲望到的，至多也不過一兩件事情而已，譬如農夫們罷，在他們心中所想像所欲望到的，無非是盼着老天爺行好，雨水充足，教他們稼穡的收成豐富點，使他們得納稅捐而有餘，好好歹歹的混過這一輩子去，就算完了，所以他們除却了將畢生的精力都集中在耕耘田地而外，真的，還要幹什麼呢？

至於識字的，所謂知識分子們呢？他們的頭腦可不是那麼樣的簡單了，原因呢？就是因爲他們「識字」。他們會從書面上，得到多種不同的知識，在他們的腦海裏，是滿裝了一些雜七亂八的思想。他們看清了世界前途的趨勢，中國社會的狀況，目下的危急，將來的絕望。……等等紛亂複雜的問題。但是，他們要怎麼辦呢？「要幹什麼」？——不要說他們的希望，也很複雜。於是乎，煩惱就來了。

再舉一個淺顯的例來說吧，譬如現在有一個各樣知識很充足的人在這裏，他的目的是要發財。但是，他要怎樣來達到他這種目的呢？幹政治呢？幹工商呢？幹鐵路呢？幹郵政呢？……正因爲他的各樣知識都有，猶夷不決，結果是百無一成，於是煩惱又來了。

尤其是在現在中國的情況下，識字人的煩惱，真算是夠了！看罷！外交的失敗，內政的紊亂，社會的不安，人民的流離，在報紙上，幾乎是「瘡痍滿目，不忍卒讀。」這苦了些什麼人呢？——一字不識的人嗎？

爲了識字的煩惱，我寧願做一個人家所卑棄的「睜眼瞎子」了！

雪天的寂寞

二年級生王桂秀

怒號的西北風把天空中的雲收集起來了，六個角的雪花一片一片的滿蓋了地面，平常嗚嗚叫響著奔跑在馬上的黃包車，都不知躲到那裏去了，人聲雜亂的馬路上寂靜起來了。大地上的一切都是無精打採的，獨有天空的雪花下著特別起勁，一聲不響的向著大地上落著。

「糖棍咧！……」一個十歲上下的童子，獨自站在街上，這樣招呼。

在這樣的天氣裏，一般的人都退縮在屋子裏，靜靜的作他們幽寂的工作。聽街上的呼聲，好像報曉雞一樣的來喚醒他們。幾個乘興的小孩子，雖被他們的父母阻當了好幾次，在這大雪紛飛的天氣中，不許他們跑到街上去胡鬧，然而他們終于偷著跑出去了，冒著風雪，噪鬧在街上，他們的噪鬧聲似乎比平常格外起勁，在一般幽默的人們聽到，却並不至於引起他們的厭惡來。

兩個鄰居的老頭子，在平常都是忙忙碌碌的，沒曾得到一點閒工夫來談談。今天可好了，他們弄在一間茅屋裏圍著一個小小的火爐，彼此攀談起來。街上的小孩噪鬧聲，好像一點也傳入不到他們的耳鼓裏。他們談的並不是國家大事，也不是世界新聞，他們只是想些什麼說什麼，看到什麼談什麼。他們把所想的所見的談完了，只是呆呆的看著天空飛揚着的雪。

小孩們凍回去了，街上一切的聲音都沒有了，那兩個老頭子還是呆呆的望著雪。

不倒翁

二年級生王桂秀

不倒翁：誰也不曉得他姓什名麼，不知道他是那府那縣的人。什麼工作他也不作，每年蹲在兒童們的隊伍裏，瞪著兩眼，裂著嘴兒，含著微笑。好像說：「你們能把我如何！」

相傳這不倒翁，是由一些小販們，將他從某處販來的，他才來至此地的時候，因為舉目無親，迷迷昏昏的，對人沒有這樣的和藹，只從近幾年來，漸漸的熟悉了，臉上略略的帶點微笑，總因他是一個孤客，無論他對人如何客氣。也免不了人人都要輕視他，侮辱他，所以不時的被人擁一下，按一下，打一下，無論外人怎樣的對待他，他總不敢伸伸手！大概起首他就明白他的環境了！然而他也不甘心受人們這種待遇，所以被人按倒的時候，馬上就要爬起，怒目橫眉的對著他們。若再按倒，他再爬起；再按倒，再他又爬起。這樣沒有人能使他倒在地上不動的，人們見他有這樣的精神，都佩服起來了。因此稱他爲「不倒翁」。

這個不倒翁受到人們的佩服，仍然以客氣對人，有那一類好言多事的人，常常的同他開玩笑，將他擁一下，因為對他沒有侮辱的意味，他就毫不在意的隨坐擁他的手爬起來了，臉上仍然帶著迷迷的笑，安安穩穩的坐定。

現在這個不倒翁總算得自由了，一切侮辱他的輕視他的都停止了。究竟他是怎樣弄到這地位步呢？大概也是由於他抱著「不干爲人下」的精神及態度而得來的罷！

我們一般落伍的青年，吃的罷，穿的罷，都比那不倒翁好的多了；甚而言之，本領也比他強的多。我們如果也能仿效他那幅精神向前努力，大概比那無知無識的不倒翁的現在還要高尚罷！

我們一般落伍的青年呀！貧窮交加的中國呀！快醒醒罷！「有志者事竟成」。我們不去觀察別的，但見了不倒翁的行爲能不抱著一個莫大的希望麼？

老百姓的冤苦

二年級生孫德國

雄雞喔喔報曉的聲音，震動了夏朝的空氣，蕩漾到了農夫張作勤的耳鼓中，打斷了他熟睡的舒服。一套汗臭藍色的褲褂，穿在他那紫黑色的身上，他縷縷汗涔的面孔，不但未加肥皂和雪花膏的洗滌，即清水也未嘗用過，抬起粗黑的兩手，拿起了鐵鋤，荷在肩頭，匆匆的離開了三間茅屋，穿過了彎曲的街道，重新又到了西郊。唉！「鞋子已被露水溼透」他坐在田畔的一塊石上，一面裝起烟來吸着，一面摸着自己的鞋，自言自語的這樣說：

深夏的陽光，格外發出了牠的炎威，露水不但變成水蒸氣，即路旁地畔的花草，也忍不住這炎日的炙晒，瘦長的枝葉，鮮豔的美花，都已垂頭欲倒，好像要枯萎的樣子。然而張作勤依然彎着他那黑紫色的腰背，不住的往前鋤着，粒粒的汗珠，由他面部點點滴到土上，禾上，他不怕熱的一直耘到天晚，炎陽收了牠的熱威歸沉於地平線下，一輪光明純潔的月亮，又照臨了正個的宇宙，他才又慢步的來到家裏。

瑟瑟的秋風陣陣吹來，大地上一切的植物，都已枯槁，張作勤的理想秋收，和勞苦的工作，竟變成了失望，因為他所得的糧食，不過僅夠了他一家果腹之用，那地租和種種捐稅，將歸於無着，父母妻子的食用呢？唉，他的辛苦勞動的結果，竟成了他的憂鬱冤枉，這真使終歲操作的張作勤，感到了無限的愁苦。

可惜啊！張作勤的賣糧納稅的兩塊錢，一交到了縣長手中，只是變成了一雙粉紅色的高筒襪子，穿在縣長的姨太太的腳上，現出了曲線的美，摩登的式樣，增加了不少的嫵媚，唉！張作勤一家的生命，放在這美人的腳下，任意的殘

踏。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劉金章

習習的春風，颯淨了天上的浮雲。一望無邊的天涯，在靜中穩沉着，似乎正是在默祝一件什麼事的樣子，暖煦煦的日光，仍然呆蠢的循着牠原來的軌道在進行着。啊！今天是五月三號了！人們怎麼仍是昏昏噩噩的生活呢？這一日，不是日本人慘殺中國人的一日嗎？現在仍然到處是日本人，到處是日本商店，爲甚麼中國人並沒有仇視一點日本人的態度呢？種種的疑問從我的腦中盤旋着，我感覺出了人們的性質——只要防礙不着自己的事，那別的事管了，就是白費力氣——是的，的確是的，這是中國人的特性「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五三！你已經消逝了六年了，濟南城灑遍了的鮮血，一絲一毫都不見了；死難人們的骨肉也都與土混合了，已經分不出那是骨那是肉那是土來了，一切的一切也都被腳踏到地的深處。你們的靈魂，永遠的，永遠的見不到光明，藏到黑暗處，還恐在呆望着最後有給你們報仇雪恥的吧？你們的希望或者也許有達到的一日？！

「五三的，五三的」已經到了六個週年了，是不是有了給你報仇的救星誕生了？！人們怎麼還是沉沉靜靜的踱過着這個五三慘案紀念日呢——我要紀念五三，我要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但是依然等於零。中國政府還這麼昏沉嗎？！東三省的同胞還仍在日本獸兵之下蹂躪着呢！

習習的風，依然吹的天空無雲，無邊的天涯仍然靜靜的默祝着——給死難的同胞雪恥的救星誕生。暖煦煦的日光，循着牠原來的軌道轉到西方去了。呵！五月三日又靜悄悄的失去了！

死難的同胞們！你們的靈魂永遠的盼望着吧！

刺客之行爲

二年級生劉金章

余向聞刺擊之事，而志氣輒不覺爲之一壯。近讀刺客列傳後，觀聶政之爲報嚴仲子而刺殺俠累，專諸之爲報公子光而刺殺王僚，豫讓之刺趙襄子而報智伯，吾有甚感焉。

之數刺客者，大都爲他人也，遠離家鄉，屢經險阻，以求圖一逞於一旦之間，輒不幸而事不成，而身又死之，何其愚哉！况貪圖金錢之懸賞，而刺有益之人，夙爲君子所不取也？若昔日之刺宋教仁者，雖至今尚不知確爲何氏，然舉世無不唾而罵之者。然則必如何而可？曰：若安重根之刺伊藤博文，爲民族而捐軀，其庶乎得之矣。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張德華
年十五歲

今天是五月三日——國恥紀念日——縣黨部的門前，及大街的兩旁，又貼滿了一些紅黃綠各色不一的彩紙，看去光華燦爛，顯得這蕭條冷落如死了般的青州城，又添了一番活氣，各大商店的門前，也都懸起了新舊不等大小不齊的中華民國的國旗，飄飄蕩蕩，趁風飛舞，看牠偉大雄壯的表現，真不會想到中國能像現在這樣的庸弱，這樣的紊亂。

在每個紀念日中，掛國旗，貼標語，那是縣黨部必須辦的公事，大概他們因爲他們是領導民衆的機關，標語是喚起民衆的公具，要使每個人都抱着雪恥的關念。不然，他們是爲什麼呢？爲吃飯嗎？爲大洋嗎？不，他們決不能爲這個而貼標語的；唉！我明白了，他們是要使人人都知道縣黨部，並且都要知道他們是一些有能力的黨員，所以他們今天又說了一些「打倒帝國主義」「與日經濟絕交」「誓雪五三國恥」這樣的一些吹牛的大話來。試問，他們真能打倒帝國主義嗎？真能雪恥復仇嗎？恐怕他們都茫然不知所對了。我想他們不過馬馬虎虎的貼出了幾張大紅大綠的彩紙，就算完成了他們的工作罷了。

五三國恥的發生，現在算起來已足足的六個年頭了，在六年前的今日，日本正在用大炮掃射我們的同胞，焚毀我們的濟南城垣，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慘酷的一頁，也是山東省的一大慘案。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尤其是我們又是山東人，所以我們至今還是不忘的紀念着，以期將來或有復仇的日子。至於我們學生要紀念這個紀念日，也無有怎樣紀念的好法子，只好苦苦攻書，等到將來我們的科學發達了，比他們的昌明了，我們也可拿出乎爾反乎爾的辦法，將小日本滅盡殺絕，以雪去這奇恥大辱；千萬莫要以爲學校放天假，我們玩上一天，那就算盡了我們的職分了。

現在紀念五三，小小的青州城裏，是掛國旗貼標語紀念，大約濟南城裏也是掛國旗貼標語的。並且我想我們的南京的中央政府，所掛的國旗更能鮮明，標語貼的更能漂亮些，但我盼望所有全中國的同胞們，決不要認爲掛國旗貼標語是能救中國的啊！

馮玉祥口中之馮玉祥

二年級生 張德華
年十五歲

唉，果然馮玉祥就是這個樣子嗎？在從前雜誌上，以及聽到人們的傳說，知道馮玉祥有「倒戈將軍」之名，並且還知道他的性情非常乖僻，許多的事使人不可思量，他手中有那樣大的兵權，每月掙那樣多的錢，還時常穿着粗糙的藍布袴褲，並且還時常赤足露身的同小兵一同幹活，當時看了，總覺得他是一個儉樸之人，在我的腦海中印了一個很好的印像，同時他那「倒戈將軍」之名，漸覺有點不大可信，覺得他很值得我們摩做的。

及至他這次下泰山到膠東漫遊，到我們學校講演，一見果然話不虛傳，穿的很儉陋，很像一個農夫，報紙上稱他是一個「莊戶將軍」，真是一點不假；可是聽了他演講之後，覺得他的人格的確的高尚，他真能打倒帝國主義，能抗日禦侮，能爲弱小民衆除害，可算是一個革命的健將；可是你再一思想，實實的把他所說的話揣摩起來，覺得他完全是一片虛

詐，一個投機分子，一切皆是假的面具。他說的那些吹牛的大話，就是一付精良的蒙汗藥，嗎啡針，使你真能麻醉，真能傾倒於他，他的蒙汗藥的迷惑力真是不少。可是等到蒙汗藥消了，你就會悟到他的陰毒的詭計，小人的手段，覺得他得了「倒戈將軍」之名，一點不屈，他真能辦出那樣的事來。他穿的那種粗陋的樣子，那完全是愚弄人民的一種手段。那是他的奸計，絕不要相信他真是一個儉樸的軍人。

他這次講演，說要打倒帝國主義，抗日禦侮，要革命救國爲民衆除痛苦；其實這些迷人的大話，在中國的政治的長官偉人，誰不會說上幾套，甚而言之，就是一般平民農夫，剛會說話的小孩，他也会喊幾聲「打倒日本鬼子」，在每個人的耳朵裏，已經聽煩了，還用他再來重三複四的叙說什麼呢？固然他喚起人民打倒帝國主義，我們不能說他不應當，可是他光在表面上喊幾聲，有什麼用呢？就是中國四萬萬人一齊起來喊叫，成天成月成年的喊叫，難道說日本就嚇跑了退出東四省不成，喊叫當然是沒用的，可是馮玉祥先生的喊叫，也正不知其中存了多大的意義呢？

馮玉祥不是一個「倒戈將軍」。馮先生這次講演，把自己的人格說得多麼好，多麼好，比山還要高，比海還要闊，竭力的辯白他不是一個「倒戈將軍」，他說他當副日時打了正目，當營長時打了團長，並且又說了些充分的理由，及他們怎樣該打的原因；大凡一個人自己作的好事，一輩子也忘不了，可是自己有了短處，永遠也不願提及，這種人真是小人之行爲，就如馮玉祥吧！光提及他所作的好事，（其實那也並算不上什麼好事）。爲什麼不把民國十三年直奉大戰時怎樣倒老吳的戈，說出來呢？他恐怕丟人嗎？他知道他作的不對嗎？爲什麼不拿出他的充分理由來辯白他應當那樣做呢？假設那次老吳不失敗的話，我相信中國現在不至於到這步天地。唉！馮某啊，你怎麼算是一個隱惡揚善之人呢？中國那一次的變局，不是你的主要角色呢？你的虛偽奸詐的手段，真巧妙啊，你的騙人的蒙汗藥也真正的利害啊！

馮玉祥的思想完全是偏面的：馮玉祥說，在東三省未失以前，瀋陽的學生，只顧埋頭讀書，以為就能救國，及至日本佔了東省後，一般學生，便成了亡國之徒，而他們也無有什麼挽救的方法，所以說光學埋頭讀書，是沒有用的。由他的這幾句話，可見他的意見完全是偏面的。試問我們現在不讀書有什麼用呢？一點能力知識沒有，能救國嗎？能抗日嗎？到前敵上去送死嗎？就是死了也是無價值的，不光榮的，因為那是一種傻的死，假設中國人皆坐着被人家打死，那國家還有誰來管理呢？不是落于外人的手中嗎？所以說他的意見，完全是偏面的，不能顧及到全體。

總之，以區區我個人的見解，這次馮玉祥到膠東漫遊，完全是因為在泰山無聊，想出一種消遣的方法，到膠東遍地遊說，來愚弄一般人民，迷惑一般青年學子，人民現在正苦於所受的壓迫無法挽救，他就對症下藥，說他是怎樣的一個能革命的，能救國抗日的，能革命為民衆除害的，試行他的手段，以期人民擁護他，讓他在軍事政治的舞台上佔一點位置，我盼望一般青年的人們，莫要受了他的愚弄及驅使。你們要認清了現在的中國，處處都是黑暗，處處都是荊棘，處處也充滿了一片虛偽假詐，你們要知道，中國現在不但馮某有這種手段，現在一般大軍閥大偉人，那個不會使蒙汗藥蒙人呢？那個不會使嗎啡針刺人呢？無論將國家交到誰手裏，總是沒有人民太平的日子過。最後我盼望全中國的人們大家一齊起來，把中國肅清一下，剷除了一切的惡劣分子，取得我們主人翁的地位，然後再打倒帝國主義，以雪去奇恥大辱，千萬莫中了一般軍閥的嗎啡針和蒙汗藥啊！

春日的早晨

二年級生 陸象平

一陣嘈雜的聲音，將我從夢中驚醒。原來修房子的匠人們，已經動工了：瓦匠的砍瓦聲，木匠的拉鋸聲，小工的呼應聲，一時齊作。使你無論如何總不會再回到睡鄉裏去。不得已祇得脫離了溫柔甜蜜的夢境，爬了起來。剛一開門，一

隻受驚的小鳥，突然從門前的一棵小樹上飛起，唧唧的向東飛去；剛從被窩裏爬起來的我，眼睛尚未十分睜開，一聽到這種聲音，倒叫牠嚇的心弦亂跳，好久才復了原。

慢慢的踱出屋來，在院子裏很用力的伸了一個懶腰，行了一次深深的呼吸。忽一陣和悅可人的微風，迎面吹來，帶了一股說不出的幽香——不消說自然是芬芳的花香了——使我幾乎醉倒。一條鮮豔奪目的紅霞，蜿蜒在東方的樹梢上，一見便知是太陽的先鋒隊，彷彿是來報說「太陽快來了」；東邊的幾株垂柳，早被朝霞裝飾的珠圍翠繞般的，在那裏打躬恭候着了。前面人家的屋頂上，一團團的炊烟，被風送到遠處的森林裏去。隔壁的那隻失母的小羊，又在開始啾啾的喊叫他的母親。「啊，多麼美麗的明媚的一個早晨呀，被你喊叫在淒涼的蕭條的環境中了。停止你的叫喊吧！停……我的心事，也漸漸被牠叫的拉開了。

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事吧，也是一個明媚清秀的春天的早晨，我尚在夢中，被家人的哭啼聲，把我喚起，原來是我的世界上惟一無二的愛我的人——母親——長逝了。這是我唯一的親人。她又辭世，叫我依靠誰呢？祖父母兩年前便亡去了，父親死時更早了，余尚在懷抱之中呢，生來便沒有見過他的面。這近幾年來的過活，全靠着我的母親，現在他又……我還記得事前一晚，我的母親尚能有氣無力的向我說：「萍兒，我的病覺着很重呢，恐怕難以治好，我……死……後，你不要討氣，務要聽說，跟着你姐姐成……人……吧……」說着，早已嗚咽的不成聲了。那時的我，雖然見我姐姐泣也隨之而泣，但那知這話的淒涼悲傷呢！唉！「死者已矣」，悲哀，喊叫，哭泣，想念這有什麼用呢！唉！小羊，達觀一點，哭泣喊叫是沒有用的，你停止……」

前院的鐘聲，把我的心思打斷了，小羊的鳴聲也漸漸低微，太陽早已探出頭來了，紅霞炊烟也漸漸的失蹤了，我也

慢慢的走進屋來。

五三紀念

二年級生陸象平

光陰荏苒，歲月如流，倏忽間，那令人「言之落淚聞之酸鼻」的「五三慘案」，已經過去六週年了。現在又來紀念五三，應該有一番什麼態度和意思呢？

那時的我，還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可是一聽到說「日本人」正在放炮，發火的殺害我們同胞呢，心裏便突突的亂跳起來，那時心裏是另一番感想——日本鬼子再到我們這裏來放大炮，那怎樣辦呢？但不知那時在濟南的小朋友又作何想？

惡耗傳來之後，我們全城民衆——士、農、工、商、及各機關人員——俱怒髮衝冠，頓足捶胸的在街上高聲疾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甚至還有鼻涕交流的。看那時的情景，大有與日本不共戴天之勢。以爲日本不難打倒，不難就能給擊斃的同胞報仇。可是理想還是理想，事實仍是事實。

外人給我們的徽號——「五分鐘的熱血」，我始以爲是他們侮辱我們的話。從此看來，他們竟是我們的知己了。洶湧澎湃的如海潮般的，鬧了不到三天，又都死心塌地的靜止了。日本人也不是些紙人，怎麼這樣大驚小怪的就能把他們吹倒呢？

我還記得當時開紀念大會的時候，有人說：「令這次的國恥紀念爲最後一次，不要再產生別的國恥……」。但是五三之血迹尙未全乾，而「九一八」「一二八」等事件，又繼續表演了。眼前仍說不定，牠——日本，又在暗算何處了。同胞們，小心些！

眼前已是生死關頭，再不努力，只靠着「吹鬍子瞪眼睛」。那再不能等恥的，那正是亡國滅種的預兆。若你還仗恃着你這些伎倆，那省着你那氣力待做亡國奴時再用吧！

我們來紀念五三，不要再蹈先前的覆轍了，希望你們寧不做聲，靜默的，也別吹鬍子瞪眼睛了。更希望多出幾個華盛頓那破崙一流的人物，平地一聲的跳起來，抱定「寧做刀下鬼，不做亡國奴」的志向，來做一個領袖，修明內政，改良外交，抵禦外侮，一跳而為強國之一。更于明年的五三國恥紀念，改為了國慶紀念。那時節，我的心也不跳了，也不怕日本放大炮了，也不……一切的一切，我都不怕了。我這裏燒紙焚香，禱祝著上帝，助你們早日成功！

清明節的感想

二年級生李永武

時光如流水，過的真快，這溫暖可愛的清明佳節，不覺消逝得無影無蹤了。憶起在這佳節未消逝以前，我也曾存着返里的觀念，心想我這漂泊異鄉半年未回家的遊子，這次的佳節可得返里享受故鄉的春色了。不料於節前，忽接家信一封，內說：「鄉中土匪蜂起，無需回家。」看完這封信後，半年存在心中的希望，在這最短的時間中，沈於海底，這時我的心中如何悲哀失望呢！如正燃着的花火，被一盆冰冷的涼水潑於上面，頓時消逝，心想只好在這荒寂的古青城中，過這次的清明節。

今次的清明節，說來也過的太可憐了，太慘淡寂寞了，因慘淡寂寞，使我發生若干的感想，這就是所謂觸景傷情了。不期兩眼垂下淚來，一串串的悲傷之事，湧上心頭。

我記着那年清明節的時候，春風習習的吹着，溫暖宜人。我便踏着青藍的石道，沐着黃金色的陽光，離開學校，順步走到這曠渺的田野。呵！一切的一切都變了面具，更換了一番新的景象了。那黃綠嫩芽的楊柳，也變成了一條條的柳

絲，被淡黃色陽光的照應，甚是嫩綠可觀，那平日蔓草叢生着的墨壘的荒丘，現在已蓋上了一些新土，那些刺人的荆棘都已除盡，在每座荒丘的前面都有一堆燒盡了紙灰，又有些人已是掃墓歸來的了，手提竹籃，口唱着春歌，慢慢的踏着蓬鬆的麥苗走來。剎那間，太陽將落西山的當兒，這時更有一番新鮮的景緻，簡直是一幅清秀美麗的圖畫，遠處的林中，點點的火光閃閃奪目，天空中一片紙灰隨風飄揚於各處，這時的太陽漸漸沈下西山去了，我便在這黃昏中不禁觸景傷情，落了幾點酸淚，猛憶起了十年前的一件悲傷的事情。「那我還是幼稚的兒童，有一次家中的父兄，叫我給我死去了母親掃墓，那時無智的愚笨的我，不但不去，反而痛哭起來，現在想來，常使我慚愧不置，呵，我的眼淚不禁浸透了我的襟衣。母親呵！當你在世的時候，兒年幼無力，不能侍奉母親，以安慰母親的勞心，因此使母親終日勤苦勞作，以至生病而與世永別，母親！兒從前作錯了，現在只有流淚，想洗去我從前的過失，母親呵！你那時怎忍開我而與世永別，現在兒生在這黑暗昏濁的社會上，你不為兒擔憂嗎？母親！兒現在得不着再在你的懷抱中了。受不着母親的撫愛了，現在兒成了一個失母的孤兒，沒人來安慰我了。只有在夢中還得到母親靈魂剎那間的撫愛，現在誰來安慰我這可憐的弱者呢。母親：你在世上，兒不能孝順，你去世後，兒又不能為母掃墓，兒之罪深矣。母親設若你真有靈魂的時候，請你多多的原諒為兒的吧。」這時我的眼淚如海水一般的湧上來了。

這時宇宙成了一片漆黑，只有一羣羣的歸巢的鳥鴉，吱呀，吱呀，的哀鳴着飛向林中棲去。好似為我這個可憐的弱者而悲傷，所有的一切都給我一幅淒涼的面具，我在這曠渺荒涼的田野間，使我起了一種無名的惆悵悲哀。

蒼蠅又出現了

二年級生 李永武

這正是一個三月中旬的天氣，溫和的陽光，照在人們的臉上，似乎各各都帶着活潑的樣子。而這時宇宙間的一切，

也因受了春氣的灌輸，格外顯着榮盛。尤其是一般昆虫，受了這大自然的撫慰，更踴躍而活潑。都要想出在這廣大的宇宙中，施展牠們的皮氣了。

這裏是塊僻靜的地方，這裏是塊沒人經過的地方，因為人們即便有經過牠的必要，也大概請願多走點路，繞着過去了，要是一個人所瞧見的，永遠在這裏，那末世界上不足值得留戀的問題，很快的就要被解決了。不要說永遠，就是一忽兒，一剎那，人們也是不願意在這裏停留的。在這裏實在找不着一線快樂，一線歡喜的。所有的只是醜惡和污穢，只是不能夠不上這裏來的。便都不來這裏，於是這裏便好像真冷靜極了。

這裏是接受這都市上一切人們所棄了的東西的垃圾堆。這裏是連着一種動物生活的鍊鎖的地方。

這垃圾堆裏，是有比雜貨店更雜的東西，煤爐、炭灰、蛋壳、殘葉、棄菜、破布、碎紙、壞鞋、香烟、碎玻璃，以及人們都不要的東西，總之，凡無用的東西，及一切廢物，無所不有。這些無用的廢物，又經這幾天太陽光的蒸曬，竟發出一陣陣腐臭的惡氣，時時衝入人們的鼻孔中。

更加這幾天來，不知誰家死了的兩隻狗，也拋在這裏邊了，我走過了在這垃圾堆的旁邊，看見有許多垃圾堆成小山；那刺鼻的臭味，陣陣的吹入我的鼻孔，使我不能再前進了。忽然有一種嗚嗚驚人的叫聲，幾乎把我嚇得神魂消逝了，「哄」一羣蒼蠅從那隻死狗身上飛舞起來，接着我全身打了一個寒噤，不禁自言自語道：呵！「蒼蠅又出現了」！

然而那些臭惡污穢的蒼蠅牠並不怕人，紅的，綠的，五色具有。牠們不但怕你，反而故意飛到你的身上，飛到你的臉上，嘴邊上，吮吸你的血液，刺破你的皮膚。我又低頭看那垃圾堆裏的臭惡骯髒的廢物，見那隻死了的狗，已被蒼蠅吮吸得身體成空了。然而這些污穢臭惡的蒼蠅，牠們並不心滿意足，還是盡其力量吮吸食舐，有的吃的肚兒圓了，但

牠仍伏在那些廢物上面，像留戀不忍棄去的樣子，我看了這些可怕醜惡的蒼蠅，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呵，蒼蠅你們貪吃的心理，終久是不心滿意足的，你們的野心真令人懷疑了。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天氣一日炎熱一日，恐怕這些惡臭貪食的蒼蠅，日日增加吧。然而無法剷除，只有受其蹂躪殘踏，現在蒼蠅又出現了，蒼蠅又出現了！唉，可恨這些剝削平民血肉的蒼蠅，到底什麼日子才能剷除呢？你們剝削殘殺吧；等到平民不能生活的那一天，我想你們的末日也快要到了。你們還剝削我們的血汗嗎？

教務處門旁的一顆紫荊

二年級生王業芳

時候已經是晚春了。松林之下，佈滿了濃陰。林中宛轉的鳥聲，時時送入我耳，頗帶有慶祝的意味。教務處的前面，數松聳立，高插雲際，舉目望去，惟有密織似的松枝松葉等。什麼雲兒星兒早已被牠淹沒了。滿院的空氣是那樣的寂靜，誰知又有那愛唱的鳥兒，時時衝破了寂靜，換成了雜亂的歌聲。滿院的情形，是那樣的可愛，真叫我難以形容。

在教務處東旁，孤立着那盛開的紫荊。其西邊，則遙遙立着一顆海棠，與紫荊相對。而紫荊的東面及南面，全爲牆壁所障，故陽光的享受時常不很充足。幸而慈愛的春日，尚可憐他那鬱悶的樣子，特將日光提高了些，以相安慰，他才

有光明可言。這當然是他最感謝的了。

日光的享受雖已充足，而供人閱覽的時間，却又足使牠傷悲了。她開花的目的，不過想藉牠那鮮豔的色彩，和那清香的味兒，去引誘人們的觀賞，蜂兒的吸吮，藉以擴充牠們的種族，傳留牠們的後代。但牠所處的地位是多麼偏僻！來往的人們，不是特別注了意或是急於小便的人——因為她靠的是廁所——恐怕看不到有一顆紫荊的存在吧。

牠的命運雖是這樣可憐。而受了日光的安慰，又不能不把開出的花兒去感謝那日光的恩惠。因此，雖是境域不佳，

而開的花兒，仍是那樣鮮豔，那樣可愛，而牠心中的悲哀却不知何時方盡。同時與牠心情相同的就是那株垂柳。受了松樹的脅迫，又毫無抵抗之力，只有在那兒垂頭喪氣，向着那株紫荊，告訴牠的衷曲。牠倆的命運是這樣不幸，牠倆間的空氣是那樣悲哀。那樣沈寂。有時牠們又高聲的喊罵：「今年已是晚春，只有任牠們這樣作去。來年的春天我倆定要戰勝牠們。」在這樣喊聲之中，紫荊便沈悶了下去，預備牠新的生路。

但是紫荊明年還可再開，而人生呢？只有百年。今年年華已是二十，前途仍是黑暗模糊。此刻倘不努力，將來的痛苦恐不堪設想了。

初夏的早晨

二年級生王業芳

同學們的服裝，已由那棉的狹的變到穿單衣的時期了。而氣候也由嚴冬經過春季而漸入夏季了。夏日的風景與那春的，却又有些不同。宇宙間的一切，可說片刻都不停止。人類社會間一切，終日跟了物質的進步而異。大地的植物，又隨了氣候的寒暖而生活。甚而早晨與午時的情形，也有些不同了。

在秋季的景色，是日壞一日。而現在却不然了。自晚春辭去，那繼任的初夏更是可愛。吹來的風是那樣的柔軟。帶來的夏景又是多麼可愛。在一個初夏的早晨，我攜了一本英語，站在隙中慢慢走到了城牆上面。南風吹來，好像給我吃了麻醉劑一般，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活，尤其那早晨的景色，越能使人高興，而激起人們奮發的精神。

我一手拿了書本，一手預備着扶地，彎腰曲背，高興的爬在城牆上面。一直向南望去，高的，低的，互相結了起來。中間種了一塊塊的小麥，無意之中，被風吹動了牠，但牠又無抵抗的能力，只有隨風作幻，像海波似的蕩漾着。牠雖是受了風的波動而蕩漾，而牠態度的和藹，自然又少帶點羞慚，更不知引起了人們的什麼感想。

南面的山上，微微表現着霧狀，覺得有些模糊。然而中間趁了一株株的綠樹，越是覺着含有一種說不出的可愛。在山的周圍，全是一片麥浪，間有幾座小村混雜其間，恰像一個海中的小島，上面有了住的人烟。霎時間金色的日球，由東方升了上來，逐開一切的烟霧，射在那山頂上面，忽然變得十分清晰，山頂的一切，都一一影在我的目前。日光漸漸高了，遠處的視線被她截斷，世界變成了朝日的。牠雖給景物增了些美麗，同時也給她減了不少的鮮妍。此刻我們收回了視線，再向他方觀看。

右面的風景，雖是與前有些相似，然而不同的地方，却也不少。山的下面十分寬闊。十分平坦。又間有往來的人們。山的上面却籠罩了白雲，直入天際。在那裏很自然的向朝日微笑。然而牠的微笑，又彷彿是在冷笑，笑得夏日的可愛，是有些危險。

朝日的光線漸漸變強了。人們要想遠視得從前那清楚是不可能的了。只有等待次日的早晨，但是近身的周圍，叢叢的楊槐之外，可說再沒有別的，盛開的槐花，噴了甜蜜的香氣。周身的環境，只可說是香了。因為別的我再找不到恰當的字來形容牠。在這盛開的槐樹上面，聚滿了蜜蜂，在那吸吮花心中的汁液。嗡嗡的飛着，不肯放開那些花兒。在最後的一剎那間，牠們特別放大了聲音，一陣高喊，彷彿對我們說：「不要只來享那天然的快樂，快要去幹你們的工作吧！」最後，勤苦的蜜蜂飛去了，早晨的景色也大半都變了，教員的口哨聲已吹了多時。於是我又入在隊中，辭開了一切，與高才烈的走回校中。

說勤

二年級生苑耀星

人們的生活，莫不賴於作事，這是誰也承認的。但是有的人依着作事，便得到了相當的幸福，可是也有些人依着作

事，往往不能衛護生活，反而得到無限的苦惱，而發生其他的病症——作盜賭博……：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很敢武斷的說：「是由於各人能勤與不能勤的原故」。能勤的人，作事必有成功。不能勤的人，作事當然沒有成功的，這是一個不可疑疑的原理。古人云：「勤者，百業成功之母也。」我常想這句話很有些深奧的意義。

在H學校裏有個學生海君，他現在大概是高中第二年級了。他的年紀，不過在二十歲左右，他的聰明才力，實在不是我們普通人所及的。當他在W中學時，他所作的事情及所作的文章，我們看了，作夢也想不到是一個中學生作的。本校的各位教師，也都贊美他佩服他。但是他可有點奇怪的脾氣，無倫多大的事情，都不能驚動他的心。有一次，某同學掉到井裏去了，他人告訴他道：「海君！某同學掉到井裏了，咱們快去設法救他吧。不然，他要淹死了。」海君答道：「救他是可以的，但我少微有點頭痛，待我睡點再說吧。」他雖是聰明，但是可有點懶的毛病，因此很有些人討厭他。教師每逢叫他作一件事的時候，他老是不肯一氣作完，大都是中途而廢，不再繼續下去。所以他雖有高於羣衆的聰明才力，但是作出成功的事情很少。這大概是受了不能勤的毒吧。

試看現在的一般官僚政客，不也是受了不能勤的毒嗎？倘若我國現在一般的政客，都能夠勤的時候，那我國又怎會到了這種奄奄將斃的地步！那小小的日本鬼，又怎敢拿毒辣的手段，把大於他本國幾倍的東四省，完全佔去了。那些野心勃勃的列強，又怎敢仗仗他的武器，常常的向我國示威呀！啊呀！可惜！可惜！我國人沒有勤的精神。

啊！我們既知道不能勤的害處，為什麼還常常怠惰呀！我們爲學生的，十之八九是有好懶的毛病的，所以很有些人，上了幾年學，白費了光陰和金錢，一點兒造就都沒有，這真是可惜！我們當從此立下個志願，無倫作什麼事情，都拿着「勤」這一個字，作爲作事的標準。那樣，我或許不至於爲社會上一個只知消費而不能生產的蠢才。

清明節的感想

二年級生 苑耀星

和暖的春風，早已吹來了；把暖國的花香鳥歌，借着和暖的春風的吹動，送入了我的耳膜內；把一切沒有活氣的人兒，都活潑潑的喚醒了：枯禿禿的樹枝，亦生出了新的枝葉；枯黃的野草，都從堅硬的地裏，衝出了針似的綠芽；還有歌聲婉轉的黃鶯，在生出的新柳枝了翩翩跳舞；嗡嗡的蜜蜂，亦哼着他們無腔調的歌曲，到處尋取花粉；蟄居的昆蟲，也恢復了他的原狀，吱吱的亂叫，就是那些幾歲的牧童，也都橫騎在牛背上，很自然的哼出了迎春歌。「春，新的春，你能使些乾枯的黃草，丫叉的樹枝，綠油油的生存！你的精神偉大，可為萬物生存的救命恩人，歡迎啊！新春！……」

……」

幾日的春風，把我們的春假生活吹到眉梢了。學校放了假了；我們的生活，亦變了式樣。學校生活，從此暫時告了一個段落，

汽笛叫了幾聲，拖上了歸途，送往家中，家中的父老兄弟姊妹，也正在盼望我的回家。從母親面上的表情，可使我十分的驚異。平日不常來家的我，未曾受過母親這樣慢待，我還記得去年我來家的時候，家中的人們，是如何的歡喜！如何的可愛！我的心，不禁跳了起來。自己受心的驅使，連忙問哥哥道：「咱母親怎這樣的愁呢？有甚麼過不去的事嗎？你們使她生氣來嗎？……」大哥道：「你還不曉得哩！咱祖父得病多日了，晝夜老是。母親伺候他，母親勞碌的飯也吃不下去了。剛才我們正講究你，想使人把你叫回家來，可巧你也正來了！……」

「啊，是的，原來有這樣的一回事哩！」不禁我自己歎息着說。富於情感的我，不禁便流下了兩眼熱淚。啊，我的心波跳得格外加速，我的頭也有點暈了！……」

殺時間，我便跑到了祖父的屋內，問道：「祖父！你感覺怎樣？……」大概他是沒聽清我的話吧。他也沒管是我問的甚麼，他只是很無氣力的說道：「孩子！你來了嗎？……」除他說了這句微弱的話外，再也沒有聽到別人作聲。坐在病人身旁的姑母道：「你才來嗎？」「是的。」除了這兩三句簡單的話以外，只有病人的呻吟聲和火爐的灼火的聲音。

各處的名醫，都來到我家，給病人診視。不肯說，招待醫生的情況，比司候病人都難的多。因為醫生的心，是好壞都使的。招待他好，他就多費些心。假若你慢待了他，他就拿出毒辣的手段來開個藥方，吃了不但不見好，並且把病勢加重。這也是中國醫生常有的實情。

因為家中這樣的麻煩，所以我也有差事了，除守病人以外，老是司候那些醫生們，浸水呀，倒茶呀，……幸而有一個醫生，是我的親戚，還用不到拿出以臣侍君的態度，去侍奉他。但是每日老是有許多親戚朋友，雖然用不到像司候醫生是的，但仍不免有些麻煩。

到了第幾天的早上，我早就起床了，因為病房裏有些臭味的緣故。走到院中行了數次呼吸運動，那樹上的小鳥，也吱吱的向我亂叫，好像向我祝早安似的。那鄰家的院裏的秋千上，早已有人坐在上面往來的旋轉了；下面還有許多的兒童，在等候着打秋千呢？當時我便思想道：「這不是清明節的象徵嗎？為什麼我已回家數日了，未曾見過秋千的面呢？啊！這是因為有了病人的原故啊。」想起來，我便匆匆跑到屋裏，見祖父的病較以前好多了。當他見我時，還問我道：「明天不是清明嗎？」我回答說：「是呀，明天咱要煮很多的雞呢？你等着吧。我要給你留下許多。我看你的病不要緊了！……」當我說這話時，我的心理上是如何的歡喜呀，實在不是借着筆的力量，可以描寫出來的。「祖父的病好

了，這是我多大的榮幸啊！」我自己這樣想。

次日是清明，所以在五點鐘我就起床了。受了母親的命令，便拿了一張蠶子紙，到河水去溼透牠；這是因為要蠶子好孵化的原故。當時天還不甚明亮，我便走出大門，不久，便到了河邊；吱吱的水鳥，到處飛翔，踏青的男女，唱着歌兒，吹着柳條哨，在任意作耍，那忽高忽低的調子，真能令人眉飛色舞；那淩青的河水中的水蒸汽，騰騰的上昇着，遠遠望去，好似一張絕妙的墨水畫一般。那崔巍嵯峨的青山，可以陰約的看見；又望見那近村的古樸的茅屋，潔白的粉牆，間雜着幾株粉紅色的桃樹，點綴得尤為美觀。勇猛的獵人，成羣結隊，跟着幾個鳩鴿鳥兒，跑遍了河灘；平坦的水面，受了春風的吹動，和魚兒的游泳，蕩起了魚鱗似的水波；輕輕的柳枝，搖搖擺擺，看來好似向我鞠躬；獵人的槍聲，斷續的送入我耳，更使我感到一種異樣的風味。總之，今日早上的景緻，真可令人樂而忘返，心曠神怡，實為年來最有幸趣之一時呢！光陰飛也似的過去，那種清明時節的勝景，忽地變為泡影；現在我回想起來，只有令我傷神了。因為祖父的病，至今仍沒有痊愈。

初夏的早晨

二年級生周曉先

西方澄清的天空中，懸掛着的那棵半圓的殘月，還沒有沒落於西山的時候，東方已經現耀着片片的光華燦爛的朝霞了，而且溫和柔暖的陽光，時隱時現於朝霞縫隙中，東邊一帶翠綠的樹林中，有幾處破舊的茅屋，時時在綠葉深處，活潑潑的跳舞起來，你要是定神看牠們時，牠却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附近田隴裏的麥子，已經發了金黃色了，微風過處，現在起伏的波紋，像潮水似的無目的的向前進展，加之陽光的照耀，起伏的波紋上，湧現着閃閃的銀光，北邊張姓工廠屋頂上林立的烟囱和附近幾家農戶的竈邊角上，不住的發着縷縷的青烟，漸漸的由地面而騰空，與白雲合在一起，

造成一大片瀰漫的烟霧，蓬蓬勃勃，真如一副絕妙的墨水畫。

近幾天來，我的精神頹唐得不堪，簡直什麼事也不想做，但今早起床後，却有些奇異，非但起床特別的早，就是精神體力各方面，也都非常愉快，這是什麼緣故呢？以我自己的意見看來，大概因為這是初夏的清新的早晨所致吧！

正在寢室中忙着洗臉的時候，忽有一種尖銳的叫喚聲，直衝到我的耳膜上面，使我無意中打了兩個寒噤，接着就是呼我的名子的聲音，我這時忙從臉盆中抽出了沒有洗淨的頭顱，伸長了頸，從門旁向外看時，呀！原來是張君，他看到我的頭臉上，滿帶着淋淋漓漓的水，不禁笑着向我說：「我看今天的天氣，特別清朗，要請你同我到郊外去耍一耍，你去不去呢？」

我聽了他的話，心中雖然非常贊成，但因為我那棵脆弱的心靈，受了他那聲尖利的呼號的打擊，心中好像有些悶氣未消的樣子，所以就有意無意的對他說了一聲「去，自然是去，但你要允許我一個條件……」

他不等我說完，便插嘴的問：「什麼條件？」

我說：「去郊外後，事事要隨我意，假使不然的話，那末請你自己去好了。」

他聽了我的話，心裏有些張慌了，並且說話的聲音，也不似先前那樣厲害，畢竟緩和而柔和起來了，便對我慢慢的問道：「這有什麼要緊呢？不過我且問你：「你現在是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倘然不是的話，你為什麼要像日本對中國似的，開口便是條約條件，要是果真這樣繼續下去，什麼時候是個盡頭呢？」」

說完後，二人不覺各自都笑了，而且就在笑聲完了後，我們便攜手到了郊外，投入了大自然的懷抱裏，呼吸那清潔新鮮的空氣，觀賞那大自然的一切。

因為是早晨，而且是初夏的早晨，所以在郊外，時常見農夫在田地裏工作，精神非常的踴躍，到了早餐時，大家便就野外下飯，溫暖的陽光，洒在他們的背脊上，不冷亦不熱，舒服極了，就地躺下酣睡一回，不管世上怎樣的混亂，軍閥怎樣戰鬥，政治怎樣的不明，這也許是他們一生中惟一無二的快樂時間。

東邊來了一輛洋車，上面坐的是一個穿竹布長衫的中國青年，漸漸的靠近了我們，恰好走到我們近處時候，有事發生了；眼看到洋車不走了，穿竹布長衫的青年跳下了車；而且洋車夫怎樣的被打，後來長衫先生怎樣得到了勝利，車錢不支，反而揚揚得意的走了，一切從頭至尾，我們一一都看得明白，所以我此時心中極為不快，不禁自語道：「這就是所謂中國青年啊！唉，中國的青年，良心喪盡了。」

此時，東方的朝霞，漸漸由深紫變為淺紅，太陽先生業已悄悄的上升了，一切的一切，都表現一種初夏的快感，但被欺凌的洋車夫，却苦喪着臉，拉着車慢慢的走回家去。

蒼蠅又出現了

二年級生劉永奎

春天來了，啊！牠的魔力真大！牠用了一片綠的天鵝絨似的毯蓋住了郊外的田野，牠用了美而且香的花裝飾一切的花園，牠使郊外的小河低語着那希望的話，牠使林中的小鳥唱着那戀愛的歌，牠使我們忘卻了那長而冷的冬夜的一切孤寂，啊！這個明媚的春天，使大地上不知忙了多少的人物。

詩人正在搜尋他的材料，藝術家正在出他的作品，運動家正在鍛鍊他的體格，蜜蜂也嗡嗡的找尋牠的花粉，在這萬物奔忙的當兒，唉！晦氣的很，那個令人討厭的，卑劣的蒼蠅又出現了。

唉！提起了蒼蠅來，我真有些發恨了。當你低頭用功的時候，牠總是落在你的頭上，似乎在吸你的血。將頭一搖牠

便嗡嗡的圍了你的頭只是亂叫。吃飯的當兒，門窗一不閉好，牠便會趁此機會，靜靜的飛了進來，落在你的飯碗上，毫不客氣的吃起來了。最可恨的，有時竟飛進了一頭兩頭的特別大的，或者帶有花文的，似乎有一種勢力似的，大胆的，只是在你的眼前飛來飛去。蒼蠅的品格真是下賤到極點了。唉，牠的繁殖，竟一年多似一年，驅除的方法雖有，但總是沒有效力，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唉！現在中國的社會上面，這樣不講品格的蒼蠅，正日的飛來飛去，不知有多少呢就是？那有勢力的——大的，有花文的——也不少呢。那又有什麼辦法呢？唉，蒼蠅蠅集的中國。

蒼蠅又出現了

二年級生 鄭淑儉

我正對著門外的一顆桃樹，望著牠那飛舞的花瓣，呆呆的站著出神。忽有一種「嗡嗡……」的聲音在我的附近。這時，我不知不覺就轉動著腦袋，四下亂找。到了最後，在我身子的左側，太陽地裏，發現一隻小蒼蠅，正在那裏伸腿鼓翅的動著。我一看見了牠，就發見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感想：

啊！青年們呀！醒來吧！醒來吧！不要整日的沈醉於春光中了！現在已經把你的手中，不知放過多少寶貴的光陰；農人的血汗，也不知叫你吸收了多少！快起來掃淨了你眼前的障礙，努力你的前程吧！現在已是春末了。你不見那能使你死亡的小蒼蠅又出現了嗎？你要知道。牠的害處，不亞於軍閥的壓迫，也能使你傳染疾病，使你死亡。我願你把牠殺淨，和軍閥一般的殺淨，領導我們入光明的路上去，幸福的世界上去住。

不倒翁

二年級生 姜遠棠

密斯王長的又肥又胖，所以外人給他加上「不倒翁」三字。而今我覺着我的身體亦不算很瘦，怎麼別人不叫我不倒翁

呢？瘦而黃的老張對着我過來了，他說：「啊，你是不懂那三字呀，你沒有看見孫總理遺像嗎？如他那樣的偉大，那樣的耐苦，而才可以稱謂不倒翁。我告訴你，你不要以為身體強健，精神明爽，就可算個不倒翁，不然的話，世上這些胖人，那不都成了不倒翁了嗎？」

我受了這段話的刺激，於是我想我讀過的三民主義來了，中山先生的革命經過，實在令人流涕瀟淚呀！他走的過程實在是荆棘刺脚，風雨打面呀！世界上他真算是穿過了。我想研究地理的人，未必能抵得他那樣熱。他所在的地方，都是人聲喧嘈之地，使他心中無有安靜一刻，今日在此，明日還不知再歸何處，真如不倒翁似的你推我拉的一個玩物一樣。

他經一次失敗，就如不倒翁跌滾一次同樣。我們居在那樣的美麗的小世界上，也沒有暴風的吹打，啊！這樣的愉快，還有誰可比嗎？我們的生活可以說是靜的。孫文的生活可以說是動的。照着一靜一動說起，我們就不能被稱謂不倒翁。現在我們還在幼稚的時期，讀過孫文的書，我們就起了感想了。世界上的路程也就知道怎樣難行了。再看看吧，不倒翁被人家用作玩物，我們倘若去做個不倒翁，甚麼困苦挫折也就明白了。一般兒童常常喊着小嘴呼喚：「不倒翁，翁不倒，終老未嘗不得好」。這話雖是常在海棠葉似的中國流行着，然而能效法不倒翁的人，却是很少，青年的同胞們，快快去做個「不倒翁」吧！

刈麥

二年級生 姜遠棠

在熹微的晨光中，我的覺還沒有睡足，不陣喊聲把我從夢中驚醒了，身子覺着非常疲乏。我牽着驢駱走在路上，東搖西倒的連一點精神也無有，坡野裏的人已經很多了，小孩子婦女們，我未想到在這時候他們都能早早的來到，呀！這

不是很熱鬧嗎？

熱烈的陽光正掛在我們頭頂上，我這時候牽着驢子搬運麥子，身上的力量全都用盡了，一個跟一個的刈麥的農夫，也都沒有說話的了，拾麥的小孩子和婦女們也沒有嘈雜的聲音了，只看着大家在那裏手忙腳亂的工作。唉，真不是玩，這一兩天把我真累壞了，我想我從來沒有出這麼一回苦力，現在我可知當農夫的苦了，無怪人們都不愛作農夫，而都想去讀書！

我的哥哥，現在又在家裏想着我了，今天我接到家信後，心中不覺起了一番感動，以前在家裏的時候，是怎樣的勤苦工作，唉！現在我與他們別開了，在這暑季炎天之下，而沒有以前的痛苦受了，然而他們現在怎樣呢？麥子不是他們動手割嗎？滴汗流血的人那不就是他們嗎？

咱們的道兒

二年級生胡騰聰

一、恨

這是個好天兒，太陽熱咕咕的竟晒，我覺着身上有點東西爬，怪癢癢，大概是汗珠子流下來了。

天保和我剛從四牌樓拉了兩個坐到西觀音寺。媽的！好熱，共總揀了十六個銅子兒，我就不服，這是個什麼世界？天保真是個好小子，我就是和他投脾氣兒。我們拉完客想一塊兒到青年會去等坐，一道上談談說說真夠味，上着洋自在就是比拉車強。這是個什麼世界？真的，孫子才願意拉車！

天保說：「好熱的天，這麼遠十六個銅子，這就是咱們的道兒！」

「道兒？你想死想活？」我說「不爲這一天三頓飯，王八蛋才願意拉車呢！」

「說的是啊！人要是能不吃飯活着，哼！我真幹夠啦！誰要說願意拉車，我自不把他腦袋給揪下來才怪！」

「拉車，前兩年還吃香，近來又安上媽的電車，真氣死人！都是窮小子，都是找不着活路的人，哼！這個年頭就是沒有咱們的道兒走……。」

「對啊，你瞧，你瞧，這叮叮噹噹的，搖「拘魂鐘」似的真氣人！誰興的電車我曹他八代祖宗！……」

說話不顯時候，一會兒早到了青年會。我望車堆裏一瞅，老段和王柱子都在那裏頭蹲着哪，今兒好！老咱結拜弟兄五個，這兒就少着陶壯。

我和天保把車拉進去蹲下，問老段：「你今天拉了幾枚呀？」

「我嗎？從燈市口拉了個單牌樓，弄了二十八枚，還不夠吃窩頭的，他媽坐電車才花六個子兒，誰還坐咱們的車？我他媽真幹夠了！」

「真要命，越他媽文明咱們越不能活！是好小子等咱們齊合起來砸他媽的王八電車！出出這口烏氣！……」天保生來就是楞。

「對！砸他媽狗曹的……」王柱子又來啦！

「砸倒不錯；就是砸！不用多，三百人就夠，都算我的！……」老段真是好小子，天然就帶股子硬勁兒！

我說：「有話慢商量，別亂嚷……」

「砸這些蛋蛋子！……」天保又嚷。

「……」

太陽慢慢的藏到青年會的樓尖後頭去。了天保和老段都拉着人走啦，剩下我和王柱子還是沒買賣，腰裏數來數去就只十六個銅子，窩頭四個子兒一個，買四個，媽吃兩個，我吃兩個，還沒錢給車廠，欠下，明天就不能拉車，他媽越想越沒道兒。歸根到底就是電車鬧的，我曹他八代！

天，一點兒一點兒的黑下來了，王柱子叫我去到西珠市口等開明，我嫌太遠，不去。自己個兒買了個窩頭，坐下乾望肚裏壓。眼睜睜的瞧着那些闊小子充大爺，沒來由地鼓了一肚子悶氣。他媽老咱生來就是窮骨頭，窮一輩子！他媽的這是個什麼世界？

夜了，我滿心裏着急，拚上命的又拉了兩毛多錢，交了車錢還剩二十四枚，買了五個窩頭拿着四個子兒家去，媽大概餓急啦，倒了兩碗開水就和我坐下吃飯，我一邊吃一邊難過，六十多的媽跟着孩子啃窩頭。連鹹菜都沒有，兒子沒用，連累媽受罪。媽，你還不如死了好，——我越想越難過，直淌眼淚。屋裏黑，媽沒瞧見。我偷着擦了擦眼，強塞了三個窩頭，還直淌淚。

他媽的，電車！我曹你八代！闊小子！我曹你八代！……曹你八代！……

跑了一天，很乏，倒在牀上一歪頭就睡着啦。

二、 醒釀

一覺睡到日頭曬着屁股，媽才叫我起來。擦了擦臉，走去叫陶壯，他早就走啦。自己個兒到車廠去拉了車，上街去胡串。看見電車我就生氣，看見誰闊我也生氣。媽的也不知那兒的這一肚子自來火！

拉了一個坐，在王府井大街碰上了天保，倆人坐下來拉閒話。他說：「咱們辦了洋車公會老段當頭目，已經有四百

多人了，你幹不幹？」

「辦公會作什麼？」

「誰要欺侮咱們，就大夥兒一齊上去揍他媽的！」

「幹！先砸他媽的狗曹的電車！……」我當時有了勁兒了。「人逢喜事精神爽」真不是胡吹！

「明天清早在天橋開成立大會，你得去，別拉着車！」他說完就走啦。

怪 心裏一自在什麼事都順當。今天一天拉了五毛多，交了車錢還有不少。足夠媽吃兩天大白饅頭。

早早的回了家，睡覺。第二天，天還沒亮媽就把我叫起來了，吃了一個窩頭就去叫陶壯，倆人說說笑笑罵罵咧咧的往天橋直竄。半道裏又碰上了王柱子，三個人說話兒更熱鬧啦。

到了天橋，一看，黑鴉鴉的竟是人——約摸有五六百，大家都伸着脖子站着。我和陶壯王柱子三個，往裏擠了擠，看見老段站在一根白木頭板凳上，說：「……朋友們……你們說是不是？……咱們都是沒道走的人，但自有點活門兒鑽，誰還願意拉車？您說是不是？……近來又不知那個婊子養的出他媽新鮮花樣，安上媽的電車，活騰乾脆的就吧咱們的飯碗子給砸啦。您說是不是？……咱們沒別的法想，他們砸咱們的飯碗，咱們就砸他……說是不是？……無論如何總要把飯碗奪過來！……朋友們，咱們砸！……」老段攢緊了拳頭在空中幌了幌。人堆子裏炸雷似的一聲喊：「對呀！……」震的人耳朵嗡嗡地，人頭忽東忽西地來回幌蕩，像發大水——一片黑水，簡直的要把全世界的東西都沖了走，這波浪，是窮人的波浪，是窮光蛋們的波浪，淹沒了全世界。來，世界上的窮朋友，——窮波浪啊，匯合在一起吧！……

我親眼看見天保在人叢裏跳起來二三尺高，嚷：「痛快！……」哼！他就是特別！

老段的手又揚了揚，嘴動了動，誰也沒聽見他說什麼，大家夥兒當時又沒聲了。老段又另說了一遍：「……今兒大家暫且回去照常拉車，明兒，後天吧，前門洞裏會齊，他媽的電車來一輛咱們就砸一輛……」沒等老段說完，人一氣亂動。活像一羣螞蟻，沒有一點聲，不多會兒就散淨了。

我和老段他們五個人湊成一塊兒，到車廠去拉着車，胡串了一天，鬧了四毛錢零五十多枚，又給媽辦下後天的飯了，就明天一枚不枚老咱也不在乎！

我真等不了啦！恨不能後天這就到才好。第二天又拉了大半天，晌午歪就回來睡了覺。作夢，夢見砸電車，夢見住大洋房子，夢見成把的花大洋錢……哎呀，這真把人活急死！……

三、復仇

左盼右盼，那一天真來啦，天沒亮我就悄悄兒的起來了。找了根燒火的鐵通條，擦了擦，也沒驚動媽，自己開開門，和陶壯，老段，天保他們。一句話不說，飛快的往前門跑。老段嫌鐵銹太沉，叫天保抗着，他用天保的那根棍子。倆人就算換着使。頂敲着陶壯可笑，腰裏揣着他嫂子的棒槌；太陽剛在東邊的一大片屋脊上露着半個臉，歪着牙笑——他笑咱們四個人是窮光蛋，他笑咱們四個人不坐車，拚着鴨鴨在街上跑……哼，嫌貧愛富，連太陽算着吧，什麼東西？

街上沒多人，就是我們四個，跟着太陽跑，太陽儘追我們，到底是誰追誰啊？誰知道？抬起頭來看看東邊，就只一大片屋脊上露着半個臉，歪着牙笑……

早到了前門啦！那兒已經有不少朋友在那裏蹲着，見我們走過去都站起來和老段招呼，老段點了點頭，小聲說：「朋友們稍微散一散，都堆在這兒不好辦事，您說是不是？」……有些人望外一通亂擠，讓了出去，裏頭只剩了二三十個

人，人，濼濼啦啦的快來全啦，不信瞧，街上漆黑站着的，都是咱的弟兄！

大家夥兒看看天，再看看東邊屋脊上的太陽——才露着大半個臉兒，還硃着牙笑……

「天不早了！也該出車了吧！」瞧，都不耐煩啦。

我的心砰砰跳，一陣兒一陣兒發酸。老段和天保他們竟喘粗氣。王柱子耳朵尖，他說他聽見老遠地叮叮噹噹的響，待了一會兒，我也聽見啦，老段和天保他們都聽見啦。天保沉不住氣了，說：「朋友們留神哪，他媽的送來了！」

大夥兒全都閉着嘴，蹲在那兒，扯下架子——像預備着賽跑——不動。

那木頭盒子越來越近：「成——叮噹噹，叮噹噹，叮噹噹……成——」來到我們跟前了。

「兄弟們上啊！……」老段嚷，嗓子沙了，竄上去。

「哎啦！上，砸這蛋蛋子！……」天保直跳起來，嚷。舉起鐵錘。「兵！……」挨了一塊大玻璃。我接着跟上去，拿通條一陣亂打。陶壯，王柱子他們那一大邦都圍過來，一齊上手。正打着，又來了一輛。人，誰可知道那兒的那麼一大些？早跑過來了一大邦，圍起來，砸！又來了一輛又上去一邦，又砸，又砸……連砸了四輛。大家夥瘋了似的，我耳朵都聾了，只聽見喊：

「砸！……」

「砸……砸……」

「砸呀！……蛋蛋子！……」

「上啊！砸！……他媽孃子曹的！……」

「……像發水——發山水；像打雷——六月裏那沉雷；像下雨——夏天那急雨；像刮暴風，下雹子……他媽的！電車，你也有這一天？」

瘋了似的，正砸得上火，遠處……皮兒——皮兒——皮兒，皮兒……又乾又脆，這是槍。像是朝天放的，大夥兒都聽見啦，蹣起腳來看看，北面有一片灰色衣服的傢伙，往這邊跑，手裏都拿着槍，從那個黑窟窿裏直往天上冒火條子。大家都一看，覺着事兒有點不妙，嚷了一聲，散了個乾淨。老段急了，喊：「弟兄們，都別怕，咱們洋車公會是登了記的！不要散！弟兄們！」那裏有一個人聽得見？逃命要緊。老段又：「別回去！上天橋！」喊了兩三遍，有些人聽見了，一通亂擠，一會兒，早沒個人影兒了。

我們緊緊的跑到那兒，擠進人堆子。老段爬到塊上馬石上去，站着。說話帶哭：「咱們不能砸，咱們還是沒有道兒！那咱們還能情着餓死嗎？叫電車把咱們餓死還不如叫他把咱們壓死好，咱們都死！回去躺在電車道上，讓他壓死，」

「您說是不是？……走！這就走！都別怕！……」他又揚了揚手。

老段的話真對呀！咱們拉車拉不成，砸電車砸不成，吃飯又吃不成，這就是咱們窮伙計的道兒，咱的道兒就是「死的！這就是現在的世界？現在的世界就是這麼樣？誰有錢，誰有勢力，誰就該活；誰窮，誰軟弱，誰就該死，哼！他媽的！我曹他奶！」

大家夥子一氣亂動，望大街上跑，我們到那兒的時候，車軌上已經躺滿了人，烏黑一片像螞蟻，喊，大聲喊：

「壓死我們！……」

「壓死我們！……我們活夠了！……蛋蛋子！……」

「狗曹的！……壓死！」

「王八蛋！……壓啊！……」

「……」

我們也找了個空子躺下，臉朝天，巴呼着眼皮看來回來的雲彩，眼花了再開上一會兒，養養精神。噫！罵啊！電車都不放走。哼！媽那巴子，電車！你那本事呢？有種的真正來壓壓呀！哼！我曹……

眼看着太陽歪了，誰都不餓，噫！罵！噁子都噁了。

「壓死我們！王八曹的！……壓啊！……」

天快黑了，還躺着，一動都不動。老遠的來了一輛綠皮汽車。走到我們這兒，站下了，突突地放屁。

車裏鑽出一個穿軍衣的傢伙來。誰呀？媽的！什麼毛病？

看樣像個軍官兒，大腦袋，小眼睛，黧黑的臉。一股子賊咕溜滑的勁兒，八分兒不大保險，說：「請你們的頭目說話。」老段勃勃的一下子躡起來，走了過去。大夥兒也都站起來跟過去。那傢伙開口就說：「你們不該擾亂社會治安！

……」好小子！真有你的！上手就開了個豬八戒倒打一耙。把老段耙住了！

「什麼？我們不能活！本來洋車很可以吃飯，近來又安上電車，他媽活活的就把咱們的飯碗子給敲飛啦，我們家裏一樣的也有老的小的，大夥兒都得活！您說是不是？我們不能不這麼辦……」別看老段，天然就是有一手兒！

「這樣說你們防止社會的進化……」媽的這小子還不死氣呢！老段又來了話了：「我們不管什麼進化不進化，我們光知道活着！這好比有一鍋飯，本來誰也可以來盛着吃。這末不挺好嗎？現在電車把飯都奪了去，想賊心餓死我們這

理那裏也說不通……」對呀！老段！

「這這……別啦，沒理找理。鄉下的牛車又待怎麼樣呢？真絮叨！我把他媽的。」

「牛車？一來他們人少，二來鄉下這還是他們的世界，我們不管牛車馬車，我們管我們自己！不然，你們替我們想辦法……」好！老段這手「張飛賣肉，倒掛一鉤」玩得真漂亮，沒一個人不痛快！

「辦法那好說，咱們一堆兒到市政府去細商量吧。」

「那也行！」老段點了點頭，回過臉來說：「弟兄們先回去吧，明天聽我的信。我真自在，恨不能嚷幾聲出出毒火！一羣黑老鴉都散了，只剩下我天保，陶壯，王柱子四個人等着老段上了汽車才回來。路上天保說：「他媽的別看餓了一天，這時候肚子裏倒是真痛快！不成咱們再晒他媽王八曹的……」我也不覺餓，盼着老段趕快有了回信，第一，六十多的媽先不受罪，咱心裏也踏實點兒！」

回家，吃了飯，和媽說了說今天的事兒和老段上市政府去怎麼樣怎麼樣，一來二去說了一遍。媽也挺喜歡，自在得老眼裏直淌淚。媽呀，禱告着老天爺點兒，別叫你的眼淚白淌了……

身上乏得很，早鑽了被窩兒，第二天將醒，天保就來了。一進門就罵：「……曹他祖宗……媽的鬼鬼咕咕真混蛋……」

「什麼事？天保……我連忙爬了起來，光着眼睛，問。」

「什麼事……老段叫那些王八曹的給偷着槍斃了……今兒早晨，在天橋，聽說臨死還喊：「弟兄們哪！幹啊別怕！咱們拉車的窮小子是越殺越多啊……」砰的一聲，就完了錢啦，頭都開了花……」

「什麼？什麼？什麼？……」我糊塗了，直跳起來，竟淌汗。

「咱們還是活不了！砸，還是砸！明天晚上，砸，給老段報仇！……」

「什麼？什麼？什麼？……」

「明兒晚上——米市大街——旁邊地溝裏，砸呀，給老段報仇，你還得找塊白布，紮在袖子上，做記號……」他說完就走了。

我昏了，媽呀！你白淌了眼淚！老段呀，你白丟了性命！哎呀，老段呀老段，老段老段！……我們給你報仇，我糊兒糊塗的昏了兩天，那天晚上早早的吃了飯，還是拿着那根通條，袖子上紮上了一塊白布，自己個兒跑到米市大街。天黑平平的，看不清楚人，聽見天保叫我，我回頭一看，街兩旁水溝子裏都有人。我找着天保，爬下去，蹲着。天真黑透了，對面不見人。聽見電車……成——「開過來了一輛，天保使上勁，喊了一聲：『上啊！……弟兄們，砸砸！王八蛋……』」好像老虎吼，我嚇了一跳，一眨眼，他早竄了上去，舉着棍子亂打，溝裏的人們都瘋子似的亂攆了去，打。不要命的喊！「砸呀……蛋蛋子……」

「砸呀……奪過飯碗子來！……」

「砸……我們都要活呀……狗曹的……」

「砸，給老段報仇！……給砸爛嘍啊……」

我一肚子火又媽的勾起來了。誰知道是那一輩子的仇恨？跳上去，打人，打玻璃，打車，打……不知道打什麼好。

四下裏塌了天似的一片嚷，比前門那兒兇幾千萬倍，我耳朵裏覺得誰說話都聽不見，頭昏得忘了是來作什麼來啦！打！打！打！……打人，打車。打玻璃……老段呀老段！老段老段！……

我正打的上火，花啦的一聲，一塊大碎玻璃飛到我頭上，我往後一倒，什麼都不覺得了。……又似乎過了好幾天。

耳朵裏嗡嗡的像些蜜蜂，聽見遠遠地喊：「砸……」

「砸呀！這些蛋蛋子！……」

「砸！咱們都要活呀！狗曹的！……」

「……奪過咱們的飯碗子來！……」

心裏一酸，慢慢睜開眼一看——這是家裏，床上。我翻了個身，骨碌的爬了起來，仔細一聽，什麼聲都沒有。媽在一旁睡的正香甜，月亮從窗櫺裏鑽進來，照着她的白頭髮，又照着我的被子，發綠。我覺着頭皮疼，用手一摸，黏糊糊的有點溼，映着月光一看，通紅，哎呀！

「……血……」我喊了一聲，昏過去了……

四 病窮

我是病了，媽的！好漢就怕病魔纏！你別看咱這個活蹦蹦的小夥子，一病，不能拉車，情着挨餓！

頭腫得像學生們打的那什麼「爛球」那麼大，身上麻酥酥的不能動。病了三天，家裏真正一個子兒也沒有啦。媽的夾襖今兒早晨押給張雙子他媳婦，押了兩毛錢，不叫我，我也裝傻。真的，我還能不知道嗎？

媽託陶壯去請牛毛大院的劉大爺來給我看病，我知道家裏沒錢，不叫他請。他媽的天下那兒有個不疼孩子的媽？偷空摸空媽就叫陶壯給請來了。一看，說不要緊。這是帶點「破頭風」的來頭。開了個方子，不要錢就走啦。

兩毛錢，又得吃飯，又得買藥，別看我是個粗小子，心眼兒別提多軟啦，我看見媽偷着掉淚，心裏真難過，咱窮人，活，活不起，長病，長不起，他媽的要死都死不起，唉！誰叫咱窮來？

媽呀，你看看吧！我好了以後一準出去好生闖！貴賤不拉車了！我真窮夠啦！

吃了一付藥，稍微覺着好點兒。又過了三兩天，算是能掙扎着起來了。但是還不能幹活兒，飯，陶壯天天送點兒來，什麼窩頭啦，乾饅頭啦，飯鍋巴啦，常往這拿，媽說他是咱的活命恩人，趕明得叫我給他磕頭，哼！都是些窮弟兄，誰吃不着誰呀？

劉大爺又來看病，說我消了腫就算好啦，應當多吃點兒雞蛋啊牛肉啊什麼的，保養保養才能好得快，咱家裏吃飯都來不及那兒還有錢吃雞蛋牛肉？可是，我多病一天家裏就多挨天餓，早好一天家裏就早吃天飽飯，誰不願病早點兒好啊？媽急得熱鍋上螞蟻似的，東鄰家要雞蛋，西鄰家找牛肉，您說，咱這官房大院這一片竟是些媽的窮家主兒，誰家不年不節的給咱們預備着牛肉雞蛋？媽沒辦法了，就是會掉眼淚，曹他祖宗，我真棹的夠了又夠啦！

又膩歪了兩天，病還不好，渾身還是沒勁兒——成天家吃乾饅頭飯鍋巴怎麼能養病？

天保又來啦，穿着新夾襖，真帶精神，進門先給媽請安，再問我的病怎樣了？又說長病得全仗保養，媽又來了牢騷啦，又是什麼牛肉雞蛋，又是什麼沒錢……天保真是媽的好小子，仗義疏財！一伸手就摸出五塊現洋來，吧嗒拍在床沿上，說：「拿去買點葷腥保養病人吧，錢不多，太不像話，哈哈……」我一怔，說不出話來，媽樂的閉不上嘴。

，合着手掌說：「阿彌陀佛！你們這才是弟兄們哪！……」天保一撇嘴說：「不像話，不像話！……」媽又樂噠：「天保，你餓了吧？我去給你買點東西來吃吧！……」順手拿了一塊錢就出去了。

我悄聲兒問天保：「你怎麼這們闊了？」他說：「我窮的入了夥啦！」

「什麼火？」

「當強盜！」

「我拉夠了車啦！我也入行不行？」

「怎麼不行？不過這工夫要入費事點兒，當家的沒在青龍港，上了天津啦！你明年再去吧！」

「那我怎麼吃飯呢？」

「你願意上天津嗎？」

「不願意，……」

「你上通州吧！進城找着一個……」

「我不！他媽的誰願意上通州？怪彆扭的……」

媽回來了，左手提着酒壺，右手提溜着一個包袱，膀子底下還挾着兩三個報紙包兒。嘴角子邊兒上竟露着笑，把東西放在床上，打開包袱一看，是些生的熟的雞蛋，有二三十個，報紙包是一包豬肉包子，一包熟牛裏脊，一包香腸。媽笑：「天保，吃吧！喝兩盅！」又瞧了我一眼，「你也吃！」

大家夥兒吃完了飯，劉大爺又來看病，說不要緊啦，媽就說：「劉大爺，您認識人多，給這孩子找個差使吧！」劉大

爺一口就應承了，說：「西城吳四爺家現在正用人，叫他好了病以後去吧！」

我滿心不願意，天保也他媽不願意，可是人家吐出去，咱還能不去嗎？唉！沒有辦法！

天保偷着說：「不要緊！你先媽的混着，不願意幹了立時就找我去！」我想了想，也有理，就答應了。

又在家吃了幾天好的，漸漸的就有了勁啦。媽叫我去上工。唉，去就去吧！就去吧。

吳四爺看我是個精壯小子，就留下我叫我給拉包車，一月十塊錢，管飯。我真頭疼，咱窮人除了拉車就沒有旁的道兒嗎？哼！曹他八代！

拉了幾天，也沒什麼不如意，就幹下去了。

五 雪夜

天，一天一天的冷起來了。已經立冬兩個月了。前天又給媽捎了七塊錢去叫媽給做棉襖。今兒媽託人給送來了，又厚又好，別提多可身了。

天冷的特別，抄空兒打了二十子兒的白乾兒，空肚兒喝了下去想壓壓寒氣，可格不住肚子裏沒吃什麼啦，灌下去就覺着暈兒古登的，總想睡會兒，順手兒一歪身子就躺在牀上了。剛要迷迷糊糊的，挺自在，聽見吳四爺叫我拉他去看戲。我答應了一聲，一肚子沒好氣，爬起來就出來了。瞧，昨天才下的雪，地下稀溜兒滑，媽的吳四爺也不替咱想想。這路天兒還是去看戲，我就說：「四爺，道上不好走，我再把您揀着反倒不好，不如去叫輛馬車來去吧！」他不聽：「別胡說啦！你偷懶是真的吧！……你也想想，坐馬車花多少錢哪？還是你拉我去吧！揀着不怨你！——自要你不是特意兒的！」

媽的，越有越會過，這老東西成天的叫錢埋着也不怕壓死！這麼難走還是去看戲，有錢就是厲害末！咱窮小子到死也沒人來拉着去看戲！誰叫咱窮來？誰叫他有錢來？我拉你就拉你！反正摔着不怨我！摔死也是你自己找的！

我把車拉了出來，支上棚子，拉着那狗曹的就去了。

一去走的交民巷，那兒雖然遠，道兒還好走點兒。我小心地把他拉到開明，他進去了。我坐在外頭聽裏頭敲鑼，嗚西北風。媽的可怪！拉着車子就和牛一樣，一坐下，心裏就來了事兒了。——怎麼他能看戲咱就不能，怎麼他坐車子咱就給他拉，爲什麼他在這樣天氣還要出來玩兒樂，咱就不能安頓兒的在家裏歇歇？……爲什麼……爲什麼……

天快黑了，我的肚子餓得咕咕的直唱洋戲。媽的還不出來？又等又等……那老傢伙出來啦，一邊走一邊和一個二十多歲的狐狸精抗膀子，媽的我瞧見了裝沒瞧見，連忙伺候他上了車，抬頭看了看天——快黑了，看不清路走西邊吧，那兒近些。我拉着他就往西跑，一步一滑的出了西珠市口，不遠兒有個弓背兒似的一個高坡，我走到那兒就發愁。硬着腦門子往上拉，媽的真難！腳底下稀滑，又迎着西北風，我使上吃奶的勁，算是把他拉上了坡。往下走可就更難了。雪水滿處裏直流，攪着些媽的冰片子，希利花拉的亂響，冷風還往脖子裏灌，我縮着頭，咬緊了牙，慢慢的往下走，曹他八代！後頭有輛死沉的車子往下擁着，邁一步就往溜一二尺，我走着走着，忽然眼前一恍惚，一腳踹在個水窪子裏，我連忙一躲，腳底下一滑，他媽的就坐下了，手裏的車把一鬆，那車子几里咕嚕的溜下來，一傢伙就碰在我的屁股上，那吳四爺順着勁兒也扔出來了，摔的說不出話來。我閉着眼養了養神，爬起來一看，老遠的吳四爺爬着在地下呼呼的直喘粗氣，像狗。我慢慢的先把車拉下去，然後提溜起那老傢伙來，扶上了車，重新慢不由的往不拉。那不知死活的東西還撒着腔兒罵我……媽巴子！特意兒摔老子，混蛋腦瓜子……曹他祖宗！反正我裝聽不見！由你罵去！我他媽

拉你到家就算了！

我一氣兒把他拉到家，那老王八一進門就喊：「高升！進財！小祿！你們給我這傢伙細起來！……」我一聽，他媽的事兒有點不妙，拔腿就跑。將出了大門，那三個兔子奴才早追到啦，瘋狗般的竄了上來，鉗着脖子就把我弄回來啦。媽的真倒霉！三道麻繩兒渾身一捆，憑你多大武藝手脚不能動彈，他們把我往牆格洛裏一扔，小祿拿了根桑樹條兒，沒頭沒臉的把我抽打了半夜，我不敢叫，也不敢罵，好歹的捱到天亮，那老王八把我叫了去，給了我三毛錢，叫我立刻滾蛋！曹他奶奶！滾就滾，咱窮自管窮，可滿餓不死！他媽我就走啦。

上那兒去呢？闖了個光身人兒回家，真覺着有點沒臉見媽，就只有在街上胡串遊，真是媽的禍不單行！又下起雪來了！天爺也誠心不叫咱窮小子活了嗎？

我越想越生氣，越想越悶的慌。他媽的非宰他幾個不痛快！

我在崇興酒店裏喝上一毛五的白乾，拿剩下的錢去買了一把雪亮的夾剛牛耳刀子。媽的非宰他幾個不可，從吳四爺起，到小祿止！宰他一窩子！宰他一窩子！

天黑了，雪，越下越大，街上凍的一個人毛兒都沒有，雪片子和他媽的棉花套子似的，到處裏都是白的，釐的人眼發花，我眼看着地厚了，屋高了，樹枝子，上頭雪白，下頭漆黑，也顯着粗了不少——這正是殺人的天兒！

肚子裏的悶氣越鼓越大，也不知是有什麼鬼兒摧使着我，三步兩步的跑到那老鬼家門口，偏着耳朵聽了聽，沒聲兒，大概他媽的一窩子都睡了。我轉到他的房後頭，那兒挨着牆兒有棵槐樹，我一跳，抓住了一個樹杈，又一蹿身子，一抬腿，就騎在牆上啦，在牆上望前走了兩步，不遠兒有個花臺子，離牆頭也不過二三尺高，我輕着身子望下一跳，上頭

有雪，沒聲兒，我下了花臺子，四下裏一看，沒人影，心裏真痛快，我轉過過道兒，推開那邊的小角門，慢慢的溜過去——別看我在他家待的日子不長久，他家的裏外道路，不是咱吹大氣，可也滿敢說句「熟習」，——溜過這層角門，再往前走就是院子，北屋裏住着吳四爺，南屋裏是高升他們，在外頭看都點着燈，我用舌頭尖舐開一塊窗戶紙，擠着眼睛望裏一瞅，看見吳四爺閉着眼睡的和死狗一樣，南屋裏高升他們都沒動靜，大概也挺着啦，我擰了擰肩膀上的雪片子，從懷裏抽出刀子來，翹開門插梢，一步就闖了進去，那老東西還不知道是那兒的事兒呢，我跑過去，把刀子放在他的脖子上，嘴湊到他的耳朵邊上說：「老王八蛋，你那本事呢？……」他慢慢地一抬眼皮，猛一看是我，嚇得把眼瞪得酒盅子似的，嘴剛要動，我的手一使勁，聽見撲哧一聲，刀子早鑽進了他的脖兒頸子，登時有了個紅棗樣的窟窿，雪亮的刀子一半兒在裏頭，一半兒在外頭，一股紅湯子直竄出來，染紅了他的臉，染紅了他的蒼白鬍子，染紅了他的被子……他的眼翻了翻，手動了動，腳蹬了蹬，不動坦了。這真是媽的西洋景，有錢也撈不着看阿！

殺人也真的冇癩！我心裏上了火又跑到南屋去，照樣兒宰了那三個東西，媽的你們有什麼厲害吧？老子不吝乎！

我又到北屋裏去，抄起桌子上的帳本，撕成好幾份，就燈上點着，引着了窗櫺紙，先是幾片小火苗兒，漸漸的起了黑烟，屋頂紙棚也連着了火，一點點的燒透了屋頂，烟望天上冒火也望天上冒，這火是我的！是我心裏的火，放出來了！

媽的下着雪着火才真好看呢！那大火球一個個的望天上竄，像些大牡丹花，雪落在火裏噙噙的響。雪也亮，火也亮，刀子也亮，照得天上都亮，火被雪耀得發白，雪被火耀得發紅，裏頭血紅，外頭火紅，刀子白，雪也白……喝！真他媽的痛快！火！燒吧！雪！下吧！

有錢就怎麼樣？曹你祖宗！……

六 刀子

昨兒晚上，瘋了似的殺人，放火。還好，沒叫媽的警察拿住，我心裏真痛快！一肚子悶氣總算出了，可是肚子裏可顯着空啦。我猛咕丁的想了起來：「好多時候沒吃什麼了！」真他媽和個事兒似的。殺人放火，當時自在，他媽的挨餓也真是個活罪過！唉！天爺生咱們這些窮鬼就是爲的挨餓嗎？

我越想越沒道兒，末了兒，就是會掉淚……

曹他祖宗！咱窮，乾瞪眼，砸了電車不能再拉車，現在吧，宰了幾個人，刀子還沒處放呢，——共總一把刀子，長，不滿一尺，寬，不到寸半，揣在腰裏，明看就是一道崗子，萬一叫人看出來，保險砸鍋！他媽的就這把刀子還想叫我扔了嗎？曹他奶奶我偏不扔！

我把兩隻手一抄，擋住胸前的那道崗子，在街上來回的胡串，雪還沒住下，沒人兒，我想喝酒，腰裏沒錢，不敢開口，天冷，肚子裏又沒東西，格外凍的難受，我在一個酒店門口啣了馱，裏頭沒旁人，掌櫃的坐在火爐子旁邊直打盹，我一步邁了進去：「掌櫃的，大天早晨的就翻麼？來！弄一斤白乾！」

酒拿來了，我坐在櫃台旁邊，慢慢兒的喝，一斤酒下了肚，又他媽有了勁了，我看見外頭還下雪，媽的一片白，明顯着又厚了二三寸，街上他媽一個人影都沒有。——又是咱的好天兒！

我呆坐着，渾身熱烘烘的，懷裏的刀子像他媽的在那兒跳，真怪氣，我忍不住了：

「掌櫃的！勞駕，掛掛帳吧！我這沒錢！……」

「什麼？你出去打聽打聽吧！咱們不認不識，想掛帳，我看你是沒睡醒！……」

「放大屁！你才沒睡醒哩！我曹你……我急啦！」

「誰？我看你才放屁！……」

「你媽那……你快閉上你那屁股眼兒吧！老咱抬舉你，你還他媽死不認臉！趕快掛帳沒事兒，不然老咱翻了臉可沒你的好兒吃！……」我自己也不知道是那兒來的這股子硬勁兒。光是覺着懷裏的刀子要闖出來。

「趕快拿錢是正理！別媽的廢話！」他瞪着眼想接我，我真生了氣了。

「媽的老咱早晚還少了你的錢嗎？……」

「我不聽！快！拿錢拿錢！……」

「拿就拿！老咱滿不在乎！」曹他奶，他太瞧不起我！我伸手摸着刀子把兒——掌櫃的真是媽的饅頭，他當我真正的給他掏錢呢，伸着手要接，媽的我橫了心了，嗖的一聲，打了一道白閃似的把刀子抽了出來，順手往桌子上一插，彭的一聲，來回的直晃蕩：「曹你祖宗！老子今兒要你的狗命！知道嗎？趕快記帳饒了你……」

掌櫃的眞嚇毛了，他看見刀子把兒上還有鮮血點子，嚇的渾身亂顫，心都糊塗了！

「老爺！爺爺……祖宗……小的記……記帳，記帳……記……他先鞠躬，再作揖，又漸漸兒蹲下，末了，不知不覺的就跪在地下。了。噯！天生他媽的鬆包蛋！沒一點兒「人」骨頭，沾事兒就下跪，真要把我的大門牙都笑掉啦！」

「媽的記帳就行，起來！今天先不宰你！……我拔了刀子，慢不由的揣在懷裏，老了老臉皮，就：「有現洋嗎？」

拿幾塊來老子花！」

「有，有，……」他趕快進去拿了十塊錢出來遞給我，我他媽就走啦。腳踏着雪，「咯吱，咯吱。」不軟不硬的，真自在。腰裏鏘鏘的響。刀子沒撈着吃血，還他媽在那兒跳，涼風吃着我的臉，剛才喝的白乾都翻上來啦。我頭暈，一賭晃兒晃蕩的走，踩着雪。

刀子真是媽的好東西，洋錢也是好東西！

惹下禍，家去嗎？媽的咱不能回去。那上那兒去呢？下關東？不大好，上大連？也不好，上上海吧，也不大好……那上那兒去呢？真！有了刀子，有了錢，就他媽迷了心竅了！

我還胡走，想以後怎麼辦，一下子想起來了——天保不是在青龍港裏當強盜嗎？找他去，媽的我也真正受夠啦，當強盜，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裳……把媽接了來。享幾天清福，媽的也賊的是自在，對！這道青龍港是他媽去定了！

媽呀，你別看你兒子沒出息，去當強盜，這都是咱窮人最後的一步棋啊！……

到碼頭去，暫時住了連興客棧，晚上，託櫃上給買了到青龍港去的船票，第二天一早就上了船，晌午，船起了錨，晃而晃蕩的望沒邊的大海裏走了去，走了三天三夜，媽的把我搖晃的昏頭昏腦的，曹他八代！坐船真是媽的活罪過，船裏的味兒又難聞，不定那會兒就有他媽吐食的，東一聲：「呱，」西一聲：「咕，」滿船裏竟是媽的焦酸的臭糟味兒，直鑽頭裏鑽，就是不暈船也滿能叫你吐酸水。虧了我常到甲板上溜躑躑躑，刮刮海風，總算是沒吐出飯來；那天早晨，好歹的到了青龍港了，船將要靠岸，早有一大邦搶着行李的小夥子一扶船欄竿，嗖嗖……的幾聲就全跳進來了。差點兒和我撞了個大臉瓜，我翻眼看了看他們，都是些窮小夥子，和我早先是一個樣兒，我心裏一酸，想起他媽以前的事兒

來，接連着又想到北京六十多歲的媽。鼻子一疼，眼眶子裏不由的就擠出來兩點熱眼淚，我臉朝着天呆了半天，一回臉，看見兩個警察，拿着黃棍兒直望那些窮弟兄的屁股上敲，棍子彈回來老大一塊，他們連叫疼都不敢，連忙望岸上跳，我滿肚的不平：人家也是肉做的屁股，人家挨打也是疼，再說從岸上望船上跳這就算犯了法嗎？……我越想越不是滋味兒，一口氣跑下了船，出了碼頭。

到處裏不論什麼都和北京兩樣。我下了客棧，天天到街上去打聽天保的消息。到了第四天，才在街上碰見王柱子，我問他：

「你多會兒來的？」

「兩三個月了。」

「作什麼來？」

「找天保。」

「你現在當什麼？」

「當……當那個。」他攢着拳晃了晃。

我知道。他也入了夥。

「天保呢？」

「他嗎？我帶你找他去吧。」

找着了天保，我忍不住，眼淚流下來了。我長病，他去看過我。我養病，也給我錢。我發燥，他勸我，我能不感激

他嗎？感激他，不能給他作揖，也不能給他磕頭，是好弟兄見了面就只有哭。我和天保抽抽噎噎的哭了半天，王柱子就是會勸，勸了半天，都不哭了。

我和他們說了說以前的事兒，怎樣當了吳四爺的拉車的，怎麼捧着吳四爺，又怎麼殺了吳四爺他們，又怎麼放的火，怎麼逃出來，……王柱子不說話。天保生氣。

我把刀子拿出來，給他們看上頭的鮮血，王柱子還是不說話，天保一拍桌子：「兄弟！真有你的！好小子！現在這個世界就是他媽的沒道理！咱們不論怎麼拚命總賺不出個好字來，咱們幹，幹到底！」

他們把我領到于五螃蟹家，叫我見見當家主。于五螃蟹看我是一個好果子。就挺喜歡的把我留下了。還說叫我先當幾天暗探，知道那兒有買賣回來報告，又給我幾塊錢，我他媽就走啦。

這會兒才真叫自在呢！

胡串了好幾天，走到那兒住在那兒，錢花完了正算計回去，天保來叫我，說他探着有個什麼長的少爺，帶着好幾萬塊大洋錢，到外國去，起這兒路過打算在新華大旅社裏住幾天等船，于五螃蟹叫我回去辦事，我真快活瘋了，一個多月沒使橫勁兒，手都怪癢的——我就回去啦。

見了于五螃蟹，他給我一枝手槍，叫我跟天保先去臥底，聽信兒作事，哼！這會兒真把我自在壞了。

我們打扮成做買賣的模樣，到新華大旅社去住房子，媽的第二天，那毛孩子就來了，看來也不過一二十歲，帶着一個大箱子，我想那裏頭大概都是洋錢。

哼！他媽的錢是好東西，一點兒也不錯。

住了三天，他媽差點兒沒把我燥死，頭一天晚上，我就說：「天保！咱們幹吧！」他搖了頭：「他媽早哪。」我又媽的整了一夜。

第二天晚上，我又說：「天保！咱們下手吧！」他又說：「早呢！」我真他媽氣死了，心裏納悶，兩三個月沒和天保在一塊兒，沒想到他竟會變得性子慢得和豬一樣，我恨不能把他揍一頓；曹他祖宗，又悶的一夜沒睡。

到了第三天的下半年，天保從外面跑進來：「于五蟻蟹叫咱們今晚上下手。還說現在有些本地滑舌子要和咱們爭水吃，咱們要是再不動手他們就要下手了。」

我真樂死了！我覺得腰裏成天揣着的那把刀子又碎……碎……的跳了……

刀子是他媽好東西，洋錢也是他媽好東西，真的！

好歹的盼着天黑了。剛要催着下手，天保又叫我先去睡覺，這回可真把我燥壞了，躺在床上反來復去的直烙單餅，熬到他媽十一點多鐘，爬起來一看，他媽好月亮，我心裏一高興，抽出刀子來，迎着月光看了看，亮森森的逼人眼，我掏出小手巾來細細的擦了擦，簡直亮得和他媽雪片子似的。

刀子啊！今兒晚上，老咱要喂喂你哩！……

他媽兩點鐘了，月亮又偏西去不小的一塊，四下裏一點聲兒都沒有，又是咱們的夜！

天保還打呼，我幌了他一陣，他醒了，問：「天幾點啦？」我冤他：「三點多了！」他一個鯉魚打挺爬了起來：「你幹是我幹？」我害怕他搶我的差使，用手把他一推，他就又躺下啦，我嚷：「我幹他！！」他連忙爬了起來，拿手堵住我的嘴：「嚷什麼？正該是你，我又不和你爭，來吧！輕着點！……」

他媽的……我和天保慢慢的往外溜，心裏怪癢癢，總想笑，又笑不出來，他媽真是毛病！

覺着心要跳出來，刀子也要跳出來——砰——砰——砰……

蹙着氣，悄沒聲的，拐了幾個彎兒，進了兩層門，摸到那小子的門口，抬起頭來看看，門邊上掛着一個小木頭牌兒，月亮照着，影影著的好像有個「6」字。

天保掏出槍來，我也掏出來，舉着。手指頭杓着機子——他媽倘若事兒急乎的時候，只要二門指頭一彎，砰的一聲，管保比過年放爆竹還過癩……

心跳，刀子也跳，手槍也跳，杓機子的指頭也跳，他媽的都跳，都跳……曹他祖宗——四下裏一點聲兒也沒有。

天保拿出一大串鑰匙來，換着擰了半天；開了門，我們就溜了進去，腳擦着地，不出聲兒。

他媽我曹他祖宗！有錢就是比什麼都強，都自在，看這屋裏吧：掛着一百五十燭的電燈，照的我眼發花，定了定神，看見屋裏的擺設真夠說上個「闊氣」。他媽的火爐子，穿衣鏡，梳粧台，翹翹椅子，大皮箱……樣樣都全，我先眼鏡，後來不知怎麼的就生氣，把槍換到左手裏，右手一拍胸脯子，呼的一聲就把刀子抽了出來，身子往他的床上撲了去，拿手槍挑開帳子門兒，他睜開眼一看，要喊，我拿刀子背兒壓着他的脖子，他喊不出來，乾瞪眼。我說：「毛兒小子！咱們沒冤沒仇，論起來也合不着和你爲這項難，可是誰叫你有錢呢？說不着得委曲委曲認老人家，成全了我們吧！」我刀子一翻：「咱兩個閻王臉前裏算帳去吧！」我右手往下一擦。他哼了一聲就舉了業啦！

我覺着宰他和宰吳老頭子大不相同，我心裏也不是一個滋味兒，——本來末！人就是這麼着，一天一個樣兒。

我用他的衣裳擦了擦刀子，和天保重新回到自己的屋裏來，等天亮，悶了好個時候，才看見西屋屋脊上有了太陽，我聽見外頭嚷嚷。探出頭來看，有一二十個人抬着那個寶貝箱子往外走，我一急，細一瞧，裏頭有于五螃蟹和王柱子，這才放了心。和天保跟了出去，混在裏頭，亂七八糟的出了大門，門外有一輛汽車，他們先把箱子抬上去，隨後就上人，我和天保也上去，嗚嗚的兩聲，就走了。真他媽自在！咱窮小子自小就沒享過這種清福，現在汽車也坐了，死也不愧！哈哈！

于五螃蟹拍我的肩膀，說我有胆子，有作爲，還打算以後把當家主讓給我坐。我當時那股子樂勁兒還用提嗎？曹他祖宗！刀子！刀子是他媽好東西！洋錢也是他媽好東西！都是好東西！刀子啊！刀子啊！……

七 末路

我，沒出息當了強盜，也往北京給媽寫過信，說我已經找着天保啦，和他在一塊兒做買賣；還另外給媽兌了三十塊錢去。我想，這總算對得起她了。

和天保常出去打聽事兒，也幹過幾回海船上的買賣，一幹他媽六七個月到也挺順當，那天出去接了財神回來，半道裏碰上了灰葉子，冲着我們放槍，他媽老咱這邊也還了兩火兒，他們不怕，喊：「拿活的！」槍子兒都在地皮上竄，到末了，于五螃蟹叫他們打着腳脖子，活拿了去了。大夥兒都沒辦法，聽說第二天就槍斃了。

我想起媽來，打那時候也沒來回信，也不知道怎麼樣，正納悶，陶壯來了，說媽知道我和天保在成塊兒，一定是當強盜，一昏，就死過去了……

我哭，媽呀！媽呀！媽呀！……誰叫咱窮來？窮人除了當強盜旁沒有門呵！強盜就得死，和于五螃蟹一樣，老段臨

死的話又想起來了。……咱拉車的窮小子越殺越多……「唉！有老段多們好！老段呀老段！老段老段！」

媽呀！媽呀！……

天保，陶壯，王柱子都哭了——想起了老段，「老段呀老段，老段老段！……」

于五螃蟹呀！于五螃蟹……

媽呀！媽呀！……

窮人就只這一根道兒嗎？當強盜！……我曹他祖宗！……

媽呀！媽呀！……老段！老段！……于五螃蟹……

咱怨誰呀？……真的！活着幹什麼？……

五月十七日脫稿

住址：山東益都南營街二十六號交胡繼青

暴風之夜

二年級生 崔秀綦

這是一個淡淡地，微弱的，月光之夜。大地上的人類，大概都已藏頭入睡了。善叫的小鳥，也已歸巢就宿了。啊！萬籟無聲，這真是一個寂靜的深夜啊！——不，不，狂呼的！凶猛的！強暴的風聲，正在不留情的猛作呢！哦，哦，哦，多好的靜夜呀！風，你要將牠打破嗎？！

光陰飛奔，轉瞬間學校內的月考，又已現在面前了。明天因為要考，今晚上便不得不預備了。我單獨的坐在燈光之下，展開着我正在讀的課本。默默的在讀。因為時間不早的原故罷，我便不知不覺將入於夢鄉了。

「拍，拍，拍！」一陣嚴厲的門聲，使我從夢中驚醒來。我整個的心臟，立時增加了跳動，真所謂：「毛骨聳然！」

「啊！鬼！鬼！在這深夜之中，誰在敲我的門！」迷糊中腦海內起了驚動。

猛力站起，腦海清楚了，我走至門前，將門推開，啊！多利害的暴風啊！原來你在深夜之中惡做劇！

樹梢上吱吱的響着，門窗拍拍的動着，在這月光沉落的當兒，只有暴風的擾動。——啊！這時的大地，滿是烏黑，暴風怒號，鬼氣森森，真是一個可怕的深夜！

我便很快的跑入屋中，將書整理一下，跑到床上睡了。但在睡鄉之中，還不時被狂呼的暴風驚醒。噢！可惡的暴風啊！害的我一夜不曾安眠！

春假讀書報告

二年級生 崔秀綦

過去了，過去了！春假是這樣的過去了！無聲息，無結果，讓牠自由的過去了！

回想春假的渡過，都是東走西跑，毫無成績。但是呢，每在早晚的當兒，無地可去，也只得關在屋中有意無意的摸過一本小說在讀了。

未放假以前，由張老師介紹的日記九種一書，便是我一春假的唯一代價啊！

這本書給於我的成績，最重要的就是使我知道了郁達夫先生的日常生活；我知道了洪水他正在編輯；我知道了當時他買了許多外國書籍；我知道了當時他的妻子住在北平，而他却在上海正同一個少女發生了愛情，……等等。而使我最受影響的呢，還是一切偉人們的浪漫生活。啊！每日請客打牌！每日抱愛人閑逛！——啊呀！幸虧這還是一個文學家呢！其他人們是怎樣的浪漫啊？！

其他又看了一本很薄的小本，名愛與血，係從朋友處借來。文字雖然不精，但還有生氣，還能動人。內容敘述一個營長，雖已有了未婚妻，但仍還在外邊做些淫蕩的行爲，弄的一身惡病。後來又來了一個他從前曾失戀的情人，這時他的經濟便有了不足了；一天他接到了一件罷職的文件，這時他正病着，他的失戀過的情人看護他，恰巧他的未婚妻又來了。他看看自己的官職已罷，身體又已如此，於是便想死了！結果他終於約他的三個情人，一起用毒藥毒死了。

我的新生活觀

二年級生 崔秀綦

日月的增長，社會的演進，將一切無力而軟弱者都淘汰了！啊！人們啊！萬能的人們啊！努力罷！努力抵抗這無情的社會罷！不然我們也要同樣的被淘汰的！

哦！且看罷：從前多少的動植物們，現在已經失了他們的蹤影呵！就像現在中國的皇帝罷，也不是已經被淘汰了嗎？喂！還不是爲了他們那種終日奢侈的生活嗎？——終日生活在華麗的庭院內；終日吃着奇珍異味——我呢，我也是社會上的一分子，我爲了社會的在淘汰我，我也得從事於適合這社會的新生活：

「閉門讀書，不問外事。」不，不對！我也應當避免牠，每天也得看看幾張消息靈通的報紙同雜誌等。

衣服呢，那些綢緞絲綿，一件件的壓在箱內；每到出門的當兒，總是躊躇不決，要費多少光陰哪！况且又要消費金錢哪，而我呢，只要適合身體，適合衛生，就是粗布的也好。但是要清潔，要整齊！不然，滿身都是污穢，一定會生病呢。

所吃的食品，只要是富於養分的賤物也就夠了。何必去吃那些山珍海錯呢。

在清爽明亮，空氣通達的地方，建築一所寬大的房屋，也就盡夠居住了。

至於其他如運動罷：從前人們是穿起長長的大衫，走起路來必得慢慢的，表示出文雅來。這樣下去，終日不勞動，以至成爲一個紙糊的人形，生在社會上還有何用途！我呢，應當努力運動，使身體強健；一切事業也可盡力去幹。

總而言之，我一舉一動，都要以儉潔爲目標，同時做事不要依據別人！……等。——這便是我的新生活觀啊！

我曉得了

二年級生 邱坤基

當深冬的時候，陰沉沉的天氣，籠罩着大地！北風嗚嗚的吹個不歇！可憐那蔚藍的萬里長空，都被遮滿了一層白茫茫的煙霧；只見棉絮般的雪花，愈下得愈有起勁，不一會，下的滿天匝地白了。那一片淒涼冰冷的荒野，竟變成了銀白色的玻璃世界。多麼的漂灩風光呀！爲什麼沒有人來玩賞這難得的好景呢？真所謂古人說的「踏雪尋梅」了。

山是朦朧的模糊着，河是隱約的堅結着，樹木是白骨硬筋的裂皺着，這種種不過缺少了一幅翠綠的顏色，換上了一件銀白的特色罷了！

松林院街的路上，這時也見不到一個行人的足跡，更聽不到叫賣者的呼號聲了！真有點寂靜得很，昔日路旁平鋪着的野花亂草，今已入冬眠時期了！秋蟲已失掉了牠們的哀鳴之歌！生在大自然的中一般的小飛禽們，今已不知牠們上了那兒去了呢？校中的松柏學士，雖仍襯着牠的綠葉的繁密，但一枝枝的戴了一個雪頂帽，很沒有趣味的挺立着！生長着！而牠的戴寒朋友雪夜敲門的火伴——竹君梅姐——竟不知在什麼地方，含笑着擺舞着這種生活呢？

如射箭般的光陰，轉瞬間又過了幾個月。好了！那可討厭的嚴冬過去了！

無力量的太陽，在銀白色的大幕中，露出一點薄光來，那北風仍無情的吹着。不久的時間——那裸出禿形的樹木和

無情的野草，也都萌芽了！許多的小動物，也慢慢的爬下蟄來，受陽光的溫柔撫摩了。

嘻！前幾個月是什麼光景呀！現在呢？大地上一切的景物，都煥然一新，欣欣然生氣勃勃；氤氳而晴和的天氣，暈着清新可愛的顏色，真醉死人呀！

園內的桃李，含苞未吐，鮮豔玲瓏，好像十七八歲的處女，灼紅的顏色，在未開放中燃燒着！偉大的太陽，晴朗的天光，都慈愛的向牠們笑着；一羣臨春的小鳥們，甜蜜的在牠們的枝頭上唱着「迎春之曲」。一切都在喘息中。擴大的宇宙，真是一幅美麗幽情的春畫，而政客高尚的人們，一定贊美這可愛的春光說：「在這慈愛的春神懷抱之中，是何等的幸運，何等的快活啊！」

唉！我曉得了！我覺悟了！原來是春天到了！

播種時節

二年級生 邱坤基

近幾天以來，氣候特別和藹；那醉人的春風，更足以薰陶宇宙。這時大自然的景園中，都由殘酷的慘象變為自然的樂園，「煥然一新」了！

在這時期的當兒，是鄉村農人播種五穀的時節！我的腦海裏，輾轉着數年前的一個播種時節的印象來！

那一年是什麼時候，我也記不清了。只記得是溫和的一天，沒有風沒有雨的一天吧。我起得很早，母親正在做飯；父親早已到村市中去叫人的了。

不一會，吃過早飯，父親就和那些農人，有推糞車的；有牽着牲畜的；有負着農具的，等等工作，以後他們都到野外田地裏，去播種五穀，而村中家家差不多都在播種時期內。

因爲那天我非常不快活，幾次想請假到野外看農人耕種去。回回都被母親遏止住，不讓我去。那時我正在本村初級小學裏上學呢。

終於下午四點，學校放了學，我奔跑着到家中放下書，也不理會母親的，便一直判村前，看父親和農人在田裏做工，滿坡中許多許多的黃牛或白馬，都在種植呢！那時我好到我村前的一個小塚上去眺望一回，那時我便上去了。

塚上有一間屋那麼大的地方，很平坦的。在那上頭，眼界覺得寬闊一些。望近處看：四圍都是青青的麥苗，塚旁有一條大路，行人很多，路旁有一行楊柳，嫩綠的濃葉生長着，頗覺有趣，望遠處眺：東是一片平原，有幾個祖先的松林墓田，西望常有火車，黑黝黝的，冒着縷縷的白煙，輕快的駛過那裏；南有雲門山劈山駝山，峯巒清秀的聳立着；北面是我的村莊，望去屋舍儼然，樹木高峙，也覺爽然。

剎那間，太陽漸漸的墜到地平線了，夜幕拉開的時候，我才回家去吃晚飯了。

現在回憶起來：我比那時增長了七八歲了。而身臨異地，不知今年故鄉的播種時節，和從前一樣吧？！

初夏的庭院

二年級生 邱坤基

春光在無形中，消失過去了！

這時初夏——活潑美麗的初夏——像水的波紋蕩漾開似的；撲在我的臉上的氣候，並不覺得怎麼酷熱，只有我們穿的棉衣，被地屈服。而換上單衣夾裳了。

現在，庭院中的一切，都像火燒似的騰騰的生長着！

我們校裏教務處前，松柏很青翠茂盛；洋槐亦開放，在繁雜的綠葉中，開着皎皎的白花；粉紅色的海棠和紫色藤蘿

的花兒，都已殘敗了。我覺得有無上的惋惜！嫵娜的垂柳，飛盡了白絮，細嫩的枝柯，迎風搖擺着，幾個鳩子，也來點綴這綠柳，飛翔的叫聲；野花雜叢的放着小花，往來的蜜蜂和牠接吻，在甜蜜中點頭表示謝意，浴在陽光中，卻也有點豔麗。

日暮的時候，我們坐在庭院裏，翻幾本小說來看；或散步徘徊間，隨着吹面不寒的柳風，聽着婉轉不煩的鳥歌。在這初夏的庭院，是何等的悅心暢胸呢？

太陽漸漸的沈落了。陣陣歸鴉，報告黃昏到來，打動了幽美的幻寂……

古人說：「秉燭夜遊」。我想是良有事情吧！等到夜帳拉開，庭院中的潮興，也隨入於黑暗中了。

海棠花

二年級生 崔菊圃

在前天的下午，我獨自靜坐在斗室之中，很有點寂寞的感覺。

我立起了身，離開了那鬱悶的斗室，走向空氣清爽的庭院中；溫暖的春風，正在拂拂不停的吹動着，鮮紅的太陽，也放出牠那溫柔慈愛的金光，掩映着茫茫的大地。不多時，我走到教務處前，幾株合抱的青松，正在那裏耀武揚威的站着，現出魁偉莊嚴的面貌；在牠的身旁，有一株美麗的海棠，朵朵的鮮花，早已開放了牠的花苞；我急忙走到牠的身邊，時時吐出芬芳的香氣，隨風吹送在我的鼻孔裏；一羣一羣的蜜蜂，往來飛舞在鮮豔的花中，時時發出嗡嗡的歌唱聲；牠們是何等的自由，更是何等的榮幸呢！

這時我的腦海中，憶起了我三四年前的事來了；那年的春天，我那活潑伶俐的小弟弟，曾從一位親友家，移了一株海棠花，培養在我們的庭前；我便嚴厲的禁止他栽培，用手給他折毀了，他曾哭過數次，終於沒有完成。現在回憶起來

，是異常的後悔了，倘若那年培養成功時，這時我們的庭前，不也開放了這樣鮮美的海棠花麼？我者會開的較這更美麗罷！現在呢？我們的庭前依然是空空的荒蕪着。這時我的腦海裏，充滿了悲愁和鬱悶。

春日雜感

二年級生 崔菊圃

柔和的陽光籠罩着大地，輕輕的春風，徐徐不倦的吹動。

在這春光明媚，天朗氣清的春日，我信步到了郊外，作一次短足的旅行，以享受這茂盛幽美的春景。我沿着一條曲曲的小溪，慢慢的前進，澄清的溪水，一刻不停的嘩嘩的向前流動，叢叢的綠草，被流沖的搖搖擺擺，都綠油油的草隙間，幾跟白色的小魚，在那快樂的游泳，時沈時浮，頗有活潑自由的神氣；幾隻靈敏的水鳥，被我的步行聲，把牠們從溪中驚起，驚慌的上飛，遠遠的逃去，直至那蔚藍的天涯，影跡不見時，才得少少的停息；兩岸排列着許多窈窕的柳樹，輕輕的柳枝，早已萌發了，那黃綠色的鮮葉，被那溫柔慈愛的春風，吹的飄飄波動，好似許多窈窕的美女，着了綠色的舞衣，在那裏跳舞一樣；有幾株臨水近的，牠們的蔭影，被西陽直射到那碧綠色的溪水之中，特別的美妙；那郁郁青青的麥苗，也在那裏隨着春風盡力的波動，似乎與那溪岸的柳枝，比賽跳舞的樣子。那樣美景，真似一幅美妙的圖畫一般。可惜我不是一個畫家，不能將那幅極妙的圖畫帶回家去。

鮮豔的太陽，懸掛在西天之際，上有幾片淡白的雲霧籠罩着。這時我便尋了一條崎嶇的小道，往家中行走，在道旁的田地裏，有一個五十左右的農夫和一個十歲上下的童子，在那裏盡力以鋤頭犁田，已是顯現着十二分疲乏的樣子。我在途中徐徐的前走，腦海中發起了感想：「堂堂的大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爲什麼科學這樣的不發達呢？一般老幼的農夫們，至今還是以幾千年前的古牠，去耕種田地，費盡心力，得值有幾呢？一般青年同胞們呀！快起來研究科學

發明機器吧！可以解除農民的痛苦，更可以振興中國的實業。」

春日遊記

二年級生畢永福

前星期的時候，吃了午飯，精神上覺着非常不痛快，所以我約了C君，到了那半年沒會去過的西門外。我們很高興的出了校門，信步走到那渺茫的麥田裏，和煦的春風，輕輕的飄拂在我的面上，將我鎖日所抱的愁慮，便一一吹盡了。

我們沿小徑前進，仔細觀察，一切的一切，都是蒸蒸日上，不像從前那樣暮氣沈沈了。被嚴冬逼死的黃草，受了春風的撫摸，又由那溫柔的土裏，鑽出了新的嫩芽。

萎靡不振的麥子，也脫去了嚴冬的面具，被春風吹得上下起伏。那凋落淨盡的楊柳，也隨風搖擺，好似由死逃生般的快樂，這時便來到西門的易河了。

河裏的水潺潺的流着，我們坐在河岸的石子上，觀水中的一切，碧綠的河水，被風吹得起了褶，好似一種美麗的畫圖。更有那河畔的小鳥喳喳的叫着，好似報告春已來到。

太陽已收盡他最後的光線了，我們別了這神祕的美景，便信步回校來了。

七級畢業給我們的感想

二年級生畢永福

七級同學快要畢業了，與他們離別的時期即在目前了，在這時候，我覺到了一種大的歡喜。同時又覺到了一種深的悲哀。

歡喜的是什麼呢？因七級同學功課都很充實，人格都很高尚，畢業後也都有光明的前途。將來未必不是某科學家。

未必不是中國黑暗社會的改造者，想到這裏，所以我覺到一種大的歡喜。

悲的是什麼呢？因我自進這學校來，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的已是二年了，回想以前，一切的一切，除了受老師的指導以外，完全依賴七級同學，我們倒覺不到什麼難處。但是現在呢？又有何人可以依賴呢？想到這裏，所以我覺到一深的悲哀。

雲裏的太陽

二年級生 李樹德

現當初春的時候，在淅淅瀝瀝的小雨下過了的時候，只有那屋上的簷溜還滴答滴答的落着水珠兒，一陣陣的清涼的微風吹來，還夾着些香氣；我不知不覺的，被這美妙的景物，引動了我的情緒，便不自主的信步踱到野外去了。

這時，黃而且奇的麥苗，被風吹得亂動，好似大海一般，渺茫無際；那樹上的雨滴，仍是一陣陣的向地上落下；驚的小鳥兒們，不時飛騰，並且發出些驚訝的叫聲；於是我就順着彎曲的小道，走至一塊高埠之處，仰起頭，窺視那天空中的神秘。

在這個時候，天空中彌漫着的灰色的厚雲，已漸漸的薄了；已漸漸的由灰色而變成白色了。但是那光而亮的太陽，還在雲裏，並沒有透出來，好像正在被雲彩壓迫着，不能發展自己的力量，現在中國被日本攻擊甚急，很像太陽被灰色雲遮了的光景；現在雖然訂了停戰協定，也好似灰色的雲，變為白色的雲，仍在被遮着，可是這太陽雖被雲遮住了，但不久那雲彩會慢慢的散開的，而中國被日本壓迫，恐怕是一時不能以推散脫的吧？這天空的雲現已裂出了許多縫隙，全天空中，像一塊拼碎了的鏡子一樣；碧綠的天空，從這縫隙中漸漸的透了出來；這太陽也微露了。

在這天空雲隙中漸寬的時候，從這灰白的雲中，射出來了一到金黃色的陽光，照耀在這些雲上，光雲十色，奇奇怪怪

怪，變化無窮，有像武士的；有像飛鳥的；有像獅子的，有像良馬正在奔馳的；一切等等形狀，這雲裏太陽的景緻，點綴的這樣美麗，真是可觀啊！

一個好兒童

李樹德

白髮白鬚一老翁，兩眼昏花耳又聾；背曲腰駝呼吸短，行走來到一橋東。河深橋窄人難過，只怕翻身落了空；倘若一但走失足，定然淹死在河中。衆兒童，鬧轟轟，站在旁邊笑老翁。只有康兒心地好，走上前來一鞠躬；用手忙扶老翁走，一步一步很從容。渡過小橋到路口，停身才把手來鬆。老翁心歡喜，連叫「小世兄」。他說：「小世兄，小世兄，你能幫助老弱人，真是一個好兒童」。

初夏的庭院

二年級生張述言

春天的光陰，被夏天的風兒，吹到被人莫明其妙的地方去了，可愛的春，你與人們離別了！

春天過去，初夏又來了，在這酷熱的夏天裏，無論跑到甚麼地方，人人都很討厭他。不過初夏的光景，人們却是無任歡迎的。

在初夏之際，各種的風景，都很美麗。在院子內的洋槐樹，叢生著密綠的葉子，同時夾雜著已開與未開的白花子；小雀兒，躲在密厚的葉子裏，吱喳吱喳的唱著歡迎初夏歌；細腰的蜜蜂們，成羣結隊的在樹下嗡嗡的奏著音樂；牆角下的垂柳，被春風送給他的綠衣衫，早已穿上好久了，柳絮兒，也慢慢的脫離了這綠衣衫，穿上了漂白色的單褂，跳到這污濁的地面上來，被夏風送到遠遠的世界去，懶惰的呢，就躺在土地上，被那人們鳥們……，盡力的來毀壞侮辱蹂躪。

屋簷底下的小植物，也盡力的來發展牠的生長力，生長着肥大的葉子；鮮豔奪目的花，一方面來借動物們給牠傳播種子，一方面人們看牠美麗，來保護牠；愛惜牠。可惜種子還未成熟時，被一隻烏鴉吃掉了！

收穫

二年級生 祁星堂

雖說是初夏，天氣却滿帶着盛夏的氣象。大氣是如此的酷熱；太陽也施展了牠的威力，發出酷毒熱烈的火光，照滿了世界；西南風更是不停的整日吹着，吹到人的身上，不但沒有涼意，反如汽鍋上的熱氣撲到身上一樣。麥苗經過了這些氣象時期的變化，也算到了牠的末日，由青青的綠苗，漸漸的隨着時候氣象的變化，到了現在，已到了成熟而被宰割的時期了。農人們，盼望了一年的工夫，也可說是他們勞動了一年的結晶。就在此時，也算得到了一點微微的報酬。

東莊的張三，也有畝多麥子，他一年的希望，就在這畝多麥子上。預備收穫了，就可還那王二爺趙七爺……的帳了；也就可以養活那老娘妻子女兒了；還可以修補修補他那露天的房子；又可……總之一切的一切，他都希望在這畝多麥子上了。

他趕了一個集，買好了鐮刀，又買好了草繩，回到家，又費了一日的工夫，才把場園修好。

太陽還沒有起來，他便同了他的妻子，一推一拉的上坡去割麥的了。到了早飯的時節，他那不滿十歲的小腳女兒，才一拐一拐的送了一包乾巴巴的煎餅，同了一小罐溫水。他夫妻隨便的胡吃了一點，又開始他們的工作了。

太陽漸漸的轉到了南方，熱度也格外增加起來了，一直逼射着他們。結果他們的汗，終於溼透了他們的全衣，他們如此的割了三天才得割完。

弄到場裏晒了幾日，忙了幾天。可是在那麥子還沒打好的時候，那些債主，以及官府裏的差，早已來催了好幾遍了。

！他那麥子，剛打了場，就被他的債主們搶得一空了，而官府裏的錢糧雜捐雜稅……因了無抵押品，他又被拿到官府中間罪，沒有法，他才把他親生的女兒當作了抵押品，以付官府中的錢糧雜捐……。

呀！收穫、收穫？就是如此的收穫嗎？到底是給誰收穫了呢？窮人們，給債主收穫了！一般農民們，給那作官的收穫了。

觀刈麥

二年級生楊廣禮

六月初旬的陽光毒惡得很，恨恨撲照着大地，好像要大持其威力，來消滅大地上的一切生物；熱風卷卷的侵襲着宇宙間一切，天氣異常的燥熱；高高天空中緊貼着幾片不動的白雲，所以大地上的一切都沒有生氣，好像等着死神的命令，這時候麥黃覆隴，田地裏已有收割的了，許多赤臂的農夫們，在炎熱的陽光下不停的工作着，小孩們幫着他們父親往家搬運着麥子，女人們在家裏忙着做飯，全家大小人們在這炎熱的天氣裏不息的工作着，然而他們並不覺勞苦，且不時的嘆息着夏日的短促。更有些貧困的女人孩子們在拾人家的遺漏的麥穗，孩子們爭奪着麥穗聲，互罵聲和互打聲，他們母親的解勸聲，和主人工人的互嚷聲，混合在一起，一霎時全地裏都沸騰起來了。

這時的我不覺起了許多的疑問和感想：為什麼人們有貧富之分呢？為什麼有不勞而獲情吃坐穿的人呢？更為什麼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別呢？這一切我都不懂。這些農夫們雖是一年的辛辛苦苦，然而他們得到的結果，還是挨餓，連年的兵匪起伏，政府的苛稅，及地方的種種附加捐，這一切的雜稅人民怎會担的起？我寫到這裏，我的心有點悲痛，四肢有點戰慄，因為我也是一個經濟壓迫下的子孫，想起了那些軍閥政客，土豪劣紳，日日伴着姨太太享福，不覺我心頭一酸，我要罵軍閥政客的剝削民衆，土豪劣紳的橫行，資本家的壓迫無產階級，地主的壓迫佃戶，我更要罵造物者的不

平，更罵……

掃墓

一年級生
年十三歲 胡騰駒

這一片陰森淒涼的墓地，是多麼樣的可怕啊！這莽莽的亂屍崗上，像有百萬個冤鬼在哭。我只默默地呆望着他的墳，淚已凝滿了眼眶，要流出來了。我呆望着燒完的紙灰飄揚，我靜聽着風聲。我的心正朋朋的跳，要跳出胸膛來。

松樹沙沙的響，像流水，又像妖魔的啼笑。我的淚漸漸地由眼眶中掛了下來，……

我和他是同營的好朋友，並且是一同跟着白旗到營裏來的。他很矮，很胖，是一個很壯健的小夥子，當時我就看他是一個朋友，整日和他在一塊兒。常了，我明瞭他了，他是他父親逼他出來當兵的，他時常和我說：「當我由家出來的時候，我爹和我說，『你去了之後，要努力幹呀，做個營長回來多光榮，爹也喜，娘也喜；不努力，爹娘都餓死了，爲國盡忠，……：：：：雖死猶榮。』我那時很難過，媽的王八蛋才願當兵呢，當兵就得死，……：：：：——我只安慰他，我說爲國盡忠怎樣光榮，……：：：：他只是搖頭，有一次他還急的哭了。」

我倆當到第二年，上司下了命令要和閻錫山打仗了，明天便出發。他立刻哭了，和我說：「我家有爹有娘，靠我吃飯，我萬一死了，爹娘都挨餓，媽的王八蛋才願當兵呢……：：：：」我安慰他一會，他只是哭。明早起來，他的眼圈已經紅了，我說：「老陳，別哭了！打勝仗回來升官，回家爹娘多歡喜！」

「爹叫我爲國盡忠，這是爲誰盡忠呢？……：：：：爲國盡忠，雖死猶榮；現在若死了，是……：：：：雖死不榮，我不那樣的去死。」他又哭了。

「都是盡忠，管他媽的爲誰。升官回家，爹娘歡喜，……：：：：」

「死了呢？……」

「……我說，『決不會死的，老陳，咱這邊地勢好，一定勝的，……』」

「那麼，敵人敗了，死了，敵人的爹娘不挨餓嗎？」他哭聲更大了。——排長進來抽了他兩籐條，說，「陳京義！不願打仗嗎？我們是打倒軍閥，是爲國出力，誰曰不宜……」

「我不願去殺自己的同胞，他們是有爹娘在家靠他活的，……」

「胡說！上司的命令，你敢違背嗎？」排長又抽了他兩籐條。他的屁股起了四條青痕，我便給他上了點藥。

到了前線的時候，他還是哭，……我安慰他不住。

轟轟的炮聲落處，旋起了一片的塵土，那槍彈只在頭上颼颼的竄，我同他伏在草裏；他哭，我說：「別哭了，升官發財回家，爹娘歡喜。」

敵人衝鋒了，我倆前面來了一個敵人，他一刺刀刺中了老陳的心窩，老陳立刻在地下打滾，我怒了，趕上一步，一刺刀通破敵人的肚子，敵人也同老陳一樣的在地下打滾。我的好朋友是被這素不相識的敵人刺殺了，我立刻又在敵人身上了刺了兩刀，刀上滿是淋淋的血，這敵人已死了，只剩了老陳的呻吟聲在空中搖曳。我懺悔了，倘若我是對方的兵，這被我殺死的人何嘗不是我的朋友。我爲何殺死他？但不殺他，他便殺我。唉，這無理的戰爭

過了會，敵人退去了。紅十字會把老陳抬到醫院裏去，我跟去了，但是那被我殺死的人，更有誰去抬？……我親眼看着老陳被抬進醫院去，又親眼看着老陳的屍體被抬出來。……

老陳葬在這亂屍崗上，和一切的戰死鬼作伴，……唉！他家中爹娘靠他活，……可憐無定河邊骨，……

旁的墓地的墳頭上，都有紅紙，然而這荒涼的冤鬼地，有誰來祭掃！……
我凝望着滿天飛舞的紙灰，我的淚掛下來了。……

一 穩不住的心

一年級生
年十三歲 胡騰駒

第一天。

街上有個過年的氣象了，但我心中仍是要悶出烏來。街上最使人注意的，就是賣豬肉和賣香的人，和年前特有的畫子店。最可恨，嗚窮小子「就是」沒有錢，沒有錢就事事不如意。我現在若有了錢，……哈哈！

我拐進一個畫子店去，一進去先看到的畫子當然是：「財神像」和「財神叫門」，「迎接財神」，「發財回家」，「五路進財」，「搖錢樹」，「八登進寶」，……；那些人兒都爭着買。可惜，我袋中一枚也無，……；我又蹣跚的走出來。

我自己的樣子太難堪了，身上還是剛從家中逃出來的那件棉袍子。還是那個破三大扇兒。——媽的嗚「就是」窮！今夜沒有月，天是黑的怕人，那些星兒一閃一閃的在那兒發光。冷風直吹，我顫抖着，我朝着故鄉那邊落了兩滴淚。——唉，我穩不住的心。

二

第二天。

還是悶的慌，我便從我的小黑屋中鑽了出去。

街上的人兒和賣肉的已比昨天減少了點，但是還是有，還是鬧哄哄的擠着。

我走過碧源居的時候，我發現福亭在裏面端坐着吃餃了。他似乎看見了我，我便略站了站，等他呼我一聲，然而他却回過頭去，理也不理的繼續的吃。我怒的說不出來，本當向他說幾句話，向他求求幫，可是呢，他向我如此冷淡，看不起我，……況且我正當着落魄的時候，穿的又不好，……唉！人情啊！

我當了主席之後，先殺福亭，媽的！

今夜放爆竹的已多起來了，我閃坐在小屋中發呆，手托着雙頰。我在思想往事。唉！遊子真苦啊！……
唉！我穩不住的心！

三

第三天。

太陽很高了！慘淡地光由窗戶隙中曳進來。我懶洋洋地爬下牀，在黑屋中兀坐無聊，肚子照例是「空空如也」的，還在唱洋戲。我跑到隔壁劉孀家討了三個乾窩頭；她另外又賞了一塊糕，回家熱了熱就吞下去了。

肚中填上了東西就好說啦！我開始想以後的生計，還是漠無頭緒，腰中是一個銅子也沒有。飯呢？是沒有的，人家過年就有錢，咱過年就沒有錢。媽的！——唉！我穩不住的心！

順手拖過那破皮匣來，這是我唯一的產業了！打開翻了翻，除了從前的書本和筆記以外，什麼也沒有。我于是決定把那皮匣賣去，無論如何，這年是不能不吃些比較好些的東西的。——我用一塊布包了那個皮匣，那些爛書本子便紊亂的堆在桌子上。

街上走，又媽的碰見了福亭。也怪，我立刻忘了昨天之仇，去向他求幫，我迅速的叫了聲：「福亭！」他轉過頭來點

了點頭，我說：「你現在在那裏作事？」

「黨部，……」他似乎厭棄我，立刻要走。

「你的境遇大概很好，你……我趕上一步說。

「什麼？我……」他又要走。

「請你幫幫我吧，實在沒有法子，……」最後我說。

「……」他從袋內掏出七八個銅子來，我怒了，接過來，望他臉上打去，「巴 巴，嘩喇嘩喇……」他的眼鏡應聲碎了！

「警察！警察！」他用官話吆喝，在他的吆喝聲裏，我早已溜之乎也——昨日之仇算已報了，但我的心仍是穩不住。

皮匣賣了兩毛錢，我隨手買了幾個饅頭，買了一斤燒酒，買了點香腸子，於是錢就不翼而飛了！

就是晚上，在連續的爆竹聲裏，我飽吃了一頓。

唉！我穩不住的心！

四

第四天。

鋪子都關了門，人們大都在家過年，街上冷清清的，人跡很稀少。前年這時候，我不是在家中過着好日子嗎？在這寂寥的初一，是最能使人起懷鄉之感的。

蹣跚的在街上胡串了一趟，又轉回我那「清貧如洗」的小屋來，小屋中黑的像夜。我索了枝虎牌的烟捲來，這是我苦求了來的壓歲物，唉！當我抽着的時候，我的淚將要流出來，我那穩不住的心是在戰慄着，戰慄着，……——看着烟頭上流出來一縷縷的白煙。

我盤算將來的生計：——唉，真爲難，當官咱是談不到的，因爲沒有洋錢和面子。下苦力？唉，太苦了！況且我是最討厭給奸商、土豪下苦力，咱的血汗，他們賺錢享福。不幹，要命也不下苦力，當兵吧？唉，爲軍閥爭地盤。末後，戰場上存了一疊疊的焦骨，一灣灣的黑血，然而軍閥笑了，唉，不幹兵，那麼，咱這窮小子幹什麼呢。什麼職業，都趨向「死亡」的路上去，世界是黑暗的，「死」的氣息，貯在世界上每一個人的細胞裏。死、死、死、一個一個，那莫明其妙的死去了！死去了！……

我，我不願給土豪、奸商當奴隸而死，我不願替軍閥爭地盤而死，也不無意識的陷在死坑裏！
我，我要光明的去犧牲！

就在今夜，我到酒店除了二斤白乾喝了，看看要醉，帶着酒興回來。
今夜，是個鴉雀無聲的夜，天上嵌着密密的星。近處，遠處，林裏，街上，牆角，都好像有些鬼在那裏竅泣，……

我穩不住的心，又在幌了！

我在小屋中坐定了之後，耳旁似乎聽得：「土匪，殺人，土匪好！……」

我有了出路了。我立刻在腰中揣上了一把刀子，趁着星光，我悠然的走出屋來，然而耳旁似乎又聽見：「死，死，

……槍斃！……」

唉！我穩不住的心！

張順的犯罪

一年級生 胡騰駒

「媽的，媽的，媽的……」張順一壁走一壁咕嚕着，他把手中的手槍握的更緊一些，他的臉漲的發紫紅色：一半大概是晒的，那一半似乎是有無限的激憤沒有出。

太陽發着黃色猛烈的光，照着。

他在城牆底下走，牢記着劉先生的話：「幹！我們盡上我們的一份力，那麼，功勞簿上就有我們的名字。」他腦中立刻現出一本黃皮的書，那大概就是所謂「功勞簿」了；上面有兩個字跡，不用說，這就是張順心裏所想的張順二字。

紫紅色的臉上現出了微笑。

「媽的，」他想，「李老爺，……媽的該用手槍打死。那老鯊，莊上那一個不恨他，那一個不怕他，我張順，——殺！劉先生的話是很對的，幹他媽的！前面就是小胖的墳。小胖也是去殺李老爺而被李老爺的底下人活砸死的。那一夜，小胖死的那一夜，我伏在那老王八蛋的門外聽，只聽得小胖的叫喊告饒，底下人的駭鳴聲，木槌聲，鞭子聲，李老爺的笑聲，……對，頂數這笑聲討厭，媽的幹！殺！我張順不怕死……」他在怒氣沖沖的想着。

走近小胖的墳了，不知怎的，他竟哇的聲哭了起來。

四面像是有鬼在應和着他，……

「鬼，」他叫，「小胖的鬼呀！……」他拭乾了淚，靜靜的聽，四面全是靜悄悄的。小胖的墳兀立在那兒，他恐怖

說：「小胖呀，小胖呀，我來替你報仇！……」他提起手槍來，向右上方一揚。

他又移動了脚步，默默地前進。

太陽發着黃色猛烈的光，照着。四面沒有一些聲響。

過去一帶城牆，緊接着的是李莊——就是李老爺的莊子。張順拐進去，他不上李老爺那兒，他先轉進一所茅屋。

這是張順的家，他彎了腰進去，用力的坐在一個凳子上，低着頭擦汗；他那臥病的母親無力的睜開了眼，又無力的

閉上了。……

「順，上哪來呀！……這麼晚才回來，……」

「上劉先生那兒來，你別管！……」

「唉！那劉起峯嗎，他，聽說是個什麼黨。好孩子！……你叫人家抓了去，我怎麼吃飯！……好孩子！」

「什麼？那種黨是……你看李老爺，誰不恨他，我們就專門殺這些人，我今天下午就去殺！……」聲音發

顫。

「……？」

「……」

「好孩子！……」

「不準嚷！」

「你沒見小胖麼？……」

張順將手槍向着自己的母親描準。

「哎呀，兒啊，你……別……我……兒啊……」

張順將手槍一揚，接着轉出門來。

天熱的可怕，他走到灣邊去，正巧，李老爺正在一棵柳樹下乘涼，喝着茶，……

「媽的你倒自在！……」張順說。

李老爺看了他一眼。

張順覺得手槍在腰裏跳，好像要出風頭；他就把手伸到腰裏去摸。

李老爺目不轉睛的看他。

「別看我，我就是張順，不認得我嗎？……」

「馬猴！小山，霍四，留心他的動作，……」

李老爺後面的三個底下人走近了張順。

張順迅速的抽出手槍來，對着李老爺，……

三個底下人先發呆，接着，霍四跑上去抓張順。

「砰！」李老爺耳朵流了血。「砰砰！」李老爺腦袋變成紅的，裏面顯着血絲，顯着白的腦漿。

他們又呆了。

張順見他們不動，很快的竄走了。

太陽下去了，大地成了黑的，李老爺的屍體早抬了回去，李老爺的老婆們都哭的很痛。

第二天，這李莊裏來了很多兵，霍四，馬猴，小山，一五一十的向隊長述說昨天的經過，隊長點頭說：「這個張順罪名很大呀！」

到了下半年，張順被幾個兵綁來了，張順在罵：

「媽的，媽的，媽的！世界上沒有公理了，劉光生，我被捉了，明天一準得死，你們努力幹吧，世界總有光明的一日呀，媽的……我……我……」

「你爲什麼？聽旁人的話，去殺李老爺呢？」隊長問。

「你媽！要槍斃就槍斃，老子不多說……」

一隊丘八，綁了張順，蜿蜒的向城中走。

太陽又發着黃色猛烈的光，照着。

路上，張順想，「功勞簿上一準有我的名字的。」他腦中現出一本黃皮的書，上面有兩個模糊的字跡。

一個被耍笑的人

一年級生劉忠榮

天漸漸的暖了，田裏的東西都又恢復了常態，照常的生長着；啊，這是春天到了。

村頭是個「關帝廟」，這廟裏除了那兩個很老的道士以外，便是那個無家可歸的南瓜D了！我也說不清，他是那裏人，但自從我記事以來，他就住在這個廟上。他沒有家產，父母，妻子……，他的工作無非是：做短工，捉魚，拾糞，……。他的行動人們一見了就要笑，也下知是爲什麼？而且他的頭很像一個未熟的南瓜，所以人們便把南瓜D這個綽

號加在了他的身上。

他在做完了工，或沒有工做的時候，他照常的在廟前一站，不多時便會有一羣孩子，圍成了半圓的圈子，來和他談話，他很愛這些小朋友，常常說些故事……給他們聽，但他很好飲酒，在他喝上酒的時候，他是特別的叫人笑。

這天，他在廟前一站，便很遠的喊着「南瓜D，南瓜D！」跑來了一羣孩子。

「南瓜D！你又鬧什麼了！」這是住在村南的老楊這樣的說。

「南瓜D！南瓜D，哈哈！」是孩子們的一羣笑聲。

「老楊！運氣真壞，」南瓜D說。

「怎麼，你又偷人家打了！」

「南瓜D，哈！……南……」孩子們一聽到老楊的話，便又大聲笑了起來！笑聲裏還夾雜着「南瓜D，南瓜D！」的喊聲。

他也隨着笑了。

「南瓜D，你不是學過跑馬燈嗎？你還不走走給他們看看！南瓜D！」老楊又換了一種說話的態度對他說。

「等着……慢慢的，你們看着……你們走開那一面，……來！看我走！」

一羣小孩子走開了那一面，各人笑着，拍着兩隻小手，看他的「走馬燈」了。

「噹，噹，康，噹……康！」他一面走着，一面嘴裏還打着鑼同鼓。有時他還會吹着「大」的達，達……的軍號

聲，這也證明他是當過兵的。

一羣孩子都看着出神，老楊忽然又大聲說：「你一定又偷人家的東西了，不然的話，你怎麼還說運氣壞呢，南瓜D你說是嗎？」

「怎麼，我沒偷過人家的東西。」

「……怎麼，我親眼見你，你明明的偷人家，被打了一頓呢！——還說沒偷！」

一羣孩子聽到，他偷人被打，又哈！哈！大笑了，並且還喊着「南瓜D，南瓜D！」

「……那有的事，你又取笑了！」他的臉上紅了起來，一羣孩子們又是一陣哈！哈！的笑聲。和「南瓜D，南瓜D！」的喊聲！

天午了，一羣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了。

幾天沒有看見南瓜D，聽說是病了，是的嗎？街上的人也沒有留心過他。

南瓜D病了好幾天，沒有出去做工，今天稍好一點，所以他又坐在廟前了。今天他不同別的時候一樣，身體很瘦，很黑。

真怪，不多時又是一羣孩子來了。住在村南的老楊當然也不能例外。

「哼，你沒偷人家，怎麼，被人打的生病呢？」老楊又開始了談話。

「怎麼，人家是——生病了！」在他的黑瘦的臉上又是一陣紅色，但他未說出是什麼來，這一羣孩子又哈！哈！的大笑了。還仍是呼着「南瓜D，南瓜D，」

「南瓜D 的確是偷人家了。」老楊說。

「南瓜D，你不說可被打了！」

一羣孩子圍了上來，一人一下的向他打一下，都又跑開了。

「哈，哈，南瓜D……」又是一陣笑聲。

「怎麼，人家那裏偷人家來！」南瓜D又要辯論了。

「你的身上那一件不是偷的！」一羣孩子向他說。

「不要說啦，叫南瓜D跑點馬燈給我們看，就行了！」老楊又出來調停。

「南瓜D」答應了。

南瓜D又慢慢的站了起來，但走不上幾步，便躺下了。

「一點也不錯了，南瓜D一定是偷人家了！」又是一陣喊聲，接着哈！哈！的又笑了。

聽說南瓜D是時常偷人家，許是這一次是被人家打的格外厲害了。

又過了一年了，村裏一年多沒見南瓜D，我也沒見過他。南瓜D也許是死了。

張順的犯罪

一年級生劉忠榮

每天早上工廠的氣笛很早便叫起來了，叫得有力，聲大。在牠叫過之後，羣羣的工人趕赴市集似的都奔跑去了。知道這工廠開工了。

成百成千的綿羊似的工人，在那些底小的屋子底下，各自努力的工作——工作一天僅僅能維持自己的生活。各人在那聲浪動天的屋子裏工作；在那承塵底下，皮帶、齒輪的空裏，時有時沒的現出幾個工人來，像鬼怪一般。

是一陣皮鞋聲，遠遠的傳來了，知道這是工頭——老崔，來了。他手裏拿着一根皮鞭，搖擺的來了，走近了。在工人們看見他的時候，便沒命的工作，以保持自己的飯盆，免得失業。

「媽的！這小子，又要偷懶了，……上這裏來，來當少爺嗎！……」。

接着，那條無情的皮鞭子，落在了對面的阿福的身上。一下，兩下……繼續的打了起來——沒頭沒臉的打。

「媽的！這小子你不做，就會有飯吃嗎？……」他一面說着，板起了鐵板板的面孔走去了。

原來，阿福是偷着打瞌睡來！

阿福又照常的工作。

「他媽的，老崔是廠主的走狗，他的舌頭有一丈多長啦！……這是在緊急工作中的丁連四說。

「媽的，這壞小子，我們非先打倒他不可……」。張順這樣發言。

「……」。

在噹噹叮的聲音中，聽到這樣的談話，有時說的還聽不清。

二

氣笛又叫了，是在太陽將要落的時候。

面黃飢瘦的羣羣的工人，從地獄似的工廠中走了出來。

三

「媽，咱不吃晚飯了嗎——」這是張順將滿七歲的孩子秋來這樣的向他母親說。

「媽，不吃了嗎？我很餓……」他說着哭了，跑在了他媽的身旁。

母親經過兩次的問，她終於開口了，「秋來，等一會，你爸爸就回來啦，他回來了，咱好再去買米……秋來，不要哭，你聽工廠裏不是放工了嗎！……」母親和藹的安慰着他的餓。

母親坐在門口一角的石頭上，秋來就飯在了她的腿上。

「媽，你聽這不是房主家吃過了晚飯，洗盥的聲音嗎？……媽，你聽……」秋來不耐煩了又問。

「是的，秋來你知道嗎？房主家都是早吃晚飯的，咱不是要等你爸爸回來才吃嗎？……」

「秋來，看，那不是你爸爸回來了嗎？……」

秋來很快的跑了過去，說：「爸爸回來了！咱吃晚飯吧……」。

這才解決了一家的晚飯。

四

這是下去了一個月的專。

天亮了多時了，工廠裏的氣笛還沒有叫。張順偷偷的走了出來。直向工廠跑去了。

「媽的！罷工了！咱們要求三個條件……」一走到門口，就聽到這樣的話，在張順心裏就像打雷一般的，全身出了一陣冷汗。

「伙計們！咱們堅持到底，……伙計們！我們要求三個條件。第一要增加工資……第二……工做時間……第三……」是他們的總代表阿福，在工廠門外，當衆演說。

「媽的，這資本家非打倒不可，……尤其是老崔那壞小子，……當走狗的……」這是工人們的一羣喊聲。

他們看着十三個代表——阿福在頭裏領着。一直走進了××股辦公室。

他們在門口裏等着，希望得到完全的回答。

下午三點了。

××股的辦公室裏，才開了門，走出一個穿洋褲的黃庭宴來，後面便是十三個代表接着出來了，又是阿福領頭。阿福招了招手，伙計們都來到了前面。

「伙計們，他，他們一條也不准，……，我們首先要打倒黃庭宴這狗操的……」阿福說。

「打倒走狗黃庭宴！……」羣人們的呼聲如雷。

「伙計們，打……呀！……」

噹噹的鐵器聲音，木棒聲，哭聲，喊聲，破碎的玻璃聲，一時亂打，廠中如鼎沸一般。黃庭宴被打的死死的了，頭

部出着鮮紅的血，一條腿不知那裏去了。

工廠裏的東西打碎了一些，打傷了八個，死了六個，裏面有狗操的黃庭宴，李而亭，還有那混蛋的工頭老崔，還有××股的股長徐××，還有兩個我都不認的，……。

廠裏被打的亂七八糟，廠主也不知去向了。

五

就在這天的下午，工廠門口站了兩列兵，都武裝着。門口貼了一張佈告：

「××部工人阿福，張順，丁……等共二十三名，不守廠規，並暴動傷人，應即除名……此佈！」

張順被開除了，失業了——是他最可怕的事。

這一夜張順沒得到一點消息。

六

天還沒亮，張順也沒起來，就有人來叫張順家的門，他以為是有辦法了——復工了。他從容的走出去了。

門一開，不是阿福，不是……却是軍法科的十幾個武裝同志，眼睛在發火。他們一看到張順便上前來了兩個，將他綁了起來，帶到他軍法科去了。

七

這一次聽說是帶去了二三十個？聽說是有××黨嫌疑犯的罪名？就在那天下午，不好的消息傳來——槍決了！

當然張順也逃不出法網的。

穩不住的心

一年級生劉忠榮

一個很長的寒假偷偷的從我的眼前走過去了。一點聲音也沒有，一點感觸也沒有，我不禁的悲嘆這個很長的時間叫牠空過了。

我立定了我的目的，要應用這個青春的光陰，但是在開學後的第二日，我的不安的心，便活動起來了，牠跳着，牠跑着，使我得到了萬分的不安。

巧的很！過了七八天，青年會上開演電影；「演電影這件事還了的，非去看不行。」在我的不安的心裏，一聽到這件事，便有了這一類的話。本來電影這件東西，我早就看過了，早就知道了。可是我那個不安的心，鬧的我沒法，無奈何的跑到了那裏，化了一毛錢買了個票，進去了。在未開演以前，我的不安的心，得到了很多的安慰，專在那裏希望着，等着開演了。在演完了以後，我也沒有感到什麼？只不過那個不安的心少好了一點吧了。

在明天上課的時候，我的腦子裏很是不清楚，功課也聽不下去，眼前只是一幕一幕的昨天看的電影，精神也有些不好。在這時我才感到了無限的痛苦。恨我的不安的心，好玩的心，怎麼叫我這樣，我到學校裏來不是來讀書來嗎？唉！我的不安的心啊！你如何的壓迫着我的行動啊！

這幾天來，我那個不安的「心」，才平靜下來，想看點功課，寫點英文，演演算草。實行實行我的目的。

但不行；可惡的「元宵節」又來到了，每天上班只聽見些鑼鼓聲，唉！可嘆我這個不安的心，又活躍起來了，牠跳着，牠跳着，在上班的時候，心裏發着「快快下班」的命令。一點功課也聽不下去。

外面繁雜緊張的空氣，奪去了我聽講的心思。

有時到外面去看看，也都是極平常的東西，一點希奇也沒有。但怎樣使我的心這樣的不安啊！

有一次，外面的鑼鼓聲非常的熱鬧，但是欲出不得，弄得心裏只是亂跳，有時耳裏光聽見搖下班鈴的聲音，……總是鬧的像得了精神病似的，非常不安。

唉！可嘆的我這個不安的心啊！我願請上帝拿了我這個不安的心去，再換一個好的吧！

想起來人生有多少光陰啊！輕輕的叫地跑過去了，是總不會再來的啊！但是我的不安的心是怎樣鬧的我不安啊！我就叫這個不安的心，墮落了我的一生嗎？

腦人的春色

一年級生 李光武
年十五歲

春天一到，醉人的春風裏的桃梨，便放開了嬌豔的鮮花；窗子旁邊的垂柳，搖曳着嫩綠的青絲；加以那種和煦的陽光，夾着微香的小風；都在那裏助長世界上一般青年男女遊春的興趣。

這種明媚的春色，一般人雖然以為是最佳的時期，更是一年不可多得的時期，然而在我說，春天確是最能使人發生煩惱傷感的：整天的不舒服，身體上似乎沒有一點兒力量，精神上也萎靡不振，真是令人不爽，尤其在不高興的時候，那粗聲大嗓子的鵲兒，在樹枝上毫無拘束的亂叫，更使我感到無限的煩惱，恨不得一石子把牠打落下來。

我是感到這種的煩惱；而隔壁的她尤其覺得春色是惱人的了。

她自從和X結婚後，第二年的春天，她丈夫便從軍去了；直到現在X還沒有回來，所以她無時無地不煩惱，傷心；

而尤其是春光普照的時候，更使她悲痛。

一天的工作完結了，晚間她便獨自坐在斗大的茅屋裏，自己胡思亂想。無意中看見了一件丈夫的用具，於是滔滔的思潮湧上了她的心房。她想起了丈夫，不禁放聲抱頭的哭了。

當晚，她的哭聲鼓動了東隣的A。A本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女子，因為A和她素日很好，所以A聽見了哭聲，以為她又發生了什麼事，便去安慰她。

天晚了，A也回了家；她也自己睡了。雖然她不大哭了，然而她心中仍是悲傷，淚珠也仍是充滿着兩個眼眶。後來漸漸的昏沈沈的睡熟了。

第二天，天氣晴朗得很，蔚藍的天空，被風吹得乾乾淨淨，萬里無雲，楊柳都放着青眼，桃李都露着笑靨，更顯出春色的美麗。

她依然是憂悶得很，便到坡野裏閒遊一回，以發散自己煩惱的心情。

可是她一到野間，一切的春色反而更增加了她的惆悵：——田間三三兩兩的婦女，漆黑的頭髮，明晃晃的似塗了油一般，臉上塗脂抹粉的，身上穿着紅的綠的；看看自己呢？唉！她又悲哀起來了！她想：假如丈夫在家時，我是什麼樣兒呢？如今人家在天堂上享受着甜蜜的幸福：薄倖兒——我——却在地獄中飽嘗悲哀痛苦！唉！……

她坐在楊柳樹下在想着，忽聽得一陣呢呢喃喃的燕語，不禁又使她傷心起來了。她想：燕子秋天去，明年春天還回來；怎麼我的丈夫去了將近四年了還未來家一趟呢？……或許是陣亡了？……或許是又戀上了愛人？……但他也或不能這樣吧？……唉！相隔千里，誰知道是怎樣呢？唉！可憐的她終於哭了！

一回兒，她用袖子拭乾了眼淚，向四面張望：杏樹的花早已謝了，嫩綠的葉子中間已長出很小的杏子來了；桃樹下的幾個天真可愛的孩子，正在仰着頭欣賞着那粉紅色的小花；她於是又感到自己沒有孩子的痛苦了！她以為丈夫不在家，若有個天真的孩子，也能給她一種安慰，絕不能如此的寂寞吧？她想到這裏，不能繼續的想下去了；只是在這種惱人的春色中，哭啞了嗓子；眼淚溼透了衣襟，眼哭的櫻桃般的紅腫；可是有誰來安慰她呢？唉！……：……：惱人的春色啊！！

掃墓

一年級生
年十五歲 李光武

我的故鄉自古來就是把清明節分爲「一百五」「大寒食」「清明」三天：頭一天清早舉行添土之事；第二天祭祀祖先；最末一天，全村人都休息。這是一定的古例，當然今年也仍是照例了。

過了一百五便是大寒食，家中人都忙着作其他的事，於是我便掃墓去了。

灰白的天空，轉變成爽朗的蔚藍色，陽光燦爛的照射着大地。到處盡是鳥語、花香。嫩綠的麥苗兒也欣欣然張開了笑口，微風掠過，搖擺着牠那美麗的身子，似彎腰鞠躬。這是個多麼好的天氣呀！人們沐浴在這溫和的空氣中，真覺得靈魂中的沈滯，一掃而空。

我提着祭品到了墓田裏，依次的祭祀；這時田野間三五成羣的婦女及小孩，已觸目皆是，她們也是掃墓的。

我祭祀到最後的一個墳堆，我的思母的念頭，便湧進了我的腦海了。你道那墳中是誰？那……：……：那便是我十五年前的慈母啊！

當母親死的時候，我還極小，不會記得母親是個怎麼樣的人；但是我每逢有不如意事的時候，總是想念她。如今我

來掃墓，不覺又想起母親來了。「母親啊！……我親愛的母親啊！」我呆呆的呼喚了幾聲，接着流不盡的酸淚，緩緩的流出眶外了。

我呆呆的立在墓前，對着墳頂出神。「母親啊！你早早的脫離了人間，未曾享受一切的幸福，這是你的不幸，更是我的不幸。唉！唉！……我親愛的母親啊！你知道你撇下的苦命兒會長到這麼大嗎？你知道你的不幸兒今天來到你墓前行祭禮嗎？唉！母親！你那薄幸兒自你去世直到如今，是受了多少人的蔑視和多少人的嗤笑啊！別的孩子在外邊玩一天或上一天學，回家後都到母親屋裏，不離母親的左右，有吃有穿，度着那美滿的生活！可憐你那無依的兒子，回家後依靠誰呢？父親整日的在農田中工作，他還能時時刻刻的照顧我嗎？唉！只好依靠年高的祖母了。但是衣服破了誰給做呢？啊！母親！這個你知道嗎？……我可憐的母親呀！人家都要過清明節了，你呢？……母親！我不幸的母親！你安安的睡吧！我最後吐了一句，我似乎看見媽媽的影子在墳前一閃，剎那間又消失了。

我正在用襟袖拭着眼淚，忽然一陣喃喃的燕語把我提醒了。四面張望，掃墓者就只剩了我自己了。於是我也辭別了母親的墳墓，踏入了歸途，一路上見些天真的活潑的孩子，在麥田裏放風箏，個個人都歡天喜地的跑跳着；獨有我垂頭喪氣的回家。

掃墓

一年級生 劉善新
年十五歲

灰色的雲幕，從早晨便在展長着，現在整個的天空，除了那角落裏還留着少少的蔚藍色，其餘已被牠佔據了。可是正西方的灰雲裏，有一個白的圓洞，那許是太陽罷。

然而挑着擔子預備掃墓而正走在路上的我，並不十分注意這個，只默默的凝望着前面遠處的一片黑林。——我的祖

楚的所在——有時又似乎覺得自己的脚步聲，是一羣鬼在追逐我的聲音，說他們是無依的遊魂，是前敵上死去的士卒，是被經濟壓迫而死去的貧民。……叫我開濟他們。可是我一定神，那些冤魂便失之於身後了。

隔家五七里的墓地，霎時便走到了。柏間墓前，已有焚化的紙灰；墓頂上的白紙也有幾處有了，那邊也似乎有人在蠕動。我走到祖父的墓前，也同樣有紙焚化了。祭完後，又走到西南角邊，我父親的墓前，同樣的擺下祭菜，燃了錢鏰，同樣的跪下行禮。這當兒我彷彿看見墓在動着，一剎那間，我看見了我的父親。「本來父親的面容，我是不認識的，因為富父親死的時候，我只得三歲，可是當我九歲的某日，突然從父親的書箱裏，得到了一張照片，我絕不遲疑的走到母親面前問道：「這是誰？」母親一看見那張照片，立刻將我抱在懷裏，指着道「這是……你的……」我聽見母親的聲音在顫動，趕忙抬起頭來，凝望着母親的臉，而母親的連續的淚珠，已繼續落在我臉上；以後母親的聲音是哽咽了；而兩相無語淚泣的五分鐘過後，終於母親說：「這這是……你……你的……父親。」此後我再也忘不了我父親的面容了。一剎那間那影子又歸於消散了。

這時太陽的光，已從灰雲裏掙扎出來，灑遍了整個的山坡，枯莖中的綠芽小花也沾了些，而射到我這裏，又從我這裏延長到東面的高山上。

太陽，你去了你會再來，可是，我的父親怎的只會在我的幻想裏出現呢？

歸路上，始看見天是明朗了。道旁的幾株梨樹，已開了白色的花。某村的牆外，探出了幾枝紅杏來，尤豎媚人。花蝶倒沒有，却有幾隻蜜蜂沿途嗡嗡的叫着。

走到來時似乎遇鬼的所在，鬼是沒蹤影了，却看見了幾株黃綠柳樹，放着密密的的嫩芽，幾隻歸燕在斜飛着。

太陽陷落在山後了，灰色的雲又佔領天空了，風也陣陣的吹着，登時大地上又陰沉起來，父親的影兒，又彷彿現在我的眼前了。

惱人的春色

一年級生
劉善新

花兒又開始新芽復抽，東風蕩漾着的境域裏，春又偷偷的襲來了。綠樹枝頭，黃鸝在婉囀的叫着，百卉叢中，錦蝶在翩翩的飛着。使遊人們更增了多少的清興，得志者在煮着酒，農夫們在耕着田。他們的心裏都懷着倍大的希望。「畢竟春色可人意」：他們同唱着小調，在稱羨春。

可是我只覺得牠——春——有些惱人。坐在小園裏看見蜜蜂在忙碌着作蜜的時候，便覺得自己的事業在墜落。同時又在嘲笑那些無知的小東西們在爲人作嫁，而不自覺。靜等吃蜜的人兒，靜候着罷，我將率領這些小東西們，和你決最後的一次勝負，你候着罷！

野外的田裏，農夫們在唱着快活的山歌，牽着牛，看着田裏的泥土，從地面上擦過犂子，落到那邊耕過的田上，便幻想着滿地上已換成青翠了，又看見穀子熟了，穀粒飽而且圓的放在他的眼前了。他陶醉了，他臉上現出一陣微笑來。微笑完了，他醒來了，那裏有穀子，只有他的汗珠，似乎要將全地溼潤過。春，你賜給蜜蜂園地，使牠們空爲資產者努力。你將陽和喚回，使農民空得甘美的幻想，却仍是給地主辛勞。春，我呪咀你，我怨恨你，我願你永久死去，不再來到這萬惡的人世裏。

我要安下心埋頭讀書罷，早上起來的時候，紅日却早升起了，我追逐着紅日幹去，然而已是望塵莫及了。第二天再幹罷！但是又得子上次的結果。夕陽墜了再幹罷，紅花綠樹又將你的靈魂追去。你將躍起奮鬥罷！徒然使你的生命短損

○春，你對我就這樣的無情嗎？春，我惱你。或者有些人覺得你好，大概那些是倚着你的勢力作踐他人的罷。

草兒在陽春裏長大，羊兒在東風裏吃草，人們在清明節裏宰羊，勢力者在……，春，設若你不來，他們又安得吞食呢？

清水溪上，花畦徑中，太太小姐們在觀燕舞，看蝶飛，陶醉在春的懷裏；公子哥兒們在聽鶯啼，聞酒香，也陶醉在春的懷抱裏。昏沉沉的將韶華度過，再賴他人的勢力享樂一世，春，又是你使他們多造罪了！

山坡上幾隻小羊在吃着草，青青的麥田裏，三兩隻小燕在飛忙着，金色的陽光裏，浴着一個小的村莊。從外面看去，這村的牆白生生的是個新的建築，可是一進了那兩扇破爛的東門，裏面的房屋只是些瓦礫了。春風軟綿綿的吹來，萬物都笑迷迷的，破碎的瓦礫孤寂的羞怯着驕陽，流氓過後的我的故鄉，在陽和的春光裏，是怎樣的枯寂荒涼啊！又怎使我不觸景生情，淚下沾襟呢？

春，你去吧！你將永久的死去吧！我祝你。

立志禁酒的蘇欽

一年級生 王振錄
年十四歲

「蘇欽怎麼這樣的喝酒？有什麼不痛快的事嗎？……」

「他媽的，我怎麼不喝酒呢！今天挑着一捆乾柴上車站去賣，人太多了，我大聲叫着，叫他們躲開，一個小日本鬼不躲，被一塊枝子掃着他那臉了。又不痛，他媽的就跑來了一個大鬼子，罵我，用槍打我，把我的乾柴都扔了。他媽的！我我……：一個錢也沒弄來，氣死我了！」他說着，用拳打着桌子，好像那就是個日本鬼，用上一股猛力，要打死他。

蘇欽在小學畢業，已經四年了，因為沒有錢，也沒升學；找事作，又沒有熟人；只得和他的妻子老母種田度日，把上學的觀念拋掉。他很知道日本是中國的仇人，起初他不覺得日本壞，經過了幾次日人的侮辱後，才覺得日人實在可恨了；要想報復，又不敢，只好忍着一肚子悶氣。

「再拿一壺來，一盤茴香豆。」

他喝的醉了，西碰東歪的走回家去。太陽在山後面了，通紅的顏色，好像也是喝醉了。

「你又去喝酒了，咱那裏有錢供給你喝酒呢？你看，還有這麼一點米，喝酒不行啊。」他的妻子抱怨說。

他不管，躺在床上睡去了。

× × × × × × × × × ×

太陽從東邊升出來，他起來吃飯，呀！已經不夠了。正好腰裏還有從前的三毛錢，好歹算沒有餓着。

他又要去喝酒，妻子不讓，他想：「喝酒雖然痛快，照這樣下去可真不行啊，若沒有錢了，不就要餓死嗎？我可不願餓死，此後就不喝了罷，我猛幹，多弄幾個錢，給老母買點好東西吃，也算我的一點孝心，那不比喝酒好得多嗎……」

……

他立志不喝酒了。

他天天努力的幹，賺了許多白花花的洋，他樂極了。

可是常被日本人侮辱，他恨到極點了。

「怎麼着報復呢？我非殺日本人不可，哦，當兵去吧。」他想：「當兵多好，和日本打仗，我殺他個一乾二淨，把我

這肚子悶氣發洩發洩，那我把自己的仇報了，更是爲國家出一份力，多光榮！或者升一個官，更是榮耀了！……」

他真正的要去當兵了。他妻子老母不願意，拉着他，不讓他走；但是他的志向很堅決，非去不可，終於離開了他的老母妻子，鄉間的一切……。

X X X X X X X

「爲國家，盡忠心，俺老蘇才把軍營來進，……」他的同連的人們都在喝酒，他不喝，他立志要和日本打仗，所以他常常唱這幾句。他唱這幾句的時候，他覺得一切苦悶完全沒有了。只看見前面一座燈塔，搖搖幌幌的招引他。白髮蒼蒼的老母，和苦命的妻子，鄉間美麗的一切……雖然常現到他的面前，但，前面一座燈塔招引他，使他不得不拋掉一切。

我殺了日本人，可以升官；我若做了官，領着人把日本打個不亦樂乎，那我算把我的責任盡了。我的仇報了。

他問他的同志：「爲什麼你們出來當兵呢？」

同志們都回答說：「因爲我們窮，當兵是爲吃飯。」

他失聲了，爲什麼他們不爲國家呢？

X X X X X X X

司令部忽然下來了個命令，要和H軍打仗：因爲他們要侵佔司令的地盤。

他樂極了：「哈！我交了運了。我打仗，盡我的責任，對於國家我是個愛國者了。這回可得報了我的仇了。好呀！我殺他個乾淨！哈哈！……」

他勇武的荷槍赴敵了。嘴角邊掛着幾絲微笑。他伏在戰壕裏，拉栓，裝子彈，開放。「得兒，得兒」的聲音，在他耳邊亂叫，他一點都不害怕，前面的燈亮了。

這是他平生最可紀念的時候。

「打打打得呀……」這是他們這邊的衝鋒號，他把刺刀按的結實實的，預備肉搏時殺人。

這時是個深夜，他們就是趁這個時候，敵人不覺的時候，殺他個不亦樂乎。

在半路裏，正碰上敵人，他把刺刀猛力的向前，刺過去，刺過去，四處盡是一片殺喊聲，他覺得那邊，一個，二個，三個……連着倒下去，接着便是一片呻吟聲。

他樂極了。

X

X

X

X

X

X

他醒來時，已被抬在後方的傷兵院裏，在臂上裹着塊白布，他知道是受傷了，但一點不覺得痛，他樂極了。他回憶起昨晚肉搏時的一剎那，前面的燈更亮了。

忽然他想起：「敵人是什麼人？」在黑夜裏，一點都沒有看見。

醫生過來，他問道：「敵人是什麼人？」

「日軍，當然是日軍人，就是中國人，因為他們奪我們的地方，我們就得打他……」

「哦！中國人嗎？」前面的燈要滅了，忽然他冷了半截身子：「中國人？中國人殺中國人？我殺中國人？我不也是個中國人嗎？」

「這是司令部命令的，司令部爲什麼叫我們殺中國人？他也不是個中國人嗎？哦！這許就是軍閥吧！軍閥爭奪地盤，叫我們丟掉性命替他打仗，我們爲什麼？我們的命不值錢嗎？」

「軍閥叫我們給他爭地來，他們享樂，我們的樂在那裏？我們死了，活該！」

白髮蒼蒼的老母，妻子，鄉間的一切。現到他的面前，他不能丟開了，因爲燈漸漸的消滅了。

「唉喲唉喲」的喊聲，從別個同志們的嘴裏吐出來，他可憐他們了。爲軍閥，丟掉自己的性命，丟掉自己的母親，爲什麼？

他不願當兵了。

他的傷口好了後，把槍和衣服扔掉，偷偷的逃走了。

從此以後，在他那個村裏，又常常見到他了。

從此以後，酒店裏，算是蘇欽的家了。

「再拿一瓶來，一盤茴香豆。」

張順的犯罪

一年級生
年十三歲 王宗續

在一間小小的巡捕房裏，一盞煤油燈半暗半亮的吐着青黃色的光；門外是黑漆色的天空，只有幾顆小星，打着寒噤似的，閃閃的懸在悄靜的天上。幾陣風，吹的街邊的青楊樹，簌簌的響，像怨鬼們的哭，更顯出夜的恐怖和可怕。屋裏靜靜地，一切都沉默着，只有平日被人稱爲傻瓜的張順，披着褐色軍服，袒着胸，蹲在地上，臉紅紅的在賭氣。手裏緊握着那隻黑油油的手槍，一面咕噥着：「媽的，媽的……」。

「那一回是沒用着我過？那一回落在你們後頭？呸，還大隊長，二隊長，連桿槍也抗不動，遇着個小小的土匪就腿肚子朝前，媽的！說我沒用！若是那次打鳳凰山的土匪，要不虧了我，早吃了順氣丸了，今次是咱沒用，別人都去，獨我去不的！看他們就行呢！……」。

「得兒！……格格格格……」。

一陣清靜的步槍聲和機關槍聲，打破了夜的沉默，從遠處傳來，他不禁狂跳起來：「媽的，好，碰上了！請他喝頓蓮子湯，一個子彈穿死那狗操的！他自己覺着怪能，哼，那知鳳凰山的傢伙們不是他能惹的！兄弟們能幹麼？一個是衣裳架子，噯，只可惜咱這老伙子不能去！……」他低下頭大睜着眼瞠手槍，憤怒的臉色中露出惋惜的樣子！

「哎哟，了不……得……啦，痛哇！……」。

一陣悲慘的呻吟聲，斷續的從樑上傳來，利鍼般的刺入他的耳鼓裏，他不禁回頭一望，呵！倒不錯，一個臉子怪白的小傢伙，反剪了手，倒吊在樑上，嫩白的臂上現着條條的紫青色的創痕，帶着乞憐的呆滯的眼光，無力的哼着：「老總！鬆……鬆罷！……啊！……」。

「媽的！再鬧，再給你緊上一扣！」張順方在有氣無處發泄，正不耐煩。

「老……老……總！哎哟！」

聲音更可悲了，他的良心發現了，同是一種人類，爲甚麼有人吊在樑上受活罪，却還有人在像大隊長式的撲姨太太吃大餐呢？唉！天理沒了，真的，天理良心是完全沒有了嗎？他的面色已竟比先前溫和了些。

「你是那裏？媽的！……」

「我是××山中：一個……小……小莊裏！」

「那麼？捉你來幹麼？」

「大隊長領着大隊出剿××的土匪！不但沒有戰勝他們，反叫他們打的大敗虧輸，覺的臉上不光彩，不好回來，倒不知是那個老總想的辦法，到各處去尋找鄉人，想……想帶個來擋號，那知却跑的一個不在！不幸，我……我和父母等家人都出來……誰知後來失迷了路！倒昏着頭腦跑進沒出路的山谷裏，唉，被……他們捉來了……吊着打不算，聽說還要槍決……槍……決……」

「嘿，那麼他媽的，不是屈了好人啦！」

「實在屈呀！……屈……」

「好！他媽的！大隊長那狗……狗種王八蛋專會幹這個呀！張順的臉，又紫漲起來，幾個野蠻的字，從緊關的牙縫中擠出來！

「媽呀，屈呀！完全是……是大隊長幹的呀……」

聲音真有點刺心了，張順的同情的熱血，沸騰起來了！

……
結果，傻瓜張順是受了心靈上的刺擊，同情了，反悔了，惱恨了！自己的沒良心，對於無惡的別人是太對不起，世界的黑暗，隊長的暴行，是都在錯誤着。他把他放下來了，讓他舒適的歌一會。因為他要得心靈的安慰，不得不這樣做。

然而在他是蹲了半夜，氣了半夜。乏極了！他的心靈已竟有了安慰，心中非常舒服，身子一歪，到睡國裏尋他的甜美的夢去了。那身負叛逆大罪的後生，當然是不念恩義的匆匆的向他的快樂的家鄉中逃去！

X

X

X

X

天上的東部，漸現腹白色了！一列排的很整齊的黑影，漸漸的向這巡捕房移來，原來是大隊長，馬到己竟成功，班了得勝之師，還到他的管轄區來了呵！

「媽的！起來，還睡！」大隊長進門就是一腳！

張順醒了！合着眼：「起來，隊長要來了！我再吊上你……」

「甚麼鬼話？」忽然望樑上一斜眼，呵！罪惡滔天的一個土匪是沒有了，呀！甚什希望都完了，他的升官發財的媒介，是失去了，呀！……

隊長氣暈了！臉上變了鐵青色，咬着牙發抖！

「快起來！人……人呢？人……媽的，媽的！」

「……張順呆了……」

「好，你……你……」

「怎麼？」

「怎麼？」

大家都來啦！

「不……是我不盡責，要犯逃……逃了！隊長！」

「這還了得，別沒有人！一定是張順放走了！」

「一定！」

「一定！」

「因為他屈！……他屈！」

「拍」的一掌已拍在張順臉上啦！「還強嘴，你敢是審判官麼？哼，不用說啦，送他到軍法庭與土匪一律同罪呀……

「送他軍法庭！媽的！私放匪人，一律同罪！！」

「一律同罪！槍決！砍頭！」

「縛起來！縛起來！」

夜色已竟淡了！人間的各種，已竟現出混然的輪廓，在冷靜的路上，動着幾個人影，可憐的傻瓜張順，已竟向那罪人窟中躡去了！

「媽的！私放匪人，一律同罪！」

「送他軍法庭！」

許多叫罵威嚇的聲音，在初曉的冷靜的空氣中振蕩着，徘徊着！

穩不住的心

一年級生 王宗瀚
年十三歲

兩星期的寒假，把頑皮的我，放縱的沒有辦法了！初時還坐在家裏和母親哥哥談些在家的雜事或家庭中的生活。舊年方過，那顆貪玩的心，便活躍起來，鎮日雜在小朋友們的天真隊裏混鬧，家中的椅上和桌邊都像滿生着刺，坐不下去！有時被母親叫住，沒奈何的安穩一時半刻，然而身子雖坐在這裏，心裏總是癢癢的，或許已竟跑到外邊去了！……

……○
在校中所用的書籍，已竟好久沒動牠，積塵足有指來厚，書面上的字蹟已竟湮沒多時了！……○
然而不幸！本校的開學期已很快的飛到面前，在出於無奈之下，貪玩的我是來校了！但是那顆穩不住的心，已用牠那尖銳的爪，抓着我的後襟，緊跟着不放，雖然不完全惦念着故鄉，却一聞得鼓鑼聲便狂急的活躍着！

我們是知道的，用功確是好路，成績優良，是誰都愛的，然而現在我是糟了！用功的心終不能克服玩的心，在上課的時間中，身體雖坐着，心總是穩不住，除了耳朵裏嗡嗡聲之外，全部的意思都在尋思街上的玩意兒；或者遍身甲鎧，帶着白滿，或者是少年武俠，還帶着寶刀！……○
呵！這顆穩不住的心，是何時方能繫定？！……○

寄寓古寺廡下的史可法

一年級生
年十三歲 王宗贛

這是一個嚴冬中的日子，灰色的天空裏瀰漫了些侵人的寒氣，在幾株枯禿的樹幹中，隱約有座古寺，幾個僧人在禪房中圍爐談心。

「……幾天來似乎聽的說要開考？」

「不錯，大概是吧！」

「我們何不收拾幾間房子，安窩幾個舉子！」

「我們是清淨人，不該幹這些事！」

「管什麼？先賺點錢犒勞犒勞！」

「是呢！咱把廂房裏那尊爛佛請出來，把裏邊稍加整理，豈不是好寓房？」……

「彭……彭彭……」敲門的聲音。

「喂，是誰？」一個僧人站起來去開門。心下忖度着：「許是有人借寓來了？」……

開門一看，真是令他失望了！不錯，倒是借寓的，但却是一個窮小子，一身希爛的衫子，黃瘦的面孔，一背爛書和行李，原來這就是懷才未遇的史可法。

那僧人很覺掃興，沒奈何打了個招呼，扭回身就走，史公也只得跟他進去。

「施主，裏面坐，」一個僧人站起來說。

「有什麼事？」一個和尚故意的問。

「不敢有擾寶刹，小生是投考的，想借貴寺的閒房小住幾天。但求長老恩惠！……」史公恭敬的進了來意。

結果是沒奈何的應允了！一個僧人向他卑視的問了姓名，說：「就在那廂房的廡下罷！」

「開市大吉，先來個窮鬼，一個還咕噥着。……」

自此史公便住在那裏了！和尚們並不管他，吃喝都由他自便。此時正值嚴冬，雪，不時飛舞，況他又是在廡下，有

時當他在冰地上瑟瑟的蜷伏着身子睡着的時候，牠們不斷的飛到他的臉上，結成了冰。

但是他以堅毅的精神，努力與惡環境奮鬥，有時讀書寫文章，有時席地倚牆，沉默着自己的身世。日光成了他唯一的必需品；因為他沒有力量用爐子，也沒有錢買手箱。然而，只可惜這光明是嚴冬的天氣中，肅殺的世界裏，少有而僅有的呵！

這天，他悶極了，信步出去逛逛。大地已竟封凍了，幾株枯樹蕭條的立在地上，遠處高下的山巔上，遮了一層白皚皚的冰雪，隱隱的象徵着在惡勢力下，而不能現其本色的人生！

一輛馬車，飛也似的從遠處來了，車裏坐了個穿貂皮袍的闊少爺，他認的，他是他的鄰居××大人的兒子，他想必也來應考的吧？但是他並不敢認他。在馳過去時，那個車夫，還驕然的看了他一眼。

他也太傷心了！「他惱着這個惡劣社會。他恨着執政者太不爭氣，流寇日多，外族勢強，眼看着國事日非，而皇帝更是不分賢愚，用宦官握權，正士高人不能出頭。弄的奸佞成羣，國家政治紊亂。將來或許也要亡在異族手裏！……」

他無聊的回到寺中，一時心中大為悲壯，不禁拿起筆來寫點文章。但是天已竟又下起雪來了，雪花飄飄的撲到他的身上或臉上，凜冽的寒氣，在猛烈的向他進攻，他真不能握筆，手指上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苦痛，但他終於繼續的工作起來，在他完成草稿之後，已竟乏極了，不禁伏在案上，沉沉的睡去！……

然而在他睡下之後，他的文稿已被微行的左公忠毅見過而且賞識了，他偉大的前途，從此已透出一縷兩縷的光明！

人叢中的鞦韆

一年級生
年十四歲 王振錄

每年照例的清明，今年又到了。

清明這一個節氣，最熱鬧的處所，要算是有鞦韆的地方吧。人，連窮困的人說着，總都不會少的。因為今天各富戶家都放僕人一天假，也不知這是從何時傳下來的。

很早我便起來，跑到了明心街的鞦韆那里去。啊！已經是有這許多的人了。但我仍是到了鞦韆旁邊，看人家打。因為我不會打，所以我也不願意打。

鞦韆是那樣的高，很莊嚴的立着。四處無一處不是滿滿的人，都想着打，但有些想打，而不會的，只望着打的羨慕。在鞦韆上的，蕩來蕩去，許是很快樂的？我想他是很快樂的吧。但打鞦韆的人，有時要跌下來，跌的皮破血流，用布包着，還是想去打。這是為什麼？竟使我莫名其妙。

打鞦韆的，什麼人都有，有時，第一個打了後，第二個打的，都是和第一個相識。第三個，第四個，……都是和前一個有關係。若不然，你得不到上去的機會，任你多麼會打鞦韆，必須得在下面看着。

紅熱的太陽高照，在助打鞦韆的人的興趣。小鳥也在唱着。

打鞦韆的人愈多了。但都得不到打的機會，在下面等着。有時有二個相爭着打，而打起架來。

我祇是在看——掉下來跌着的，打架的，正打的高了興的。我忽然發了一個問題：他們怎麼都是打了後，讓給個相識的呢？我實在不能解答。

怎麼的？就祇這幾個人輪流着打？別人為什麼就得不着打？哦！原來是和鞦韆架上的人無關係。

午後了，打的仍是打，別人仍是得不着打，致看的人也不願看了。想另換幾個打的，然而不敢，怕叫他們罵。

我實在不願意看了，走回家去。

人情薄的同紙一樣啊

一年級生
王 鉞

東方由魚肚白色，轉成赤光，轉成蔚藍了。雲卿骨碌從床上爬起來，睜開惺忪的眼兒，看了看時計，已近六點，知道火車快開了；連忙整好行李，上了人力車，飛速的上車站進發。

風馳電掣的火車，毫無阻力的上前飛跑，兩旁的綠樹飛速的往後飛奔，雲卿的思潮便油然而生了。他想：我離開這荒涼而寂寞的S城，乘車南歸，回到溫柔的故鄉，可愛的家庭，又要浸沈在慈愛的父母的愛撫之中了，可是這次的旋歸，正與他日不同。時運不幸的我，因某種小事，竟干當局之怒。我既不是局長的親戚，又不是善諂笑拍馬屁的人；自然逐客令下，白米飯盤一丟，馬上加鞭而已。

「積蓄」那是談不到的，一月薪水不過二十餘元，除吃飯穿衣應酬外，二十餘元已化為泡影，「積蓄」二字在我的腦中，是根本沒有存在。老父屢次來信，囑我寄錢回去，久在貧困掙扎中的我，也沒有片紙回覆。父親大概是生氣了，最後來信說：——

「字示雲兒知悉：昔吾竭余身之血汗，專供汝求學，以求將來得一官半職，光耀門庭；誰知你長大成人，既不能得一官，又不寄些錢來，以維持家計，而盡為人子之責；現在竟一字未回，汝竟忍視汝父母衣不暖，食不飽乎？汝當深思之。」

唉，父親的信是多麼懇切呢！我既沒有積蓄，又不會點物化金之術，今次回家，爲之奈何？！



故鄉的確還是從前的故鄉，不過遊子今次之旋歸，與他時心境不同吧了，俯首彎腰鋤地的農夫，從他們驚異的目光中，奇視着異裝的歸子，又以爲什麼委員下鄉了。

斑駁古舊的大門，已現在眼前了，鼓着勇氣用力一推，定睛一看，滿院狼藉，除了幾隻小雞翻土尋蟲外，這個院中的確一個生物也沒有。

母親領着姪兒從屋裏出來了。

「娘！」話尙未說，眼已紅暈了。

「誰和你來的？在那裏怎麼一封也不寄來；聽說那地方，有日本鬼子，任意殺人，可把我急死了……」母親從衰老的目光中悄悄的流下淚來了。

「娘不要哭，兒在那裏不要緊的，幸虧日本鬼子沒到那裏呢！」隨着淚也淌下來了。

「父親呢？」

「你父親不管全家是死是活，終日躺在屋裏睡覺；在後邊屋裏呢！」

「父親問我要錢，我沒……我沒……娘！怎麼好？」

「不要緊，橫豎你來了就得了！快看看你父親去。」

父親的確比從前憔悴的多了，臉上的皺紋，也增加了無數，靜躺在椅上，微閉着兩隻陷窪的眼睛，似含了無限的愁思。

「來了！」父親冷酷的說。「你自己來的？」

「是，我自己來的。」他捏了二把汗。

「怎麼一封信也不回呢？一文錢也不寄來呢？」

「因為薪金太少，沒有積蓄下。」他身體顫抖着。

「唉，」父親兩眼微閉了。

母親在外邊向他努一努嘴，他出來了。

「肚裏不餓嗎？」母親似猛然想起來似的。拉着姪兒，三人走進前邊屋裏。

「家中的東西，大概你是都吃不慣的。」

「不論什麼，我都能吃。」

「幾時來的？怎麼一點動靜也沒有？」嫂子從外邊進來說。

「你忙着做針黹，也沒好打擾你。」

姪兒見了行李，好像很奇異，上下的摸着。

「不要給你叔叔弄壞了東西，等到你叔叔吃完飯後，一定把梢的玩具拿出來給你玩的。」嫂嫂看着姪兒的動作，立時命令着說。

「沒關係。」他臉上紅燒起來了。

「這裏有洋錢吧？」嫂子提起皮包，忽又驚異的說，「怎麼這樣輕呢？」

「那裏有洋錢呀！他又沒做官。」母親聽了有些過意不去。

妻子從外面端了一盤麵條來，紅着臉又出去了。

「快吃吧，一霎就涼了。」母親催促着說。

姪兒仍是在行李旁邊，上下的摸着。

「兵，」無情的耳光，打在姪兒的臉上了。「無恥的東西，叫你走開！你不！真是無恥的東西！」嫂子怒恨恨的說。

「哇！」的一聲姪兒哭了，他不知爲什麼要挨打，連一切人也知道爲了這件事，是不應該挨打的。

他胡亂的吃了一些，腦子擾亂到了極點，心裏也有點難受。姪兒幾時不哭了，也不知道，索性把筷子拋下，他自覺得她這種舉動，一定是對他而發的。

「再吃點吧！」母親關心的說。

「不吃了，平日就吃的很少。」



暮色漸漸垂下來了，哥哥背着鋤從外邊歸來。

「回來了嗎？從那裏來的？」哥哥沈着臉說。

「從S城來的！」

「現在還當統計員嗎？」

「不！已不在那裏了！」

晚飯之後，大家坐在庭院中聚談，母親瑣碎的說誰家阿大哥死了，阿大娘病還沒好……

大哥的臉沈思着，反復的念着：「鑄生堂欠他四十元，大伯家欠他二百元，共二百四十元，賣四畝還不夠，哦！上年賣了五畝，現在再賣四畝，真……」

「雲，睡去吧！行一天路，大概疲乏了。」母親說。

他走到妻的屋裏，她早把鋪蓋鋪好，兩人都沒有說話，躺在炕上便沈思起來了：啊啊，如此故鄉，豈能久留，走吧我願如一葉扁舟，飄浮於大海上，隨波逐流，隨他飄泊去吧！我決定要走！……

好容易他挨到天明，妻子到廚下燒飯去了，他連忙披衣跳下炕來。

「起得太早了。」母親洗着臉說。

「娘我要走！我要……」

「怎麼？不是才來了一天嗎？」母親驚異的說。

「得找點事情做去。」

「不能多住幾天嗎？」

「不要多住了，我也不便對父親說了。娘！在這裏不要出來吧！」

「若找到了差事，快來信呀！」娘的眼裏，已含了滿眼的淚水。

轉角處，只有她一人呆望在那裏。

雲卿在旅館中，扭熄了淡黃色的電燈，那些燈旁討厭的小蟲是飛走了，房間裏像深山一般的幽靜，隨口進來的月光

，明亮而潔淨，他靜靜的躺在床上沈思：逃出惡劣的家庭，又旋轉在黑暗的社會中了。B君不是在P廳當科長嗎？小時和他是同學，並且他沒有錢，有時我還幫他，現在這一筆很感激我。我去封信，他一定給我薦個事情。於是他拿起電燈，用了很婉轉的口氣，寫起信來了。

信寫完了，他反復的念了幾遍，覺得似乎丟一字就要找不到差事；他想他的同學一接到這信，一定想起當年的一切，立時就回信請他去的。他心裏立時覺得快活了。

五天六天的過去，信還是沒有盼來。

好容易信來了，他抖着手拆開了：

……今接大札，知老兄失業，殊覺可憫！惜廳中人員過事擁擠，一時不能安插，請早另作他圖也……他昏暈了，不覺躺在床上。

唉！黑暗的社會呀！惡劣的家庭呀！人情真是薄的同紙一樣啊！

立志禁酒的蘇欽

太陽透過碧綠的窗幃，洒到潔白的帳幔上，蘇欽仰臥在床上，惶惶的眼兒呆視着帳頂，在靜思他的已往……

孤獨寄託於他鄉的我，受不到母親的撫摩，受不到愛人的慰藉，過着這沈滯的單調的生活；只有酒來解除我的沈悶，來愉快我的心情。在我的生活中，牠就算是我的惟一無二的知己了。

不！不！酒也是墜落人格的東西，昨晚不着我會喝酒，老毛老張……怎能約我到紅星館跳舞場去呢！那裏是欺騙人的地方，肉麻的地方，墜落人格的地方；唔！不著會喝酒，怎能到這些地方呢！我怕，我絕對的怕！酒，我的良友

，以後我絕對的不光顧你了，痛切的與你長別了！永久再不與你接觸了！

這時他骨碌的爬起來，屋中一切的一切似都有了生氣似的，在鼓勵他的勇氣。壁鐘也嗡嗡……的打了十二下的聲禮，表示十二分的歡迎。他面上呈現着微笑，他的新生活，也就從此開始了。

噹……門鈴響了，他慌忙跑去開門。

「哦，原來是老毛，裏邊請坐。」

「不了，你快跟我走吧，老張已在紅星館等你了。」

「喂，老毛，我不去了；因為我今日開始實行……」

「你的事多的很呢！我也沒看你行了多少。快走吧；那些人大約等燥了，快走！」

「我……我……」

轉瞬間，二人已並行於冷清道路上的碧綠樹蔭下了。拐過彎兒，已不見他們蹤影了。

◇

◇

◇

◇

◇

◇

黃暈的燈光下，蘇欽靜倚在窗檻上，常在腦中盤旋着的那些事情，這回已纏繞的吐出來了——到了紅星館，和他們喝了幾斤白干，吃了個暢快。又到跳舞場去，酒氣，粉香一齊撲來；顫動的肉體，耀眼的華服，見了也真果使人迷醉，禁不住在紅燈下又酣舞了一回。回到紅星館，打了兩圈牌，輸了二百元，垂頭喪氣的回來了。唉，不着會喝酒又怎能這樣呢，不會喝酒那能交上這些朋友呢，學劉伶斷飲法是絕對不成功的，欲斷飲必先得罪朋友，此後只好掩戶不出了。這就是我的澈底的辦法。

他的思想，不住的在腦海中盤旋。

◇

◇

◇

◇

◇

◇

第二日，他的確閉戶不出了。朋友也沒有來的。他靜靜的躺在沙發上看書，腦子倦了，漸漸的沈入睡鄉了。

砰砰……一陣叩門的聲音。接着門一轉動，便悠然而開了。一陣清涼的皮鞋聲，由遠而近了。繞一四圍，一塊油光膩滑的東西，已遮住了他的眼睛；穠縷的幽香，刺入了鼻孔；同時唇上感着一種溫柔的接觸。他沈醉了。祇聽見嘩的一聲嬉笑，刺動了他的心弦。張開眼睛看時，正是昨夜跳舞場中和他一同跳舞的蜜斯麗。這時他禁酒的心思，又高飛於雲外了。

「蜜斯麗：你真不失約，說今日來就來，真佩服！走咱上紅星館喝上幾兩白干，談談你我的身世去。走！晚上我再和你上跳舞場。走！……」

他的手搭在她的臂上，緩緩的去了。清涼的皮鞋聲，由近而遠，模糊了，聽不清楚了。

爲了幾棵麥子

一年級生劉 篋

轉瞬間，割麥子的時候又到了。

一到西皇城的坡裏，就見到農夫們弓着腰走一步割一鐮的形狀。我見到這樣子，又回想起我在家鄉的時候，爲了幾棵麥子的故事了。

我鄉有一種風俗，每到五穀將成熟時，那一般地主，就談起那一羣惡狗來了。這惡狗就是鄉間的流氓，白天手裏提着畫眉籠，在阡陌間，慢慢的逛着，捉像麥子的；黑了天，就提着手炮，「咕冬」「咕冬」的亂放，還是捉像麥子的。到

麥子成熟的時候，更是緊要。

有一次，本村李老五家割麥子。他的麥子，約有三十多畝。臨割的時候，這些惡狗就一個個的來了；可是那一羣羣的拾麥子的，也相繼魚貫而來。這時的惡狗和拾麥子的，好像雙方的軍隊，將要衝鋒似的。但麥子割完了，也推完了，地裏所剩的麥子寥寥，那能夠這上千的人所分呢。一個人頂多的拾了十幾棵，一個個都垂頭喪氣的在地裏胡擲。

李老五的麥子，還有一塊沒割完，這些拾麥子的臉上，都帶着點犧牲的樣子了，所以沒等推完，就如螞蟻開戰似的擁過去了。推麥子的車子被圍住了。一個個的惡狗也都過去了。戰爭開始了，拾麥子的乘着惡狗看不見，偷偷的便從麥車子上，抽一把。這個見那個抽，這個也抽。可是有抽的妙的，有不妙的。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婆子，眼睛不大好使了，只向左右看了看，沒有惡狗，就下手了。可是一個惡狗就在他後面。

「好東西，還抽！」接着「拍」的一聲，老婆子挨打了。

「爲什麼打人？這是我自己拾的。」這老婆子一面將抽的麥子，急忙的擱到自己拾的麥子裏邊。一面自己掩飾的說。

「媽的，胡說！我看見來，給我罷！」惡狗一面罵着，一面上去就奪。

「你這人，怎麼這樣不講理，明明俺自己拾的，怎麼還要奪！」老婆子和這惡狗互相奪起來。老婆子終於失敗被奪去了。

這時的麥車子，都走了，只剩下惡狗們和這一個老婆子，和那些旁觀者——拾麥子的——了。

惡狗們都來對付這老婆子了。

「彌陀佛；窮人們，甚麼都不是，自己拾的麥子，奪了去，還打人。你們這些狗腿，明天你們都要死淨的，王八

羔子們呀！」老婆子一面罵着，一面指責着說。

「你罵！叫你罵！」拍！拍！老婆子又挨上了。

「彌陀佛！老天爺！窮人們到底要屈死的呀！彌陀佛！」老婆子，再不敢罵了，只有號啕痛哭，呼天罷了。

鑼鼓聲中

一年級生張文郁

金黃色的夕陽，漸漸無力的懶洋洋的斜落到地平線下去了，那一抹含有辭別意味的柔淡光輝，仍斜掛在樹梢上，微暖輕寒的春風，也吹着幾片彩雲，漸漸的沉入山底。這時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各位同學都很鎮靜的，整個的餐廳裏表現着有秩序的模樣。忽然一陣瑟瑟鑼鑼……的鑼鼓聲，傳送到我們耳膜的深處，接着有幾個同學一跳一躍的跑進來，氣咻咻的嚷道：「外邊真熱鬧呀！什麼龍燈，馬燈，高蹺，雲彩，旱船，同學們不去看看嗎？」同時那鑼鼓一隊緊似一陣的響着，好似萬馬奔騰，大海濤波，我便與H C二君，飛也似的跑出校外，你看罷，男的，女的，漂亮的，醜惡的，高的矮的，什麼王大娘，李大嫂，咕咕呱呱的說着笑着，鑼鼓又復大作起來，馬燈便開始活動起來，一層層的四圍觀看的「人山人海」。小孩子的歡笑聲，衆人的喧嚷聲，哨子的吱吱聲，以及鑼鼓的鑼鑼聲，混成一片，這時我們麻醉了，看啊！馬燈跑罷，幾個小孩子又在表演了，演得有聲有色，激昂慷慨，觀衆也都拍掌慶祝，一輪金盤似的明月，慢騰騰的從東方升了上來，大地上呈現着一片光明，我便匆匆的回到校來，及至晚間，那一片鑼鼓的響聲，還在我耳膜間一陣陣的動盪着。

惱人的春色

一年級生張文郁

三月間的天氣，算是清朗極了。玫瑰色的晨曦，從樹叢中爬了出來，那燦爛的光彩，映着碧綠的平蕪，真個令人心

醉。蔚藍的天空中，潔淨的如洗了的一般，只是近太陽的左右，微微的泛些淡紅的色彩。幾株楊柳，由嫩黃而變成深綠了。鳴蟲飛鳥，各任着牠們自然的舞蹈。微風吹來，把那野田裏的淡黃色的菜花，吹得微微顫動；並且時時可以聞到一種撲鼻的清香。老杜那「好風時送菜花香」的詩句，想必也正是描寫這個時候的情景的吧。無論什麼人，處在這種春色備人的自然界裏，沒有一個不是神魂沉醉的呀！

在一株盛開的桃樹上，有兩隻麻雀正同立在一根枝上，在逗玩着。一隻啄啄自己的羽毛，又轉回頭去啄啄他的同伴。那一隻有時故意的將頭閃開，似乎是拒絕這種慰愛。這樣偶然的震動，枝子搖了，他們立不穩腳，便將翅子展開，去維持自己體量的均衡；等到秩序恢復之後，他們又繼續的玩着。有時兩支小嘴互相對着磨擦，有時轉過頭去望望天上。

這正是一個春天清麗的一個下午，天上潔淨無雲，萬里蔚藍，祇有時有一隻遠征的蒼鷹在高處緩緩飛過。太陽滿照着全園，惱人的春色到處飄着，園中的一切似乎支持不住自己的重量，顯出昏昏欲睡的意味。四週悄然無聲，靜默異常。有時只有一陣暖風在花間掠過，飄然飛下一片花瓣。

這時綠蒂小姐慢慢走上樓來，兩手托着雙頰，斜倚在欄杆上，一會兒便「呀」的一聲開了房門，拿出一本詩集來，慢慢的吟那「春色惱人眠不得」一類的詩句，那聲音裏，帶着點幽微的顫動。她吟完了，便輕輕的走過去，斜倚着欄杆；不多時便覺得昏沉沉的現出欲睡的模样，便放下了書，懶洋洋的將門窗拉開，呆了似的望着那花園中。這園雖不甚大，但是裏邊有花有木，布置得井井有條，雖比不上天津、上海、南京……一類的花園，但是從牆的外面望進去，已足夠一般過路的人羨慕的了。

花園裏充滿了陽光，太陽的暖意和着花香暖暖的從下面送來，使人嗅着漸漸的覺着自己的身心飄渺無主。

綠蒂小姐望着那桃花上的兩隻麻雀逗弄的情形，她自己也漸漸的被引動了。在覺得自己在這樣惱人動人的春色中，至少也在那樣……才不辜負了春色。一陣心酸，眼淚盈盈的墮了下來。

她望着那兩隻麻雀不時的將兩隻小嘴相對，互相磨擦，她自己也不知不覺的將兩隻如柔膜似的小手，毫無意識的送上了嘴唇。

「小姐，你寄來了一封信。」陳媽在後面這樣呼喚着。

「怪嚇人的！」她兩手顫巍巍的接住了那封信，好像在夢中初被人喊醒一般，竟突然的叫了一聲，心房裏不住的彭彭的在跳動着，同時臉上起了一陣紅暈，好像他的心事似被旁人知道了。

她一看這信皮上的字跡，就非常的熟識，媚骨翩翩，宛如其人，便毫不遲疑的拆開，慢慢的讀了下去；

蒂姐：我自與你離別了以來，終日裏昏昏欲睡，什麼也不想做，精神上非常苦惱，鬱悶，乾燥，我想在這樣惱人的春日裏，百花爭榮，羣鳥相呼，正是出去遊山觀水，暢心快意的時候，我請你明天到S公園遊逛一回，借以發舒發舒吾二人之心情如何？並問

春閨清安 寄寫。

綠蒂小姐看罷這信，臉上起了一陣陣的紅潮，心裏躊躇不定，她那一時的幻想，不知不覺的那兩條鮮紅的小弧綫漸漸的在她嘴上展開了，她慢慢的將手中的信紙展開向唇上送去，突然，像是發現了有人在偷看她這樣的舉動一般。她回頭向四面望了一下，自己的臉上不知不覺的又起了一陣紅暈。她便將信摺好，匆匆的走進房去。

天已暮了，那惱人的春色的游絲，還在那園中飄蕩着。

又下雪了

一年級生桑復昌

太陽剛出來不到幾點鐘，便又縮匿了回去。地上的積雪，只有向陽的地方，或是經過人的踐踏，有的化了，變成了泥漿。在這時候，要不是有緊要的事情，只有苦悶的躲在屋裏。

拿起書來，翻不上幾頁，心裏便有些厭煩，便又恨命的丟下，愁悶極了，只有無節奏的亂唱，來排除這胸中的苦悶。

下了只有一寸多雪，太陽一出來，便可以立刻消盡了。厭煩的生活，也不過這一天吧？這是愁悶極了時，自己對於自己的安慰。可是雲兒仍舊是層層的合攏着，太陽仍舊是緊藏着不出，背陰處的雪仍舊平鋪着不化，階上的稀泥正可以浸透腳上的棉鞋；天朗氣清的理想，彷彿是失敗了。然而日久雪消，後天的假日或者路上就可以好走了吧？而室外的雪花，偏偏又開始飛舞了起來！

空中的雪花，在漫無頭緒的飛舞；地上也一時時的加厚；院子裏的石路，因為有許多泥水的關係，不能夠積住了雪，可是泥濘得更厲害了。假如這時你要是走過那裏，身上至少要沾上點稀泥。唉！上帝的弄人，我真要咀咒它了。銀似的雪兒，為什麼不在更深夜靜時來下，偏要在這新年將近，人世多事的時候來降落呢！

在本校講演時之馮玉祥

一年級生 桑復昌

抗日將軍馮玉祥，在以往的時候，報紙上是常登載他的事蹟的；可是從他的兵權釋握後，多少時候已沒有看到他的名子了。在這樣戰爭的漩渦中，沒有兵權自然是等於淪亡，這自是無須怪異的事！

可是在五月三十日的上午，忽聽說馮玉祥遊覽膠東回來，路過古青，歌足本校，經校長的請求，要對衆講演。這個消息傳來後，我的心中，自然是充滿了意外的驚喜。多少年來的馮將軍，在中國偉人中，要算是有聲有色的人物，今天

去聽他講演，也算是一闊眼界。所以往本校去的時候，腦海中老是迴旋着一個雄糾糾，氣昂昂；威風凜凜；堂堂皇皇的個鼎鼎大名的馮玉祥！

我們到了本校之後，他便開始對我們講演了。我從人隙中兩眼直瞪着要看馮先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陡的教務處門前的人往兩邊一閃，馮將軍走了出來，乃是頭帶草笠；身穿布衣；高身材，大面龐，肥胖胖的一個老農模樣；和我理想的馮將軍，完全是矛盾的。他對我們說了回他從軍的小歷史。講說了這次遊覽所見到的情形，也說了說中國的時勢是如何的危急，說了說暴日對我的情形是如何的嚴重，他更提倡以科學救國；更提倡革命。從他的言詞中，很可以看出他抗日的決心；也可以看出他救國的熱忱。他說他現在正努力讀書，他將來的志願，對內要革命，使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個個人都得到幸福，個個人都得享受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不像現在的官僚政客，純乎以剝奪主義，只顧自己的安樂，不顧人民的痛苦。對外要誓死抗日，日本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人，不打倒日本，我們沒有得安的日子！不打倒日本，我們沒有抬頭的一天！現在的政府，是取不抵抗主義，真是一種辱國無恥的表現。我們是民主國，要出這口惡氣，還須我們大家來努力。他說古人的抗日，是如何的抱着決心，我們是應當效法。他的慷慨激昂的態度，在任何人見了，都要引起抗日的決心。

當他講演完了之後，我的心中是十二分的佩服。他是一個偉人。他是一個誓死的抗日者。他要革命，他要使人人得到幸福。必須人人都到了快樂之鄉，在最後得到幸福的一人，就是他得到幸福；卸去救國救民重擔的一日！

唉！可惜他現在的兵權是沒有了，地盤是沒有了，他是赤手空拳，一點實力都沒有。他這理想的實現，又在何年月日呢？！

立志禁酒的蘇欽

一年級生 邱振麟

嗚嗚嗚嗚……紡織廠的氣笛在叫了。

「又開工了，我怎麼還在喝酒呢？我……我應該去工作了。」工人蘇欽自言自語的說：「啊，酒是這樣的好喝，不如再多喝上幾杯吧。」於是仍然仰起脖子，一杯，一杯的灌了下去。

「蘇欽呢，……幹什麼去了？怎麼還不來上工呢？」工頭老孫這樣的問。

「不知道。」幾個工友回答。

「……」
人聲寂靜了，而那軋軋的布機聲，便又開始來填滿這沉寂的屋子了。

「酒……真好喝……酒……真好……真……」帶了八分酒的蘇欽，從外面歪咧歪咧的走了進來。

「幹麼去來蘇欽？怎麼這晚纔來？」老孫突然的問。

「我……我……我纔……我剛纔睡起來……」

「放屁！剛睡起來，怎麼滿嘴裏是酒氣呢？——現在我也不罰你，你可要摸着良心想想……」

「……」
「還不快滾去織布去嗎？」

「是……是……」

屋子裏的空氣緊張過了之後，仍然歸于平靜，還是只有布機的聲音充滿着。

二

嗚嗚嗚嗚……汽笛又叫了起來，工廠放工了，工人們似螞蟻一般，黑壓壓的，從廠裏爬了出來。又像大水似的，波滔滾滾的漲了出來。

蘇欽起初覺得很傷心，因為他剛纔受了點侮辱，後來酒醒了，回到家裏，良心上可覺有些不安了。

他想：「我應該不受一切的誘惑。工作的時候到了，就應該起來工作；既然喜歡拿工資，就該本着良心，盡心盡力的工作，不要貪圖快樂，只是咕嚕咕嚕的灌黃漿了。……」他一面想着便又發起誓來：「神祇在上，弟子蘇欽從此禁酒，若有違犯，不得善果。……」

三

蘇欽自從那天立誓禁酒以來，今天便着實的工作了。他很用力的工作，很細心的工作，布雖是織的比往日少些，但他所織的，却非常細密，耐用。

嗚嗚嗚……放工的汽笛又叫了起來。

蘇欽剛要回家，忽然來了一個人，對他說：「蘇欽，廠主叫你！」

「幹什麼？」

「不知道！」

於是他心裏想道：「這準是廠主見我今天所織的布好——細密耐用——，所以叫我去……也或許是要提拔我，也或許是要給我加工資了。……」他想到這裏，不能再向下想了，只有樂了，只有眉開眼笑的樂了，只有手舞足蹈的樂了。

他到了G紡織廠的辦公室了。

「蘇欽，你不願意幹了嗎？……怎麼一天只織這一點的布呢？……」廠主一面說着，一面指着他織的那兩匹細密耐用的布。

這好像平地裏起了個雷。他原是抱着無限的慾望，和無限的快樂而來的，沒想到廠主當頭來了這樣的一句話，直如平地上起了一聲霹靂。

他渾身快樂的熱血，竟被當頭的一盆涼水澆冷了，一直涼到了他的腳跟。

「不……不……不是……廠主……我……我本想着……着……盡心盡力的……作……不……不信……你看那布是多麼細……密……耐用……」蘇欽害怕起來，瑟縮的說。

「耐用有什麼好處呢？譬如說一匹布值十元錢，一日織十匹布即可得一百元。你只織兩匹纔得二十元。耐用和細密於我有什麼好處呢？」說着便叫別的工人們將蘇欽推了出去。

蘇欽搖了搖頭，歎了口氣，走出了工廠了。他走到家裏，坐在桌前，非常疲倦，自己對自己訴起苦來：

「唉，廠主只知賺錢私肥，那裏還顧到穿衣的人呢？他既然不要我了，我又何必去辛辛苦苦的給他工作，讓他私肥呢，還是喝酒吧——你不用力的工作，他要生氣，罵你；你用力的工作，他還要生氣，開除你。沒有法子，只好喝酒

！管什麼立誓不立誓呢！」

蘇欽立刻喝乾了一壺酒，暫把工作，誠實拋在一邊，不復想牠了。

立志禁酒的蘇欽

一年級生
劉福泰

「一點辦法也沒有，大嫂二嫂整天的在裏面胡搗，兩個哥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的聽信他們的話。老王！這還
不叫她們氣死麼！……這還！」蘇欽氣沖沖像一個快要暴發的炸彈，直注射着對面的老王。

整個的屋子裏，充滿了激烈而寂靜的空氣。

「老三，不要生氣，家裏的事就是有些難辦，糊糊塗塗的過吧，不要管牠們，她們又不理你。倘若你和她們爭辯急了，她們一定要害你呢。」老王很溫柔的安慰着蘇欽。

「娘啊，娘……小珍又打我了，把我的玩具都毀了！……娘……蘇大的三兒子的哭叫，隨了一陣熱風送進了蘇欽的耳鼓裏；接着一陣陣的夫人爭吵聲，器具毀壞聲，斷斷續續的又送了進來；雖然聲微而低，但在蘇欽的耳內，却像是一聲霹靂。

「老王，我說的對不對……簡直無法過了。咳！小孩子，是些頑皮的東西，他們爭打，值不得這些老婆們攪鬧。……人的心就是不正，無論如何總是想自己多得點利益。媽的！……老王，你替我出個主義，治理治理這個撒沙的家庭，治得像你家一樣的和睦。」蘇欽又氣沖沖的了。

滿屋裏一時沉寂着。

「……以我看來，你終日學學我，糊糊塗塗的不管家事吧，吃點酒作作樂，多麼快活啊！哈哈，快活啊，你要知

道，我家中比你們還紊亂，我就是用的這個辦法，若不，真能使人長氣臉呢！」

「好不好！這樣……這？」老王詰問。

「好吧！我就這樣辦。好吧！……好。蘇欽的臉上，露出微笑了。

好事的蘇欽于是丟開了家事，走向迷醉的酒影中，作樂去了！

「不！我要禁酒了。老王！」蘇欽臉上又浮出了憂容。

「禁酒！又要找苦受了。老王微笑着。

「絕對要禁的了。你要知道現在家中鬧得不像樣子了。她們除了相打之外，還要對着用具使氣。家中的用具沒有全整的了；不知道她們待如何吃飯。」蘇欽舊病復發了。

「噁……老王也替他憂慮。

「老王。昨天晚上，我夢着一切被毀的用具，變成了一些冤鬼！對我哭着，很痛苦的哭着。滴下來的不是淚，是鮮紅的血。」蘇欽露出了恐怖狀。

「我要禁酒了！況且吃酒花錢很多，我再也看下去這些器具的被損害了！我要替這些無辜冤死的牠們，打個不平。」

「昨天後院的東北角，還是塊美麗的園地；才來的新鄰居，在今早把敗壞了的竹籬，移進來了三四尺。她們只是在前院相打，一點也不理會，這那能行！」蘇欽又氣沖沖的了。

「囉！……老王只是呆着。」

蘇欽每次與她們爭論，勸告，她們只當了耳旁風；去與隣居辨別，幾乎被送到法院。幸虧花了點黑錢了事。家中又終日的在與他作對了。

於是老王又開始勸告他：

「老三！再入我們的酒夥吧，要不然就要氣死了！況且她們正想着處治你呢，入夥吧，蘇欽。」

「好吧！我正在懊悔不該禁酒，還是灑黃湯好吧！」

立志禁酒的蘇欽，終敵不過外力的折磨，又過着酒的生活了。他明白了，再也不管家事了！

立志禁酒的蘇欽

一年級生傅寶貴

蘇欽是一個老成忠厚的人，他本是××鄉村師範畢業，性嗜酒，所以在各處幹了幾次事，都沒有幹住。

有一次，他縣裏組織「抗日救國會」，他竟無意中當選了會員。他以為幾次幹事，都是吃了飲酒的虧，所以他這次立誓禁酒，絕不再蹈以前的覆轍。

他們在進行抗日的工作了，一面發宣言、貼標語，警告販賣日貨的商人；一面用種種的方法，嚴防日販。蘇欽也整日的去做……貼標語……當暗查……種種的事情，很勇敢，能冒險，一點也沒有苟且偷懶的行爲。

但是別個會員，都是以詐財糊口爲目的，見他這樣的熱心，未免有點嫉嫉。

一日蘇欽去訪察日貨，在本縣壁報上發現了「蘇欽欺壓商人……訛詐商人若干元……的事。」這一個出乎意料的

事件，在他就像一個絕大的霹靂。但是他覺得這總可以證明的，總可以洗雪的很潔白的。他一面走一面想如何告訴會長，如何叫會長爲他登報辯白，「哈哈……」他自己想着笑了，「我這樣的熱心，會有這種事發生，誰能信呢？不成問題，總能夠辯白的。」

他得意洋洋的回到了抗日會的辦公處。

「老蘇！你應該回家了吧？有幾千塊錢化着，還在這裏幹麼？」一位素不負責的會員冷冷的說。

蘇欽也不和他計較，只用氣白了的眼睛瞪了他一下，心想等辯白後，好再與他算賬。他一口氣跑到了會議室中。

「蘇欽！你發了財啦？應該回家了。不要再幹這窮委員了，整日價怪吃苦的。」蘇欽還沒開口，會長也用冷冷的口氣，劈頭就說了這一套。

「會長……我……」蘇欽這時已經氣呆了，喉嚨已經哽咽住了，不能再說下去。

「這又何苦呢？應該家去的時候就家去，有了錢家去還不是享福麼？」會長一面說着，一面叫書記拿出他半月多的薪水；一面又叫工友替他整理行裝，叫他立刻辭去。

唉！蘇欽這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泄，只好拖着脚步走出了抗日會。他一壁走着，一壁想：「唉，這都是他們下的圈套害我吧！唉！認真辦事？這就是認真辦事的結果呀！唉！上何處去呢？灌黃湯去吧，只有灌黃湯不得罪人！」

幾刻鐘之後，蘇欽又一杯復一杯的灌起黃湯來了。

張順的犯罪

一年級生
年十三歲 李漢文

「怎麼還不來？」大頭老三伸了伸懶腰。

不多時，街角上跑過來了一羣人，站滿在橋上的欄杆邊。

橋下的流水淙淙，一清見底，幾個鴨子在水面上游泳自如。一個孩子坐在岸邊，一揚手，幾粒石子直撲羣鴨；鴨一面躲避，一面伸長了脖子「呱呱呱呱……」的叫。

「滾開！」從那面石塔上，跑下一個灰衣兵，接着七八個荷槍的，也陸續下來了。

他們眼看着一個赤背被綁的人下了那台階，更睜大了眼睛，伸長了脖子。

一切都在寂靜着。

砰……

他的號聲，像一匹受傷的狼，在曠廣的荒野裏，寂靜的明月下長嘯。

二

「拿的什麼？老王！」門房朱胖，疑惑老王籃子裏的東西。

「你媽媽的……快給我去稟報。」

老朱只笑了一笑，便走去了。

在門房裏歇了一忽，朱胖伸出了個頭：「有請，」他連忙整理了衣服，提起籃子，向裏便走。

「七太太……」

「哦！辦好了麼？快坐下。」

「好了……我們師爺叫我趁鮮送來——不過，這是盤了以後取的……這個人也沒……犯……犯着這樣的罪……」他一面說，一面將籃子裏面的東西拿出來，放在桌上。

七太太將蓋子揭開。那顆心還在冒氣，在沸着的血裏，似乎要跳起來。

「維吉！」

一個紮圍裙的，應聲跑到了屋裏。

「拿去，快做……要好。」

「是！」他下去了。

「少爺睡着了，唉！這孩子，爲他這場病，不知道請過多少大夫了，楊大夫，劉大夫，一個耳朵的麻大夫……」

「這回可一定好了……」……

三

「哩根哩根，哩根……」

「你把那，冤柱的事呀啊啊……對我來講……」大頭老三看着橋下的屍唱。

「老三，張順犯了甚麼罪？」賣火燒的問。

「哩根哩——我也說不清。」

「放屁，你在衙門裏再知不道。」

「聽說：他不是種菜園麼，那一黑夜去了個賊，他摸起了一把刀，心想着嚇他一下，不料一刀，可就嗚呼哀哉了……」

鴨子。啊！「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真的，成了世外桃園。

順水遠望，縷縷煙霧阻住了我的視線，啊，我的前途或許也是這樣的吧！我想至此，不但咀咒了陽河，而且咀咒了一切。啊！芬芳的氣息，是殺人的毒瓦斯；鳥語花香，是迷人的安眠藥，朋友！醒來吧！不要在這美麗鄉中陶醉了，朋友！

這時日輪將落，晚霞也紅了起來，那幾朵白雲，遊戲在山巔，似生倦意，由銀灰而變為金色，由金色而變為黯淡，最後終於消失了。晚風漸生，盪激的河水，愈覺沈碧。我同芳遂奔回原來的道路回校來了。

春

一年級生 佟元珍

陽春果然是有腳，又悄悄的偷渡到人間，一切的一切都顯見得蘇潤了。久別的鶯兒叫着；含葩的桃花笑着；剛披上綠衣的青草，又忘了冬雪的嚴寒，一根根的挺拔着，傲氣的，在茁發呀！

鶯叫也只管叫，叫醒了春姊姊的迷夢，叫不醒沈醉的人羣；桃笑也只管笑，笑紅了千花萬卉，然笑不紅人們的一張老臉。春，不過是詩人的春而已，與那熙熙攘攘的人羣，究竟有多大的賜予呢？

春雖然是詩人的春，但有些人每到春未來時，還時常盼望着春。像這種人，他們只知瑟縮地躲在房櫺內，防止別人來侵，終日正沈醉於什麼花呀！月呀！好哥哥，甜妹妹；他們不知道春來的這樣快，不知道春給與人們的痛苦。然而在實際上看來，春不過是一個可愛的時節罷了。她是精神上的春，與那兩雪霏霏，北風烈烈的嚴冬，有何異處？

拿詩人的眼光來解釋，春的確是值得留戀的；然而再回想一般無產階級的身上去，他們的腦海裏是否還存着一個「春」字來嗎？他們終日能保住他們的飯碗，這就不錯。你想他怎有餘暇來思想這個「春」字呢？再進一步說，像為農、為

工、爲商的，他們每年生活的計劃，不全是在春天計算嗎？假如一旦遇着意外之事，他們的計劃不成功，而春早已過去，這樣計劃未成，而這一年的生活，便從此打消了。語云：「一年之計在於春。」這樣說來，農、工、商的腦海裏是有了「春」字，然而計劃未成，雖有「春」字，亦不能爲生。

春雖然是可留戀，然而有多數人在這春天，起了無限的悲感，無限的愁容。有的因爲死了丈夫，在這春天看了別種生物，便幻想起亡人，還有其他種種地方，都使人發生煩惱不少。

總之，春固然使人留戀，然實在也常生人煩感。

一個被耍笑的人

一年級生翟樹椿

在一個滿天籠罩着黑雲的晚上，星兒把牠那平日閃閃爍爍的光輝完全被黑雲遮住。月兒呢？更不用說好像藏在鼠穴裏一般的嚴密深處，大地上承受着的只是黑沈沈的一望無盡的夜幕。時當中伏，天氣炎熱，所以街道上乘涼的人是很多的了，尤其是小孩子們，更非常多。而在這一堆小孩子的中間，就夾雜着一個三十多歲的被人耍笑的劉小五呢。

「小五，又偷誰家的東西來？」在這一羣小孩子裏面的一個較大的問劉小五。

「沒有，沒有，不要胡說，遭場人……」小五很決堅的回答那孩子。

「遭場人，哼！今天有十來個公安局的警兵來抓誰來？拿着小繩來綁誰來？因爲你沒在家，所以沒有找着你，說是明天還來，你還裝知不道呢，真是裝傻！」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竟被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子駁得閉口無言了。小五一時手足無措的起來，而在他四面的人都哄堂大笑了。小五低着頭一聲也不響的彎着腰從許多人縫中擠出，一流煙的跑去了。原來劉小五是生在一個紳士的家裏，人們都稱呼他少爺，自小就是個放蕩逍遙無所不爲的小浪蕩公子，後來漸漸長

大，他那放肆的行爲，仍然保留得很完全。但是人活的年歲是有限的，他的父母都到土裏去了，他便成了一個大神士家裏的家主了。於是他那不道德的行爲，奢侈的惡習慣，盡量的發展起來了，弄的家中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現在呢？只成了街頭上要飯的被人看不起而耍笑的化子了，唉，人世間的變化，是何等的快呀！

我還記得有一次大概是在中秋節的晚上吧？月亮如雪一般的格外皎潔而明亮；牆角的蟋蟀都在那裏唱着歡樂之歌；人們都在月下吃月餅，葡萄，梨……等的食品；然而小武呢？沒有錢那裏有食物呢，只好下下而面的到衆人之下發出令人悲慘的聲音，使旁人和他表同情似的要東西吃。有的說：「憑媽的！看這紳士！」這等等的刺耳之言，不住的向他的耳殼裏竄。有的說：「打個滾，在地上打個滾，就給你一個大月餅吃，好好的打一個。」他呢？爲着一個月餅，便躺在地上打了一個滾，以爲人家真就給他一個月餅哩；但是人家是要他，不是真心給他吃。只說：「再一個，再一個。」這樣的遲延下去，小五打了足足有十來個滾，而那人只給了他一點零星的月餅！咳，人掙到這地步真不如死了的好。但是我們呢？能保住不那樣子嗎？那只好看現在努力的程度如何了。

除夕回憶

一年級生趙 冷

光陰不留情的風馳電掣的從我們的面前跑過去了，一點也不留痕跡的向遠處逃走了。一日一日的逃走，一月一月的逃走，而今一年又將要逃走了。

這天的下午，是今年最後的一個下午了，學校裏放假了，同學們都很喜歡，有的回家去了；而我卻心裏隱藏着無限的悲哀。

夕陽從破窗隙裏透進了一線金光，映在白粉刷了的牆上，屋內一切都十分寂靜，現出一種悲哀的狀態來；此時的我

，在牀上躺著，開始回想我的經過了：想想自己今年的課業進步來沒有呢？好習慣增加來沒有？壞習慣減少來沒有？對師長有傲慢的地方沒有？對同學有對不起的地方沒有？又想到自己幼小時的心理與現在有何不同？那時的心理，是恨年不來；因為來到年，就可以穿新衣服，放爆竹……做一切有趣的樂事；而現在知道光陰的可貴了，恨年來的太匆匆。現在我是領略到那所謂「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的話了。知道光陰是一去不復返的了。人生在世上，才過幾個除夕啊？不要模模糊糊的過這一生啊！又想到了人世的匆匆，恨不能去用手把光陰抓住；可是，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事情啊！眼看著白牆上金黃色的日光又逃走了，一日過去了，一年又將過去了。

又下雪了

一年級生 梁培元

雪整整的落了一夜，地上差不多有半尺厚了。

路上泥濘得沒法下脚。往日大街上熙熙攘攘來往的人兒，今日幾乎絕跡了，在一條小巷的深處，有兩間露着天的茅屋，一個面容憔悴的人力車夫，蹲在門的旁邊，身後放着的就是他的車子，除了他和車子以外，滿屋子空洞洞的甚麼都沒有。

「天，你鬧得街上這樣溜滑的，教我不能掙着一毛大洋，今日的餓肚皮怎樣辦呢？咳……」他是在這樣抽聲吞氣的嚙噬着。

嚴厲的寒風，一陣緊似一陣，雪雖然停止了，但是天空中的黑雲，依然濃厚的密佈着，並沒有半點露縫的地方，人力車夫蹲了半天，凍了半天，餓了半天，眼望着今天沒有希望了，只得耐到明天。

天漸漸黑了，他沒精打采的在修理他的車子，心裏似乎在想：這一個長夜怎樣過呢？咳，這種窮困的生活，真夠苦

呀！

好歹的一夜消磨過了，但是嚴風依然呼呼的叫着，黑雲依然密密的佈着，沒有很大的時候，雪花輕飄飄的又下起來了。

人力車夫匆匆的爬了起來，預備好了車子，正打算着到街上去拉客，開門一看，猛的打斷了他的幻想，他低聲無力的說：「又下雪了，……」

我們的學校生活

一年級生馮益譜

我們的學校，雖是處在一個工商業不甚發達的城市裏——青州——然而在魯東却佔一個重要的位置。這城是舊日的府城，古蹟名勝，有很多可供學業上之參攷的；雖屬僻陋，然而對於求學上却有清靜的優點。這城中有三處省立學校，最大的是第四師範，其次就是我們十中了。

我們學校的校舍分爲兩院，距離總有二三里之遠。我們的同學共有四百餘人，職教員也有二十七位，偌大的一個團體，就在這荒僻的城市中活躍起來了。

在朝霧迷茫的清早，我們就起來，在運動場中上早操，太陽金縷般的光輝，慢慢的洒到各位同學們的身上，雖然感覺熱些，但也使我們的動作格外興奮起來。迷霧消沈了，顯得天空中，更十分蔚藍。當我們迎着微細的陽光，練太極拳的時候，我們的想像到了另一個世界裏去了。

白晝上課，在外表看來，似乎是機械的，然而深深的考察起學問來，便覺得自己的身心太渺小了。在這一望無邊的學海中，何日能達到彼岸呢？想到這裏，你就會奮發起你的精神來，踏着這不平的世界潮流向前衝去，尋找你理想中的

新生命。

我們的課外活動是在下午功課結束了的時候，大家都到運動場上去，很活潑的幹起來，就像那籃球場中的A隊與B隊正作着遊藝比賽，各人都怒恨恨的向着敵方，作最後的奮鬥一樣。網球場中以及排球場國術場中大概都是如此。紅日西墜了，天空中賸餘的殘雲却變了金黃的顏色，鳥兒吱吱的叫着，在樹間飛來飛去，這是多麼的有趣呵！

無情的光陰，流水般的飛去，使我們不能把他再喚回來，只好等着太陽再另一天出來，剛剛說是現在，一剎那間又永遠的下去幾萬里了。那麼必須得努力的奮鬥，雖然趕不上去，也算是盡了自己的本能了。

晚上七點鐘上自習，大家都安安穩穩的埋頭在自修室中，復習一天的功課，隔一點鐘就有休息的時間；當精神疲倦了的時候，可以攜着書本在院子裏走走，這時滿空中的星兒就像是在對着你眨眼。鐘聲又噹噹的響起來了，我們於是仍回到原位上去，至九點鐘後我們就寢了，這休息的時間比較長些了。

學校的課外組織有雅樂部，國術團，圖畫研究會，英語研究會等，這一切的組織，便倚着我們個人的性情的所好去加入。師長不過負着指導的地位罷了。

飲食是更具備完美的，由校中設茶爐一所，我們可以隨便洗些東西；並有每班選舉的飯委，組成美滿的飯團，又衛生而又清潔，使我們按時就食，也不致於發生意外的疾病。

此外又設有圖書館，閱報室，以及各種雜誌等，補充我們課外的常識，通達新的消息，使我們在最完美的這個社會中，吮吸着美而且香的空氣，真是陶醉了。我希望更有美滿的漿液，來灌溉我們的新生命。

麥田中的驚擾

一年級生牛允亮

月影愈斜，星光更淡，鷄鳴狗吠，四境響應，東方濃霧漸稀，紅暈如少女羞顏般的彩霞，已擇隙下窺。阿三在斗殿的黑暗的小屋裏，摸索着穿上了半截單襖，短袖的褂子，一雙僅穿得住的鞋，一壁揉着惺忪的睡眼，一壁喊醒了他的七歲的，新沒了娘的女兒——阿小——。拿了一個脫碎了邊的蒸笠，帶了一把用了幾年的鐮刀。在夜色尚未脫盡的時候，已走上了到莊西十字路口去的途徑。

打價爭價的聲音，已竟驟響起來了。

「去不去，三毛錢？沒有你，人家又不是不能割麥子，有的是人！」。東莊裏劉老爺家的管事，已在那裏現出了很不耐煩的樣子發話了。

「三毛錢你去吧？一塊你們十個。」

「走吧！這不去，一回連三毛錢也到不了！」

「三毛錢？……」，各處如打架似的亂嚷着。

紅而且大的皓日，由山後冉冉而升。剎那間已霞佈千里。山巔的雲霧，漸漸的散去，蔚藍滿空。十字路口的霧曠漸漸歸於沈靜了。阿三爲了想多得幾個錢，挨到這樣晚，仍是三毛錢被北莊裏的趙太爺家叫去了。

是一塊東西長方形的地，約有三十多畝，二十多個人在不不住的割着，發出吃吃的清脆的聲音。各人的汗都滴答滴答的順着頰，不住的流着。趙太爺的心腹管家，坐着高凳，戴着平頂草帽，拿了芭蕉扇，坐在旁邊，惡狠狠的瞪着兩眼。烈火似的太陽，發着灼人的威炎。大地上沈靜在死一般的狀態裏，到處仍只有清脆的鐮刀的聲音在響。

「×你娘，不行，我和俺爺說的……」。陡然兩個小孩驀地裏哭起來了。管家急忙走去問他的兒子：「怎麼賣？」

爲什麼哭？」

「她來拾麥子，在那裏偷，我說她，她就打……」

「俺偷來？地上掉的一把，俺兩搶，他沒得着，他拌倒了，就說人打他……」，阿小一邊講着情理，也就嗚咽起來了。

「狗養的小婊子，那還了得！來拾麥子不擋你。還要打人！」。管家立刻面紅了，頸粗了，惡恨恨的怒着眼，跑過去，揪着了阿小的一支小辮子，沒三沒四的打了起來。

「啊……了不……的了……我娘呀……」。阿小連血帶話模糊糊吐着。「……不敢啦……我娘呀……」。無數的鋒銳的鎗頭，一齊往阿三的心裏鑽來了。阿三看看自己沒娘的孩子，受這樣的毒打，又聽到自己的孩子，在喊着她沒了的娘，簡直是忍無可忍了。但又一轉念，人家是有勢力的，「狗丈人勢」，誰不知道，於是他急忙跑過去，跪在管家的面前，「老爺，慈悲慈悲吧，俺這孩子今三月裏才沒了娘，饒了她吧，老爺行好！」。說着也不禁掉出了幾滴眼淚。

「狗X的該……沒娘是待沒的，怎麼還要打人，小婊子！」。管家鬆了手，阿小躺在地下，口裏仍淌着血，不住的發出微微的「娘呀娘……」的呼聲。

阿三看看地下的孩子，又加上這頓辱罵，真是沒有再忍的餘地了。他粗野的性情，再也壓抑不住了，像一顆炸彈似的，突然爆發了起來。「你這王八羔子，你，你虎假虎威，成日橫行，去你娘的吧！」。順手拿過一張鏢，劈頭就是一下。管家把身子一歪，從左耳朵砍到頸上，撲通的倒了下去。阿三連忙過去，一連又是幾鏢，可憐趙太爺的一個心腹，就在這熱人的烈日之下歸去了。

麥地裏陡然起了一陣狂風，片片的白雲漸漸由四面湧了上來，威炎的太陽避匿去了，似有不可知的黑暗，襲到阿三的身上來了。

不幾天後，後街的粉白的牆上，貼了一張新的告示，從許多的觀衆的口裏，不時的吐出：「……某區，某村，姓某名某，年二十四歲，因無故殺人，於某月某日執行鎗決……」

打出睡魔去

一年級生牛允亮

啊！死灰雖然已有復燃之望，然而我自己能不能下決心，使牠不再復燃呢？我的心潮澎湃了，我的靈海沸騰了，然魔力魁碩的睡神，究竟我能否把牠制服？恐怕是適才的興奮，等於一朵虛幻的鏡花！等於一個泡影的水月吧！

在睡魔的控制之下，我拖延着我的生命，度過了黃金時代——春——。在這幾月之中，一切任着睡魔的擺佈與支配。每天看見喜鵲啣着一個熹微的晨光飛來了以後才起來；聽見鴿子顫動着玲瓏的鈴聲把黃昏悄悄的送走了便睡覺；而在午後的時候，還嫌窗前樹上的麻雀噪醒了沈酣的午夢哩。什麼事都擱置着，什麼事都不去開端，我們將來恃以立身的功課，也就隨之丟在九霄之外了。

近來確實又不安起來了，午睡時的鳥噪，也似乎特別的尖銳，意外的刺耳，好像在告訴我：「覺悟吧，懶東西！你的父兄正在用血汗掙扎着，希望你的將來呢！惡臭的懶東西！」。屋裏，牆壁上掛着的一切東西，及院子裏的所有的植物，都發着銳利的眼光，在蔑視着。我雖然也發過誓，立過志，但經了睡神的勸告：「睡睡吧？夢鄉裏有自由，平等，快樂的國土，不要醒去浮沈在那醜陋的世俗中。」啊，適才的「誓」「志」，便又付之東流了。

我也常想過：這學期快完了，這個期考關係着升降，是多麼重大啊！再不發憤振作，還仍舊的那樣沈貪睡，將來怎

麼辦哪？於是再立誓，立志，決不再被睡魔誘入睡鄉去了。

尖銳的，刺耳的窗前樹上的鳥噪，吱吱喳喳的叫着。

「打出睡魔去，打出睡魔去！」我也似服了興奮劑似的連聲在喊。

打出睡魔去

一年級生 林玉峻

每天每天你——睡魔——總是到我的身上來撫摸着我的皮膚，不顧羞恥的來和我講戀愛；但是我是一個青年中之健者，正在用各種的工夫，製造禦身的各式各樣的武器的時候，又怎能讓你煽惑，引誘，來攪亂我的心思，打斷我的工作呢？

從古至今，不少不少的人兒，都被你用那笑容可掬的鴨蛋臉兒，用你那鐵臂鋼膀，揸着他們到地下長眠，來遠的臥在美麗之鄉，做你的高山流水的知己了。但是我總是年輕一點，性慾還沒有發展，愛情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更加上我的身心很是潔白，你想要把我做你那心坎裏的人兒嗎？嚇！「自古多情空餘恨」；你的確是被我嘲笑了。

每天每天你總是這樣的糾纏我，不論我有事沒事，你總是靠在我的身旁，用柔和的手牽掣我。你不怕我煩你，也不怕別人看見了，更不怕別人嘲笑你和替你含羞。有時我大發雷霆之怒，很不客氣的對你怒罵狂嘲，以為你太不知趣，太不識進退了；但是你總是用柔和的面龐擦着我的臉兒。我又怎能忍心去把你拒絕了呢？只好我身不自主的由你擺佈了。我想我無論怎樣，你總是不顧羞恥把你的窈窕的身軀放在我的眼底裏。我想拿小說或散文來鎮壓你，結果你的來勢愈狂了，我心神一動，恍恍惚惚的又躺在你的懷抱中了；腦筋不覺的起了幻想。霎時間，我跳進了優美的故鄉，踏進了快樂的家庭，母親撫着她遠歸的愛兒，露出了無限的真情；小弟弟也握着我的手，表示一種敬意；更有活潑伶俐的小外甥連

昇，在姐姐的懷抱中，露出一種「笑問客從何處來」的態度。家庭中的快感，一時是如潮水般的湧了上來了。一覺醒來，身體仍是在離鄉很遠的古青；將繼的幻夢，又不能再追牠回來了！睡魔，你又是怎樣的慣迷戀着人的心竅啊！

現在我改變了方針了，除了夜間和你接吻親近以外，再不能叫你跟在我的身後了。你若是不體諒我這番心情，我可就不客氣了，我那一定用上十二分的力量高呼着「打出睡魔去」、「徹底的打出睡魔去」！

春雨中

一年級生 王振經
年十四歲

春雨濛濛的下著！下著！

他——傻子寶——背了破蔴包，濺了一身泥，一拐一拐的從一條小巷裏走了出來。

「媽的！傻子，淋的像一隻水雞哩！……避……避……再走」。

傻子寶嚇了一跳，嚇的眼裏似乎迸出了火花，慢慢的停了脚步。睜大了眼睛，向四周望了一會，這纔明白了是東隣的小商阿四，在一個剛要坍的大門下喊他。

那門似乎要坍哩！寶心裏直是替阿四害怕。

寶很很的向阿四瞪了兩眼，嘴裏不住的罵阿四，一邊卻急急的走路。

街上一個人都沒有，有時卻能看見一隻二隻的小燕子，斜著翅飛在春雨中。

天有些涼，但傻子寶的頭上卻掛滿了汗珠。

「媽的，晦氣！這真糟透了，送貨就下雨」，寶一壁走，一壁罵。

青石鋪的路，可就不同鄉下的街道哩！一不小心，倒把寶滑了一交，爬起來，弄了一手一褲的泥。

雨又小些了，一滴一滴的從樹上掛下來，遠處看去，像些霧，像些雲，刮一陣風，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在牆上，像畫的竹葉，柳絲上積的雨水，也慢慢的落在青青的草地上，小巴狗的身上也淋溼了，毛向下垂著，汪汪的在春雨中亂吠！寶的額上，也淋滿了水，頭髮貼在額上，迷著了一雙眼睛，他祇是用手亂向後按。

蘇袋溼咧，但裏邊卻仍是乾巴巴的，他想，要把牠蒙在頭上，總不怕淋了！但是掌櫃的那副凶惡的面孔，浮在眼前了，又使他不放。

咯咯咯！一陣皮鞋聲，幾個人撐著傘，從他的面前走過，他兩隻眼睛死死的釘在人家的傘上，心裏祇是罵——春雨爲甚麼在自己送貨的日子下！

天漸漸的黑了！他依舊慢慢的在春雨中走動著。

麥浪

一年級生張殿才

穿着一身白色制服的同學，屏息着氣，足着地無聲的走到正在兀坐無聊的我的背後，用柔嫩的手掌撫了我的臉一下，說：「別用功了，再用，腦袋就要炸了，請出去玩玩好吧？」於是我答應了他，也換上了一身黃褲白褂的制服，就出發了。

出了校門，踏着一條微綠的草徑，緩步彳亍着。和煦的太陽，柔軟的風兒，撫摩着我的臉，真是爽快。登上城牆，細弱而緻密的草兒，如鋪上了一條綠毯。A君驀地撲到地上，去打滾滾來。我不覺莞爾的說，你真和個小孩一樣。我便依在城牆的口上，四周眺望，麥浪起伏，與大海無異，似驚濤怒浪般，呼隆呼隆的向北邊一縷一縷……趕蹄兒似的擁去；風愈勁些，浪也隨着高些；風柔和些，浪也隨着慢些。若忽的刮一陣旋風，就如瀑布衝到水面打成的一個旋窩，

由旋窩展到田隴的土崖，展到村左，展到村右，展到地平線下的雲裏去，若狂風一吹，浪頭突起，就如綠蛇鞭風而跑，一條……一條衝向極目無際的大洞去了。

我愛麥浪，愛她的洶湧，愛牠的種種的變化，以及牠給人們的奮發的感想，和供給給詩人的幽雅的資料。

夕陽將落，和風漸止了，麥浪還是在栩栩的動着，愈覺美麗。而牠由心中宣洩出來的清氣，更一縷縷一絲絲的沁入骨髓，令人怡然渙然，真使我不願離開了。但是可惡的西山，將太陽擁了下去，拉上了一條黑幕，把這浩浩蕩蕩的麥浪蓋住了。只好戀戀不捨的走開吧！

暴風中的故鄉

一年級生徐天祥

在一個溫和而清淨的秋晨，急烈的暴風，伸長了它的脚步，剎那間，襲向我的故鄉來了。

離家門有「一箭之地」，有一個長而圓的灣。灣的周圍，有十來棵淡青的楊柳，楊柳下，長着無數長短距離不等的芳草，真把個灣點綴得像斑斕的古錦一般。正在灣邊欣賞風景的我，被狂風呼的一吹，險些兒把我吹進灣去；幸而身邊有一棵合抱的垂柳，我就用力抱住。睜眼看時，只見灣中盆兒般大的波浪，接連不斷的亂滾，水上的波紋，更是一個挨一個的向灣邊推進。波浪到灣邊時，浪花白沫，四射迸濺；同時樹上的葉兒，簌簌的飛了下來，落在水中，好像微小的帆船，一起一伏的在水面上飄泊。這時候，暴風更是起勁，我幾乎支持不住了。

才一轉頭，暴風越有力了，把街上的塵土吹得狂舞亂飛，黃沙滾滾，萬馬奔騰般的，把那血紅的太陽，遮蔽得一絲不露。這時候，天淡黃，地也淡黃，連我也成了淡黃的了，我自言自語的說：「啊！真不錯呀！這才真成了黃金世界呢！」

暴風越刮越利害了，把人家房屋上的草，一大批一大批的吹得七零八落。沒有回家的小孩子，受不了暴風黃土的吹大，不由得哭叫了起來。這時候暴風的吹打聲，屋草的零落聲，小孩子的哭叫聲，混成了一片。

風稍爲一停，我便一溜煙的跑回家去。氣喘吁吁的對我的母親說：「娘啊！外邊的暴風真厲害呀！」

春花與寒花

一年級生 李守本

春是使人感到最快樂的時候了，柔柔的輕風，細細的毛雨，加上不暖不寒的天氣，真所謂：「沾衣欲溼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人是這樣的被陶醉了。就是那桃、李、杏等樹，也都趁這樣好的天氣，滿開了紅的、白的、各色各樣的花，點綴在「春」的畫幅中了。嬌娜的姿態，輕輕的微笑，鮮豔奪目，清香撲鼻，這時候，人們是怎樣的愛牠，保護牠，甚至至於吻牠呢？而牠又是怎樣的感謝春的美德呢？

回想在狂風怒吼，大雪紛紛的嚴寒的冬天，人都感到「凍指裂膚」的痛苦，又怎樣能夠談到花的存在呢？但是竟有不怕寒冷而正在盛開的臘梅、水仙咧！他們也有很美麗的顏色，很香的氣味，很快樂的在活潑的生長着，然而，牠們是抱着怎樣的勇氣，和寒冷奮鬥，在那樣的環境之中生活呢？而牠們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容易呢？但是牠們仍營牠們的生活，開闢牠們的新生活的出路！

你猜，我們是和春花表同情呢？還是和寒花表同情呢？

麥田中的驚擾

一年級生 李守本

太陽像火球一般，熱的人發昏。

幾個農夫，在麥田裏，彎着腰，赤着膊，盡力的割麥。他們滿臉汗珠，但永不拭去，任他們流到肚皮，滴在黃土裏

，他們不理，只是盡力割麥，好像和牠們有甚麼仇恨，立時就要將牠們剷除的淨光。

遠處幾個十三四歲的孩子，穿着破衣，脅下夾着幾棵麥，慢慢的向這麥田裏走着。

「喂，仔細這幾個小東西，他們偷……喂，伙計們！」

「不要管他，麻五，橫豎不是咱們的東西！」一個伙計不承認他的意思。

「田主走時不是對咱們說來嗎！有來偷的可不要讓他。」麻五又在說。

「少偷點也沒有甚麼虧空！像他這樣的人家——而且無論怎樣，我們的工錢，仍然是一天兩毛，還能多了嗎？」

「老把說的對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

「高伙計！不是這麼說，我們只要招呼他幾聲，還費多大力氣嗎？」

「咳，留着氣向南牆上哈哈咧！」一個猛小夥子說。

「管他呢，便宜便宜窮人吧！」另一個說。

「那麼他們若偷，那真沒有公德心了……難道說我們就不窮嗎？」

「甚麼公德不公德……現在換了中華民國，管他這個那個……土匪怎麼樣啦？他媽的……」猛小夥子又

說。

「他們拾剩下的就完啦，何必又偷呢？」麻五反抗。

「不要辯論了，好在他們還沒有來到，偷時再說吧？」一個伙計不耐煩的說。

大家沈默了，鐮刀在麥根上，嗤嗤的響，太陽仍然發射着熱烈的強光。

拾麥的小孩走進了麥田，彎了腰，拾剩餘的一棵一棵的麥。

一個小孩在僱工們堆成的麥鋪上，偷偷的拿了一把，却不及防，被麻五看見了，他立時指着偷的小孩說：

「喂！不要偷，剩餘的還不夠你拾的嗎？……」

「誰偷？你還捏着我的手腕來嗎？」小孩強辯。

「你強嘴，我分明看見你了——我不和你計較，你還……怎麼樣啊？」麻五怒了。

「你的麥子嗎？用着你管了？……給人家當走狗……」小孩扭轉了頭，低聲的罵。

麻五氣壞了，跑上前去：

「×你媽的！」照着小孩的頭上猛力的就是一掌。

小孩哭了，向麻五的身上一碰，同時猛力的喊：

「你打死我吧！……」

麻五一躲，小孩正碰在鐮刀上，插進了肚皮一半，鮮血沖了出來，疼的在地上喊着掙命。

太陽晒着，四圍是緊張的空氣，各人的臉上都現出恐怖的狀態。小孩已是奄奄一息了！

伙計們埋怨麻五的多事，自作自受。麻五却嚇的如癡如呆。

不到黑天，麻五已是過着半獸生活了！

春雨中

一年級生 顧建泰

東風微微的吹着，樹上的嫩枝東搖西擺；天上灰一塊，黑一塊的雲彩，不住的到處亂飛。

「今天怪風涼，走，咱到坡野散步去？」K君約我。

「你看天啊！快下雨了，上那裏去啊？」

出門走了不遠，那沙沙的小雨便由東而來。馬的叫聲、人的喊聲、小販的呼賣聲、車夫的罵聲……刺那間，漸漸的下去了。我與K君，在那又高又闊又大的廈簷底下——街上商家的大廈——雨點，可一顆也沒有落在我們身上。此時地上的泥水，已滿了街道。

「媽媽的！淨和我作對，這種熊天！驢旅長，趕九點半的那列車上上海，我靜靜的等了一早晨，行李才整理好，媽媽的！這種熊天，下起雨來咧！特意和我作對！」從北邊來了一個泥頭泥足的車夫，氣憤憤的拉着輛車混罵亂吵。那沙沙的小雨，忽變成牛毛似的濛濛下着。我們二人，見這濛濛的小雨亂灑，更加了我們的興趣；於是一氣跑到了曠野之中了。

「姐兒暖，生來暖，才……」遠遠的從風中送來了鄉村的歌曲。我連忙抬頭看去，只見一個蠕動的黑影——我的視線完全被那濛濛的小雨遮住了。漸走近些看時，原來是兩位農夫。都戴着六楞小蓆笠，各穿着一雙破鞋，手裏都攜着一條鐵錘。

「張三！今年等着吃白饅吧！你看麥苗長的有多盛；再看看這小雨下的多有助！真是好天老爺啊！吃白饅吧。」

我們冒雨而去，又冒雨而回。微微的小風迎面吹來，真是清爽極了。至寢室時，已是十一點三刻了。

春雨中

一年級生孫同禎

兩三天以來，天空中的雲，像大山一般的對峙着，像彈好的棉花堆積着。翩翩的小燕子，似海裏的行舟，忽上忽下，恰似受了波濤的衝蕩，令人看了悠然神往。

在今天我起來時，雲不像前兩天的樣子，牠的顏色形態已經變了。這時的雨已經淅淅瀝瀝的下起來了，我便拿着書到教室去了。教室內空空的沒有一個人。這時的我，就叫這春雨的聲音繫戀住了，再也不能念下書去了。我走到教室的外面，倚着欄杆呆呆的望着出神。遠處的山在濛濛的細雨中聳立着，也看不清楚。樓的近處海一般的麥苗，被雨中的風一吹，也似那海裏的波浪。雨打的樹葉，只是颯颯的作響。

在我十餘歲的時候，我和我的哥哥在麥田裏鋤地，忽然傾盆似的大雨下起來了。我就和我的哥哥跑回家去。現在我的哥哥呢？已經久睡在那荒涼的野外了。唉！現在想想，這已經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唉！時序，可怕的時序，你悄悄的奔馳，從不爲人們停住；多少青年人白了雙鬢，多少孩子們失了天真，更有多少壯年人消磨盡志氣；你一時把大地妝點成冷落荒涼，一時又把世界打扮得繁榮璀璨；只在你的悄悄的奔馳中，不知醞釀成了人間的多少悲劇啊！

這時的雨愈下愈大了，可是那天空裏的小燕子，已都到牠的巢裏去避雨了。只賸了一個，還不住的在春雨中吱吱的叫，像是飛來飛去尋牠的伴侶，使人聽到是如何的淒涼悲哀呢！這小燕子已飛的無力了，便落到一棵大樹上，看牠的樣子是在絕望了。拍的一聲，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了一顆泥彈丸，正中着牠的背心，牠一痛，就跌了下來，躺在樹下，用小嘴修剔背上的羽毛時，看一看沾着的溼漉漉的東西，却是血啊！牠更覺痛不可當，於是便哭了起來。

春雨聽着牠的哀叫，安慰牠說：「可憐的小東西，你喫虧了，你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呀，你的伴侶在那裏呢？可

惜我太弱了，不然，我扶你起來，同你尋去。」

池水聽着牠的哀叫聲，安慰牠說：「可憐的小朋友，你喫虧了，你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呀，你的侶伴在那裏呢？可惜我的身子給河岸圍住，不得自由，不然，我替你洗去血污，同你尋去。」

牠聽了許多好意的話，似乎痛得輕些，把小小的心裏想道：「這些都是好意呀，但是牠們都教我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但在這細雨中的傷害，我是何曾想到啊！」

這時雨下的更大了，同學們有的撐着傘，有的沒有，都飛也似的冒雨跑來，霎時教室裏的人都滿了，我也不由的到教室裏去讀書了。

春雨中

一年級生王嗣統

連陰數日，弄得我甚是煩悶，四圍的山都被霧氣遮住，一點兒也看不真切；遠遠看去，只有一個輪廓的黑影。在這幾天的空氣裏，我真煩悶極了。

昨日的天氣，比往日稍冷，但也不像秋冬那樣的了。

昨晚風兒未停，春雨又來臨了，濛濛的細雨，絲絲的下降，被微風一吹，打得窗紙亂響，彷彿許多有血性的青年，催我們殺上前去，哦！哦！這不是給我們一個最大的暗示嗎？

從窗子裏向外看去，天空黑黝黝的，有些怕人，此時的院內靜悄悄的，寂無人聲，只有春雨的聲音，繼續的響着。窗外的風聲，較前響得更加厲害，風愈大，雨的敲打窗子的聲音也愈緊張了起來；看看室內的同學，都已睡熟，只有無聊的我，胡思亂想，一點兒也不能安眠，有心丟了一切，睡一會覺，但是無論如何也是睡不着的，只好叫我的心兒

任意思想，任意遊蕩罷了。

不知是誰在這樣悶人的空氣裏，還吹着悠揚的笛子，拉着好聽的胡琴。我側耳細聽，這種聲音聽得更加真切，彷彿在這聲音裏還帶着唱聲。哦！哦！這真是一個不平等的象徵呵！

有許多的窮人，雨天裏不能工作，在那裏將要餓死；就是不能餓死，也一定過着一種很可憐的生活。而雨天却成了富人們的一種特別快樂的時期。我這滿懷的不平，只好對着春雨發洩出來，煩她給我帶走吧。

我想到這裏的時候，甚麼都忘掉了，只有一個「生氣」的心情，緊緊的壓在我的胸前。

霎時，我的腦筋也覺得疲倦了，心中雖是想着，但雙目早已閉上了；窗外的唱聲，笛聲，胡琴聲，還是唱着響着；就是那風聲雨聲也還是吹着落着。此時的風聲較小，雨聲比從前更大了；除了淅淅瀝瀝的雨點聲外，還時時聽到房簷上滴水的聲音，真是好聽極了。雨聲休停！我的心神，這就要去隱沒在你的裏邊了。

桃花園

一年級生接煥日

醉人的春天來了，天地間的一切，都好像醉了酒一般；古代詩人常把春字來代替女色，或把春字來代替醴酒，他們的感覺，真是銳敏極了，這時，楊柳都綠了起來；杏花，李花，也都爭着開了，這種大自然的風景，是給人們多少快感，可是，最使人可愛可賞常在腦裏盤旋着的，就是好含着微笑，輕盈而嬌豔的桃花了。

在上星期日，我和同學們到T園裏去玩，這T園裏除了桃花杏花幾乎再沒有什麼了；連杏花也是不多見的。和我同伴的那個同學，他是一個怪而頑皮的。他把鞋脫放在地上，爬上了圍牆；也把我拉了上去，並坐在一處，這時輕寒薄暖的微風吹着，吹得渾身清爽起來，桃枝上的小麻雀三三五五的吵鬧着飛上飛下的玩，小蝴蝶將粉翅去輕輕的觸那芬芳的

桃花，蜜蜂嗡嗡的飛來飛去，是爲探蜜。在這熱鬧的芬芳的桃園裏，我一切的苦惱、愁悶，早已散得一無所有了。不知怎的又回憶起舊事來了。

當我小時，是在春光明媚的一天早晨，父親抱了我到我們的桃園裏去玩。記得臨抱我出去時，他和母親用悲哀的聲音談了些話，同時眼裏的淚珠還不住的滾滾的流着。那時我也不知是爲什麼，到了園裏，父親對我說：「孩子，你看這些桃花開的好嗎？這園是你祖父給遺留下的；我家除了這個園子，其他再沒有什麼了，你所吃的飯，是我給人家種地所賺來的，你穿的衣裳，是賴這園子裏的桃樹結的桃子賣錢得來的，去年年歲不豐，所收穫的糧米還不夠給地主的；所以經人求情，沒全交還，其餘的明天就到期了，這園子今天就賣給人家了！孩子，從明天以後，你再永遠的得不着看花吃桃子了！」說着便回家去了。

我記得那時賣了園子的錢還是不夠納地價的。父親和母親愁得沒有辦法，只是含着眼淚坐在炕上，時已天晚，因無資購買油火，還只是在黑暗裏不得一線亮光的在炕上坐着，母親用微弱的聲音說：「就先給他這些不可嗎？」從前他說過，再讓你這幾天，若是到期不還，定送你到官裏去。」這是父親用很害怕的聲音回答，我只是在這黑暗裏聽到他兩人的悽慘的話聲，不能看到他悲哀可憐的面孔！……

桃園已賣了，父親也因此而死了！現在還只有我和母親在沒有燈火的黑暗夜裏過活着。

現在我們在這裏玩的這個桃園，不知是誰家的這些桃花，和我們當年那桃花園中的桃花，開的一樣的好；但是我們當年那桃園呢？那抱我看桃花的父親呢？

春花與寒花

一年級生 劉書傳
年十三歲

這年正是冬天，淒涼的北風，在空中旋轉着；蔚藍的天空，好像穿上了黃衣似的，在搖擺着，這時寂寞的現像是盡逃藏了，在這紊亂的境界裏，我覺得有些心悶了，便走向了大街，想奔往書舖去買點書看，我正跑着，忽然在甬子裏發見了奪目的銀白色；走去看時，還是一盆雅潔的水仙在厚叢的石子裏發出了鮮綠的枝葉和銀白的小花，這時我不覺的精神振作起來了。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了。我想水仙花是我的永久的朋友了；在這百花不開的冬天，忽然發見了花的影子，是多麼的快樂和榮幸呢？而這時的大街上還依然紊亂着。

想想已過去的春天，楊柳倒垂，蔚藍的天空，和暖的南風，是怎樣的使人高興呢？再加上那山野的杏花桃花，是點裝成多麼美麗的一幅圖畫呢？但是這樣的美麗太平常了，牠只能使人高興和快樂；牠不能使人發起了振作和勇敢的精神，而且春天的花也未免太亂了，牠使人看了會發生一種悶煩的心緒，不如寒花能感動人的。

春花與寒花

一年級生于景程
年十四歲

春風吹去了寒氣，日子一天一天的和暖起來了，枯黃的衰草，也從泥土裏鑽出來，變成了有生機的嫩芽了！

春風不但吹放了豔麗的花與香草，就是吹過清亮的湖面，也吹起了層層的微波，我當着這暖和的春日，去觀賞各種的花卉，最使我注意的是桃花杏花；牠們有微紅色的臉，粉紅色的腮，並且有使人陶醉的濃豔的香氣，當牠盛開的時候去賞花，我們似乎忘記了我們的身世，登到了快樂的樂園了！更有潔白的梨花，牠也能使人得到一種相當的安慰；但可惜這黃金時代不能永久的存在呀！

回憶冬天的一切的花卉，牠更有牠們很大的價值，如梅花水仙花等花，當那雪花飛舞着的時候，寒風吹着，牠能當着這風雪壓迫之下，開出了白色如雪般的花來，好像有很大的不撓的志氣與精神，真使人得到一種異樣的感覺！

我想，春天的花雖美麗，雖能使人愉快一時，但當着這日暖風和的時候開，似乎是沒有雄偉的志氣，不足爲奇，就像帶了假面具的人在混亂時代，轟轟烈烈的受一時之歡迎，到了鼎盛時代，他却也不像從前那樣了，露出了他那真正的醜惡的面孔了！

冬天的花，他有奮鬥的志氣，偉大的精神，才是真美的純粹的呢！

黎明

「啊！好長的黑夜，似醒未醒沒奈何的自語着。」

在床上反來覆去的難受着，總不願再睡在這黑夜裏。於是推開了窗子，睜大了眼睛，看着那無盡頭的黑暗，儘是黑黢黢的，總看不出牠的邊界來。美的，可愛的一切東西，都遮沒在裏面，如何逃脫啊！那月光早已消逝不見了。透進來的涼氣，更使我不能安睡，一閉上眼，白天的景象便現在眼前，滿街的可惡可恨的強犬，遍地可怕的惡狼，總沒法躲避。什麼都靜着，寂靜得使我發悶，心是戰戰兢兢的亂跳，似乎要竄出胸腔來。

「牠媽的，公雞都不叫了嗎？」急得不耐煩，微微的吐出，「天啊！天啊！爲何把我們拋在黑暗裏？」

這時我覺得身體很不輕鬆，彷彿被什麼壓迫着似的，漸漸的緊縮起來，屋也似乎狹小了，把我逼罩着，動都不能動。這東西真利害！我的心却是明白的，想拿火將燈點着都不能，唉！牠媽的！真利害。在黑暗中窘迫着，默悶着。「何時天明？」我的話都說不出來了，只能在心裏期望着。

正在焦急之際，那雄雞終於啼噪了，我的心忽然輕鬆起來，可惡的東西嚇退了，却也打破了長夜的寂靜。濛濛的天，微帶霧氣，爽風流送着，一切生物都像由夢中醒來。麻雀噪着，輕燕飛着，不知是如何的快活，轉瞬間忽高忽低的飛

去了。一刹那，房屋慢慢變清楚了，樹兒亦漸漸的顯得有些綠了，天空現出可愛的蔚藍色，四處的聲音亦複雜起來。「可惡的黑暗啊！你終於消逝了，嚇！黎明到了。」得意的自語。

東方露出了微紅，我知道那太陽將要出現，啊，光明的太陽！

母與子

一年級生
年十五歲 張祖柄

母親啊！我親愛的母親。

不知愁的心是怎樣，也不知爲了什麼愛我，更不知爲何能夠愛着我。

光陰的過去，氣候的變遷，什麼都不足以搖撼我對於母親的恭敬與依戀。母親的慈愛的心，彷彿牢牢地繫在了我的身上，反過來我却担心年齡大了，母親會不愛我呢？

早上我起來，總是先把母親驚醒。我並沒作響啊！許是母親的心真繫在了我的身上了！

「今天冷嗎？多穿些衣服啊，」每天早上總是這樣問我。

「不冷啊，母親！」

她很不相信。我在學校裏時——「冷啦」「餓啦」，母親的心無一時一刻不掛念着。

每晚她都比我睡的晚些，我睡時，她必須走近床前望我一下。

母親啊！你給我的愛，真「一言難盡」了！

至於我，也是忘不掉我的母親。

如今我飄泊於異鄉，有三四月的長離，沒見着我的慈母，母親也未見着他的愛兒，母思兒，兒何嘗不思母！

太陽漸漸的接近西邊的屋頂，將要落下去的時候，從那枯林中颯來了幾陣冷冰冰峭厲的晚風，將日間的溫暖絲毫不留的颯散了。一層慘淡的寒氣瀰漫了宇宙，使一切東西都感到莫大的深憂。

「歸呀！歸呀！」一羣歸巢的烏鴉翩翩的飛過，這種音刺動了我的心，不由得流下了幾滴思情的熱淚；小鳥兒在赤條條的枯枝上，唱着，舞着，母子相愛着，却又引起了遊子的心緒，想什麼似的呆住了！——憶起了我的母親。

在這無聊的深夜裏，常爲了母親不能安眠。也有時夢見母親，那時的「愛」，那樣的親切，予欲無言了！醒來後，却又感到苦悶。

我這顆寂寞的心，幾滴思親的淚，要寄給我的母親。

「什麼叫做愛？」

我真不能回答，只曉得親愛着我的母親。

母親！我親愛的母親啊！

放風箏

一年級生
張祖柄

清明節近了，小童們的工作也隨了忙碌起來。正日的哭着叫着，徹夜的想着，如何設法買風箏？風箏到手了，小臉上立刻帶了微紅，抿着嘴似在笑，却又希望天氣好，風箏放得高？

太陽掛在晴空，晒得人頭發暈，並不怕；風刮得過大了也不怕；跑得急了絆倒也不哭。只是拚命的在放，他們盡量的撒線，意願風箏飛入雲霄之外。偶而線斷了，竟眼瞧着飛遠了去，並不追趕，却哭起來了，來得很快，眼淚流出了眼眶來，張大了口，躺在地上打轉。

有一天，我在田裏閒走，這時已是日西，在鉛白色的天空裏，飛滿了各樣的風箏。放的不全是小孩，大的人也不少，大人們不是更會玩嗎？放得更高嗎？

如「人，蜈蚣，鷹，胡蝶，蜻蜓，鼈，……」風箏的種類也不過這幾種。惟有放鼈的附近人特擁擠，更特別有趣。

「鼈放的不錯！附近的人們鬥趣，「哈，……哈哈！」這類的話誰也愛說。

躺在麥田裏，或者躺在土丘的斜面。和風拂面，初發的新草彷彿放着幽雅的清氣，野花開了，清氣入鼻，引誘得蜜蜂來「嗡嗡」的亂叫。胡蝶婀娜的風舞着。麥苗被風吹的蕩蕩搖搖起了無數的麥浪。路旁的新柳倒垂。……啊，真使人沈沈欲醉！不自覺的口裏說：——「春日如美人，萌芽點點青；花開誘蜂蝶，和風醉人情。」再望望天上飛高的風箏。

俗語說放風箏有三愁：——一、無風放不起二、風大怕斷線三、風箏不起。

就在此時，那些比小孩還會玩的成人們，也放長了綫，讓風箏盡量的飛高，跑到小孩子這邊來。各人高興得不住的談笑，三三兩兩陸續的奔集似的走來，放滿了滿天的風箏，映着地上的一切，點綴得分外好看而有味。暮色漸濃了，只落了幾隻風箏搖擺的似在掙扎着，但是已與暮色一色，便一個個慢慢的走散家去。

放風箏

扎風箏最巧妙的可算外祖父了。在今年又勞他作了一個花瓶形的給我。那風箏比我矮了一寸，上下都是紅色，當中有一圓孔，兩旁有幾棵花草。這樣大的風箏，是我第一次放，所以非常歡喜。到了皇城。弟弟將牠拿了，順了風向走去

一年級生 馬忠建
年十四歲

我喊了一聲，他便將手一放，風箏向天上去了。手中的線一面向外延長，風箏也一步一步向上向遠處走去。線將放完了，風箏漸漸縮小了，像一隻痰盂大。遙遙望去，好像在碧藍的天空裏，放了一隻花瓶。這時我歡喜極了。忽然風大了，線的力量也大了，我急了，用力牽住。一會兒風又小了，線的力量也小了。這時我也隨了牠們，慢慢的笑了。

期待

一年級生 馬忠建
年十四歲

大路旁邊，騎了一隻狗，唔唔的在呻吟。

這隻狗本是在鄉下居住的，不知怎麼竟來到了城內。牠的主人是一個富翁。小主人是一個活潑伶俐的小孩子，待牠非常的好。終日給牠餵頭吃，有時還有半塊魚骨。他常常帶了牠到野外遊玩，有時同牠在園中遊戲。有一次，牠被鄰家的大黃狗咬了一口，牠的小主人怒了，將那大黃狗打了個半死才罷了。牠想如今呢？牠被別的狗咬了有誰管呢？有誰保護牠呢？……街上的小孩子無故的給了牠一磚，牠連躲避的力量也沒有了。牠無望了，牠祇有呻吟着，期待着死的來臨。

夜深了

一年級生 馬忠建
年十四歲

夜深了，光明的月亮，被一片烏雲漸漸的吞沒了，這時烏雲遮沒的地方，成了一片烏黑淒冷の世界。忽然遠遠傳來一陣尖銳的禽鳴，一會兒，猛的自天空中拋下一件黑東西，落到大樹上面。大樹是小鳥的家，這一來，使小鳥的整個家庭，起了變化，捕捕唧唧的飛叫聲，傳入我的耳中，我抬頭一望，那隻黑東西，正捉住了兩隻小鳥，羣鳥都驚散了，一隻小鳥從牠的爪中掙扎出來，飛逃而去。一轉眼，黑色的東西也飛去了。

黑雲散淨了，和藹的月光又出現了！

西北風吹起來了！

一年級生
年十四歲 趙宜昌

呼呼的西北風已吹起來了，地上的植物，有許多因抵抗不住寒冷的西北風，她那嫩綠的皮膚也就漸漸的乾枯了；只有幾棵松柏，抱着百折不回的精神，努力去抵抗強暴的西北風，她的衣服纔沒有乾枯，仍舊穿着她那大綠袍，搖搖擺擺的在微笑；從前許多小鳥在綠葉叢中，唱着婉轉的歌調，仰取白露俯啄昆蟲，是何等的自由自在；而現在呢？餓了，也異常的難找食物；也沒有從前的娛樂場了；又加上寒冷的西北風吹着，所以只是在巢中縮着頭，哭喪着臉，現出一種非常愁苦的狀態；天上一片片的浮雲，在夕照之中，現出種種不同的顏色；一羣羣的烏鴉，向向飛行，也時時發出那淒慘的聲音；西面那盤互的連山，更現出無限的淒涼；在寒冷的西北風中許多風景都衰退了，滿目都是蕭索的秋景。

西北風呀！你是多麼殘忍呀！你能摧殘世上的萬物，你能改變世上的人情，你更能把世上的美景，吹得無影無蹤，你真是世上的魔鬼。

夜深了

一年級生
年十四歲 趙宜昌

夜已深了，煩悶的我，由室內一步一步的走出室外，到庭院中散步，這時候，四處無聲，萬籟寂寂；不多時，一輪明月，由東方慢騰騰的升上來，那密密麻麻的繁星，也收了他的光亮，好像怕月光似的，不知躲藏到那裏去了，只有幾個膽大的星兒，圍繞着月亮。我在明月之下，甚麼都可以想，甚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一個自由的人。月光依然靜悄悄的向上走來。正看之間，忽然聽見哇哇的聲音，我禁不住抬頭看時，見碧藍色的天空中，正飛行着一羣烏鴉；想起古人所說的：「月明星稀，烏雀南飛。」的詩來。正和現在的狀況一樣。不多時，那羣烏鴉便不見了，那時明月依然靜悄悄的向西走去。這時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

我正在想着，忽然聽見屋內的鐘聲已噹噹的打了十二點了，我知時候已不早了，便去睡了。

黎明

從黑暗的夜幕裏，東方忽然放出了一道白光。鄰居那毫不偷懶的雄雞，也拉長了牠的音調，重複曼聲的叫了起來；

一年級生 趙宜昌
年十四歲

伶俐可愛的小鳥，也從窩中飛了出來，在枝上啾啾的叫着——這些聲音，把我從夢中驚醒，我懶懶的用兩指撥開雙眼，見窗紙已白，但是睡魔依舊纏着我，開了兩眼，一動不動的想睡，可是昨天羅老師要我們背國文，我還沒有背過，只得帶着睡眼靜悄悄的爬起來——深恐驚動他們的美夢。推門走到院中，聽得各處都是靜寂的；灰白半圓的月，依然高掛在天空，可是星已稀少了，除了西邊的幾個外，再也瞧不見了，空氣是如何的新鮮，這時我的腦子也非常清楚，精神爽快，比正午那炎熱悶人的天氣好的多了，所看的効果，也增加百倍；迷人的溫風，吹過我的面時，真使我陶醉了。東方漸漸的亮了起來，不多時，從東邊的樹隙中排出一道日光來，大地承受着一片光明，街道上的喧嘩聲，也漸漸的複雜起來，一般的人們也開始他們的工作了。

一個農夫的死

人物 農夫約四五十歲 兒子名小紅約五六歲 妻子約三四十歲

一年級生 馬厚仁
年十三歲

佈景 一間狹小的屋中，陳列着一張方桌，旁邊有一張牀。

開幕 (農夫在牀上坐着微有嘆息) 唉，這樣年景，不是要制我們的死命嗎？

(小紅上)

小紅 父親，你爲什麼不樂？

農夫 你這小孩子知道什麼，快去玩起吧！

(妻子上)

妻子 聽說縣大老爺快要派人來催糧了——怎麼辦

農夫 (作恐慌狀) 呀，催糧嗎？這可不得了，這樣旱的天氣，叫人到那裏去拿糧呢？

妻子 除非賣地沒有第二個辦法。

農夫 在這時賣地也沒有人要。

幕下

人物 官兵 農夫

佈景 全前

(官兵上)

官兵 你們的錢糧欠了一二個月了，爲什麼還不交納。——倘牙縫內露出半個「不」字來，一定要拿去見「縣長」。

農夫 大老爺呀，不是小民支吾不納，實在因這幾年旱得很，糧食也打不來，賣地又沒有要的，不用說是納糧，連飯都沒的吃，還是請你寬限幾日。我們去借借看行不行。

官兵 還說寬限不寬限，寬限了一二個月了，還要寬限——真是不要臉的東西。

農夫 大老爺呀，請你寬限一二日就行。
官兵 不要多說了，與我一同走吧。

幕下

人物 縣長 農夫 官兵
佈景 一間宏大的公堂內，有一套桌椅，上有筆墨等。

開幕 (官兵縛一農夫至，縣長高坐於公堂上)

縣長 你爲什麼拖欠糧餉，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

農夫 大老爺呀，不是小民故意拖欠糧餉，只因這幾年旱得很，口糧尙且不能供給，何說是大老爺的錢糧，望大老爺寬限幾天，小民家去借借看行不行。

縣長 哼！還要寬限。已竟寬限了一二個月了——真是不知足的東西（喚左右）與我將此狗奴重責四十大板。

農夫 呵！大老爺呀！不要掛怒，小民今日納糧就是。

縣長 不要多講，與我打。

農夫 大老爺呀！不要打了，小民今日納就是了。

官兵 稟上大老爺，農夫被小人打死了。

縣長 好！與我宣布那一個若是支吾不納，定以此爲例。

蒼 蠅

蒼蠅！ 蒼蠅！

你爲什麼這樣殘兇？

人們原諒了你，

你不原諒了人。

你飛到此處，

人民受損。

你飛到彼處，

人民受害。

你嘔嘔不止，

死人不少。

蒼蠅！

你要知道：

你這樣殘兇，

到底還有盡頭，

幕下

馬厚仁

秋風一掠，

閻君便來喚你。

蒼蠅

一年級女生石曼芙

使人暈迷的天氣降臨了，在這時那久蟄的小虫，也都復活了牠微弱的生命，在努力掙扎着牠短促的工作，就是飛虫中的蒼蠅，也嗡嗡的討厭起來了。

蒼蠅是使人最憎惡的東西，能給我們傳染疾病，飛起來那聲音，好似交戰的大礮，聽到就怪煩的。

那一般的闊老爺，太太，小姐們，室內都置上撲蠅器，有丫環老媽子給打着，都受不着牠的害處，只有我們這些窮光蛋，室內又污濁，有牠寄生的機會，一切滅殺牠的器具都沒有，只是受牠的踐踏吧！

生之路

一年級生陳恭隨

黑黝黝的天空，只有幾棵星星，發着赤光。孤單的我，正在這樣的途中旅行，隨身所欲的向前移動，遙遠的聽到驚人的猿聲，萬人塚上呦呦的鬼哭聲，在靜寂的夜裏，陣陣的，嘹亮的發響。唉……：可把我的膽子嚇破了，所謂：「旅人的心情。」也就是這種樣子啊！

荆棘遍地，石骨重重，一線不清楚的路；在前邊招展，不知通到何處？走起來，忽上忽下，如登雲霄，如墜地獄，倘若失了足，就掉下去，活活的跌死，連屍骨泥肉也難得找到，費了多少的辛苦，才冒險的走得過來。

唉！我可疲乏極了，腰酸極了，天哪！我的天哪！

遙遠的看見一點星火，在烏黑的前面忽明忽滅，照着這個光明望去，却是一條很平坦的路在前邊。

可好了！絕處逢生，上天保佑我們，光明的使者，領導我們，使我走上了光明的道路，我的苦惱，心酸，現都乾淨的沒有了，遊子的心靈解放了，向前走去，只聽得兩邊的麥苗，被風吹的簌簌的響，走了多時，回頭望望那黑暗的路！落在一個低下的世界裏去了，模糊的真不清楚，知道離開那裏很遠了；但看看那一點星火，還仍離得很遠呢！努力的趕上去，總有到的時候，快樂的幸福，終能得到的。

走去！走去！我只覺得有點鄉村的氣息，溫柔的從空氣中傳過來，犬吠聲，以及很清雅的人喧聲，漸漸的衝破了大自然的寂靜，那一棵燈火，相距太近了，——那邊即是，這原是一個清靜幽雅的小村莊呢？——我庶幾在此休息。

唉！人生就像在這種險惡的途中旅行，燭火離得遠呢但一步一步的走上去，總有到的時候。

苦熱

一年級生
年十三歲 孫祖望

昨天起身以後，朝陽從大海之中現出來，清晨的陽光是和暖的，什麼都含着笑容，都不覺得這是夏天。早飯後，不知怎樣天氣漸漸的變熱了，什麼都變了，我不知太陽怎樣變成了我的仇敵了，曬得我汗流浹背，想要把我全身的血液蒸發了去似的。無論我怎樣去躲避，還是像把我浸在熱水裏似的。

午飯後，熱度沒有減少，反而增多，我的鼻腔和氣管像縮小了許多，非張着大口去呼吸不行，我覺得我的頭像澆了一壺沸水，腦子渾渾沌沌想要睡，但是却睡不着，看書也看不下去，玩也不用說更不能玩了，我的心中只存着煩惱憤恨四字，我煩惱太陽使我什麼都不能做，我憤恨暴日無故欺壓我，什麼都變了，都變成形容憔悴垂頭喪氣的了。好了，好了，暴日落在高山叢中，以前的威風。都赴於流水，我苦熱的心情也漸漸的消歇了。

苦熱

一年級女生
年十四歲 張秀芝

血紅的太陽，射滿了乾燥的大地，熱熱的夏風，已經吹遍了人間，的確使人有些兒苦悶了，這時人們所需要的東西，便是涼風細雨，就是田中的綠麥，也在渴望着牠們的灌溉與保護，然而牠們愈是不來。

人在熱極之時，只有叫地喊天，或者拿着芭蕉葉，拚命的亂搖，可是在路上走着時，就如熱鍋中遊行的螞蟻，無法避免這種苦熱，所以只好拚命的快走，然而愈緊走愈是熱，這樣無事的人，便躲在家裏，街上的行人少了起來。

路上的狗，都拖着尾巴，三寸左右的紅舌，送在口外，不住的抽動，眼睛好像很沒有精神，上下眼臉不住的打架，樣子很狼狽，或許牠們的皮袍這時是不需要了。

愛唱的小鳥，大概怕熱的不願振翅飛出了，不然因什麼聽不見牠們的清調呢？卻僅聽見一種咕咕的聲音，這聲音好像是怕熱的悲叫，徒使人增加煩悶，除此更無別的聲音，於是宇宙間顯出萬分的寂寞，只有有勢力的太陽，無理的發出苦悶之光，人們望眼欲穿的風雨，也無情的離遠了！

暴風中的故鄉

一年級女生張秀芝

記得有一次天還很早，時鐘敲過五點時，便把我驚醒了，在每早即便醒來，至少也還要再睡一二時，可是這次醒來後，再也睡不着，心中好像有事似的，外面的天空還呈現着一種灰白色；樹上的鳥兒，卻是在叫着。

我斜臥在牀上，靜默了片刻，紙窗上已大放光明，這時我腦中忽然現出了一道彎曲的河流，寸許的小魚，如梭似的遊過，啊！多好啊！我今天要到那地方去了，那是我故鄉的名勝地——齊州的范公亭——因為這天是清明，所以我早就約好了同伴的。

當我和同伴在路上走着時，太陽已紅紅的在熱吻着田間嫩綠的麥苗，大地變成了金黃色，看去一切都有生氣。

在嘈雜的人聲中，我們終於找到了目的地，腦海中的河流，已是呈現在眼前了。

我們正在歡樂的當兒，地面上忽起了一陣風，原來在這一陣微風過時，那紅紅的太陽像跑了。黑雲先生拿牠的大衣把青天遮了，看去好像要下雨。我們慌了，於是毫無留戀的撒了我們的歡樂地，向歸家的途中跑去。

天上只灑下了幾個雨點，而大風卻來了！牠把地上的沙土如一塊布似的捲了起來。有時沙土打在我們的臉上，與臉上的肌肉相碰作響。有時風力一小，我們便大膽的看看遠處，啊，美麗的野外，畫成了一片灰黃；高聳的城牆，已模糊的看不清了，同時我的身體也感到了一些冷意，一陣大風又猛然撲來，我幾乎撲倒在地。在我身後的逃人，又不時的在我身旁穿過，腳上不知印上了多少人的足跡，心中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憤怒與惱意。

在暴風的怒吼中，我終於跑到了家門了，坐在屋裏定了定神，再看看我的頭上，臉上，與身上，以及牙齒間，都存下了不少的土，我的心中卻已不和未去之前那樣的快樂了：

黎明

一年級生 房崇輝
年十三歲

我已從夢中醒來了，鄰家的雞已經鳴過了，所以我知道天要將明了。

躊躇著的我已穿上外衣了，把門推開一看，喲，滿處都是寂靜呀，連樹也端立着肅靜無嘩的，在此當兒，牆頭的蟻姑打破了這靜寂的一切；月兒是分外明亮，因為今天是望日的緣故。

東邊已漸漸發明了，在發明之前是：先紅黃色，其中也夾雜着淺綠的色彩，微遠處黑雲已漸紅起來了，在這未滿一點鐘的時光內，真似演了一段電影。

在這時我想一定有等候天明預備起程的行路人，在這些人兒中猶其是有急事的行路人，那腔熱血是怎樣的沸騰阿。

這時的中國，正可像此樣的一個人，在這個黑暗時代，不要等到天明，便得迎頭趕上去吶！

黎明

一年級生
年十五歲 徐東漢

東方的天已變成了紅白的顏色，西方的山也被赤藍綠等顏色染刷了，天上的星辰全落了下去，地面的雞狗亂叫了起來，大半的自然界，表示着「黎明」到了。

在天剛亮的時候裏，人大半起床了；各地纔由寂靜的夜中，變爲亂鬧的剛亮的白天了。各處起來了炊烟縷縷和未散去的霧不能分辨，共全籠罩了大地，變成了黑暗的世界。

天色的真的蔚藍，漸漸的變了出來；絳紅的太陽由東方上昇着，說道：「我一出現，黑暗的一切就漸沒下去了，光明之途隨脚來了。」從黑暗變光明，必須經過黎明時期，然後纔能發着光明之光，步步的前進。——黎明就是光明之初步呀！

我理想中的樂園

一年級生
年十三歲 魯厚基

某日，天朗氣清，微風拂面；吾感此佳日，遊興忽起，乃出遊焉。行數里，忽聞之清流潺潺，清脆可聽；其疑，顧聲而往，見清流，微波起伏。乃沿流行里餘，水勢漸大，波浪滔天，兩岸淺沙平鋪，嫩柳垂青；遙望對岸，青葱蕩目，寺宇相映；景之勝，宛然如畫。

吾欣然忘倦，復前行，得一林，蒼松翠柏，雜植其間；樓臺殿閣，矗立於煙雲飄渺中；幽闥遶食，不可具狀。

吾逕入，寂然無人聲；只是清風拂衣，傳來幾種鳥語，心益壯，至一室，前壁闔然開窗，几案明明；書硯之屬，佈置儼然序如；所陳詩畫，皆歷代名筆，深中吾意！

倚窗而觀：但見沙鷗高飛於青天之上，雙燕對舞於浪花之間；桃李相映於岸上，花草平鋪於路旁，皆使吾嘖嘖不置。

又至一室，有酒盈樽，美味數具；斷而攜酒登樓，臨欄獨酌；時紅日沉西，玉兔東升，河面映月，浮光耀金，吾處此佳境之中，不覺心曠神怡，連聲呼快，曰：「此乃世外仙境也！」忽聞自後傳來一陣歌聲，悠淒婉轉，韻味極佳；乃大驚失色曰：「非凡樂也！豈其仙乎？」正疑慮間，瞥見一女子，飄然而至，怒目叱曰：「汝何人耶？敢入此境！」吾駭然驚醒，唯覺冷風鼓笛，殘燈如豆，方知是夢。

一幕悲劇

一年級生孫廷璽

「嗚呼，兒受父母之恩，實望將來以報父母。孰謂兒先父母而卒也。痛哉，痛哉，此乃吾兄將終之言也。蓋吾兄自入青州後期師範肄業，即得腿疾甚劇。於是乃於春假之間，赴濟之民生醫院，求醫診治。醫生言：「此腿非割去，不可醫也。」兄聞此言，遂不復診治矣。

如是乃由濟回家，吾父則延請附近名醫，以資治療，終不效。致吾兄之得此腿疾，已七八月之久，無一時不呼痛叫喊，吾聞之每泣涕如雨下。然而吾父母晝夜扶持，終無倦言。難得二老慈義愛子之心，此吾兄所以臨死不忘也。

至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辰時，吾兄病勢忽然沈重，汗流挾背，口不能言，祇手直足伸，喉內微有呼吸之聲，此時吾兄已暈去矣。父母吾等目覩此狀，不禁號啕痛哭，悲感至極，此時全家皆處于一幕悲劇之中矣。

片刻間，吾兄復甦醒，泣而言曰：「可愛慈義之父母，兒死期至，不能復生矣，即二老之恩，吾亦不能報矣。」嗚呼！在此臨死垂絕之時，父子之心情何如也！

於是父即命吾，邀請族中父老，俟於病榻之前，以扶持。天已晚，吾母曰：「璽兒，與汝父宿於別屋，以免睹此傷心」吾曰：「諾」乃與父宿於東屋之中。雖如此，豈能安眠乎？豈肯不顧將死者，而宿於別屋哉！

有時則走入病室中，見燈光之下，吾兄躺在臥榻之上，面似黃金，呼之不應，祇是可憐而悲哀的叫喊數聲：「娘呀！娘呀！……」則不復言矣。

至夜半，則悠然長逝矣，此乃民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吾兄臨終時之一幕悲劇也。

看報的好處

一年級生
年十四歲 郭道行

在從前的時候，我最不好看報；只因整天耍；覺得自己沒有功夫，其實那裏沒有功夫，是不知看報的好處是真的。自從入中學以來，每天總看一次，覺得一天不看如少吃一天飯一樣；這大概是「報」上生了磁石吧！吸着我不由自主的就和牠接近，由此說來，看報的好處，也就可想像而知了！

現在，我將我自己看報經驗中所得到的好處，分述於下：

(A) 文藝方面——報紙上的文藝很多。而，我們看更爲合適。不但對於文學上有很大的幫助，就是對於他種學問也有好處，因爲學術思想的變化，及社會風俗的改革，決不是獨從「呆板」，「腐舊」的書本上得來的，更加上書本上的文章是「過去」的，是「舊」的。報紙上的文章是「新」的，是「現在」的。那末，「新」，「舊」二者之比，真有天淵之別呢！由此足證我們求學不應該單靠呆舊的書本了。

(B) 新聞方面——現在的戰爭，現在的文明，及政治，財政，外交……這一切都值得我們看，因爲我們中國正在生死之秋，萬分嚴重的時候，看看現在的外交，財政，內戰，教育……等；比較從前的中國怎樣？比較將來中國的危

險如何？這種方法和事實，就可應用到歷史上，至於各軍閥的作戰，佔了某省某縣的地方，任意作爲、殺害人民，奸淫婦女，劫掠財產，等不法之行爲，我們一方可以知道某軍閥的「殘暴」「兇惡」，更對地理上也有巨大之幫助，再就文明方面說：什麼飛機，大砲，杜瓦斯，軍艦……等，一切社會文明，及殺人的利器怎樣發明的，報上又登的非常詳細，非常清楚，又可供科學的研究，更有醫學，奇聞，及發明的鑛產古蹟，都比書本上新明。因爲社會不住的進步，文明也不住的變遷，又加上我國不是在閉關自守的時候，本來歐美的文明日新月異。中國若一不發明，二不模仿，外來的勢力超過中國的本能，那亡國的現象更近了，故我們看報能知道外國文明進展到何地步？來發展創造我們的科學文明。

總之，看報不但增加學問，智識，更可知現代情形變遷。……等。

諸位，看報既有這樣大的好處，爲何不來——閱報所——看呢。

春雨之夜

一年級生
年十三歲 曹克恕

寂寂春雨夜，困死窗前娘；

舒耳聞更鐘，愁思一何長。

× × × × × × × ×

郎去竟不還，袖溼淚難乾；

夜雨破情約，抱被啼向天。

× × × × × × × ×

夜雨難相會，情思當告誰；

春老我亦老，往事空追維。

一個農夫的死

多旬不及雨，田間無苗痕；

吏乃收糧稅，銀錢無半分；

繩縛至官府，鞭打使裂身；

身裂亦何有？子死母嫁人，

嗟哉斯世下，生人不如禽！

一年級生
年十三歲
曹克恕

編者的話

本編輯周劬存，羅復堂，楊冠亞諸先生的助力，得以早日蒞事，這是很值得感謝的。

這一期原計劃着只登載本學期的稿件。不過上一期有些比較好的文字，「校刊」不能儘量收入時，不得已也只好在這一期裏批露。至於各篇的次第，係按照年級高低排列，不再強爲區分。

在作品方面，除了胡騰聰同學的一篇「咱們的道兒」，篇幅較長外，其餘全是短小的文字。這在所謂「平均發展」的初中內，也是當然的現象，沒有充分的時間與修養，那能會有偉大的作品誕生？

同時，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一個題目，往往會有許多篇可觀的文字，取捨去留，很是爲難，不得已只有統統的把牠發表在這裏。

最滿意的覺得還是一二年級年齡較小的同學的文字，他們全都是十二三歲的幼童，已經能在課餘之暇，寫出這樣流利的文字，繼續發展，前途自然會有無限的希望！

還有一些稿子，因爲篇幅的限制，事實上不得不割愛。在這裏希望作者要原諒編者「不

得己」的苦衷了！

張子靜編於校內主流公讀書台畔二三，七，一。

